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

柳和勇　总主编

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

徐　波　选注

海洋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传霞
封面设计：徐蓉蓉

ZHONGGUO GUDAI HAIYANG SANWEN XUAN

舟山网上方志馆

ISBN 7-5027-6791-6
9 787502 767914 >

ISBN 7-5027-6791-6/I·75
定价：32.00元

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

徐　波　选注

海洋出版社

2006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徐波选注.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12
（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柳和勇总主编）
ISBN 7－5027－6791－6

Ⅰ.中… Ⅱ.徐… Ⅲ.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Ⅳ.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379 号

责任编辑：杨传霞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2.5
字数：38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32.00 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海洋国家，轩辕黄帝时的版图就“东至于海”。《尚书·立政》记载，华夏先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勤劳而聪慧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涉海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已有人类活动。18000 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用海蚶壳作装饰品。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沿海以及台湾岛、海南岛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先民食用海洋贝类留下的贝壳堆遗址。7000 年前，河姆渡人已能造独木舟和船桨，下海航行和从事海洋捕捞。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晦（海）、涛、鱼等字。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先民早期的涉海活动及海洋文化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中国的造船水平和海洋航行已得到高度发展。越国设有专管造船的官署，已能较大规模地建造戈船、楼船等战船；齐国、吴国、越国之间曾发生过多次海上的防御和进攻战；北方沿海已有居民经朝鲜半岛渡海至日本列岛。西汉时已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最远到达印度、斯里兰卡。三国时孙权曾组织船队远航到台湾、海南岛和东南亚。晋末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军活跃于黄海、东海

和南海，长达13年。唐宋时期，我国与日本、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往来已十分频繁，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的船只几乎全是中国船；最快的船只经三昼夜就抵日本。宋代宣和年间打造的两艘巨船到达高丽时，其高大精致引起“倾国耸观，欢呼嘉叹”。而从浙江省宁波市1979年出土的宋代海船看，已运用具有防摇减摇作用的舭龙骨状的构件；指南针也已在宋代航海中普遍采用。元代改运河漕运为海运，由长江口把漕粮直接运入天津、北京。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抵达几十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显示了古代中国发达的航海技术。由此可见，中国有着长达7000年不间断的航海史，并在唐、宋、元迄明中叶的七八百年内领先于世界。

同时，古代中国沿海民众不断扩大利用海洋资源的范围，造福于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开始用网具来捕捞海洋鱼类；公元前505年，吴越两国在海战时大捕石首鱼，开发利用浙江沿海渔场。南海珊瑚在西汉已为贡品，合浦珠在汉朝也已大量开采。北宋建造泉州海滨横跨河口的洛阳桥、五里桥时，养殖大量牡蛎来加固桥基。东南沿海许多地方用牡蛎壳烧石灰。有不少海洋生物被用来入药，如宋代《本草衍义》记有腽肭脐、海蛤、玳瑁、牡蛎、乌贼等十几种海洋生物。此外，在海洋贸易、海洋盐业、海洋围垦等方面也创造了卓越的海洋文化成果。

在物质性海洋文化发展的同时，我国意识性海洋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先秦时我国先哲已对海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已建立起初步的海洋观。《管子》提出维护生态平

衡理论。东汉的王充和晋代的葛洪都对海洋潮汐的形成提出独到的见解。此后我国出现了许多潮汐学家，如唐代窦叔蒙精确推算出潮汐周期，绘制了使用方使的天文潮汐表；五代末赞宁和尚编制了钱塘江潮候口诀；宋代余靖、沈括提出应根据地理情况修改天文潮汐表；明清两代记录了丰富的海洋自然灾异等现象；《海潮辑说》则总结了历代潮论。《尔雅》、《说文》、《临海水土异物志》、《魏武四时食制》、《博物志》等书不仅记载了许多海洋生物，而且逐步形成在每一种类下具体记载海洋生物的海洋水产志体制。宋代发明莲子比重计，用于制盐卤水浓度测定。元代郭守敬提出海拔概念，以海平面作为大地高程测量基准面。明清两代总结了历代的海塘修筑技术，诞生了《海塘录》等。此外，我国在海洋天气预报、海市蜃楼成因、海洋地壳变动及黑潮洋流的发现等许多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建树。

我国古代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海洋诗作风格各异，既有瑰丽的咏海歌赋，也有平朴的观海诗篇，还有寓理于海景的哲理诗歌，涌现了一大批诸如曹提的《观沧海》、白居易的《咏潮》和柳永的《煮海歌》等海洋诗歌佳作。古代海洋小说形象具体生动，故事奇趣超凡，艺术手段多样；随着涉海商贸活动的增多，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在明清达于繁荣，不仅数量增加，而且产生了《三宝太监西洋记》等长篇小说。中国古代海洋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多方面真实记录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涉海活动经历和经验，是十分珍贵的海洋文化资料。大批海洋

民间歌谣、故事和传奇等充溢着浓浓的海洋气息，在形象展现海洋生产、生活情景的同时，抒发了向往幸福生活的情怀，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丰富的海洋文化成果表明，中国不仅仅是农业文明古国，也是海洋文化大国。其所创造的海洋文化成果，充分显示了我国人民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智慧与能力，表现了中国海洋文化深层的思想底蕴，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内容。海洋文化源于海洋，是人类在与海洋互动关系中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是特定地域人们在涉海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古代中国，海洋文化是涉海人群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自然特性进行创造的结晶，它既具有我国内陆农耕文化所不具备的内容、特点和作用，又受到内陆农耕文明的强大影响，带有明显的农业文化色彩，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无疑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其次，促进了我国商贸思想的发展。中国长时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视商业活动为末业，这虽然有利于农业发展，但却使我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状态，商贸思想薄弱。由于海洋文化创造者主要从海洋获取生活资源，维特生存发展，并通过海洋贸易交换产品，获取利润，因此，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和慕利性，蕴含着较强的商贸精神。古代中国的海洋贸易客观上

是对传统自给自足农耕经济的补充。同时，其内含的商贸精神和慕利倾向，无疑有利于重商氛围的形成，促进我国商贸思想的发展。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城市的形成和繁荣，就与海洋贸易的发展及商贸氛围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再次，培育探索的科学精神。海洋广阔无垠、变化莫测，需要海洋文化创造者具有敢于探索的勇气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创造海洋文化的历程，实际是一个逐渐深入认识和不断探索的发展过程，海洋的变幻与人类的执着造求，熔铸了海洋文化的极强科学探索精神。尤其像航海、造船和兴筑海塘等都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技艺性生产，它们不但涉及极学、材料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而且还需要掌握科学的制造工艺和建造技术，即使海洋渔业捕捞，也需要人们掌握潮汐规律，了解气象变化，具有海洋驾驶技术等。因此，海洋文化蕴含着较强的科学探索精神，它培养人类利用和征服海洋的勇气，促进人们不断进行科学探索，不断提高利用自然的能力和水平。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发展史，实际上也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如从河姆渡人造独木舟进行最原始态的海洋捕捞，发展到郑和七下西洋时的大型船队，这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物态呈现，也是科学精神日益增强的真实体现。

此外，养成了我国民众开放的心态。海洋造接着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人类异质文化产生交流、联动的最重要途径；大海也使不同文化发生碰撞，产生交流，形成互补，触发开放。海洋文化是在交流和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它使人们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敢于在比较中继承文化传统，也敢于突破传统，面向未来。因此，海洋文化容易养成人们开放的心态，培育宽阔的文化视野，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善于自觉地吸取外域文化。古代中国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也逐步形成开放的心态，并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直至近代引入科学和民主精神，加速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和进步。

古今中外的史实表明，一个大国只有具有开放的海洋意识，才可能保持持续发展和长久昌盛；否则，就有可能落后，直到被动挨打。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统一、稳定和兴盛就与国家海洋文化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正是明中叶以前我国具有开放的海洋意识，保持海洋文化的领先水平，才使我国长治久安，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相反，正是明中叶以后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才导致被大炮轰开了国门，沦落为半殖民地，被世界列强随意瓜分。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地球空间，海洋将越来越受到人类的关注。中国虽然是海洋大国，但目前开发和利用海洋的能力还不很强，我们必须奋起直追。经济与文化具有共同发展、共同促进的律动性，因此，我们应该系统整理我国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大力弘扬优秀的海洋文化传统，高度重视海洋文化研究，不断加强海洋文化建设，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早日把我国建设成海洋强国。

浙江海洋学院 1999 年就成立了海洋文化研究所，汇聚了许多海洋文化研究专家，致力于海洋文化领域的多学

科、多层次的系统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海洋文化研究成果。我们希望，通过《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提供展示海洋文化研究成果的平台，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优势，推进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相信，通过长期持之以恒的努力，这套丛书将会在我国海洋文化研究领域里产生较大影响。

柳和勇

2006 年 10 月 12 日

于浙江海洋学院海洋文化研究所

目　次

先秦至齐代海洋散文选

庄　子
秋水(选) …… (3)
逍遥游(选) …… (6)
列　子
汤问篇(第五,选) …… (10)
刘　熙
释船 …… (13)
枚　乘
七发(选) …… (16)
班　彪
览海赋 …… (19)
王　粲
游海赋 …… (22)
曹　丕
沧海赋 …… (24)
木　华
海赋 …… (26)
潘　岳
沧海赋 …… (29)
庾　阐
海赋 …… (31)

舟山网上方志馆

孙　绰
望海赋 …… (33)
顾恺之
观涛赋 …… (35)
曹　毗
观涛赋 …… (37)
伏　滔
望涛赋 …… (39)
张　融
海赋 …… (41)

唐代海洋散文选

陈子昂
禁海文 …… (45)
李　白
大鹏赋 …… (48)
杨　涛
巨鳌冠灵山赋 …… (52)
钱　起
西海双白龙见赋 …… (55)
封　演
说潮 …… (58)
窦叔蒙
海涛论 …… (60)
姜公辅
白云照春海赋 …… (63)
独孤绶
海上孤查赋 …… (65)

张　何
　早秋望海上五色云赋 …… (68)
李君房
　海人献文锦赋 …… (70)
韩　愈
　南海神庙碑 …… (73)
柳宗元
　招海贾文 …… (78)
　东海若 …… (81)
徐　晦
　海上生明月赋 …… (84)
樊阳源
　众水归海赋 …… (87)
纥干俞
　登天坛山望海日初出赋 …… (89)
　海日照三神山赋 …… (91)
张良器
　海人献冰蚕赋 …… (95)
石　岑
　海水不扬波赋 …… (98)
卢　肇
　海潮赋(有序) …… (101)
邱光庭
　海潮论(选) …… (114)

宋代海洋散文选

徐　兢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选) …… (131)

鼎盛山网上方志馆

程大昌
四海……（160）
庞元英
文昌杂录(选) ……（162）
吴自牧
梦粱录(选) ……（164）
周去非
岭外代答(选) ……（170）
耐得翁
都城纪胜(选) ……（178）
周　辉
清波杂志——别志(选) ……（180）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选) ……（187）
岳　珂
桯史(选) ……（190）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选) ……（193）
赵彦卫
云麓漫抄(选) ……（195）

元代海洋散文选

罗　愿
尔雅翼·释鱼(选) ……（203）
宋濂等
海运(上) ……（216）
海运(下) ……（218）

吴　莱
甬东山水古迹记……（221）
周达观
真腊风土记(选)　……（225）
汪大渊
岛夷志略(选)　……（228）

明代海洋散文选

王慎中
海上平寇记……（245）
张　岱
海志……（249）
黄　衷
海语(选)　……（255）
马　欢
瀛涯胜览(选)　……（260）
费　信
星槎胜览(选)　……（290）
黄省曾
西洋朝贡典录(选)　……（295）
胡宗宪
筹海图编(选)　……（304）

清代海洋散文选

郁永河
裨海纪游(选)　……（323）
慕天颜
请开海禁疏……（333）

舟山网上方志馆

林则徐
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疏……（338）
密陈定海夷情片……（344）
魏　源
海国图志叙……（346）
筹海篇（上）……（351）
筹海篇（下）……（354）
严如煜
洋防辑要序……（357）
沈葆桢
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概情形疏……（360）
裴荫森
请拨款制船疏……（365）
购置练船疏……（367）
薛福成
白雷登海口避暑记……（370）
张佩纶
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373）
主要参考文献……（378）
后记……（379）

先秦至齐代海洋散文选

舟山网上方志馆

庄　子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战国时代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名周，字子休。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秋水》写秋天黄河水涨时，河伯顺流入海，望见海水浩漫无际时发出了感慨，他领悟到自己的见闻狭隘，慨叹宇宙的广阔无边。这则寓言，包含了深刻的哲理：人的知识极为有限，生有涯而知无涯。在庄子骇世名篇《逍遥游》中，以充满想象的浪漫之笔，创造了“大鹏”的这一光照千秋的艺术形象。这只大鹏从北海出发，展翅高飞，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一直飞向南海。这只被庄子的生花妙笔所创造的极富个性色彩和浪漫情调的大鹏，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有着与寻常鸟类所无法想象的抱负和能力，实质上体现的是作者的理想与抱负。庄子的这一作品对于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收入了包括李白、高适等的同题材赋作。

秋　　水（选）*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①]；泾流之大[②]，两涘渚崖[③]之间不辩牛

---

* 〔战国〕庄子原著，尚学锋编：《庄子》，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4]曰："野语[5]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6]'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7]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8]，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9]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10]曰："井鼃[11]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12]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13]也；曲士[14]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15]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16]，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17]；尾闾[18]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19]；春秋不变，水旱不知[20]。此其过[21]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22]。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23]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24]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25]；人卒[26]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27]；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28]，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29]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30]；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31]？"

[注释]

①河：指黄河。

②泾流之大：泾，直流的水波。泾流之大，即波涛汹涌。

③两涘（sì）渚崖：涘，水边。《诗·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涘。"两涘，即两岸。渚，也指水边。

④望洋向若而叹：若，指海神。此句意思为：仰首面向大海对着海神慨叹。

⑤野语：俗语。

⑥闻道百，以为莫己若：听到了上百条道理，便认为天下再没有谁比得上自己。

⑦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孔丘懂得的东西太少、伯夷的高义不值得看重。
⑧睹子之难穷也：（亲眼）看到了你是这样的浩森博大、无边无际。
⑨殆：危亡；危险。《诗·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视天梦梦。”郑玄笺：“方，且也。民今且危亡。”
⑩北海若：北海之神，指海神。
⑪井鼃：井底之蛙。
⑫拘于虚：受到（生活）空间的限制。
⑬笃于时：受到（生活）时间的限制。
⑭曲士：迂腐；迂曲之士。
⑮束于教：受到教养的束缚。
⑯丑：鄙陋，即目光短浅。
⑰不知何时止而不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歇而（大海）却从不会满溢。
⑱尾闾：古代传说中泄海水之处。
⑲不知何时已而不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而（海水）却从不曾减少。
⑳不知：不会有知觉。
㉑过：超过。
㉒不可为量数：不能够用数量来计算。
㉓礨空：石间孔隙。
㉔稊（tí）米：小米。比喻其小。
㉕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称事物的数字叫作万，人类只是万物中的一种。
㉖卒：聚集。
㉗人处一焉：每个人只是众多人群中的一员。
㉘连：连续；延续。
㉙此：指“毫末般的天下”。
㉚此其自多也：这（大概）就是他们的自满与自傲吧。
㉛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不就像你先前在河水暴涨时的洋洋自得吗？

舟山网上方志馆

逍　遥　游（选）*

北冥[1]有鱼，其名曰鲲[2]。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3]。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4]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5]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6]者，志[7]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8]三千里，抟[9]扶摇[10]而上者九万里，去[11]以六月息者也。"野马[12]也，尘埃[13]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14]之夭阏者[15]，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16]笑之曰："我决[17]起而飞，抢榆枋[18]，时则不至，而控[19]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20]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21]，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22]，蟪蛄[23]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24]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25]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26]。而彭祖[27]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28]之问棘[29]也是已："穷发[30]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曰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31]，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32]而上者九万里，绝[33]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34]笑之曰：'彼且奚适也？

---

* 〔战国〕庄子原著，尚学锋编：《庄子》，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年。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55]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56]也。

故夫知效[57]一官、行比[58]一乡、德合一君、而征[59]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60]之。且举[61]世而誉之而不加劝[62]，举世而非[63]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64]之分，辩乎荣辱之境[65]，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66]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67]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68]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69]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70]，而御六气之辩[71]，以游无穷者，彼且恶[72]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73]，神人[74]无功[75]，圣人无名[76]。

[注释]

①冥：亦作溟，海之意。“北冥”，就是北方的大海。下文的“南冥”仿此。传说北海无边无际，水深而黑。

②鲲（kūn）：本指鱼卵，这里借表大鱼之名。本书所收同题材作品中关于“鲲”的词语不再注释。

③鹏：本为古“凤”字，这里用表大鸟之名。本书所收同题材作品中关于“鹏”的词语不再注释。

④怒：奋起。

⑤海运：海水运动，这里指汹涌的海涛；一说指鹏鸟在海面飞行。

⑥齐谐：书名。一说人名。

⑦志：通“识”，记住；记载。《国语·鲁语下》：“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韦昭注：“志，识也。”

⑧击：拍打，这里指鹏鸟奋飞而起双翼拍打水面。

⑨抟（tuán）：环绕而上。一说“抟”作“搏”，拍击的意思。

⑩扶摇：又名飙，由地面急剧盘旋而上的暴风。

⑪去：离，这里指离开北海。

⑫野马：春天林泽中的雾气。雾气浮动状如奔马，故名“野马”。

⑬尘埃：扬在空中的土叫“尘”，细碎的尘粒叫“埃”。

⑭莫：这里作没有什么力量讲。

⑮夭阏：又写作“夭遏”，意思是遏阻、阻拦。“莫之夭阏”即“莫夭阏之”的倒装。

⑯蜩（tiáo）：蝉。《诗·豳风·七月》：“五月鸣蜩。”学鸠：一种小灰雀，这里泛指小鸟。

⑰决（xuè）：通作“翅”，迅疾的样子。

⑱抢（qiāng）：突过。榆枋：两种树名。

⑲控：投，跌落。成玄英注本文：“控，投也。”

⑳之二虫：之，这。二虫，指上述的蜩与学鸠。

㉑知（zhī）：通“智”，智慧。

㉒晦朔：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和最初一天。一说“晦”指黑夜，“朔”指清晨。

㉓蠛蠓（huì gū）：即寒蝉，春生夏死或夏生秋死。

㉔冥灵：传说中的大龟，一说树名。

㉕大椿：传说中的古树名。

㉖根据前后用语结构的特点，此句之下当有“此大年也”一句，但传统本子均无此句。

㉗彭祖：古代传说中年寿最长的人。

㉘汤：商汤。

㉙棘：汤时的贤大夫。

㉚穷发：不长草木的地方。

㉛太山：大山。一说即泰山。

㉜羊角：旋风，回旋向上如羊角状。成玄英注本文：“旋风曲戾，犹如羊角。”

㉝绝：横渡；越过。《荀子·劝学》：“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杨倞注：“绝，过。”

㉞斥鴳（yàn）：一种小鸟。

㉟仞：古代长度单位，周制为八尺，汉制为七尺；这里应从周制。

㊱辩：通作“辨”，辨别、区分的意思。

㊲效：功效；这里含有胜任的意思。

㊳行（xìng）比：行，品行。比，比并。

㊴而征：而，通作“能”，能力。征，取信。

㊵宋荣子：一名宋钘，宋国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犹然：讥笑的样子。

㊶举：皆；全。《左传·哀公六年》：“僖子不对而泣曰：‘君举不信群臣乎？’”《孟子·梁惠王下》：“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颁而相告。”焦循正义：“举，犹皆也。”

㊷劝：劝勉，努力。

㊸非：责难，批评。

㊹内外：这里分别指自身和身外之物。在庄子看来，自主的精神是内在的，荣誉和非难都是外在的，而只有自主的精神才是最重要、最可贵的。

㊺境：界限。

㊻数（shuò）数然：急急忙忙的样子。

㊼泠然：轻盈美好的样子。

㊽致：罗致，这里有寻求的意思。

㊾待：凭借，依靠。

㊿乘天地之正：乘，遵循，凭借。天地，这里指万物，指整个自然界。正：本，这里指自然的本性。

(51)御六气之辩：御，含有因循、顺着的意思。六气，指阴、阳、风、雨、晦、明。辩，通作“变”，变化的意思。

(52)恶（wū）：何，什么。

(53)至人无己：至人，这里指道德修养最高尚的人。无己，清除外物与自我的界限，达到忘我的境界。

(54)神人：这里指精神世界完全能超脱于物外的人，犹神仙，即古代道教和方士理想中所谓修真得道而长生不死的人。《史记·封禅书》：“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

(55)无功：不建树功业。

(56)无名：不追求名誉地位。

列　子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又称“圄寇”、“国寇”），相传是战国前期的道家，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后汉班固《艺文志》“道家”部分录有《列子》八卷，早已散失。今本《列子》八篇，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来看，可能是晋人所作，是东晋人搜集有关的古代资料编成的，晋张湛注释并作序。本书所选《汤问篇》通过描绘古代人们传说中的五座海上仙山来回答“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之问。在文中，虽然作者极尽华美文笔，采用夸张的手法，对于这五座仙山作了描绘，但却又置其于“几亿万里”之外凡人难以到达的远方异国，这无疑更增添了它们的缥缈与神秘感。

汤　问　篇*（第五，选）

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①]。八纮九野[②]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③]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④]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⑤]。珠玕之

---

* 〔战国〕列子原著，张震编：《老子　庄子　列子》，岳麓书社，1989年。

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6]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7]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沈于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厄。侵小龙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从中州以东四十万里得憔侥国。人长一尺五寸。东北极有人名曰诤人[8]，长九寸。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吾何以识其巨细？何以识其修短？何以识其同异哉？”

[注释]

①归墟：亦作“归虚”。传说为海中无底之谷，谓众水汇聚之处。

②八纮九野：八纮，八方极远之地。《淮南子·墬形训》：“九州岛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高诱注：“纮，维也。维落天地而为之表，故曰纮也。”九野，犹九天。张湛注：“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吕氏春秋·有始》：“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岛。”

③五山：此五仙山为后代文人反复提及和引用。

④周旋：环绕；盘曲。

⑤缟：白色。《素问·五藏生成论》：“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王冰注：“缟，白色。”

⑥禺：兽名。《山海经·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郭璞注：“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今江南山中多有。”狌狌，即猩猩。一说，禺即果然。李时珍《本草纲目·兽补遗·果然》：“果然：禺、狨、蜼、仙猴。”

⑦龙伯之国：古代传说中的大人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波谷山者，有

大人之国。”郭璞注：“《河图玉版》曰：‘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

⑧诤人：古代传说中的矮小之人。诤，通“靖”。

刘　熙

刘熙，东汉北海人，字成国。献帝建安中曾在交州等地任太守。吴人程秉、薛综，蜀人许慈均从熙问学。有《释名》，用音训推求事物所以命名之由来，为探求语源、辨证古音之重要著作。《释船》（选自《释名》）向我们展示了汉代的船只，虽未明确指出哪些是海洋船只，但通过对于品种繁多的船只的名称、功用以及船只构件的名称及功能等的描绘，使我们了解到了汉代水运事业的发达。

释　船*

船，循也，循水而行也。又曰“舟”，言周流[1]也。其前立柱曰“椳[2]”。椳，巍也，巍巍高貌也。其尾曰“柂[3]”。柂，拖也，后见拖曳也，且弼正[4]船，使顺流不使他戾[5]也。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引舟者曰“筰[6]”。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动行也。在旁拨水曰“棹[7]”。棹，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棹进也。又谓之“札[8]”，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所用斥旁[9]曰“交”。一人前，一人还，相交错也。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舟中床以荐物者曰“笭[10]”，言但有簟如笭床也。南方人谓之“笭突[11]”，言湿漏之水突然从下过也。其上板曰“覆”，言所覆众枕

---

* 〔汉〕刘熙著，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989年。

也。其上屋曰“庐”，象庐舍也。其上重室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上曰“爵室”。于中厚望之，如鸟雀之警视也。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阵也。狭而长曰“艨冲[12]”，以冲突敌船也。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上下重床曰“舰[13]”，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入牢槛也。五百斛以上还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三百斛曰“艟[14]”。艟，豹也。豹，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二百斛以下曰“艇[15]”。艇，挺也，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

[注释]

①周流：周，环绕。流：移动，顺水漂流。周流，（在水上）四处漂流。

②棍：同“梱”。

③柁：同“舵”。

④弼正：本指矫正弓弩的器具。如《荀子·臣道》“谓之拂”。杨倞注：“拂读为弼，弼所以辅正弓弩者也。”此谓矫正船的方向。

⑤他戾：戾，弯曲。《吕氏春秋·尽数》：“饮必小咽，端直无戾。”《楚辞》刘向《九叹·逢纷》：“龙邛腐圈，缭戾宛转，阻相薄兮。”洪兴祖补注：“戾，力结切，曲也。”他戾：（指船）朝其他方向行驶。

⑥笮（zuó）：用竹篾编成的缆索。

⑦棹（zhào）：船桨。《楚辞·九歌·湘君》：“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

⑧札：古代书写用的小而薄的木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曰‘……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

⑨斥旁：斥，推，推移。《素问·调经论》：“勿之深斥，无中大经，神气乃平。”斥旁，在旁边推动（的动作）。

⑩笭：古代船舱中放器物的床形衬板。

⑪笭突：古代谓船舱底部用以避水或载物的衬板。对于该段，毕沅疏证：“《太平御览》引无南方以下十八字。案今船底上有衬版，水或浸淫而入，其最低者曰水仓，常时去之，名曰刮潮，与此谊合，故不据删。”

⑫艨冲：同“艨艟”。

⑬舰：大型的战船。《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

⑭艚（dāo 或 diāo）：念 dāo 时，同“舠”，小船。《集韵·豪韵》：“舠，小船也。”毕沅疏证：“艚，俗字也……《北堂书钞》、《初学记》、《御览》皆引作舠。”念 diāo 时，同“艄”。《广雅·释水》：“艚，舟也。”《初学记》引张揖《埤苍》：“艚，吴舡（chuán）也，音彫。”《集韵·萧韵》：“舡，舟名，多作艚。”按本文上下义，应读后一个音。

⑮艇：轻便的小船。《淮南子·俶真训》：“越舲蜀艇，不能无水而浮。”高诱注：“蜀艇，一版之舟。”

舟山网上方志馆

枚　乘

枚乘（？—公元前140），西汉临淮淮阴人，字叔。善辞赋。景帝时为吴王刘濞郎中。濞欲谋反，上书谏，不纳。遂去吴至梁，为梁孝王客。吴楚七国反时，再致书劝刘濞罢兵，以此知名。后景帝召为弘农都尉，以病去官。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之，年迈，死途中。所作《七发》，借楚太子与“吴客”问答构成八段文字，其中第六段“观涛”，是对大海涨潮的描写。在这一段中，枚乘把海涛凭空迭起、倒灌而来的自然景象，写得奇观满目、音声盈耳。这种雄浑的气势、壮观的场景，足具“发蒙解惑”之力，使江涛海潮之势刻入人的记忆深处，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七　　发*（选）

客曰：“不记也[1]。然闻于师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溏溏，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2]焉如三军之腾装[3]。其旁作而奔起也[4]，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5]。六驾蛟龙，附从太白[6]。纯驰浩霓，前后骆驿。颙颙昂昂[7]，椐椐强强[8]，莘莘将将[9]。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10]匈磕[11]，轧盘[12]涌裔[13]，原不可当。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14]，暗漠感突，上击下律[15]。有似勇壮之卒，

---

* 〔汉〕枚乘原著，章沧授、尚宁生选注：《汉赋》，珠海出版社，2004年。

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16]，穷曲随隈，逾岸出追[17]。遇者死，当者坏[18]。初发乎或围之津涯[19]，荟轸谷分[20]。回翔青篾，衔枚檀桓[21]。弭节伍子之山[22]，通厉胥母之场[23]。凌[24]赤岸，彗[25]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庵庵，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跸。候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26]。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27]，崩坏陂池，决胜乃罢。瀺汩潺湲[28]，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沈沈湲湲[29]，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30]焉，洄暗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31]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

[注释]

①不记也：指不见于记载。

②扰扰：纷乱貌；烦乱貌。《国语·晋语六》：“唯有诸侯，故扰扰焉。凡诸侯，难之本也。”《列子·周穆王》：“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

③三军之腾装：大军奋起装束列队向前。

④其旁作而奔起也：当波涛从两旁掀腾卷起。

⑤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飘飘荡荡的样子就像将军坐在轻车上率领军队作战。

⑥附从太白：跟随在河神的后面。

⑦颙颙昂昂：颙昂，亦作“颙卬”，潮头高大，肃敬轩昂。

⑧裾裾强强：相随貌，此谓浪头相随。

⑨莘莘将将：波涛激荡貌。

⑩訇隐：巨大的声响。刘良注本文：“訇隐、匈磕，皆大声也。”陈琳《武军赋》：“声訇隐而动山，光赫奕以烛夜。”

⑪匈磕：亦作“匈溰”，拟声词，形容大声。刘良注本文：“訇隐、匈溰，皆大声也。”马融《广成颂》：“风行云转，匈磕隐訇，黄尘勃滃，暗若雾昏。”

⑫轧盘：广大貌。李善注本文：“轧坱，无垠貌也；盘，谓盘礴，广大貌。”

⑬涌裔：水波腾涌貌。刘良注本文："轧盘涌裔，皆沸腾也。"
⑭滂渤怫郁：滂渤，亦作"滂沸"，形容气势勃发盛大。《后汉书·冯衍传下》："汩汎瀺而雨集兮，气滂沸而云披。"怫郁，亦作"怫悒"。忧郁，心情不舒畅。东方朔《七谏·沉江》："心怫郁而内伤。"《汉书·邹阳传》："太后怫郁泣血，无所发怒。"滂渤怫郁，此指（浪涛）奔腾汹涌。
⑮暗漠感突，上击下律：暗漠，昏暗。《楚辞·九辩》："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卒骧衰此浮云兮，下暗漠而无光。"感突，冲撞奔突貌。暗漠感突，上击下律，即汪洋一片，左冲右突，一会儿向上冲击，一会儿往下跌落。
⑯蹈壁冲津：潮水拍打岸壁，冲击渡口。
⑰穷曲随隈，逾岸出追：流遍江湾，注满水曲，跨越堤岸，漫出沙堆。
⑱遇者死，当者坏：碰着它就要死亡，挡住它就要被毁坏。
⑲初发乎或围之津涯：波涛开始时从或围那地方的水边出发。
⑳荄轸谷分：撞到山陇而回转，遇到川谷而分流。
㉑回翔青篾，衔枚檀桓：到青篾打着漩涡，经过檀桓时像战马衔枚无声疾进。
㉒伍子之山：伍子山。
㉓通厉胥母之场：一直远奔到叫作胥母的战场。
㉔凌：逾越，超越。
㉕慧：扫；拂。
㉖口：隘口。
㉗险险戏戏：凶险可怖之貌。
㉘漰汩潺湲：漰汩，水震荡之声响。潺湲，不绝貌。
㉙沈沈湲湲：湲湲，颠倒貌；纷错貌。李善注本文："沈沈湲湲，鱼鳖颠倒之貌也。"一说为水流声。吕延济注："沈沈湲湲，皆声也。"
㉚踣（bó）：向前扑倒。《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杜预注："踣，僵也。"孔颖达疏："前覆谓之踣。"
㉛强起观之：勉强起来观看它们（据后句：公子身患病，故有此言）。

班　彪

班彪（3—54），东汉人，字叔皮。性好古。初依隗嚣，著《王命论》，喻以复兴汉室，嚣终不悟。遂避地西河，为窦融从事，劝融事光武帝。东汉初举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为望都长。彪才高，专心史籍，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史记后传》数十篇。《览海赋》赋中穿插了大量的神话内容，如西王母神话、海外仙岛神话、东皇太一神等等。古人见沧海茫茫，不可穷极，比较自然地会幻想出海上世界的神异，产生出世登仙的情感波动。这就是包括班叔皮在内的许多辞赋家和诗人的共同心理。

览　海　赋*

余有事于淮浦[1]，览沧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2]，聊从容而遂行。驰鸿濑以缥骛，翼飞风而回翔[3]。顾百川之分流，焕烂漫以成章。风波薄其褭褭，邈浩浩以汤汤。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4]与壶梁[5]。曜金璆以为闺[6]，次玉石而为堂。蕨芝[7]列于阶路，涌醴渐于中唐。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8]坐于东序，王母[9]处于西箱[10]。命韩众[11]与岐伯[12]，讲神篇而校灵章。原结旅而自讬，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周。遂竦节而响应，忽轻举以神浮。遵霓雾之掩荡，登云涂以凌厉。乘虚风而体景，超太清[13]以增逝。麾天阁[14]以启路，辟阊阖[15]而望余。通王谒[16]于紫宫，拜太

---

* 〔汉〕班彪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一[17]而受符。

[注释]

①淮浦：淮水之浦。

②悟仲尼之乘桴：对孔夫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箴言有所感悟。

③翼飞风而回翔：驾驭飘风在云天上回翔。

④方瀛：即“方丈瀛洲”，泛指海上仙山。

⑤壶梁：传说中的仙山。《史记·孝武本纪》：“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

⑥阙（què）：同“阙”。

⑦嘉芝：仙草。

⑧松乔：亦称“赤松子”、“赤诵子”、“赤松子舆”。相传为上古时神仙，各家所载，其事互有异同。《史记·留侯世家》：“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司马贞索隐引《列仙传》：“神农时雨师也，能入火自烧，昆仑山上随风雨上下也。”《淮南子·齐俗训》：“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高诱注：“赤诵子，上谷人也，病疠入山，导引轻举。”《汉书·古今人表》：“赤松子，帝喾师。”罗泌《路史·余论二·赤松石室》：“赤松子者，炎帝之诸侯也，既耄，移老襄城，家于石室……《神仙传》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农时为雨师，教神农人火……而《列仙传》有赤松子舆者，在黄帝时啖百草华，不谷，至尧时为木工，故传谓帝喾师之。又云尧师之。而道亦有黄帝问赤松子《中戒》等经，此张良所以愿从之游，非末代之数矣。’”

⑨王母：神话传说中一个地位崇高的女神。张衡《思玄赋》：“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

⑩箱：通于“厢”。

⑪韩众：古代传说中的仙人。《楚辞·远游》：“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以“韩众”泛指神仙。

⑫岐伯：古名医。相传为黄帝臣，黄帝曾和他论医。今所传《内经》，是战国

秦汉时医家托名岐伯与黄帝论医之语。《汉书·艺文志方技》："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参阅《太平御览·帝王世纪》。

⑬太清：天空。《鹖冠子·度万》："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陆佃注："太清，天也。"《楚辞·九叹·远游》："譬若王侨之乘云兮，载赤霄而凌太清。"王逸注："上凌太清，游天庭也。"

⑭天阍：天宫之门。萨都剌《避暑乌石山饮天章台》："题诗向天阍，奎光射瑶席。"

⑮阊阖：天门。《楚辞·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⑯谒：禀告；陈说。《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郑玄注："谒，告也。"《史记·苏秦列传》："臣闻明王务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谓谒王之过。"

⑰太一：也作"太乙"，天神名。宋玉《高唐赋》："醮诸神，礼太一。"《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

舟山网上方志馆

王　粲

王粲（177—217）东汉末山阳高平人，字仲宣。汉献帝西迁，粲徙长安，蔡邕见而奇之，闻粲在门，倒屣迎之。一生博学多识，善属文，有诗名，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七哀诗》、《登楼赋》颇著名。有《王侍中集》辑本。《游海赋》中，作者满怀赞叹欣喜的感情，生动描绘了海的广大深邃以及海中的奇珍异宝：海鸟、海鱼、巨贝、神螺，还有海面的岛屿、海底的珊瑚等。

游　海　赋*

含精纯之至道，将轻举而高厉；游余心以广观兮，且彷徉乎西裔。乘兰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遥逝。翼惊风而长驱，集会稽而一睨。登阴隅[1]以东望，览沧海之体势。吐星出日，天与水际。其深不测，其广无臬[2]。章亥[3]所不极，卢敖[4]所不届。怀珍藏宝，神隐怪匿。或无气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叶而无根，或能飞而无翼。鸟则爰居[5]孔鹄，翡翠鹔鹴。缤纷往来，沉浮翱翔。鱼则横尾曲头，方目偃额；大者若山陵，小者重钧石。乃有贲[6]蛟大贝，明月夜光。蠵黿[7]玳瑁，金质黑章。若夫长洲别岛，旗布星峙，高或万寻，近或千里。桂林藂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群犀代角[8]，巨象解齿。黄金碧玉，名不可纪。

---

* 〔汉〕王粲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注释]

①阴隅：西北方。应玚《灵河赋》："凌增城之阴隅兮，赖后土之潜流。"

②臬：终极。

③章亥：大章和竖亥，古代传说中善走的人。《夕选》张协《七命》："蹑章亥之所未迹。"李善注引《淮南子》："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

④卢敖：秦时燕人。秦始皇召为博士，使求神仙。敖往而不返。后泛指隐者。

⑤爰居：海鸟名。《左传·文公二年》："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杜预注："海鸟曰爰居。"《尔雅·释鸟》："爰居，杂县。"邢昺疏："爰居，海鸟也，大如马驹，一名杂县。汉元帝时，琅邪有之。"

⑥贲：大貌。

⑦蠵鼍：一种大龟。

⑧代：更迭；交替。《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代，更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如天之为》："当生者曰生，当死者曰死，非杀物之任拟，代四时也。"嵇康《琴赋》："拊弦安歌，新声代起。"

曹　丕

曹丕（187—226），三国魏皇帝。沛国谯人，字子桓。曹操次子。汉献帝延康元年，操死，嗣为魏王，继任丞相。同年代汉为魏皇帝，改元黄初。行九品中正制，确立士族门阀政治特权。性好文学，有《魏文帝集》。所作《典论·论文》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沧海赋》向我们描绘的是沧海汹涌、巨鲸吞舟的壮美景象。

沧　海　赋*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①]而遐逝，跨天崖而讬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邻，涌沸凌迈。于是鼋鼍渐离，泛滥淫游。鸿[②]鸾孔鹊，哀鸣相求。杨[③]鳞濯翼，载沉载浮。仰唼芳芝，俛漱清流。巨鱼横奔，厥势吞舟。尔乃钓大贝，采明珠，搴[④]悬黎[⑤]，收武夫。窥大麓之潜林，睹摇木之罗生。上蹇产[⑥]以交错，下来风之泠泠。振绿叶以葳蕤，吐分葩而扬荣。

[注释]

①扶桑：神话中的树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郭璞注："扶桑，木也。"《海内十洲记·帯洲》："多生林木，叶如桑。又有椹，树长者二千丈，大二千余围。树两两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

---

* 〔汉〕曹丕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以名为扶桑也。”

②鸿：大。墓竹简《孙膑兵法·十阵》：“是故末必锐，刃必薄，本必鸿。”王充《论衡·自纪》：“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

③杨：通于“扬”。

④挈：提起；悬持。《墨子·兼爱中》：“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

⑤黎：通于“藜”。《淮南子·时则训》：“飘风暴雨总至，黎莠蓬蒿并兴。”

⑥蹇产：作“蹇浐”，亦作“蹇嵘”。形容高而盘曲。东方朔《七谏·哀命》：“戏疾濑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产。”《文选》左思《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蹑五屼之蹇浐。”刘良注：“峥嵘、蹇产，高深诘曲也。”

舟山网上方志馆

木　华

木华，西晋渤海广川人，字玄虚。惠帝时，为太傅杨骏府主簿。擅长辞赋，今存《海赋》一篇。描写大海的变化情态，文甚隽丽，瑰奇壮阔，有名于当时。

海　赋*

昔在帝妫[1]臣唐之世，洪涛瀰汗[2]，万里无际，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掎拔五岳，竭涸九州岛，于廓灵海，长为委输[3]。其为怪，则乃漰溪[4]。激滪[5]，浮天无岸，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噏吸[6]百川，洗涤淮汉，若乃霾翳潜消，莫振莫竦，轻尘不飞，纤罗不动，犹尚呀呷[7]，余波独涌，若乃边荒速告，王命急宣，飞迅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梢，挂帆席，望涛远决，罔然鸟逝[8]，一越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若乃负秽[9]临深，虚誓愆祈[10]，则有海童邀路[11]，马衔[12]当蹊，天吴乍见而仿佛[13]，冈象暂晓而闪尸[14]，尔其大量也，则南渝[15]朱崖，北洗天墟[16]，东演析木，西薄青徐[17]。经纶濛溟[18]，万万有余，吐云霓，含龙鱼，隐鲲鳞，潜灵居[19]，其垠则有天琛[20]水怪，鲛人[21]之室，瑕石诡晖[22]，鳞甲异质，繁采扬华，万色隐鲜，阳冰不冶，阴火潜燃，其鱼则横海之鲸，突杭孤游，茹鳞甲，吞龙舟，若其毛翼产彀[23]，剖[24]卵成禽。鸟雏离褷，鹤子淋渗[25]。群飞侣浴，戏广浮深，且其为器也，苞干之奥，

---

* 〔西晋〕木华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括坤之区[26]。唯神是宅，亦祇是庐[27]。何奇不有？何怪不储[28]？茫茫积流，含形内虚，旷哉坎德，卑以自居[29]。

[注释]

①帝妫：谓舜也。

②瀰汗：长貌。

③于廓灵海，长为委输：于，叹辞。廓，大也。《孟子》："舜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礼记》："三王祭川也。或源或委。"郑玄："委，流所聚。"《淮南子》："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

④澈涕：流行之貌。

⑤激滟：相连之貌。

⑥嘘吸：犹吐纳也。

⑦呀呷：波相吞吐之貌。

⑧冏然鸟逝：《苍颉篇》："冏，光也。鸟，疾貌。"

⑨负秽：言身有罪，若负荷然。《尚书》："负罪引愆。"

⑩愆（qiān）祈：愆：罪过，过失。《书·伊训》："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

⑪海童邀路：海童，传说中的海中神童。《文选》·左思《吴都赋》："江斐于是往来；海童于是宴语。"刘逵注："海童，海神童也。"李善注引《神异经》："西海有神童，乘白马，出则大下大水。"邀，遮也。

⑫马衔：马衔，海神名。李善注："马衔，其状马首，一角而龙形。"吕向注："马衔、海童，并海中神怪。"

⑬天吴乍见而仿佛：《山海经》："朝阳之谷神，为天吴，为水伯。"《说文》曰："仿佛，见不谛也。"《楚辞》："时仿佛以遥见。"

⑭冈象暂晓而闪尸：《国语》："丘闻之，水之怪，龙罔象。木之怪，夔魍魉。"韦昭曰："罔象食人。"闪尸，暂见之貌。

⑮渰：《广雅》："渰，渍也。"刘良注："渰，浸也。"

⑯天墟：《尔雅》："北陆，虚也。"

⑰东演祈木，西薄青徐：《说文》："演，长流也。言流至祈木之境。"《尔雅》："析木谓之天津。海在青徐之东，故云西薄。"《小雅》："薄，迫也。"

《尚书》："海岱惟青州。"又："海岱及淮惟徐州。"

⑱经纶濛溟：郑玄《周礼注》：经，谓里数也。濛溟，犹绝远杳冥也。

⑲隐鲲鳞，潜灵居：鲲鳞，鲲鱼。刘良注："鲲，大鱼名，大数千里也。"灵居，众仙所处也。

⑳天琛：李善注本文："天琛，自然之宝也。"顾况《游子吟》："引烛窥洞穴，凌波睥天琛。"

㉑鲛人：神话传说中的人鱼。杨慎《升庵诗话·子书传记语似诗者》引《韩诗外传》："荆山不贵玉，鲛人不贵珠。"张华《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杜甫《雨》："神女花钿落，鲛人织杼悲。"

㉒诡晖：亦作"诡辉"。异彩，变幻异常的光辉。

㉓毛翼产彀：《尔雅》："生哺彀。"郭璞曰："鸟子须母食也。"

㉔剖：犹破也。

㉕鸟雏离褷，鹤子淋渗：《西京杂记》："太液池，其间鸟雏鹤子，布满充积。"离褷、淋渗，毛羽始生之貌。

㉖苞干之奥，括坤之区：《周易》："干为天，坤为地。"孔安国《尚书传》曰："奥，内也。"又曰："区，域也。"

㉗惟神是宅，亦祇是庐：神祇，众灵之通称，非唯天地而已。《礼记》："有天下者，祭百神也。"

㉘储：积。

㉙旷哉坎德，卑以自居：《周易》："坎为水。"《家语·金人铭》："江海虽左长百川，以其卑也。"《周易》："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管子》："夫人皆赴高，水独赴下，卑也。而水以为都居也。"

潘　岳

潘岳（247—300），西晋荥阳中牟人，字安仁。夙慧，有奇童之号。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出为河阳令，转怀县令。勤于政绩。负才不得志，作谣讽山涛、裴楷等为帝所亲遇者。善诗赋，诗与陆机并称。今存《潘黄门集》辑本。《沧海赋》以和谐的音韵与雄健的气势，生动地描绘了大海的种种景象。

沧　海　赋*

徒观其状也，则汤汤荡荡，澜漫形沉。流沫千里，悬水万丈。测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见其广。无远不集，靡幽不通。群溪俱息，万流来同。含三河[1]而纳四渎[2]，朝五湖[3]而夕九江[4]。阴霖则兴云降雨，阳雾则吐霞曜日。煮水而盐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莱[5]名岳，青丘[6]奇山。阜陵别岛，�well环其间。其山则嶵崔嵬崒，嵯峨隆屈。披沧流以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鱼则有吞舟[7]鲸鲵，鸟贼龙须，蜂目豺口，狸班雉躯，怪体异名，不可胜图。其虫兽则素蛟丹虬，元龟灵鼍，修鼋巨鳖，紫贝螣蛇，玄螭蜘虬，赤龙焚蕴。迁体改角，推旧纳新。举扶摇[8]以抗翼，泛阳侯[9]以濯鳞，其禽鸟则鹳鸿鹣鹣，鸳鹅[10]鸧鹊，朱背炜烨，缥翠葱青，详察浪波之来往，遍听奔激之音响，力势之所回薄，润泽之所弥广，普天之极大，横率土[11]而莫两。

---

* 〔西晋〕潘岳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注释]

①三河：指黄河、淮河、洛河。亦泛指众多河流。

②四渎：泛指江河大川。《韩非子·五蠹》："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释名·释水》："天下大水四，谓之四渎，江、河、淮、济是也。"

③五湖：古代吴越地区湖泊。此泛指湖泊。

④九江：江河的通称。《书·禹贡》："九江孔殷。"孔颖达疏："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

⑤蓬莱：蓬莱山。古代传说中的神山名。亦常泛指仙境。《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

⑥青丘：亦作"青邱"，即长洲。传说为神仙居住的十岛之一。东方朔《十洲记》："长洲一名青邱，在南海辰巳之地……一洲之上，专是林木，故一名青邱。"庾信《燕射歌辞·宫调曲》："青丘还扰圃，丹穴更巢梧。"《云笈七签》："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

⑦吞舟：吞舟之鱼的略语。常以喻人事之大者。《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彼垢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吴兢《贞观政要·征伐》："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网。"

⑧扶遥：即扶遥直上，语本《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后用以形容急剧上升或喻仕途得志。李白《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⑨阳侯：借指波涛。《楚辞·九章·哀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马茂元注："阳侯，波涛之神，这里用作波涛的代称。"葛洪《抱朴子·备阙》："惠子，上相之标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阳侯。"

⑩鸳鹅：当作"鸳鹅"，野鹅，即鸿雁。

⑪率土："率土之滨"之省，谓境域之内。《诗·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中》："《尔雅》曰：'率，自也。自土之滨者，举外以包内，犹言四海之内。'"班固《明堂诗》："普天率土，各以其职。"《北齐书·文宣帝纪》："百僚师师，朝无秕政，网疏泽洽，率土归心。"

庾　阐

庾阐，东晋颍川鄢陵人，字仲初。庾东子。幼好学，九岁能属文。怀帝永嘉末，母没于石勒，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年五十四卒。有诗赋铭颂，今已散佚不全。《海赋》短小精悍，韵律优美，向人们展现了大海的广阔壮美和雄浑浩瀚。

海　赋*

昔禹启龙门，群山既凿，高明澄气而清浮，厚载势广而盘礴。灌注百川，控清引浊。始乎濫觞，委输大壑。若夫长风鼓怒，涌浪碎磕。扬波于万里之间，漂沫于扶桑[①]之外。于是百川辐凑[②]，四渎[③]横通。回飓[④]泱漭，笮散穹隆。映晓云而色暗，照落景而俱红。惊浪峣峨[⑤]，眇漫[⑥]瀺汩[⑦]。瀼滂[⑧]潺湲，浮天沃日。鲸鲵蕴而乍见，伏螭涌而竞游。灵鼍[⑨]朱鳖，出没争浮。螣龙掣水，巨鳞吞舟。

[注释]

①扶桑：见《沧海赋》同条注。

②辐凑：亦作“辐辏”。集中；聚集。《管子·任法》：“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文子·微明》：“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辏，中为之毂也。”班固《东都赋》：“平夷洞达，万方辐凑。”

③四渎：见《沧海赋》同条注。

---

* 〔东晋〕庾阐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④飓（yù）：大风。《说文·风部》：“飓，大风也。”

⑤嶢峨：山高耸貌。

⑥眇漫：辽远无际貌。《梁书·诸夷传·婆利国》：“长江眇漫，清泠深广，有生咸资，莫能消秽。”

⑦瀚汩：见枚乘《七发》同条注。

⑧瀸潫：水广阔貌。

⑨鼍：扬子鳄。也称鼍龙、猪婆龙。爬行动物。体长丈余。背部与尾部有角质鳞甲。穴居于江河岸边和湖沼底部。其皮可以制鼓。《吕氏春秋·季夏》：“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鼍。”

孙　绰

孙绰（314—371），东晋太原中都人，字兴公。孙楚孙。少以文称。初居会稽，游放山水。与许珣并为玄言诗人，亦能赋，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自谓掷地有金石声。为当时文士之冠。名公之碑，必请绰为文。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望海赋》以优美的笔触和多种修辞手法，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在大海中生活的各类生物。

望　海　赋*

五湖同浸，九江丛溉。抱河含济，吞淮纳泗。南控沅湘，西引泾渭。洲渚迢递以疏属，岛屿绵邈以牢罗。殖嵬崔之碣石[①]，构穹隆之牂柯。玄奥之府，重刃之房。鳞汇万殊，甲产无方。包随珠[②]，衔夜光[③]。玳瑁熠烁以泳游，蠵蠵[④]焕烂以映涨。灵贝含素而表紫，蠃螺[⑤]络舟而带缃。青甲芬飶以微扇，玄木杳眇以舒芳。其卉木则绿苔石发，蔓以流绵。紫茎茛综，解以被渚。华组依波而锦披，翠纶扇风而绣举。长鲸岳立以截浪，蚴鲭[⑥]扬鬐以排流。巨鳌冠屭[⑦]以冠山，乌鳢呼吸以吞舟。鹏为羽桀，鲲称介豪。翼遮半天，背负重霄。举翰则宇宙生风，抗鳞则四涘起涛。考万川以周览，亮天池之综纬。弥纶八荒，亘带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闾泄之而不匮。

---

* 〔东晋〕孙绰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注释]

①碣石：碣，独立高耸貌。引申为标识。《汉书·扬雄传上》："鸿蒙沆茫，碣以崇山。"颜师古注："碣，山特立貌。"碣石：高耸而具标志性之石。

②随珠："随侯之珠"的省说，传说中随侯所得的宝珠。《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故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月光之璧，犹结怨而不见德。"亦省作"随珠"。张衡《西京赋》："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

③夜光：珠名。葛洪《抱朴子·祛惑》："凡探明珠，不于合浦之渊，不得骊龙之夜光也；采美玉，不于荆山之岫，不得连城之尺璧也。"任昉《述异记》："南海有明珠、即鲸鱼目瞳，鲸死而目皆无精，夜可以鉴，谓之夜光。"

④蠵龟：一种大龟。《南齐书·张融传》："蠵龟瑁蜂，绮贝绣螺。"

⑤螺螺：海螺的一种。

⑥蜩鳍（diāo cuò）：鱼名。其皮粗厚可制刀剑鞘。

⑦赑屭：龟的别名。旧时石碑下的石座相沿雕作赑屭状，即取其力大能负重之义。

顾恺之

顾恺之（约345—406），东晋晋陵无锡人，字长康，小字虎头。顾悦之子。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后为殷仲堪参军。博学多才气，尤善丹青。性谐谑。世传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与师承他的南朝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并称“六朝三杰”。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他所提出的“六法”，为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作有不少诗文，流传于世的有《风赋》、《观涛赋》、《筝赋》、《四时诗》、《虎丘山序》等。《观涛赋》不仅写海涛之壮雄，而且运用想象，描写海涛藏珍带宝的奇诡。同时还在其中谈到海水的浸陵滋漫，会使远山近岭沉没，海潮退去后，鱼虾蚌螺会留滞在山顶，也谈到海涛虽然往来无踪，但却有一定的规律。

观　涛　赋*

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宏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且激波而扬涛。其中则有珊瑚明月，石帆瑶瑛[1]，彫鳞采介[2]，特种奇名。崩峦填壑，倾堆渐隅。岑有积螺，岭有悬鱼。谟兹涛之为体，亦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斯必来以知信。势刚凌以周威，质柔弱以协顺。

---

* 〔东晋〕顾恺之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注释]

①瑶瑛：玉的精华。张协《七命》："错以瑶瑛，镂以金华。"

②采介：采，通于彩。介，指有甲壳的虫类或水族。《后汉书·马融传上》："测潜鳞，踵介旅。"李贤注："介谓鳞虫之属也。"

曹　毗

曹毗，东晋谯国人，字辅佐。[illegible]文籍，善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迁句章令，征拜太学博士。尝著《扬都赋》。累迁尚书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对儒》以自释。官至光禄勋。《观涛赋》是一篇语言简炼的写涛赋，其中用到了伍子胥为潮神的神话。

观　涛　赋*

伊山水之辽迴，何秋月之凄清。瞻沧津之腾起，观云涛之来征。尔其势也，发源溟池[①]，回冲天井。洒拂仓汉，遥栎星景。伍子[②]结誓于阴府，洪湍应期而来骋。汩如八风[③]俱臻，隗若昆仑抗岭。

[注释]

①溟池：即溟海。庾信《谢滕王集序启》："溟池九万里，无踰此泽之深；华山五千仞，终愧斯恩之重。"

②伍子：即"伍子涛"，相传吴国的伍子胥遭佞臣陷害，被吴王夫差逼令自杀，并将其尸体装入革囊，抛入江心，伍尸气若奔马，流向大海。后遂以"伍子涛"指怒涛。

③八风：八方之风。《吕氏春秋·有始》："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

---

* 〔东晋〕曹毗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年。

曰寒风。”《淮南子·墬形训》：“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说文·风部》：“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左传·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陆德明释文：“八方之风，谓东方谷风，东南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凉风，西方阊阖风，西北不周风，北方广莫风，东北方融风。”

伏　滔

伏滔，东晋东莞安丘人，字玄度。有才学，少知名，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深加礼接。从讨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正淮》。寿阳平，封闻喜县侯。晋孝武帝太元中，拜著作郎，掌国史，累迁游击将军。《望涛赋》是一篇抒情的写涛小赋，音韵铿锵。

望　涛　赋*

若夫金衔理辔[①]，素月告望。宏涛于是郁起，重流于是电骧。起沙渚而迅迈，触横门而剋壮。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扬。郁律烟腾，隗兀连岗。重叠巘[②]而大竦，洄湍瀄[③]而起涨。

[注释]

①辔：驾驭马的缰绳。《诗·邶风·简兮》："有力如虎，执辔如组。"《朱熹集传》："辔，今之缰也。"葛洪《抱朴子·诘鲍》："促辔衔镳，非马之性。"

②巘（yǎn）：山；山顶。《诗·大雅·公刘》："陟则在巘，复降在原。"毛传："巘，小山，别于大山也。"朱集传："巘，山顶也。"一说，巘为上大下小之山，参阅孔颖达疏。《文选》·颜延之《阳给事诔》："凭巘结关，负河萦城。"李周翰注："巘，山也。"

③瀄（pì）：漂洗。《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瀄絖为事。"成玄英疏："洴，浮；瀄，漂；絖，絮也。"一说洴瀄，击絮声。

---

* 〔东晋〕伏滔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郭庆藩集释引卢文弨曰："案今书作澼声，疑洸澼是击絮之声。洸澼二字本双声，盖亦象其声也。"

张　融

张融（444—497），南朝齐吴郡吴人，字思光。弱冠知名。初为宋新安王行参军，出为封溪令。后来加入萧道成幕府，入南齐后官至司徒右长史。善言谈，长草书，举止怪诞。有文集《玉海》，已佚。著名作品有《海赋》、《张长史集》。《海赋》向我们展示的是波涛翻腾、壮阔浩瀚的大海景致。

海　赋*

尔其海之状也，则穷区没渚，万里藏岸。控会河济[①]，朝总江汉[②]。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辗转从横，扬珠起玉。峰势崇高，岫形参错。或如前而未进，乍非迁而已却。却瞻无后，向望何前。长寻高眺，唯水与天。若乃山横蹙浪，风倒摧波。磊若惊山碣岭以竦石，郁若飞烟奔云以振柯。连瑶光[③]而交彩，接玉绳[④]以通华。尔其奇名出录，诡物无书。高岸乳鸟，横阔[⑤]产鱼。蠙蠙[⑥]玳瑁，绮贝绣螺。玄珠牙采[⑦]，绿紫相华。

[注释]

①河济：亦作“河沛”。黄河与济水的并称。与长江、淮河合称四渎。《周礼·夏官·职方氏》：“河东曰兖州……其川河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王阎运《珍珠泉铭》序：“昔在周公，论列河

* 〔南朝〕张融原著，〔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沸，以成四渎。”

②江汉：长江和汉水。《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诗·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朱熹集传：“江汉，二水名。”庾信《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江汉之间，不惊鸡犬；樊襄之下，更多冠盖。”

③瑶光：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名。古代以为象征祥瑞。《淮南子·本经训》：“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高诱注：“瑶光，谓北斗杓第七星也……一说，瑶光，和气之见者也。”《宋书·符瑞志上》：“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李商隐《南朝》诗：“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

④玉绳：星名。《文选》张衡《西京赋》：“上飞阁而仰眺，正睹瑶光与玉绳。”注：“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两星为玉绳。’”亦泛指星光。

⑤闑：“关”的异体字，指门闩。《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臧孙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杨伯峻注：“关为横木，故可枕，今谓之门栓。”

⑥蜷蠼：见《望海赋》同条注。

⑦牙采：原讹“牙米”，据冯校本及明本改。

唐代海洋散文选

舟山网上方志馆

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一作661—702），唐梓州射洪人，字伯玉。陈元敬子。少任侠，后苦节读书。举光宅进士。以上书论政，为武则天所赞赏，拜麟台正字，转右拾遗。随武攸宜击契丹，表掌书记，军中文翰皆委之。论诗标举“风骨”、“兴寄”，反对柔靡之风，为唐诗革新先驱。有集。所作诗歌以《感遇》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等为代表，作品指斥时弊，风骨高古，有汉魏风骨，是他的诗歌理论的最好体现。《禜海文》是一篇描写祭祀海神的散文，语言凝练，节奏齐整，气势恢弘，祭海场面壮阔、神圣。

禜海[①]文*

万岁通天二年月日，清边军海运度支大使虞部郎中王元[②]，珪敢以牲酒驰献海王之神，神之听之：我国家昭列象胥[③]，惠养戎貊[④]，百蛮率职，万方攸同。鲜卑猖狂，忘道悖乱，人弃不保，王师用征。故有渡辽诸军，横海之将，天子命我，赢粮景从。今旌甲云屯，楼船雾集，且欲浮碣石[⑤]，凌方壶[⑥]，袭朔裔[⑦]，即幽都[⑧]。而涨海无倪，云涛洞濊，胡山远岛，鸿[⑨]洞天波。惟尔有神，肃恭令典，导蠲[⑩]首，骑鲸鱼，呵风伯[⑪]，遏天吴[⑫]，使苍兕不惊，皇师允济，攘慝剿虐，安人定灾，苍苍群生，非神何赖？无昏汩乱流，以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

* 〔唐〕陈子昂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注释]

①禁（yǒng）海：禁，古代禳灾之祭，为禳风雨、雪霜、水旱、疠疫而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神。《周礼·地官·党正》："春秋祭禁，亦如之。"郑玄注："禁，谓雩禁水旱之神。盖亦为坛位，如祭社稷云。"《左传·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禁之。"《旧唐书·哀帝纪》："是月积阴霖雨不止，差官禁都门。"《金史·章宗纪二》："癸未，以久雨，禁。"禁海，即祭海。

②王元：东汉初京兆长陵人，一作杜陵人，字惠孟。为陴嚣大将军。

③象胥：古代接待四方使者的官员。亦用以指翻译人员。《周礼·秋官·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旧唐书·玄宗纪论》："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鳣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

④戎貊：戎和貊。貊，北狄的别称。泛指西北少数民族。傅玄《失题》诗之二："一举覆三军，再举殄戎貊。"

⑤碣石：山名。在河北省昌黎县北。碣石山余脉的柱状石亦称碣石，该石自汉末起已逐渐沉没海中。《书·禹贡》："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汉书·武帝纪》："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韦应物《弹棋歌》："岂如昆明与碣石，一箭飞中隔远天。"

⑥方壶：传说中神山名。一名方丈。班固《西都赋》："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

⑦朔裔：北方边远地区。《艺文类聚》引曹丕《连珠》："是以申胥流音于南极，苏武扬声于朔裔。"《魏书·张衮传》："时刘显地广兵强，跨有朔裔。"

⑧幽都：北方之地。《书·尧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孔传："北称幽，则南称明，从可知也。都，谓所聚也。"蔡沈集传："朔方，北荒之地……日行至是，则沦于地中，方象幽暗，故曰幽都。"《淮南子·修务训》："北抚幽都，南道交趾。"高诱注："阴气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门以北是。"《汉书·扬雄传下》："夫大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颜师古注："幽都，北方，谓匈奴。"

⑨鸿：大。墓竹简《孙膑兵法·十阵》："是故末必锐，刃必薄，本必鸿。"王充《论衡·自纪》："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

⑩蠲（juān）：蠲：虫名，又名马蠲、马陆，俗称香油虫。《说文·虫部》："蠲，马蠲也。"段玉裁注："马蠲，今巫山夔州人谓之草鞋绊，亦曰百足虫。"一说即萤的一种。

⑪风伯：神话中的风神。《楚辞·远游》："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时若薆薆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张守节正义引张揖曰："风伯字飞廉。"

⑫天吴：水神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嵇康《琴赋》："天吴踊跃于重渊，王乔披云而下坠。"

舟山网上方志馆

李　白

李白（701—762），唐陇西成纪人，其先人隋末流寓西域，故生于安西都护府所属碎叶城。中宗神龙初，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青莲乡，又尝寓居山东，故亦称山东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少有才气，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十岁通诗书，被称为“天才英特”。喜纵横术，击剑任侠，轻财重施。其诗风雄奇奔放、清新飘逸，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李白于开元十三年作《大鹏赋》，以大鹏自况，皆源于《庄子·逍遥游》的“鲲鹏”。而鲲的原义只是指微不足道的鱼卵。《尔雅·释鱼》：“鲲，鱼子。”郝懿行义疏：“凡鱼之子，总名鲲。”由小小鱼子进为大鱼，再由大鱼复变为鹏，显然是一个不断被理想化的过程。同类作品还有唐朝高迈的《鲲化为鹏赋》。

大　鹏　赋*

（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

予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予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①]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

* 〔唐〕李白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其辞曰：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2]。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微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巨鱼。吾不知其几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质凝胚浑。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澥[3]之春流，晞[4]扶桑之朝暾[5]。烜赫[6]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

尔乃蹶厚地，摩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嶃太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阴忽明。历汗漫以夭矫，排阊阖[7]之峥嵘。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固可想像其势，仿佛其形。

若乃足萦虹蜺，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8]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邈彼北荒，将穷南图。运逸翰[9]以傍击，鼓奔飙[10]而长驱。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抉视三山，杯观五湖。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俱。任公见之而罢钓，有穷不敢以弯弧。莫不投竿失镞，仰之长吁。

尔其雄姿壮观，映背河汉。上摩苍苍，下覆漫漫。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缤纷乎八荒之间，掩映乎四海之半。横大明[11]而掩晻，若混茫之未判。忽腾覆以回旋，则霞廓而雾散。

然后六月一息，至于海湄[12]。欻翳景以横翥，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江湟之池。猛势所射，余风所吹。溟涨沸渭，岩峦纷披。天吴[13]为之怵栗，海若[14]为之躨跜[15]。巨鳌冠山而却走，长鲸腾海而下驰。缩壳挫鬣，莫之敢窥。吾亦不测其神怪之若此，盖乃造化之所为。

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耽苍梧之元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精卫殷勤于衔木，鹪鹩[16]悲愁乎荐觞。天鸡[17]警晓于蟠桃，踆乌[18]晰耀于太阳。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19]而守常？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顺时而行藏。参元根以比寿，饮元气以充浆。戏旸谷而徘徊，泻炎洲而抑扬。

俄而希有鸟见谓之曰：伟哉鹏乎，若此之乐也。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周旋天纲。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呼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斥鷃[20]之辈，空见笑于藩篱。

[注释]

①宏达：谓才识宏大畅达。班固《西都赋》："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陆机《汉高祖功臣颂》："曲逆宏达，好谋能深。"

②漆园：指庄子。葛洪《抱朴子·博喻》："子永叹天伦之伟，漆园悲被绣之牺。"

③渤澥：即渤海。《文选》·司马相如《子虚赋》："浮渤澥，游孟诸。"李善注引应劭曰："渤澥，海别支也。"沈约《和谢宣城》："将随渤澥去，刷羽泛清源。"

④晞：通"睎"，仰望；远望。《楚辞》·王褒《九怀·危俊》："晞白日兮皎皎，弥远路兮悠悠。"王逸注："晞，一作睎。"洪兴祖补注："睎，望也。"陆云《赠顾尚书》："晞高仰峻，企远怀幽。"

⑤朝暾（tūn）：日初出貌，因指代太阳。《楚辞·九歌·东君》："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沈约《南郊登歌》之二："暾既明，礼告成。"周权《金焦两山》诗："海暾红处谒仙山，不管刚风客棹寒。"朝暾，清晨的太阳。

⑥烜（xuǎn）赫：辉耀。谢采伯《密斋笔记》："梦自旧居见城中红光烛天，如万炬烜赫。"周密《齐东野语·景定彗星》："彗见东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变。"

⑦阊阖：即"阊阖"，传说中的天门。《楚辞·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王逸注："阊阖，天门也。"沈约《游金华山》："若蒙羽驾迎，得奉金书召。高驰入阊阖，方睹灵妃笑。"

⑧六合：天地四方；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成玄英疏："六合者，谓天地四方也。"葛洪《抱朴子·地真》："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

⑨逸翰：指强健善飞的鸟翅。濮阳瞿《出笼鹘》："摇心长捧日，逸翰镇生风。"

⑩奔飚：疾风。王琦注本文："奔飙，疾风也。"

⑪大明：指日。《易·干》："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李鼎祚集解引侯果曰："大明，日也。"

⑫海湄：海边。《文选》·嵇康《琴赋》："邪睨昆仑，俯瞰海湄。"吕向注："海湄，海畔也。"

⑬天吴：水神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山海经·大荒东经》："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嵇康《琴赋》："天吴踊跃于重渊，王乔披云而下坠。"

⑭海若：传说中的海神。《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王逸注："海若，海神名也。"洪兴祖补注："海若，庄子所称北海若也。"鲍照《望水》："河伯自矜大，海若沉渺莽。"王安石《谢知江宁府第二表》："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难穷。"

⑮蹙跼：盘曲蠕动貌。《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虬龙腾骧以蜿蟺，颔若动而蹙跼。"吕延济注："蹙跼，动貌。言虬龙飞举盘屈，颔然若动也。"

⑯鹓鹒：海鸟名。《文选》·左思《吴都赋》："鹓鹒避风。"刘逵注："鹓鹒，鸟也，似凤。"《左传》："海鸟爱居，止鲁东门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不知其鸟，以为神也。"

⑰天鸡：神话中天上的鸡。任昉《述异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鸡皆随之鸣。"

⑱踆（dūn）乌：古代传说有三足乌居于太阳中。《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后因以"踆乌"借指太阳。黄滔《秋色赋》："踆乌减赫，顾兔添明。"

⑲拘挛：拘束；拘泥。扬雄《太玄赋》："荡然肆志，不拘挛兮。"《后汉书·曹褒传》："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李贤注："拘挛，犹拘束也。"

⑳鹐（yàn）：亦作"鸆"、鸆雀，鹑的一种。《礼记·内则》："雉，兔，鹑，鸆。"《国语·晋语八》："平公射鸆，不死，使竖襄搏之，失。"韦昭注："鸆，鴳，小鸟。"

杨　涛

杨涛，生平不详。本文见《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六。同类作品还有唐朝的张友正《钓鳌赋》（以“一举而连六鳌”为韵）。

巨鳌冠灵山赋*

（以“沧溟之上，神化不测”为韵）

海环四方，东为之沧，有巨鳌兮，其大无极，戴仙山兮，其力难量。是山也根无附丽，彼鳌也势则腾骧[①]。积浪沦涟，拖其身而欻以动荡；攒峰回互，加于首而随以低昂。岂不以禀兹魁[②]大，举其峻极[③]，当一动一息之际，见翻海迴山之力。延颈而群岭腾青，耸身而半天映黑，征物象之无比，见神用之罕测。亘横天极地之质，邈[④]尔形标[⑤]；冠蓬莱方丈之尊，轻如首饰。然则神岳之高兮莫知，大鳌之壮兮若兹[⑥]。视鲲、鹏如纤芥，比嵩、华于毫厘。

嵌崟[⑦]之容，初结根于尤地；突兀之状，终冠首于此时。举其大，吞舟不足称也；喻于小，戴胜有以似之。观其转峰峦，偃波浪，万派[⑧]沸渭[⑨]，特立[⑩]放旷[⑪]。荷[⑫]至重而非重，见大壮而用壮，风水之运，颿员[⑬]而上。摩天垠邱山可胜，嶵崒[⑭]而高标海上。蓬台之灵，神仙之扃，独冠岩亭，横截沧溟，莫究其广大之形。谿谷[⑮]陵阜[⑯]，嵚岩纷纠，仰戴于首，无可无不，乃与夫天地相久者哉！

---

* 〔唐〕杨涛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兹岭磅礴，随流混沦，耸切云之高，且知其抗首，鼓翻波之势，想见其侧身，顺时而或踊而跃，推理而乃圣乃神。比愚公之移有异，想龙伯之钓无因。兹可谓气冠渺弥，力均造化！则鳌之戴山也，以地载之力相亚。

[注释]

①骧：奔驰，腾越。《文选》·张衡《西京赋》："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薛综注："骧，驰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

②魁：头部。《太平广记》引范资《玉堂闲话·朱汉宾》："有大蛇……其魁可大如五斗器，双目如电。"

③峻极：《礼记·中庸》："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郑玄注："峻，高也。"孔颖达疏："言圣人之道高大，与山相似，上极于天。"后以"峻极"谓极高。葛洪《抱朴子·知止》："崇岱不托地，则不能竦峻极，概云霄。"

④邈（miǎo）：遥远。指空间距离大。《楚辞·九章·悲回风》："貌蔓蔓之不可量兮，缥绵绵之不可纡。"王逸注："一作邈漫漫。"王粲《赠士孙文始》："虽则同域，邈其迥深。"

⑤标：标致，俊美。汤式《赛鸿秋》："风流的不似他容貌，有万般娇，有万般标，更万般丰韵，千种妖娆。"

⑥兹：代词，如此，这样。

⑦嵚崟（qīn yín）：高峻。

⑧派：江河的支流。王中《头陀寺碑文》："淳源上派，浇风下黩。"

⑨沸渭：水翻腾奔涌貌。苏颋《夜发三泉即事》："沙溪忽沸渭，石道乍明灭。"

⑩特立：独立；挺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渐台临池，层曲九成，屹然特立，的尔殊形。"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北城上有齐斗楼，超出群榭，孤高特立。"

⑪放旷：豪放旷达，不拘礼俗。潘岳《秋兴赋》："逍遥乎山水之阿，故旷乎人间之世。"《旧唐书·柳浑传》："浑性放旷，不甚检束。"

⑫荷：肩负；扛。《逸周书·克殷》："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沈约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挈妻倚子，负戴成群。"

⑬蹶员：壮猛有力貌。《文选》·张衡《西京赋》："巨灵蹶员，高掌远跖。"薛综注："蹶员，作力之貌也。"

⑭嵲崒：亦作"嶭崒"，高峻。《文选》·班固《西都赋》："岩峻嵲崒，金石峥嵘。"李善注："嵲，高貌也。"吕延济注："嵲崒、峥嵘，高峻貌。"

⑮谿谷：山谷；沟壑。《墨子·天志中》："列为山川溪谷，播赋百事。"曹操《苦寒行》："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⑯陵阜：丘陵。《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宫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张协《七命》："陵阜沾流膏，溪谷厌芳烟。"

钱　起

钱起（约710—约780），唐吴兴人，字仲文。天宝九载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肃宗朝任蓝田尉。代宗大历中任司勋员外郎、司封郎中，官至考功员外郎。为“大历十才子”之一，诗与郎士元并称，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所作《省试湘灵鼓瑟》诗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世传颂。时人评其诗“体格新奇，理致清淡”，然内容单薄，类多应酬之作，诗风至此一变，《西海双白龙见赋》为唐、宋作家龙赋中名篇，作者描写了西海之双龙，虽虚写神物，但笔到之处，龙之形神毕现、气势逼人。

舟山网上方志馆

西海双白龙见赋*

（以“天下安乐龙见于海”为韵）

唐六叶，嘉祉降，皇威宣；师出以律，将有事于金天[①]。赫矣神武，感通上元；双龙呈瑞，一色皎然。惟白也，昭素秋诞圣；惟龙也，主杀气清边。不尔者，宁出乎海，不跃于泉？穆乎白龙之为物也，潜依水德[②]，利用天下；精异冥通，腾骧神假。苟非君行其道，物有其官；则鬱湮不育，潢汙而蟠。隐见罔知其旨，窅冥[③]孰见其端？故我君宣八风[④]之惠化，澄四海之波澜；覆帱斯极，生灵以安。惟此上瑞，灼然可观。其始见也，精光晶耀，溟涨清廓；曳

---

* 〔唐〕钱起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冰雪于半空，晏雷霆于万壑。若长云带水而不散，双剑倚天而中落；忽虹立而电回，其仪不可弥度[5]。表其祥同乘黄[6]之偶运，处其度掩嘉鱼[7]之有乐。伟夫鳞介之族，莫智于龙；苟灵应无兆，岂休明再逢？昔轩以负图为景福，舜以入坛为神变；殊旨同归，千载一见。是以天祚明德，幽赞贞符；彼二龙之萃止，合一圣之有孚。皓尔其真，异叶公[8]之藻绘；超然将举，同正礼之友于[9]。是时也，西戎骇目，莫不感化而风趋。夫如是，则在宥之理足征，无疆之休可待；洋洋歌颂，日闻于四海者也。

[注释]

①金天：指黄色的天，古时以为祥瑞。《南史·王摛传》："永明八年天忽然黄色照地，众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颂》。摛曰：'是非金天，所谓荣光。'"

②水德：古代阴阳家称帝王受命的五德之一。谓以水而德王。《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汉书·郊祀志上》："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③宵冥：幽暗貌。陆贾《新语·资质》："（樵栖豫章）仆于鬼崔之山，顿于宵冥之溪。"

④八风：八方之风。详见《观涛赋》同条注。

⑤弥度：谓测度其全高。《文选》·扬雄《甘泉赋》："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庆而不可乎弥度。"李善注："《尔雅》曰：'弥，终也。'言高不可终竟而度量也。"

⑥乘黄：传说中的神马名。《管子·小匡》："地出乘黄。"尹知章注："乘黄，神马也。"后用以指御马。《资治通鉴·齐明帝永泰元年》："（李彪）坐舆禁省，私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惧。"胡三省注："乘黄，御马也。"

⑦嘉鱼：美好的鱼。《诗·小雅·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烝然罩罩。"焦赣《易林·困之晋》："南有嘉鱼，驾黄取麟，鲂鲤弥弥，利来无忧。"

⑧叶公："叶公好龙"，刘向《新序·杂事五》："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

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后因以“叶公好龙”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并不真爱好。《后汉书·崔骃传》：“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

⑨友于：“于”本介词，后常“友于”连用以称兄弟间的友爱。

舟山网上方志馆

封　演

封演，唐渤海蓨人。玄宗天宝末第进士。代宗大历中官邢州刺史。德宗贞元中历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有《古今年号录》、《封氏见闻记》，《封氏见闻记》中记事多为作者耳闻目睹，史料价值甚高，《说潮》即其中之一，为历代说潮汐之成的名篇。作者从潮汐与月球的关系进行探索潮汐发生的成因，被后人称作海潮的“月水感致”论。

说　　潮*

余少居淮海，日夕观潮，大抵每日两潮，昼夜各一。假如月出潮以平明[①]，二日三日渐晚，至月半，则月初早潮翻为夜潮，夜潮翻为早潮矣。如是渐转，至月半之早潮，复为夜潮，月半之夜潮，复为早潮。凡一月旋转一匝，周而复始。虽月有大小，魄[②]有盈亏，而潮常应之，无毫厘之失。月阴[③]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也。

[注释]

①平明：犹黎明，天刚亮的时候。《荀子·哀公》：“君昧爽而栉冠，平明而听朝。”李白《游太山》：“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

②魄：指月；月光。唐太宗《辽城望月》：“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此谓月。

---

* 〔唐〕封演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阴：幽暗，昏暗。《楚辞·九歌·大司命》：“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王逸注：“阴，晦也。阳，明也。”《文选》·曹植《洛神赋》：“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李周翰注：“言神之光彩，或明或暗。”

舟山网上方志馆

窦叔蒙

窦叔蒙，浙东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唐宝应至大历年间（公元762—779年）。窦叔蒙自幼生活在浙江省东部地区，海风、海浪伴他长大。所撰《海涛论》是史籍所载最早的潮汐学专著。窦叔蒙在书中对海洋潮汐知识进行了全面总结，创制了高低潮时推算图，为我国海洋潮汐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海涛论》中，作者运用自己的知识，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于海潮的规律及其与月的相变关系进行了阐述，被后人称作海潮的“月水感致”论。全文语言简约，广比博喻，形象生动。

海　涛　论*

原天地之本始，不知根荄[1]孰先？盖自坯璞卵胎，并鼓于太素[2]也。大人之变，古今言者详矣。着之成说，存诸史册，故无以间然。而地灵之推运，水德之经纬，则夫恒数，与天并骛[3]，探而究之，可得历数而计之也。前史氏蔑如不记，其无乃有阙典乎？夫阴阳异仪而反违，以其反违，故赖以相资。是故天与地违德以相倾，刚与柔违功以相致，男与女违性而同志。造化何营？盖自然耳。若夫凝阴以结地，融阴以流水，钟而为海，泒[4]而为泉。或配天守雌[5]，或制火作牝[6]，观其幽通潜运，非神谓何？是故潮汐作涛，必符于月；百泉不息，以经地理，犹三光未息之健于天也。晦

---

* 〔唐〕窦叔蒙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明牵于日，潮汐系于月，若烟白火，若影附形，有由然矣。驰轮不转毂，固无是也；地载乎下，群阴之所藏焉；月悬乎上，群阴之所系焉。太溟水府也，百川之所会焉；北方阴位也，沧海之所归焉。天运晦明，日运寒暑，月运朔望。错行以经，大顺小异，以合大同，是大运广度也。夜明者，太阴之主也。故为涨海源，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明。苟非其时，不可踵而致也，时既来，不可抑而已也。虽谬小准，不违大信。故与之往复，与之盈虚，与之消息。蜉蝣伺日，蜃蛤候月[7]，葬以晨荣，蕈以晦零[8]，况海月乎？方诸[9]接明水，阳燧[10]延景火，昭昭乎见日月之感致矣。

[注释]

①荄（gāi）：草根。《汉书·礼乐志》："青阳开动，根荄以遂。"颜师古注："草根曰荄。"

②太素：引申为天地。曹植《神龟赋》："忽万载而不恤，周无疆于太素。"

③骛：疾速行进；驰骋。《楚辞·招魂》："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何逊《为孔导辞建安王笺》："悠悠汉水，独骛轻舟。"卢藏用《饯许州宋司马赴任》："零雨征轩骛，秋风别骕嘶。"

④流（gū）：支流。陈继儒《珍珠船》："谷帘水，在庐山被崖而下三十流，其广七十尺。"

⑤守雌：以柔弱的态度处世。《老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吴澄注："雄，谓刚强；雌，谓柔弱。"葛洪《抱朴子·至理》："涤除玄览，守雌抱一。"

⑥制火作牝：火，星名；牝，鸟兽的雌性。

⑦蜉蝣伺日，蜃蛤候月：蜉蝣，虫名。幼虫生活在水中，成虫褐绿色，有四翅，生存期极短。《诗·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传："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汉书·王褒传》："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阴。"颜师古注："蝣音由，字亦作蝣。"郭璞《游仙诗》："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蜃，大蛤。《左传·昭公二十年》："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杜预注："蜃，大蛤也。"《庄子·人间世》："夫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陆德

明释文："蜃，蛤类。"伺候，供使唤；在身边服侍；照料。

⑧潭（tán）以晦零：即石衣，一种生于水底的苔藻。晦，昏暗；不明亮。零，零碎，零散。

⑨方诸：古代在月下承露取水的器具。《淮南子·览冥训》："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陆龟蒙《白遗》："月娥如有相思泪，祇待方诸寄两行。"

⑩阳燧：亦作"阳遂"，古代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铜镜。《周礼·秋官·司烜氏》："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郑玄注："夫遂，阳遂也。"贾公彦疏："以其日者，太阳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阳遂。"孙诒让正义："古阳遂盖用窒镜，故《鬼氏》注云：'隧在鼓中，窒面生光，有似夫隧。'"王充《论衡·率性》："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苏鹗《苏氏演义》："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影倒，向日则火生，以艾承之，则得火也。"

姜公辅

姜公辅，唐爱州日南人。第进士，补校书郎。登制举，授左拾遗，召为翰林学士。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从德宗幸奉天，擢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左庶子，改右庶子，终吉州刺史。宪宗时赠礼部尚书。《白云照春海赋》对春海、白云、潮汐、海浪等美妙景象进行了精致的描绘。

白云照春海赋*

（以“鲜碧空镜春海”为韵）

白云溶溶，摇曳乎春海之中。纷纭层汉，皎洁长空。细影参差，匝微明于日域；轻文磷乱，分炯晃于仙宫。始而干门辟[1]，阳光积。乃缥渺以从龙，遂轻盈而拂石。出穹帝以高翥，跨横海而远摭。故海映云而自春，云照海而生白。或杲杲以积素，或沉沉以凝碧。圆虚[2]乍启，均瑞色而周流；蜃气[3]初收，与清光而激射。云信无心而舒卷，海宁有志于潮汐。彼则澄源纪地，此乃泛迹流天。影触浪以时动，形随风而屡迁。入洪波而并曜，对绿水而相鲜。时维孤屿冰朗，长汀云净；辨宫阙于三山[4]，总妍华于一镜。临琼树而昭晰，覆瑶台[5]而紫映。鸟颉颃以追飞，鱼从容以涵泳。莫不各得其适，咸悦乎性。登太爽垲[6]，望兹云海。云则连景霞以离披，海则蓄玫瑰之翠彩。色莫尚乎洁白，岁何芳于首春？惟春色也，嘉

---

* 〔唐〕姜公辅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夫藻丽；惟白云也，赏以清贞。可临流于是日，纵观美于斯辰。彼美之子，顾曰无伦。扬桂楫，擢青苹。心遥遥于极浦，望远远乎通津。云兮片玉之人（阙）

[注释]

①干门辟：干门，乾坤之门。辟：开启门户。《易·系辞上》："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一阖一辟谓之变。"李鼎祚集解："虞翻曰：辟，开也。谓从震之干，干刚象昏，故以开户也。"

②圆虚：圆，指天。《淮南子·本经训》："戴圆履方。"高诱注："圆，天也。"虚：洞孔；空隙。

③蜃气：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后发生显著折射，使远处景物显现在半空中或地面上的奇异幻象。常发生在海上或沙漠地区。古人误以为蜃吐气而成，故称。《史记·天官书》："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简文帝《吴郡石像碑》："遥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视沉浮，疑诸蜃气，夕复显晦，乍若潜火。"

④三山：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王嘉《拾遗记·高辛》："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玄都五府风尘绝，碧海三山波浪深。"

⑤瑶台：原谓美玉砌的楼台，亦泛指雕饰华丽的楼台。《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游国恩纂义引徐焕龙曰："瑶台，砌玉为台。"《淮南子·本经训》："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象廊玉床。"《旧唐书·后妃传上·太宗贤妃徐氏》："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这里指传说中的神仙居处。王嘉《拾遗记·昆仑山》："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

⑥爽垲（kǎi）：爽，明亮而开阔。垲，干燥。《左传·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杜预注："爽，明；垲，燥。"

独孤绶

独孤绶，唐人。代宗大历中擢进士第。举博学宏词，尝试《驯象赋》，为德宗所称赏，特书第三。为文长于赋，存世之作，均为赋体。《海上孤查赋》以海景入笔，以小见大，语言深沉有力，节奏错落有致。

海上孤查赋*

沧洲一望兮其伤实苦，灵查万里兮越在海浦。何遭遇于圣日，独埋没于重土？岛屿云深，风尘岁古。可为万乘之器，郢[1]匠未斩；愿作浮海之桴[2]，鲁人无取。不取其材，又无良媒[3]。惊沙苦雾，激电奔雷。根柢折，枝条摧，势穷兀兮半隐青树，色苍茫兮浑生绿苔。波涛灌注，同汨罗之洲渚；川泽卑湿，类长沙之浦隈[4]。钓客登顿，渔瓮往来。自然形变为枯木，心成于死灰；谁怜在盘根之春，当擢[5]干之日？对上苑，临温室；植紫陌[6]以独秀，荫朱城[7]而未出。春风骤入，花飞微而雪下；晴烟四敛，叶布濩而云密。诚以负大厦之材，济巨川之质。何斧斤之为患，使形骸而自失？悲夫昔之繁华也如彼，今之摇落也如此。故知道不常泰[8]，亦不常否[9]。物有万，生亦有万；死事既同于纠缠，庸讵[10]识其终始。彰周公[11]之圣，则大木斯拔；表宣帝之兴，则枯柳还起。君无曰枯查，委之泥沙。试斩为仙枕，荐于公寝，必能梦华胥[12]之神国，安苍生之庶

---

* 〔唐〕独孤授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品。君无曰散木，弃之沟渎。试剖为牺樽，登诸庙门，必能缩包茅[13]之醽酒，降重天之渥[14]恩。济美前烈[15]，垂芳后昆[16]。愿君无弃于海上，乘以登天朝至尊。

[注释]

①鄀：古邑名。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

②桴：小的竹、木筏子。《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何晏集解："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国语·齐语》："方舟设附，乘桴济河，至于石枕。"韦昭注："编木曰附，小附曰桴。"徐浩《谒禹庙》："宦情同槭系，生理任桴浮。"

③良媒：好媒人。《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秦韬玉《贫女》："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④限：山水弯曲隐蔽处。《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人过析，隈人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杜预注："隈，隐蔽之处。"

⑤擢（zhuó）：拔取；抽出。《庄子·骈拇》："枝于仁者，擢德塞（搴）性以收名声。"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曰："擢，拔也。"

⑥紫陌：指京师郊野的道路。王粲《羽猎赋》："济漳浦而横阵，倚紫陌而并征。"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⑦朱城：指宫城。庾肩吾《春日》："影出朱城外，香归青殿中。"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丹凤朱城白日暮，青牛绀幰红尘度。"李贺《春昼》："朱城报春更漏转，光风催兰吹小殿。"王琦注："朱城，紫禁也。"

⑧泰：安舒，美好。《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

⑨否：困厄；不顺。《左传·宣公十二年》："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

⑩庸讵：副词。表示反诘。相当于"岂"、"难道"。《庄子·齐物论》："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

⑪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辅武王灭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东平武庚、管叔、蔡叔之叛。继而厘定典章、制度，复营洛邑为东都，作为统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于大治。后

多作圣贤的典范。参阅《史记·鲁周公世家》。

⑫华胥：人名。传说是伏羲氏的母亲。郦道元《水经注·瓠子河》："瓠河又左径雷泽北，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太皞庖牺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庖牺，即伏羲。

⑬包茅：古代祭祀时用以滤酒的菁茅。因以裹束菁茅置匣中，故称。《尚书·禹贡》："包匦菁茅。"《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杜预注："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酒，为缩酒。"

⑭渥：指恩泽。谢惠连《祭古冢文》："射声垂仁，广汉流渥。"杜甫《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

⑮前烈：祖先；前辈。班固《幽通赋》："懿前烈之纯淑兮，穷与达其必济。"

⑯后昆：指后裔，后代。《书·仲虺之诰》："垂裕后昆。"孔传："垂优足之道示后世。"左思《吴都赋》："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

舟山网上方志馆

张　何

张何，生卒年代不详。大历中进士。《早秋望海上五色云赋》描绘早秋大海之景，从光、色、形、声多个角度展现了大海的绝美景象，文笔曼妙，词藻华美。

早秋望海上五色云赋*

（以“余霞散成绮”为韵）

夫幽栖多暇，乐道闲居。坐文章之苑囿，放精思以畋渔[1]。咏太冲之《招隐》，讽相如之《子虚》，靓[2]兰涧而蕙歇，伤夏卷而秋舒。昇重轩以徙倚，目平海而踟躕。见五云之间出，绕三山[3]而忽诸。映乌晶之曒朗[4]，涵蜃气[5]之纡徐[6]。光泛泛而逾静，影离离而不疏。懿夫腾碧海，瑞皇家，金柯玉叶兼杂花。文璀璨，光纷华；况夫罗锦帐，绕香车，双虹宛转萦翠霞。及夫倏而聚，忽而散，宠裳羽旆相陵乱。倚长空，浮回岸。宛若琼楼金阙横天半，美人濯[7]锦春江畔。既而从彩可望，奇状难名。群象纠纷，疑绮罗之绣出；五色明媚，若丹青之画成。影沉波而海晏[8]，气霁[9]岫而山晴。嗤砀岭之光浅，耻汾川之色轻。壮瑞图之旧录，应乐府之新声。似帝乡之迢递[10]，冀有司而见行。悠悠帝国三千里，不托先容谁衡美？希君顾盼当及时，无使霏[11]微散成绮。

---

* 〔唐〕张何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注释]

①畋（tián）渔：畋，耕种；整治。《书·多方》："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渔，捕鱼。孔颖达疏："治田谓之畋，犹捕鱼谓之渔。"

②觏（gòu）：遇见；看见。《诗·豳风·伐柯》："我觏之子，笾豆有践。"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仆常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

③见《白云照春海赋》同条注。

④曚（tǒng）朗：曚朗，朦胧不明貌。何逊《七召》："地不寒而萧瑟，月无云而曚朗。"萧子云《玄圃园讲赋》："朝曚朗而戒旦，云依霏而卷簇。"储光羲《晚霁中园喜赦作》："曚朗天宇开，家族跃以喜。"

⑤见《白云照春海赋》同条注。

⑥纡徐：从容宽舒貌。司马相如《子虚赋》："襞积褰绉，纡徐委曲。"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正始寺》："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纡徐如浪峭。"沈佺期《扈从出长安应制》："翕习黄山下，纡徐清渭东。"

⑦濯（zhuó）：洗涤。《诗·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毛传："濯，涤也。"《孟子·滕文公上》："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⑧晏：平静；安逸。《文选》·谢灵运《拟刘桢＜魏太子·邺中集＞》："贫居晏里闬，少小长东平。"吕延济注："晏，安也。"

⑨幕：形容深浓。

⑩迢递：遥远貌。嵇康《琴赋》："指苍梧之迢递，临回江之威夷。"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居人莽牢落，游子方迢递。"

⑪霏：雨雪盛貌。《诗·邶风·北风》："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毛传："霏，盛貌。"高亨注："霏，雨雪大的样子。"

李君房

李君房，唐德宗贞元时人。《海人献文锦赋》描写的是海外民族进献文锦的事件，虽然不一定与现实相符，但其中寄托了当时人们对纺织品的理想，如称赞“海人”所献文锦的图案“舞凤翔鸾，乍徘徊而抚翼；重葩叠叶，纷宛转以成文”。这很明显是对理想中的外来织物的憧憬，而不是对现实织物的描述。

海人[①]献文锦赋*

（以“珍物时来，以应君德”为韵）

彼潜织兮，泉室[②]之人。曳文绡兮结冰缕，灼锦彩兮照花新。背穷海[③]以入贡，望君门而效珍。于以献之，爰彰[④]至德。非同荒氏之练，更异仙家之织。临风始启，全含琪树之芳；向阙爰[⑤]开，遥写蜃楼[⑥]之色。固奇工之所就，岂常情之可识。当其彩缕方织，鸣梭静闻。绚霞光于阴火，缀缛藻[⑦]于卿云[⑧]。舞凤翔鸾，乍徘徊而抚翼；重葩迭叶，纷宛转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饮渚之虹分。弄杼斯成，既呈妍于泉客；垂衣可仰，欣有奉于明君。启瑶缄[⑨]而骇视，方雾縠而难拟。离披耀彩，临玉砌以莲舒；灿烂生姿，映金门而霞起。固将保其所异，孰能识其所以。投炽焰而靡燎为灰，濯清流而不濡于水。原夫献琛方至，捧篋员来。临虚庭而障倚，俯洞户以屏开。蝶翩翻而误起，鸟眄睐[⑩]以惊回。物无情而自

---

* 〔唐〕李君房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感，化有孚[10]而斯应。以文为贵，宁同巷伯之诗；表德方来，且异美人之赠。非同禹贡，不谢尧时。对天庭而照烛，向丽景而葳蕤[12]。皎洁凝光，爰[13]识冰蚕之绪；霏微发色，不惟园客之丝。既而焕彼文章，作为黼黻[14]。方可重于远人，宁有讥于玩物。

[注释]

①海人：指海外异族。《南史·夷貊传下·倭国》："国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

②泉室：神话中的水下居室。《文选》·左思《吴都赋》："泉室潜织而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刘良注："俗传鲛人从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积日卖绡。绡者，竹孚俞也。鲛人临去，从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满盘以与主人。"鲍照《河清颂》："泉室凝淀，水府清涓。"

③穷海：大海。

④爰彰：爰，以；彰，显扬，表彰。

⑤爰：变更；更换。《书·盘庚上》："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俞樾《群经平议·尚书二》："爰之言易也。"《汉书·食货志上》："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王先谦补注："爰训易。"

⑥蜃楼：古人谓蜃气变幻成的楼阁。

⑦缛藻：藻饰。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靓庄藻野；祓服缛川。"谢庄《月赋》："列宿掩缛，长河韬映。"陈子昂《为陈御史上奉和秋景观竞渡诗表》："黼帐帷宫，缛文房之绣彩；祥云瑞景，霏翰苑之荣光。"

⑧卿云：即庆云。一种彩云，古人视为祥瑞。《竹书纪年》："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

⑨瑶缄：瑶，形容珍贵美好，常用作称美之词。缄，书函。

⑩眄睐（miǎn lài）：顾盼。《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

⑪孚：信用；诚信。《诗·大雅·下武》："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郑玄笺："孚，信也。此为武王言也。今长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于信。"

⑫蔽蔂：草木茂盛枝叶下垂貌。东方朔《七谏·初放》：“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来风。”

⑬爰：从这里。

⑭黼黻（fǔ fú）：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

韩　愈

韩愈（768—824），唐河南河阳人，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工诗文，自成一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南海神庙碑》是对于南海神的记叙与描写，全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

南海神庙碑*

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①]。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②]之上，号为“祝融”[③]。天宝中，天子以为古爵莫贵于公侯，故海岳之祝，牺币之数，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极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虚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④]，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因其故庙，易而新之，在今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⑤]之口，黄木之湾。常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讫驿闻。而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地大以远，故常选用重人。既贵而富，且不习海事，又当祀时海常多大风，将往皆忧戚。既进，观顾怖悸[⑥]，故常以疾为解，而委事于其副，其来已久。故明宫斋庐，上雨旁风，无所盖障；牲酒瘠酸，取具临时；水陆之品，狼籍[⑦]笾豆[⑧]；荐裸兴

---

* 〔唐〕韩愈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俯，不中仪式；吏滋不供，神不顾享；盲风怪雨，发作无节，人蒙其害。

元和十二年，始诏用前尚书右丞国子祭酒鲁国孔公为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严，中心乐易，祗慎所职；治人以明，事神以诚；内外单尽，不为表襮[9]。至州之明年，将夏，祝册自京师至，吏以时告，公乃斋祓[10]视册，誓群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谨遣官某敬祭。'其恭且严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将宿庙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风雨白，不听。于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数，交谒更谏，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风雨少弛，棹夫奏功，云阴解驳[11]，日光穿漏，波伏不兴。省牲之夕，载阳载阴；将事之夜，天地开除，月星明粰[12]。五鼓既作，牵牛正中，公乃盛服执笏[13]，以入即事。文武宾属，俯首听位，各执其职。牲肥酒香，樽爵净洁，降登有数，神具醉饱。海之百灵秘怪，慌惚毕出，蜿蜿蜒蜒[14]，来享饮食。阖庙旋毓，祥飙送飐[15]，旗纛旄麾，飞扬晻[16]霭，饶鼓嘲轰，鼓管嗷噪，武夫奋棹[17]，工师唱和，穹龟长鱼，踊跃后先，千端坤倪，轩豁呈露。祀之之岁，风灾熄灭，人厌鱼蟹，五谷骈熟。明年祀归，又广庙宫而大之：治其庭坛，改作东西两序，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时，公又固往，不懈益虔，岁仍大和，耋艾[18]歌咏。

始公之至，尽除他名之税，罢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资交；以身为帅，燕享[19]有时，赏与以节；公藏私蓄，上下与足。于是免属州负逋[20]之缗钱[21]廿巳有四万，米三万二千斛。赋金之州，耗金一岁八百，困不能偿，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长之棒，诛其尤无良不听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归者，与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廪其无告者。其女子可嫁，与之钱财，令无失时。刑德并流，方地数千里，不识盗贼；山行海宿，不择处所；事神治人，其可谓备至耳矣。咸愿刻庙石，以着厥[22]美，而系以诗。乃作诗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隋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赐[23]，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岭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宏，俾执事枢。公行勿迟，公无遽归。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注释]

①巨：大，巨大。《礼记·三年问》："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孔颖达疏："巨音巨，大也。"《汉书·齐悼惠王刘肥传》："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颜师古注："巨，大也。"

②河伯：传说中的河神。《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陆德明释文："河伯姓冯，名夷，一名冰夷，一名冯迟……一云姓吕，名公子；冯夷是公子之妻。"鲍照《登水》诗："河伯自矜大，海若沉渺莽。"胡侍《真珠船·冯夷》："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引《清泠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子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后汉·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又《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文曰：'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数说不同。"

③祝融：神名。南方之神，南海之神。《管子·五行》："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汉书·扬雄传上》："丽钩芒与骖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颜师古注："祝融，南方神。"

④广利王：南海海神祝融的封号。《旧唐书·仪礼志四》："（天宝）十载正月，四海并封王。遣……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广德王，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广润王，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广泽王。"

⑤扶胥：亦作"扶苏"，树名。《诗·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毛传："扶苏，扶胥，小木也。"马瑞辰通释："《释木》：'辅，小木。'小木即木之名。钱大昕曰：'扶、辅声义皆相近，长言为扶苏，急言为辅。'其说是也……胥、疏、苏迭韵，古通用。"

⑥怖悸：惊惧。《后汉书·蔡邕传》："臣征营怖悸，肝胆涂地，不知死命所在。"

⑦狼藉：纵横散乱貌。

⑧笾豆：笾和豆。古代祭祀及宴会时常用的两种礼器。竹制为笾，木制为豆。《礼记·礼器》："三牲鱼腊，四海九州岛之美味也；笾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孔颖达疏："盛其馔者，即三牲鱼腊笾豆是也。"

⑨表襮（bó）：亦作"表暴"，自炫。

⑩祓（fú）：古代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祭礼。《左传·僖公六年》："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杜预注："祓，除凶之礼。"《管子·小匡》："鲍叔祓而浴之三。"尹子章注："祓，谓除其凶邪之气。"《史记·吕太后本纪》："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

⑪驳（bó）：原是猛兽名。通于"骰"，这里指毛色不纯的马。

⑫穊（jì）：稠密。《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李》："大穊连阴，则于细，而味亦不佳。"杜甫《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丰苗亦已穊，云水照方塘。"

⑬笏（hù）：古代臣朝见君时所执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竹木制成，也叫手板。后世唯品官执之。《礼记·玉藻》："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

⑭婉婉蜿蜿（yí）：逶迤，从容自得貌。语出《诗·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⑮飐：同"帆"。

⑯晻（àn）：同"暗"，昏暗。《汉书·韦贤传》："今子独坏容貌，蒙耻辱，为狂痴，光曜晻而不宣。"《汉书·五行志下之下》："大风起，天无云，日光晻。"颜师古注："晻与暗同。"《资治通鉴·汉元帝永光二年》："阴变则静者动，阳变则明者晻。"胡三省注："明者晻，谓日食也。"

⑰棹（zhuò）：船桨。《楚辞·九歌·湘君》："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曹操《船战令》："雷鼓一通，吏士皆严……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李咸用《和人湘中作》："一棹寒波思范蠡，满尊醇酒忆陶唐。"

⑱鲐艾：指高寿的人。

⑲燕享：亦作"燕飨"。原指古代帝王饮宴群臣、国宾。这里指以酒食祭神。

⑳逋（bū）：拖欠，积欠。《汉书·昭帝纪》："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

收。”

㉑缗钱：用绳穿连成串的钱。《旧唐书·刘悟传》：“悟少有勇力，叔逸淮为汴帅，积缗钱数百万于洛中，悟辄破扃镭，悉盗用之。”《旧五代史·汉书·王章传》：“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初刻拍案惊奇》：“总计前后锡赍之数，亦有四十七万缗钱。”

㉒厥：石。《荀子·大略》：“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杨倞注：“厥，石也。”

㉓享赐：谓宴飨宾客，赏赐臣下。《国语·周语下》：“宴好享赐，不踰其上，让也。”韦昭注：“宴好，所以通情结好也，享赐，所以酬宾赐下也。”贾谊《新书·礼容下》：“燕好享赐，虽欢不逾等，让也。”

舟山网上方志馆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唐河东解人，字子厚，因为他是河东人，所以人称柳河东。德宗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为唐代文学家、思想家，与韩愈并称“韩柳”，共倡古文运动，其文峭拔矫健。又工诗，风格清峭。有《柳河东集》。享年不到五十岁。《招海贾文》是柳宗元的著名骚体文，描写的是当时海贾舍命嗜财的生活景象，是作者为针砭贪财嗜利之风而作，全文语调一咏三叹，文韵一伏三起。《东海若》是柳宗元的寓言散文，通过东海若的幽默寓言故事来讽喻假佛徒，东海若形象俏皮生动，人物语言灵动鲜活，全文幽默活泼，令人掩卷玩味。

招海贾文*

咨海贾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离其形？大海荡汩兮，颠倒日月。龙鱼倾侧兮，神怪骈突。沧茫无形兮，往来遽卒。阴阳开阖兮，氛雾瀹渤[①]。君不返兮逝悦惚[②]。舟航轩昂兮，下上飘鼓。腾棹峣嶢[③]兮，万里一睹。举[④]人泓坳兮，视天若亩。奔螭出忭[⑤]兮，翔鹏振舞。天吴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闪舌兮，挥霍旁午。君不返兮终为虏。黑齿栈齴[⑥]鳞文肌，三角骈列耳离披[⑦]。反龂[⑧]义牙踔嵚崖[⑨]，蛇首猏[⑩]鬣虎豹皮。群没互出让邀嬉，臭腥百里雾而弥。君不返兮以充饥。弱水蓄缩，其下不极。投之必沉，负羽无力。鲸

---

* 〔唐〕柳宗元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鲵疑畏，淫淫嶷嶷[11]。君不返兮卒自贼。怪石森立涵重渊，高下迾置[12]滔危颠，崩涛搜疏剡[13]戈铤[14]。君不返兮春沉颠。其外大泊泙[15]瀚沦[16]，终古回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错陈。君不返兮乱星辰。东极倾海流下属，泯泯[17]超忽纷荡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汤谷，舳舻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货号风雷，巨鳌颔首丘山颓，猖狂震虩[18]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

咨海贾兮，君胡乐出幽险而疾平夷？惔骇[19]愁苦而以忘其归。上党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坚无虞。歧路脉布弥九区，出无入有百货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钟击鲜恣欢娱。君不返兮欲谁须，胶隔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20]，吕氏[21]行贾南面孤。宏羊心计登谋谟[22]，煮盐大冶九卿[23]居。禄秩[24]山委收国租，贤智走诺争下车。逍遥纵傲世所趋，君不返兮谥为愚。

咨海贾兮，贾尚不可为，而又海是图。死为险魄兮，生为贪夫。亦独何乐哉？归来兮，宁君躯。

[注释]

①瀺灂：亦作“瀺浡”。亦作“瀺勃”。云蒸雾涌貌。《文选》郭璞《江赋》：“气瀺灂以雾杳，时郁律其如烟。”李善注：“瀺灂，雾出貌。”

②怳惚：亦作“怳忽”，亦作“怳欻”，亦作“怳曶”，模糊，朦胧。语本《老子》：“道之为物，惟怳惟忽。”《淮南子·原道训》：“游微雾，骛怳忽。”高诱注：“怳忽，无之象也。”

③峣嵲：危高貌。

④崒：亦作“崪”，高；险峻。鲍照《芜城赋》：“格高五岳，袤广三坟，崪若断岸，矗似长云。”韩愈《伯夷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

⑤忭：高兴。《谢赐貂裘表》：“臣欢忭自歌，而同委衾之泽；勤劳未极，而叨解裘之宠。”

⑥栈巉：高峻貌。《文选》张衡《西京赋》：“栈巉巆嶪。”吕向注：“皆殿阶高峻之貌。”

⑦离披：亦作“离被”，分散下垂貌；纷纷下落貌。《楚辞·九辩》：“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朱熹集注：“离披，分散貌。”

⑧龂：同“龈”，牙床。《急就篇》：“鼻口唇舌龂牙齿。”颜师古注：“龂，齿根肉也。”刘桢《鲁都赋》：“水产众伙，各有彝伦：颁首莘尾，丰颊重龂。”

⑨欹崖：高险的山崖。

⑩猏（xī）：猪。《庄子·知北游》：“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郭象注：“狶，大豕也。”成玄英疏：“狶，猪也。”

⑪淫淫嶷嶷：淫淫，远去貌。嶷嶷，形容壮盛、威武。淫淫嶷嶷，威武浩荡地远去貌。

⑫迻置：排列。

⑬剡：削；削尖。《易·系辞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孔颖达疏：“楫必须纤长，理当剡削，故曰剡木也。”《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鲍照《石帆铭》：“乃剡乃铲，既刳既斲。”

⑭铤（chán）：铁柄小矛。《史记·匈奴列传》：“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裴骃集解引韦昭曰：“铤形似矛，铁柄。”《南史·齐纪上·高帝》：“（苍梧王）加以手自磨铤，曰：‘明日当以刃萧道成。’”

⑮泊泙（pēng）：水披冲击声。柳宗元《晋问》：“翻泙洞踏者，弥数千里。”集注引童宗说曰：“泙，水鸣声。”

⑯霣（yūn）沦：水深广貌。欧阳修《荷花赋》：“阴曲池之清泚，漾波纹之霣沦。”元好问《涌金亭示同游诸君》：“觱沸泺水源，霣沦晋溪波。”

⑰泯泯：众多貌。蔡邕《京兆樊惠渠颂》：“泯泯我人，既富且盈。”

⑱虩（xì）：恐惧。刘禹锡《答饶州元使君书》：“视阴阳惨舒之节，取震虩泽漏之象。”

⑲惛骇：惊骇。《旧唐书·裴度传》：“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兵败于铁城，中外惛骇。”

⑳范子去相安陶朱：范子，指范蠡。陶朱，指陶朱公。此句指范蠡归齐相印到陶，自谓陶朱公，经商致富之事。十九年中，治产三致千金，一再分散与贫交和疏远的兄弟。

㉑吕氏：指春秋吕尚的后代。周武王封太公望吕尚于齐，其子孙世代为齐君。

入战国，为田氏所篡。《韩非子·孤愤》："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韩非子·忠孝》："是故田氏令吕氏于齐，戴氏侵子氏于宋。"

㉒谋谟：计谋；谋略。《书·君牙》："呜呼，丕显哉，文王谟。"

㉓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周礼·考工记·匠人》："外有九室，九卿居焉。"郑玄注："六卿三孤为九卿，三孤佐三公论道，六卿治六官之属。"历代多设九卿。周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秦以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为九卿。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司农、少府为九寺大卿（即九卿）。以后各朝的名称、司职略有不同。

㉔禄秩：官吏食禄的品级。《礼记·月令》："（季秋之月）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孙希旦集解："盖有位而有常禄者谓之禄秩。"王充《论衡·偶会》："削土免侯，罢退令相，罪法明白，禄秩适极。"

舟山网上方志馆

东　海　若*①

东海若陆游，登孟诸之阿②，得二瓠③焉，剖④而振其犀⑤以嬉，取海水杂粪壤蛟⑥蚘⑦而实之，臭不可当也。窒以密石，举而投之海。逾时焉而过之，曰："是故弃粪耶？"其一彻声而呼曰："我大海也。"东海若呀然而笑⑧曰："怪矣，今夫大海，其东无东，其西无西，其北无北，其南无南，日则浴日而出之，夜则滔列星，涵太阴，扬阴火珠宝之光以为明，其尘霾之杂不处也，必泊之西濛⑨。故其大也深也洁也光明也，无我若者。今汝海之弃滴也，而与粪壤同体，臭朽之与曹，蛟蚘之与居，其狭陋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怜哉！子欲之乎？吾将为汝抉石破瓠，荡群秽于大

---

* 〔唐〕柳宗元原著，〔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荒之岛，而同子于向之所陈者可乎？”粪水泊然[10]不悦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于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秽亦海也，狭、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来，孰非海者？子去矣，无乱我！”其一闻若之言，号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为是固然不可异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弃粪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发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穷岁月耳，愿若幸而哀我哉！”东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诸之陆，荡其秽于大荒之岛，而水复于海，尽得向之所陈者焉。而向之一者，终与臭腐处而不变也。

今有为佛者二人，同出于毗卢遮那[11]之海，而溺于五浊之粪，而幽于三有之瓠，而窒于无明之石，而杂于十二类之蛲蚘。人有问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卢遮那、五浊、三有、无明、十二类，皆空也，一也，无善无恶，无因无果，无修无证，无佛无众生，皆无焉，吾何求也！”问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与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则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无乱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尽吾力而不足以去无明，穷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离五浊，而异夫十二类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问者乃为陈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说。于是圣人怜之，接而致之极乐之境，而得以去群恶，集万行，居圣者之地，同佛知见矣。向之一人者，终与十二类同而不变也。夫二人之相违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注释]

①东海若：若，海神名。《庄子·秋水》：“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东海若，即东海海神。

②孟诸之阿：孟诸，亦作“孟猪”。亦作“孟潴”。古泽薮名。在今河南商丘

东北、虞城西北。《书·禹贡》："导菏泽，被孟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余赐女孟诸之麋。"杜预注："孟诸，宋泽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浮渤澥，游孟诸。"张守节正义："《周礼·职方氏》：'青州薮曰望诸。'郑玄云：'望诸，孟潴也。'"高适《封丘县》："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阿，水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郑人不讨，必受其辜。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宾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穆天子传》："丙午，天子饮于河水之阿。"郭璞注："阿，水崖也。"

③瓠：即葫芦。

④刳（kū）：挖；挖空。《易·系辞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

⑤犀：葫芦的籽。《诗·卫风·硕人》："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朱熹集传："瓠犀，瓠中之子。"

⑥壤蛸：蛸，蛸虫。壤蛸，土里的蛸虫。

⑦蚘：同"蛔"，即蛔虫。

⑧呀然而笑：呀然，张口貌；张开貌。呀然而笑，开口笑貌。罗隐《后雪赋》："邹生阅相如之词，呀然解颐曰：'善则善矣，犹有所遗。'"

⑨潀（shù）：水滨。《左传·宣公四年》："师于漳潀。"杜预注："漳潀，漳水边。"《楚辞·九歌·湘夫人》："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潀。"王逸注："潀，水涯也。"

⑩泊然：恬淡无欲貌。嵇康《养生论》："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旧唐书·忠义传下·李源》："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入于心，泊然无营，五十余载。"

⑪毗卢遮那：也译作"毘卢遮那"。也译作"毗卢舍那"。也简称"毗卢"。即大日如来。一说，法身佛的通称。

徐　晦

徐晦（？—838）唐人，字大章。德宗贞元十八年进士。登直言极谏科，累拜中书舍人。敬宗朝出为同州刺史，大和中以礼部尚书致仕。开成三年卒，赠兵部尚书。《海上生明月》描绘了海上升明月时的景象，意境雄浑阔大，充分展示了作者奇妙的想像力。

海上生明月赋*

臣浸[1]不极[2]，太阴[3]无私[4]。褰[5]积水之游气，睹圆魄之殊姿。皓皓天步[6]，苍茫地维[7]。泱漭崩腾，助念波汹浪之势。晶荧激射，当三五二八之期[8]。盖进必以道，岂出非其时，继倾曦以对越[9]，擅[10]浮光而在兹[11]。嗟乎！空阔之容若彼，清明之状如此。蜃楼旁起，疑庾亮[12]之可从；珠蚌潜开，异隋侯之所委。蹰次[13]虽游，风涛诏弭[14]。出霞岸而不迟，过鳌山[15]而孔迩。顾兔摇拽，姮娥徙倚。将运行以放然，谅涤濯之难揣。远绝昏霾，回临津涯。竟无幽而不烛，斯冥力而上排。希逸之赋可称，界于斜汉；元晖之诗有作，映彼清淮。未若皎皎初吐，苍苍可阶。叶朝夕以晦朔[16]，宁望断[17]而意乖。斋沧[18]涬洞，雪翻烟霁。水族将蟾影交驰[19]，浪花与桂枝相送。凝目是远，赏心斯众。苟佳景之必存，孰良辰之不共。滔滔节宣，冉冉徂[20]迁。循彼万流，差广纳而观海；推夫两曜，候久照而得天。客有吟想此夜，淹翔[21]有年。

---

* 〔唐〕徐晦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感浮桴而偶圣，庶乘槎而逢仙。亦将览孤景，盥洪涟。聊学抽毫而进牍，岂追羡鱼以临川。

[注释]

①巨浸：大水，指大海。许彬《府试莱城晴日望三山》："不易识蓬瀛，凭高望有程。盘根出巨浸，远色到孤城。"

②不极：没有尽头。

③太阴：月亮。

④无私：即无私之光。语本《礼记·孔子闲居》："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后以"无私之光"喻帝王的德泽。白居易《鸦九剑》："为君使无私之光及万物，蛰虫昭苏萌草出。"

⑤褰（qiān）：撩起，用手提起。《礼记·曲礼上》："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郑玄注："褰，揭也。"

⑥天步：谓天体星象的运转。

⑦地维：维系大地的绳子。古人以为天圆地方，天有九柱支持，地有四维系缀。故亦指地的四角。《列子·汤问》："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

⑧三五二八之期：三五，谓十五天。《礼记·礼运》："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后以指农历月之十五日。《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二八，即十六，农历每月十六日。三五二八之期，即指农历每月的月半。

⑨对越：犹对扬。答谢颂扬。《诗·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下》："'对越在天'与'骏奔走在庙'相对为文。'对越'犹对扬，言对扬文武在天之神也……扬、越一声之转。"班固《典引》："亦犹于穆猗那，翕纯嘒绎，以崇严祖考，殷荐宗配帝，发祥流庆，对越天地者。"

⑩揽：揽。

⑪在兹：兹，代词。此，这。《易·晋》："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在兹：在这里。

⑫庾亮：人名，生活于晋代。

⑬躔次：日月星辰在运行轨道上的位次。蔡邕《独断》：“京师天子之畿内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

⑭讵弭：讵，岂能。弭，止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杜预注：“弭，止也。”讵弭：岂会平息。

⑮鳌山：山名，在湖南省常德市北。《大明一统志·常德府》：“鳌山在府城北七十里，本名兽齿山。相传昔有僧宣鉴、义存、文邃三人同游此悟道，故其徒称‘鳌山悟道’。”

⑯晦朔：指阴阳交相变化。《医宗金鉴》·张仲景《伤寒论·厥阴病》“乌梅丸方”集解引柯琴曰：“厥阴当两阴交尽，又名阴之绝阳，宜无热也。第合晦朔之理，阴之初尽，即阳之初生，所以厥阴病热，是少阳使然也。”

⑰望断：向远处望直至看不见。《南齐书·苏侃传》：“青关望断，白日西斜。”

⑱翕沦：见《招海贾文》同条注。

⑲蟾影交驰：蟾影，传说月中有蟾蜍，因借指月亮、月光。李白《雨后望月》：“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交驰，交相奔走，往来不断。这里引申为（月光的影子）闪烁游动。

⑳徂（cú）：往，去。《诗·豳风·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郑玄笺：“我往之东山，既久劳矣。”王粲《从军》：“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

㉑淹翔：盘桓；逗留。李肇《唐国史补》：“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求再捷。”王禹偁《送严判官儒归滁州》：“滁上淹翔虽已久，寺楼山色对琅邪。”

樊阳源

樊阳源，贞元中进士。《众水归海赋》描绘的是百川归海的壮阔景象，实则通过赞美纳百川的大海来歌颂大统一的封建王朝及太平盛世，全文气势雄浑，韵律和谐。

众水归海赋*

（以“纳众流以成深广”为韵）

大矣哉，海浩漾[①]。寻之无际，望之无象。利万物以成德，总群川而为长。柔能善下，禀巨壑以包涵；挹而朝宗，睹众流之归往。是以临不测者未足言其济深，思利涉者孰可咏其河广。究其所由，得之在柔[②]。滥觞[③]之初，因一勺而畎浍[④]；循环无际，想三岁之周流。伊昔[⑤]洪水方割，夏禹是理。既浚昆仑之输，爰标南国之纪。故导之逾远，非壅之可止。将虚受之为德，谅成大而有以。且明乎避高之义，自得乎润下之旨。始将就湿，想浩浩而其来。终类沃焦[⑥]，见滔滔之未已。原夫水反于壑，海不厌深。其有也，靡患夫泛滥；其细也，不逆于浸淫[⑦]。是知众流同归，异源将合，注而不竭。但见乎川流，满而不盈，更因乎海纳。广哉巨瀛，莫之与京。万里波委，四时砥平。灌以泾不能混其浊，注以渭不能溢其清。不涌浪而跳沫，独持盈而守成。故得万穴争赴，九河[⑧]自同。类夫云之从龙，鸟之附凤。又似一人立国，万方人贡。愿以含垢之

---

* 〔唐〕樊阳源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体，为纳污之讽。因知大海为川谷之王，以宽而得众。

[注释]

①浩漾：水广阔涌动貌。谢灵运《山居赋》：“引修堤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漾。”皮日休《九讽·悼贾》：“临汨罗之浩漾兮，想《怀沙》之幽忧。”

②柔：指柔软之物。《诗·大雅·烝民》：“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

③滥觞：见《海赋》同条注。

④畎（quǎn）浍：田间水沟，泛指溪流、沟渠。《书·益稷》：“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郑玄注：“畎浍，田间沟也。”《汉书·李寻传》：“今汝颍畎浍皆川水漂蹈，与雨水并为民害。”颜师古注：“畎浍，小流也。”阮籍《元父赋》：“刚浍不畅，垢浊窒臻。”

⑤伊昔：从前。《文选》陆机《答贾长渊诗》：“伊昔有皇，肇济黎烝。”李善注：“《尔雅》曰：‘伊，惟也。’郭璞曰：‘发语辞也。’”

⑥沃焦：亦作“沃燋”。古代传说中东海南部的大石山。《文选》·郭璞《江赋》：“出信阳而长迈，淙大壑与沃焦，”李善注引《玄中记》：“天下之大者，东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东海南方三万里。”李善注引晋司马彪曰：“一名沃燋……在扶桑之东，有一石，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海水注者无不燋尽，故名沃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沃焦之石，何气所然。”

⑦浸淫：逐渐；渐进。《汉书·燕灵王刘建传》：“事渐淫闻于上。”颜师古注：“渐，古浸字也。渐淫，犹言渐染也。”《后汉书·冯衍传下》：“灭先王之法则兮，祸渐淫而弘大。”

⑧九河：禹时黄河的九条支流。近人多认为是古代黄河下游许多支流的总称。《尚书·禹贡》：“九河既道。”陆德明释文引《尔雅·释水》：“九河：徒骇一，太史二，马颊三，覆釜四，胡苏五，简六，洁七，钩盘八，鬲津九。”

纥干俞

纥干俞，元和中进士。《登天坛山望海日初出赋》记叙的是作者登天坛观海上日出的情景，从海之日将升、初升到高升……娓娓道来，文笔清新优美，节律和谐。《海日照三神山赋》描绘的是海日曜山、山海辉映的绝妙美景。全文意气洒脱，语言清通而饱含激情。

登天坛山望海日初出赋*

（以“海日生残夜”为韵）

配乎地者惟山，丽乎天者为日。登岧嶤[1]之峻极，见曈昽[2]之初出。廓灵海百川之宗，孕金乌千里之质。浮圆光于沆瀣[3]，焕鲜耀而滟溢。虽腾辉于碧浪之中，讵侔[4]色于红萍之实。观夫烈霾暧，赫炎精。擘洪波，歙太清。冯夷[5]骇跃，罔象奔惊。照灼兮骊珠潜叶，曒朗兮龙烛忽生。愕群仙于金镜，惊天鸡[6]于玉京[7]。巨浸半涵，犹韬普天之美；人寰尚暝，孰识未融之明。盛其千仞可跻，四目斯在。危岫陵乎碧落，日域辽乎沧海。既登陟以遐观，知濛汜之浴彩。晨光乍分，夜色未改。升黄道[8]而将始，临下土而有待。昼明夕晦，徒观其躔次[9]之常；出有入无，孰测夫阴阳之宰。气澄雾卷，月落星残。流晖电曜，散彗虹攒。将焕烂以下烛，出浩淼而上干。拂扶桑[10]而杲杲，升旸谷而团团。敷九华而艳奕，灿三山之峰峦。日儿升天，无忧于见沫；己能烜物，宁患乎祁寒。顺寅宾而不

---

* 〔唐〕纥干俞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忒，烁溟涨之无端。乘变化而复往，得沐浴乎波澜。于是游太极[11]，辞残夜[12]。羲和[13]敬导，运行有舍。得天能久，克彰乎真明；委照无私，不间于夷夏。尝倾霍[14]而久俟，冀余光之一借。

[注释]

①岧峣：亦作“岧峤”，高峻；高耸。曹植《九愁赋》：“践蹊隧之危阻，登岧峣之高岑。”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五》：“张景阳《玄武观赋》所谓‘高楼特起，竦跱岧峣……延千里之清飙’也。”

②曈昽：原指日初出渐明貌。《说文·日部》：“曈，曈昽，日欲明也。”这里指代旭日。

③沆瀣：水广阔貌。左思《吴都赋》：“泓澄奫瀁，浟溶沆瀣；莫测其深，莫究其广。”《文选》郭璞《江赋》：“极望数百，沆瀣汪洋。”李善注：“沆瀣，广大之貌。”亦指广阔的水面。

④侔：齐等；相当。《庄子·外物》：“大鱼食之，牵巨钩……海水震荡，声侔鬼神。”《史记·赵世家》：“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

⑤冯夷：传说中的黄河之神，即河伯。泛指水神。《庄子·大宗师》：“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成玄英疏：“姓冯名夷，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仙。大川，黄河也。天帝锡冯夷为河伯，故游处盟津大川之中也。”曹植《洛神赋》：“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坎德昔滂沱，冯夷胡不仁，激滩陵堤防，东郡多悲辛。”

⑥天鸡：神话中天上的鸡。任昉《述异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鸡皆随之鸣。”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⑦玉京：道家称天帝所居之处。葛洪《枕中书》引《真记》：“元都玉京，七宝山，周回九万里，在大罗之上。”《魏书·释老志》：“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白居易《梦仙》诗：“须臾群仙来，相引朝玉京。”元好问《步虚词》：“万神朝罢出通明，和气欢声满玉京。”后也泛指仙都。

⑧黄道：借指太阳。徐渭《次夕降转雪》：“岂无黄道辜葵雀，翻以丹心许蒺藜。”

⑨蹑次：见《海上升明月赋》同条注。

⑩扶桑：见《沧海赋》同条注。

⑪太极：谓天宫，仙界。阮籍《咏怀》："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葛洪《抱朴子·吴失》："园圃拟上林，馆第僭太极。"《云笈七签》："太极有元景之王，司摄三天之神仙者也。"

⑫残夜：夜将尽时。王湾《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杜甫《月》："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范成大《虎牙滩》："步头可般船，安稳睡残夜。"

⑬羲和：羲氏与和氏的并称。为传说中尧时执掌天文历法的官吏。王充《论衡·是应》："尧候四时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时气。"

⑭倾藿：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后因以"倾藿"比喻忠于皇帝。李峤《请预陪献捷表》："太阳之晖，远鉴于倾藿；油云之泽，俯润于纤荆。"

海日照三神山赋*

（以"耀辉相烛，珠庭灿然"为韵）

海日飞光，神山之阳。流一气于天表，自三峰[①]而景彰。龙车回驰，丽于高而特异；金阙[②]互映，混其彩以交相。原夫出巨浸[③]以贞明[④]，次崇冈而久照。当峻极之离立[⑤]，灭尘氛[⑥]而引曜。遂使授人之历，分乎命以正其方；涉海之伦，骇乎月以观其徼。迟隐见于危壁，蔼晶荧[⑦]于远峤[⑧]。披道接灵之府，含华缊粹之仙。秉[⑨]至阳而不极，体元气于自然。骇景克存，讶鲁阳挥戈[⑩]于在侧；腾精独往，疑羲和弭节于其巅。于以系时，于焉绝俗。幽莫可辨，明之所烛。异景暂凝乎地首，奇峰载列于鼎足。影摇林树，渐升桑野之

---

* 〔唐〕纥干俞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躔；色动鲸波，尚想甘泉之浴；且霞标建其南服[11]，日观揭其东隅。虽照临之等类，亦重深[12]之道殊。岂若丹极赫[13]以戒晨[14]，仙宫朗而增焕。方运行而不息，乃瞳昽而未旰[15]。森琼树之离离，曳羽衣之灿灿。此日而御，惟山有辉；谅难征于纪牒，思载瞻乎海沂[16]。彼或栖真，方丈必期乎悠久；如将处代，崦嵫[17]且惧于浸微。是以养志忘形，驰晖以宁。福地无阻，元门寂扃。誓将越渤澥，陵杳冥。仰无私之照，穷不死之庭。愿参光而有待，庶群仙兮是听。

[注释]

①三峰：三山峰，指华山之莲花、毛女、松桧三山峰。陶翰《望太华赠卢司仓》："行吏到西华，乃观三峰壮。"

②金阙：道家谓天上有黄金阙，为仙人或天帝所居。《神异经·西北荒经》："西北荒中有两金阙，高百丈。"杨炯《盂兰盆赋》："晃兮瑶台之帝室，艳兮金阙之仙家。"

③巨浸：大水，指大海。许彬《府试莱城晴日望三山》："不易识蓬瀛，凭高望有程。盘根出巨浸，远色到孤城。"范仲淹《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太湖）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

④贞明：谓日月能固守其运行规律而常明。《易·系辞下》："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孔颖达疏："言日月照临之道，以贞正得一而为明也。"葛洪《抱朴子·博喻》："故善言之往，无远不悦，恶辞之来，靡近不忤；犹日月无谢于贞明，枉矢见忘于暂出。"庾信《征调曲》："乾坤以含养覆载，日月以贞明照临。"

⑤离立：并立。《礼记·曲礼上》："离立者，不出中间。"孔颖达疏："又若见有二人并立，当己行路，则避之；不得辄当其中间出也。"《后汉书·皇后纪上·桓帝邓皇后》："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杜甫《四松》："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仇兆鳌注："两相丽之谓离。"

⑥尘氛：犹言灰尘烟雾。葛洪《抱朴子·畅玄》："弃赫奕之朝华，避偾车之险辂；吟啸苍崖之间，而万物化为尘氛。"《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三年》："是日也，尘氛蔽日，金人初不测其多寡，遂相拒踰日。"

⑦晶荧：光亮而透明。元稹《莺莺传》：“足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荧，幽辉半床。”

⑧峤：本指高而锐的山。泛指高山或山岭。《尔雅·释山》：“（山）锐而高，峤。”邢昺疏：“言山形锐峻而高者名峤。”颜延之《和谢监灵运》：“跋予间衡峤，曷月瞻秦稽。”谢朓《登山曲》：“升峤既小鲁，登峦且怅齐。”李渭《秋日登越王楼》：“横玉远开千峤雪，暗雷下听一江流。”

⑨秉：通“禀”，承受。《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所秉自天性，贫富岂相讥。”

⑩鲁阳挥戈：鲁阳，指鲁阳公。战国时楚鲁阳邑公，传说为挥戈使太阳返回的英雄。郭璞《游仙诗》：“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后以“鲁阳挥戈”、“鲁阳回日”谓力挽危局。《文选》·左思《吴都赋》：“酣消半，八音并，欢情留，良辰征，鲁阳挥戈而高麾，回曜灵于太清，将转西日而再中，齐既往之精诚。”刘逵注：“此言酣饮与音乐，盖是其中半并会之际，欢情之所以留连，良辰之所以觉也。故追述鲁阳回日之意，而将转西日于中盛之时，以适已之盛观也。”白居易《礼部试策第四道》：“至乃邹衍吹律而寒谷暖，鲁阳挥戈而莽景回……不测此何故也。”王奉珪《日赋》：“鲁阳挥戈而三舍，汉皇握镜而再中，”

⑪南服：古代王畿以外地区分为五服，故称南方为“南服”。《文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李善注：“南服，南方五服也。”《晋书·刘弘传》：“弘专督江汉，威行南服。”

⑫重深：幽深；深邃。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西厢踟蹰以闲宴，东序重深而奥秘。”曹植《离思赋》：“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

⑬丹极赫：丹极，宫殿中的红色栋宇。杜甫《别蔡十四著作》：“流涕洒丹极，万乘为酸辛。”朱熹《孝宗皇帝挽歌词》：“遽移丹极仗，便上白云乡。”赫：红色鲜明貌。《诗·邶风·简兮》：“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⑭戒晨：报晓警睡。《周礼·地官·鼓人》：“凡军旅夜鼓鼜。”郑玄注：“《司马法》曰：‘昏鼓四通为大鼓，夜半三通为戒晨，旦明五通为发响。’”原作“晨戒”，据阮校改正。冯可迁《〈对床夜语〉序》：“时将夜半，剪烛疾读，

不能去手，大类葛常之《韵语阳秋》，鸡戒晨而毕。”

⑮旰：晚；迟。《左传·襄公十四年》：“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杜预注：“旰，晏也。”何逊《苦热》：“暧暧风逾静，曈曈日渐旰。”

⑯海沂：海边。潘岳《金谷集作诗》：“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魏书·崔光伯传》：“光伯自莅海沂，清风远着。”皇甫冉《送邹判官赴河南》：“海沂军未息，河畔岁仍荒。”

⑰崦嵫：山名，在甘肃天水县西境，传说以为日落的地方。《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裴迪《南垞》：“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森漫。”王安石《江亭晚眺》：“日下崦嵫外，秋生沆砀间。”这里喻指人的暮年。徐陵《报尹义尚书》：“余崦嵫既暮，容鬓皤然，风气弥留，砭药无补。”

张良器

张良器，生平不详。《海人献冰蚕赋》描写的是海人进献冰蚕的事件，文中除了歌颂唐朝统治者“化之所被，物无不臻；德之所加，人或无阻”外，还描绘了外来冰蚕的曼妙美好，寄托了当时人们对外来事物的憧憬，而非对现实的描述。

海人[①]献冰蚕[②]赋*

（以“四夷即叙，海不藏珍”为韵）

圆峤[③]之人兮，叫踊遐壤，旁临穷海。嘉冰蚕之底贡[④]，彰[⑤]远人[⑥]之无怠[⑦]。原其禀气斯异，含灵有特。鳞角是带，育七寸之殊形；雪霜载加，发五彩之异色。资纤缕以成绩，弄杼攸勤；美重锦之可持，女工能即。施劳月异于三盆，为用宁同于五緘。致美之厚，罔差其妍；不人献之先，必资于善良。惊楫云迈，懿（一作承）筐是将。涉三山之重阻，辞万里之遐荒。越溟涨，届帝乡。升玉殿，荐明堂。示彼有诚，则申屈膝之赞[⑧]；乐我无事，愿充垂拱之裳。盖威灵之有及，故珍物之不藏。懿乎生乃因地，育乃非时。四气平分，届严冬而成止；五方[⑨]异俗，在中国之莫为。白尧年[⑩]而效美，暨今日而来思。足以彰德风[⑪]之普洽[⑫]，表王道之清夷。不然，则修路崎岖，洪涟渊潭[⑬]。较道里而累亿，罹寒暑而数四。匪化理[⑭]而无虞，曷贡来之可致。彼躬桑载育，献茧为均。浴濯

---

* 〔唐〕张良器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龙[15]之水，涨川馆[16]之春。而后罗纨是缉，筐筥[17]攸陈。固在常而可悦，殊自远而为珍。是知化之所被，物无不臻；德之所加，人无或阻。托兹赋以极思，臻皇猷之焯叙。

[注释]

①海人：指海外异族，详见《海人献文锦赋》同条注。

②冰蚕：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蚕。王嘉《拾遗记·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蠶，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王贞白《寄郑谷》："火鼠重收布，冰蚕乍吐丝。直须天上手，裁作领巾披。"

③圆峤：传说中的仙山。常指隐士、神仙所居之地。顾况《送从兄使新罗》："几路通圆峤，何山是沃焦？"陆龟蒙《四明山诗·石窗》："山应列圆峤，宫便接方诸。"

④底贡：进贡。《书·禹贡》："惟箘、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孔传："三物皆出云梦之泽，近泽三国常致贡之，其名天下称善。"

⑤障：通于"障"，阻挡。

⑥远人：远方的人；关系疏远的人，指外族人或外国人。《周礼·春官·大司乐》："以安宾客，以说远人。"《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⑦怠：通于"殆"，危险。

⑧贽：执物以求见；赠送。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四方诸侯之争辩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贽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

⑨五方：东、南、西、北和中央。亦泛指各方。《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孔颖达疏："五方之民者，谓中国与四夷也。"颜真卿《赠司空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李公神道碑》："陆海殷凑，五方浩剧。"

⑩尧年：古史传说尧时天下太平，因以"尧年"比喻盛世。沈约《四时白纻歌·春白纻》："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元稹《赋得数蓂》："尧年始今岁，方欲瑞千龄。"

⑪德风：《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邢昺疏："在上君子，为政之德若风；在下小人，从化之德如草。"后因称君子

为政之德为德风。宋景《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德风边草偃，胜气朔云平。”

⑫普洽：犹遍及；普施。《后汉书·和帝纪》：“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三国志·吴志·贺邵传》：“海内乐业，大化普洽。”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德礼既普洽，川岳徧怀柔。”《宋史·乐志十三》：“鸿霈普洽，言归端门。”

⑬洪涟澌溰：洪涟，巨浪。澌溰，拟声词。

⑭化理：教化治理。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克生良子，川扬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欧阳修《贾谊不至公卿论》：“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俭，缓除刑罚，善养臣下者，谊之所言略施行矣。”

⑮濯龙：池名。《文选》张衡《东京赋》：“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薛综注引《洛阳图经》：“濯龙，池名。”徐陵《洛阳道》：“濯龙望如雾，河桥渡似雷。”

⑯川馆：谓闯荡馆，打秋风。川馆者多为浪游四方的落魄士子。

⑰筥（jǔ）：圆形的盛物竹器。《诗·召南·采苹》：“于以盛之，维筐及筥。”毛传：“方曰筐，圆曰筥。”

石　岑

石岑，生平不详。《海水不扬波赋》通过赞美大海的壮阔雄奇来歌颂大统一的封建王朝及太平盛世，全文气势宏大，词藻俊美，韵律和谐。

海水不扬波赋*

（以“平上去入”倒用为韵）

太极立天地，疏岳渎，所以镇四维[1]，横九服[2]，伊海之为德，有王之法象[3]。故量纳群川，而道尊百谷，功配乾络，运回坤轴，气蒸混于灏元，潮动襄乎山陆，示惩恶则鼓怒见夫群怪，将瑞圣[4]则不波介以景福[5]。唐兴百二十有四载，湛恩溢乎荒外，倬[6]五圣[7]之在天，奄[8]六合[9]而称大，赫吾君之光赞，敷至道而允泰。政符纯德，昭千古而惟新；泽体上仁，同万类[10]而咸赖。八狄[11]穷陬[12]而尽欢，九夷[13]无远而不会，则成周[14]之德未足双，越裳之来今至再。是以四海尽镜，九瀛[15]涵影，写合璧之祥光，湛连珠之瑞景。德侔上善，洗物而容洁；道本元元[16]，澄心而体静。湛兮恒清，晏[17]兮砥平[18]，泊乎无情，荡乎难名。如君之道，酌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谓皇得--则政能贞，海得--则波不惊。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精阅奇而不育，物无大而不成。鲲将化，鹏欲征；蚌且剖，珠其明，谁能--借扶摇便，为君衔之贡

---

* 〔唐〕石岑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王城。

[注释]

①四维：原指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淮南子·天文训》："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晋书·地理志上》："天有四维，地有四渎。"这里指四方。

②九服：指全国各地区。沈约《法王寺碑》："济横流而臣九服，握干纲而子万姓。"

③法象：古代哲学术语。对自然界一切事物现象的总称。《易·系辞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

④瑞圣：指有为王、为圣之瑞应。颜延之《赭白马赋》："实有腾光吐图、畴德瑞圣之符焉。"

⑤景福：洪福；大福。《诗·周颂·潜》："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曹植《精微篇》："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

⑥倬：高大；显著。《诗·大雅·桑柔》："倬彼昊天，宁不我矜？"郑玄笺："倬，明大貌。"

⑦五圣：五个圣人。指神农、尧、舜、禹、汤。《淮南子·修务训》："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有论者必不能废，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

⑧奄：覆盖。引申为尽，包括。《诗·鲁颂·閟宫》："奄有下国，俾民稼穑。"郑玄笺："奄犹覆也。"《淮南子·修务训》："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高诱注："奄，盖之也。"

⑨六合：天地四方；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成玄英疏："六合者，谓天地四方也。"

⑩万类：犹万物。《鬼谷子·捭阖》："筹策万类之终始。"张华《鹪鹩赋》："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于万类。"

⑪八狄：古代对北方部族的泛称。《墨子·节葬下》："昔者，尧北教乎八狄。"《淮南子·修务训》："故秦、楚、燕、魏之歌也，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也，殊声而皆悲；一也。"《北史·高丽传》："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

⑫穷陬：偏远的角落。龚自珍《〈升平分类读史雅诗〉自序》：“今之世，有穷陬荒滨，貊乡鼠攫，悍顽嫚乱，而自外于天地父母者。”

⑬九夷：古代称东方的九种民族。亦指其所居之地。《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何晏集解引马融曰：“东方之夷有九种。”《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⑭成周：借指周公辅成王的兴盛时代。扬雄《解嘲》：“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

⑮九瀛：指九州岛与环其外的瀛海。陈子昂《蓟台览古》：“邹子何寥廓，漫说九瀛垂。”

⑯元元：原始，物之本源。李咸用《大雪歌》：“应是羲和倦晓昏，暂反元元归太素。”

⑰晏：平静；安逸。《文选》谢灵运《拟刘桢〈魏太子“邺中集”〉》：“贫居晏里闬，少小长东平。”吕延济注：“晏，安也。”

⑱砥平：平直；平坦。左思《魏都赋》：“长庭砥平，钟簴夹陈。”封孟纯《赋得行不由径》：“欲速意何成，康庄欲砥平。”范成大《馆娃宫赋》：“半紫崖而砥平，访馆娃之故宫。”

卢　肇

卢肇，唐袁州宜春人，一作望蔡人，字子发。武宗会昌三年进士状元及第。除著作郎，迁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直学士。咸通中出为歙州刺史。历宣、池、吉三州卒。有《文标集》。赋是卢肇最重要的成就。《海潮赋》是一篇近五千字的大赋，这是我国古人对于海潮现象进行科学探索的最宝贵的文献之一。文中论述海潮发生之原理，被后人称作“日水相激”论。全文融科学性和文学性于一体，文采华丽，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引人入胜。难怪当时唐懿宗读后，赐敕褒奖：“卢肇文学优赡，时辈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征引有据，图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载之惑。其宜宣付史馆。”应是轰动当时文坛，名传千秋之作。

舟山网上方志馆

海　潮　赋*（有序）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虚，系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将为之辞。犹惮人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尽之。

肇始窥《尧典》，见历象日月以定四时，乃知圣人之心，盖行乎浑天[1]矣。浑天之法着，阴阳之运不差。阴阳之运不差，万物之理皆得。万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尽着，将安适乎？近代言潮者，皆验其及时而绝，过朔乃兴，月弦[2]乃小赢，月望[3]乃大至。以为水为阴类，牵于月而高下随之也。遂为涛志，定其朝

---

* 〔唐〕卢肇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夕，以为万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与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4]曰："天地睽[5]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后震动焉，生植焉。譬犹烹饪，置水盈鼎，而不爨[6]之，故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昼夜复焉。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于彼，盈于此，则潮之往来，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则制之于月。大小不常，必有迟有速。故盈亏之势，与月同体。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际，则潮殆微绝。以其至阴之物，迩于至阳，是以阳之威不得肆焉，阴之辉不得明焉。阴阳敌，故无进无退。无进无退，乃适平焉。是以月之与潮，皆隐乎晦，此潮生之实验也。其朏其朓[7]，则潮亦随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离日而潮大。斯不刊[8]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执烛，远则不见。何其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后，月入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后，月出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晦。见于昼者，未尝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随日远近，近则光少，远则光多，至近则甚亏，至远则大满。此理又足证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较然也。

肇适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着于经籍间，以类言之，犹乾坤立，则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则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后有辞，此圣人之教也。肇观乎日月之运，乃识海潮之道，识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之辞。非敢炫于学者，盖欲请示千万祀，知圣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赋曰：

开圆灵[9]于混沌，包四极[10]以永贞[11]。赩至阳之元精，作寒暑与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回龟鸟于两至，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来而气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谓兹涛之不测。安有夫虞泉[12]之乡，沃焦之域。栖悲谷[13]以成暝，浴蒙汜[14]而改色。巨鳌隐见[15]以作规，介人呼吸而为式。阳侯[16]玩威于鬼工，伍胥[17]泄怒乎忠力。是以纳入于聋昧[18]，遗羞乎后代。

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阴[26]裁其小大也。今将考之以不惑之理，着之于不刊之辞。陈其本则昼夜之运可见其影响，言其征[27]则朔望之候不爽[28]乎毫厘。岂不谓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将判乎神医者也。粤若太极，分阴分阳。阳为日，故节之以分至启闭；阴为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虽至赜[29]而可见，虽至大而可量。岂谓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阴之母，日者阳之祖。阳不下而昏晓之望不得成，阴不升而云雨之施不得睹。因上下之交泰，识洪涛之所鼓。胡为乎历象取其枝叶而迷其本根也，策其涓滴而丧其泉源也。于是欲抉其所迷而论之，采其所长而存之。光乎廓乎，汩磅礴乎。羌瀺灂[30]之无际，曷鸿濛而可以尽度乎。乃知夫言潮之初，心游六虚[31]。索蜿蜒乎干龙[32]，驾辎辚乎坤舆[33]。知六合之外，洪波无所泄；识四海之内，至精有所储。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万古揆[34]之而靡余也。是乃察乎涛之所由生也。

骇乎哉！彼其为广也，视之而荡荡矣；彼其为壮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嬴，其难为状矣。当夫巨浸所稽，视无巅倪。汹涌鸿洞，穷东极西。浮厚地也体定，半圆天而势齐。谓无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识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转，阳精西入。抗雄威之独燥，却众柔之繁湿。高浪瀑以旁飞，骇水涡而外集[35]。霏细碎以雾散，屹奔腾以山立。巨泡邱浮而迭起，飞沫电挺以惊急。且其日之为体也，若炽坚金，圆径千里。土石去之，稍迩而必焚；鱼龙就之，虽远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遍，而不澎濞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铄，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烁[36]，如鑿巨镬。赩兮不可探乎荡荡[37]之内，呀焉若天地之有龈腭。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县。拂长庚[38]而尚隐，带余霞而未殄。其渐没豹兮，若后羿之时，平林载驰。驱貙虎与兕象，慑千熊及万罴，呀偃蹇而矍铄，忽划砾而趯趯。其少进也，若兆人缤纷，填城溢郭。蹄相蹂蹙，毂相摩错。哄闛溗漫，凌强侮弱。倏皇舆之前跸，孰不奔走而挥霍。及其势之将极也，潨[39]兮若牧野之师，昆阳之众。定足不得，骇然来奔。腾千压

万，蹴抟沸乱。雄稜后阒，懦势前判。慑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巇断。此者皆海涛遇日之形，闻者可以识其畔岸也。

赋未毕，有知元先生讽之曰："斯义也，古人未言，吾将挥乎文墨之场，以贻永久，为天下称扬。"爰有博闻之士，骇潮之义，始盱衡而抵掌，俄颔龂而愕眙。揽衣下席，蹈足掀臂，将欲致诘，领画天地。久之而乃谓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贤未言。枚乘循涯而止记其极，木华指近而未考其垠。焉有未学后尘，遽荒唐而敢论。"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后，推车捧席执腊伺颜。言之少间，请见征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谓之讷，人所未职而不道，不谓之愚。彼亦何敢擅谈天之美，斡究地之瘉[33]。指溢涔之难悟，欲盍听于群儒。今将尽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与日月而相符。日大章[34]所步，东西有极。容成[35]叩元[36]，阴阳已测。阳秀受乎江政，元冥佐乎水德。莫不穷海运，稽日域。及周公之为政也，则七圭[37]致景[38]，周髀[39]作则。禅灶[40]穷情乎天象，子云赞数于幽默。张衡考动以铸仪，淳风述时而建式。彼皆凝神于经纬之间，极思乎圆方之壶。胡不立一辞于兹潮，以明乎系日之根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将宝之，胡不考之？苟由日升，当若淮若绳[41]，何春夏差小，而秋冬勃兴？其逾朔也当少进，何遽激而斗增？其过望也当少退，何积日而冯陵？昼何常微？夜何常大？何钱塘汹然以独起，殊百川之进退？何仲秋忽尔而自兴，异三时之霈霈？日之赫焉，犹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绝。入洪溟以深渍，何日光而不灭？潮之往来，既云因日，日惟一沉，潮何再出？万流之多，匪江匪河，发自畎浍[42]，往成天波，终古不极，盍沉四国[43]，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为潮之外，水归何域？又云水实浮地，在海之心，日潜其下，而逢彼太阴。日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块置水，靡有不沉。岂同其芥叶，而泛以蹄涔[44]，系块扎[45]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吾闻之，天地噫气，有吸有呼，昼夜成候，潮乃不逾。岂由日月之所运，作夸诞以相诬者哉！"先生阅赋之初，深通厥旨。及闻

客论，欣然启齿。于是谓客徐坐，善听厥辞。盖闻南越无颁冰[46]之礼，郑人有市璞之嗤。常桎梏于独见，终沉溺于群疑。既别白而不惜，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无争无胜。犹权衡之在悬，审锱铢而必应。稽海潮之奥旨，谅余心之足证。当为子穷幽而洞冥，岂止于揆物而称哉！

夫日北而燠，阳生于复。离南斗而景长，迩中都而夜促。当是时也，气蒸川源，润归草木。既作云而泄雨，乃襄陵[47]而溢谷。鱼龙发坼[48]于胎卵，鸟兽含滋于孕育。且水生之数一，而得土之数六。不测者虽能作于溟渤，苟穷之当无羡于升掬。其散也为万物之腴，其聚也归四海之腹。归则视之而有余，散则察之而不足。春夏当气散之时，故潮差而小也。及其日南而凉，阴生于姤[49]。退东井而延夕，远神州而减昼。当是时也，草木辞荣，风霜人候。水泉闭而土涸，滋液归而下凑[50]。瘁万物以如爇，运大泽而若漏。缩于此者盈于彼，信吾理之非谬。秋冬当气聚之时，故潮差而大也。两曜之形，大小唯敌。既当朔以制威，阳虽盛而难迫。其离若争，其合如击。始交绥[51]而并斗，终摩垒而先释。日沮其雄，水凝其液。既冒威于一朝，信希怒乎再夕。且潮之所恃者月，所畏者日。月违日以渐遥，水畏威而乃溢。亦犹群后纳职，来造王门[52]。获命以出，望宇而奔。引百察[53]而尽退，何一迹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逾朔二日而斗增也。黄道[54]所遵，遐迩已均。肆极阳而不碍，故积水而皆振。自朔而退，退为顺式；自望而进，进为干德。伊坎精[55]之既全，将就晦而见逼。势由望而积壮，故信宿而乃极。此潮之所以后望二日而方盛也。自晓至昏，潮终复始。阳光一潜，水复迸起。复来中州，逾八万里。其势涵澹，无物能弭。分昼于戌，作夜于子。子之前日下而阴滋，子之后日上而阳随。滋于阴者，故铄之于水而不能甚振；随于阳者，故迫之为潮而莫肯少衰。此潮之所以夜大而昼稍微也。尝信彼东游，亦闻其揆。赋之者究物理，尽人谋。水无远而不识，地无大而不搜。观古者立名而可验，何天之造物而难筹。且

浙者折也，盖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则右蟠吴而大江覃其腹，左挟越而巨泽灌其喉。独兹水也，夹群山而远入，射一带而中投。夫潮以平来，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为斗。此一览而可知，又何索于详究。群阴既归，水与天违。当宵分之际，避至烈之辉。因圆光之既对，引大海以群飞。夫秋之中而阴盛，亦犹春之半而阳肥。事苟稽于已着，理必辨于犹微。故涛生于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万物之中，分日之热。叩琢钻研，其火乃烈。吹烟得焰，传薪就热。附于坚则难消，焚于槁则易绝。所依无定，遇水乃灭。太阳之精，火非其匹。至威无焰，至精无质。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纮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辉，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体若是，岂比夫寒灰死炭，遇湿而同漂汨哉！方舆之下，阳祖所回，历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来。右激之远兮远为朝，左激之远兮远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随时而前后隔。此日之所以一沉，而潮之所以两析也。天地一气也。阴阳一致也。其虚其盈，随日之经。界寒暑之二道，将无差于万龄。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宁也。若夫云者雨者，风者雾者，为雪为霜者，为雹为露者，雷之所鼓者，龙之所赴者，群生之所赋者，万物之所附者。彼皆与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后九围[56]无余，而万流为之长辅。

谈未竟，客又剿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风雨均也。吾闻之《洪范》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阴雨为渗[57]，僭则阳气来干。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远于王政之大端？彼有后问，姑纾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阳为主，地以阴为宗。参二仪之道，在一人之功。一人行之，三才皆协。德顺时则雨霁均，行逾常则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阳德也。故暴厉[58]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阴德也，故离毕为之灾。此则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剸[59]裁也。客曰："唯其余如何？"复从而解之曰：惟坤与干，余常究焉。清者浮于上，浊者积于渊。浊以载物为德，清以不极为元。载物者以积卤负其大，

不极者以上规莫其圆。故知卤不积则其地不能载，元不运则其气无以宣。夫如是，山岳虽大，地载之而不知其重；华夷虽广，卤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气之轻者，其升乃高。故积云如岳，不驻鸿毛。轻而清也，而物莫能劳。及其干霄势穷，霏然下坠。随坳壑而虚受，任畎浍之疏溃。着则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离九天，埋九地。作重阴之胶固，自坚冰以驯致。固可以乘鸿溟[69]以自安，受万有而不圮者也。听兹言，较兹道。定一阳之所宗，何众理之难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怀五常[70]之美，预率土之滨，苟无谅乎此旨，亦何足齿于吾人。子以天地之中，元气噫嘤。为夕为朝，且登且没。泛辞波而甚雄，处童蒙而未发。孰观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无究于兹源，宁有闪其呼吸而腾勃者哉！客谢曰："辞既已矣，欲入壶奥，愿中一问，先生幸以所闻教之。尝居海裔，觌潮之势。或久往而方来，或合沓而相际。曷舛互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屨旁眄，亦穷其变。吾因讯夫墨客，当大索其所见。彼亦告于余曰：日往月来，气回天转。其激也大，则体甚而相疏；其作也小，则势接而相践。惟体势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羡。其何怪焉！

客乃踧躯敛色，交袂而辞。彼圆元方赜[71]，古惑今疑。叹载籍之不具，恨象数之尚遗。方尽迷于阃域[72]，非先生亲得于学者，而孰肯论之。于是乎若卵判雏生，鼓击声随。雷电至而幽蛰起，蛟龙升而云雨滋。形开梦去，醒至醒[73]离。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称诗为贺，演知元先生之辞。辞曰：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刊编鬻翰，曾未言兮。罗虚列怪，无藩垣兮。名儒幽讨，理可尊兮。高驾日域，窥天门兮。潮疑一释，永立言兮。若和与扁，祛吾惛兮。昔之论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只为欢兮。阴阳数定，水长存兮。进退与日，游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浊兮上浮清。随盈任缩兮浮四溟，釜镉蒸爨兮拟厥形。愿扬此辞兮显为经，高夸百氏兮贻亿龄。先生曰：彼能赋之，子能演之。非文锋之破

镝[⑧]，何以解乎群疑。客乃酣然自得，由然而退也。

[注释]

①浑天：我国古代关于天体的一种学说。认为天地的形状浑圆如鸟卵，天包地外，就像壳裹卵黄一样。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其南北两极固定在天的两端，日月星辰每天绕南北两极的极轴旋转。扬雄《法言·重黎》："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后汉书·天文志上》"今绍《汉书》作《大文志》。"刘昭注引汉蔡邕《表志》："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唯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晋书·天文志上》："前儒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

②月弦：指弦月，半边月。谢灵运《七夕咏牛女》："月弦光照户，秋首风入隙。"梅尧臣《次韵和刘原甫游乐郊赠同游》："月弦不常满，星毕屡已离。"

③月望：望月，满月。月满之时，通常在月半，故亦用以指旧历每月十五日。《吕氏春秋·精通》："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盛。"高诱注："月，十五日盈满，在西方与日相望也。"王度《古镜记》："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资治通鉴·晋简文帝咸安元年》："诘朝月望，文武并会，吾将讨焉。"胡三省注："至十五日，日月相望，谓之月望。"

④《易》：书名。古代卜筮之书。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合称三《易》，今仅存《周易》，简称《易》。《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⑤瞬：同"瞬"，注视。

⑥爨（cuàn）：原指烧火煮饭，后泛指烧煮。《周礼·夏官·挈壶氏》："及冬，则以火爨水，而沸之，而沃之。"王充《论衡·感虚》："夫燠一炬火爨一镬水，终日不能热也。"

⑦其朒（nù）其朓：朒朓，旧历月初月见于东方和月末月见于西方。谢庄《月赋》："朒朓警阙，朏魄示冲。"

⑧不刊：古代文书书于竹简，有误，即削除，谓之刊。不刊谓不容更动和改变。刘歆《答扬雄书》："是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刘勰《文心雕龙·宗

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⑨圆灵：天。《文选》谢庄《月赋》："素祇雪凝，圆灵水镜。"李善注："圆灵，天也。"

⑩四极：古代天文学名词。指日月周行四方所达的最远点。《周髀算经》卷下："凡日月运行，四极之道。"赵爽注："运，周也。极，至也，谓外衡也。日月周行四方，至外衡而还，故曰四极也。"揭傒斯《铜仪》诗："飞龙缠四极，黄道界中天。"

⑪永贞：谓长享正命。《易·坤》："用六，利永贞。"孔颖达疏："永，长也，贞，正也，言长能贞正也。"《周礼·春官·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郑玄注："永，长也，贞，正也，求多福，历年得正命也。"蔡邕《独断》："顺祝，愿年丰也，年祝，求永贞也，告祝，祈福祥也。"

⑫虞泉：亦称"虞渊"。传说为日没处。《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虞渊，是谓黄昏。"《汉书·扬雄传上》："外则正南极海，邪界虞渊，鸿蒙沆茫，碣以崇山。"《晋书·束哲传》："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柳宗元《杂曲歌辞》："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

⑬悲谷：古代传说中的山谷名。《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悲谷，是谓铺时。"高诱注："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临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陆云《岁暮赋》："仰悲谷之方中兮，顾悬车而日昃。"

⑭蒙汜：指日出之地。《淮南子·览冥训》："遵回蒙汜之渚。"高诱注："蒙汜，日所出之地。"阮籍《咏怀》："朝为咸池晖，蒙汜受其荣。"

⑮见（xiàn）：通于"现"。

⑯阳侯：古代传说中的波涛之神。《战国策·韩策二》："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则舟覆矣。"鲍彪注："说阳侯多矣。今按《四八月》，伏羲六佐，一曰'阳侯'，为江海。盖因此为波神欤？"《淮南子·览冥训》："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

⑰伍胥：传说中的古代方术士。《绎史·黄帝纪》注引《玄女兵法》："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得术士伍胥，问之。曰：'是城中之将，白色商音，帝之始攻，得无以秋之东方行乎。今帝为苍色角音，此雄军也，请以战为。'帝曰：'为之若何？'曰：'请攻三日，城必下。'乃设五旗五军已具，四面攻之，

三日，城果下。”

⑱聋昧：愚昧；耳聋目盲。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昔鬼方聋昧，崇虎谗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元稹《立部伎》：“工师尽取聋昧人，岂是先王作之过。”

⑲太阴：见《海上生明月赋》同条注。

⑳征：预兆；迹象。《左传·昭公十七年》：“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杜预注：“征，始有形象而微也。”

㉑爽：差失；不合。《诗·卫风·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爽，差。”

㉒赜：幽深奥妙。《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孔颖达疏：“赜，谓幽深难见。”

㉓瀇漭：水杳远貌。《文选》木华《海赋》：“经途瀇漭，万万有余。”李善注：“瀇漭，犹绝远杳冥也。”江淹《学梁王兔园赋》：“奔水激集，瀇漭絜渠。”欧阳詹《回鸾赋》：“栉缤纷于瀇漭，骈骆驿乎虚无。”

㉔六虚：上下四方。《列子·仲尼》：“用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葛洪《抱朴子·自叙》：“循途虽坦，而足无骐骥；六虚虽旷，而翼非大鹏。”

㉕千龙：《易·干》：“九五，飞龙在天。”《干》卦第五爻为天子在位之象，因以“干龙”喻帝王。王安石《送江宁彭给事赴阙》：“干龙已应天飞五，晋马徐观昏接三。”李壁注：“干龙，谓英庙初御极也。”

㉖坤舆：《易·说卦》：“坤为地……为大舆。”孔颖达疏：“为大舆，取其能载万物也。”后因以“坤舆”为地的代称。《宋史·乐志八》：“昭灵积厚，混混坤舆。配天作极，阴惨阳舒。”

㉗揆：度量；揣度。《诗·墉风·定之方中》：“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传：“揆，度也。”

㉘集：降；坠落。《韩非子·解老》：“时雨降集，旷野闲静。”《淮南子·说山训》：“雨之集，无能沾，待其止而能有濡。”高诱注：“集，下也。”柳宗元《天对》：“天集厥命，惟德受之。”

㉙焯烁：光彩闪烁貌。《汉书·扬雄传上》：“隋珠和氏，焯烁其陂。”颜师古注：“焯烁，光貌。”

㉚蒲：菜名。

㉛长庚：亦作“长赓”、“长更”。古代指傍晚出现在西方天空的金星。亦名太白星、明星。《诗·小雅·大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毛传：“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书·益稷》：“乃赓载歌。”

㉜济：沸溢。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轻烟不流，华鼎振济。”李白《化城寺大钟铭》：“金精转渣以融熠，铜液星荧而燀灿。”

㉝羭：美好。《左传·僖公四年》：“攘公之羭。”杜预注：“攘，除也。羭，美也。”孔颖达疏：“羭是羊之名，‘美’‘善’之字皆从羊，故羭为美也。”

㉞大章：犹大法。《国语·周语中》：“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㉟容成：相传为黄帝大臣，发明历法。庾信《贺平邺都表》：“沉雄内断，不劳谋于力牧；天策勇决，无待问于容成。”

㊱叩元：叩，探问；询问。《论语·子罕》：“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元，天。《广雅·释言》：“元，天也。”

㊲土圭：古代用以测日影、正四时和测度土地的器具。《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贾公彦疏：“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度也。度土之深，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文选》张衡《东京赋》：“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李善注引郑玄曰：“土，度也；缩，短也；盈，长也。谓圭长一尺五寸，夏至之日，竖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当中也。”《南史·宋纪上》：“长安丰稔，帑藏盈积，帝先收其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及秦始皇玉玺送之都。”

㊳晷（guǐ）：推测。扬雄《法言·五百》：“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也。”汪荣宝义疏引俞樾曰：“晷者，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易通卦验》所谓‘树八尺之表，日中视其晷’是也。故扬于借晷为推测之义。言君德隆盛则当晷之于星，以验德之至与不至；星象隆盛则当晷之以德，以验星之应与不应也。”

㊴周髀：即盖天。我国古代一种天体学说，谓天像无柄的伞，地像无盖的盘子。阐明其观点的著作有《周髀算经》。因书中使用了勾股术测算天体运行里数，又相传成书于周公，故称“周髀”。髀，股也。立八尺之表为股，表影为勾。《书·舜典》“班瑞于群后”孔颖达疏引汉蔡邕《天文志》：“言天体者有

二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

㊵禅灶：禅，引申为小。禅灶指普通的小灶。

㊶绳：直；正。《逸周书·武纪》：“不可以枉绳，失邻家之交。”朱右曾校释：“绳，直也。”

㊷畎浍：见《众水归海赋》同条注。

㊸四国：四方邻国。亦泛指四方，天下。《诗·大雅·崧高》：“揉此万邦，闻于四国。”郑玄笺：“四国，犹言四方也。”《左传·襄公三十年》：“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

㊹蹄涔：亦作“蹏涔”。语本《淮南子·泛论训》：“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鳣鲔。”高诱注：“涔，雨水也，满牛蹏迹中，言其小也。”后以“蹄涔”指容量、体积等微小。郭璞《注〈山海经〉叙》：“蹏涔之游，无以知绛虬之腾。”

㊺块圠：漫无边际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大专盘物兮，块圠无垠。”裴骃集解引应劭曰：“其气块圠，非有限齐也。”

㊻颁冰：古代帝王夏天赏赐冰块给群臣。《周礼·天官·凌人》：“夏，颁冰，掌事。”郑玄注：“暑气盛，王以冰颁赐，则主为之。”《大戴礼记·夏小正》：“颁冰。颁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㊼襄陵：谓大水漫上丘陵。《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孔传：“襄，上也。”

㊽发坼：亦作“发拆”，开裂。指发芽。南卓《羯鼓录》：“时当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内庭，柳杏将吐……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坼。上指而笑谓嫔御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

㊾姤：《易》卦名。六十四卦之一。《易·姤》：“姤，女壮，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孔颖达疏：“此卦一柔而遇五刚，故名为姤。”《易·姤》：“象曰：天下有风，姤。”孔颖达疏：“风行天下，则无物不遇，故为遇象。”

㊿凑：会合；聚集。《逸周书·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孔晁注：“凑，会也。”

(51)交绥：交战。《梁书·武帝纪上》：“接此交绥，电激风扫。”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南宫载勋业，凡百慎交绥。”

(52)王门：指王宫之皋门、库门。《周礼·地官·大司徒》：“若国有大故，则致

万民于王门。”孙诒让正义：“王门即王宫之皋门、库门。”

㊸百寮：亦作“百寮”，即百官。《书·皋陶谟》：“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孔传：“僚、工，皆官也。”《后汉书·邓彪传》：“彪在位清白，为百僚式。”

㊹黄道：地球一年绕太阳转一周，我们从地球上看成太阳一年在天空中移动一圈，太阳这样移动的路线叫黄道。它是天球上假设的一个大圆圈，即地球绕日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黄道和天球赤道相交于春分点和秋分点。《汉书·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

㊺坎精：指鼠。《坎》卦有隐伏、劳、陷等义，在干支中当“子”，因称鼠为“坎精”。《新唐书·王孝杰传》：“初，进军平州，白鼠昼入营顿伏，皆谓‘鼠，坎精，胡象也，白质归命，天亡之兆’。及战，乃孝杰覆焉。”

㊻九围：九州岛。《诗·商颂·长发》：“帝命式于九围。”孔颖达疏：“谓九州岛为九围者，盖以九分天下，各为九处，规围然，故谓之九围也。”

㊼渗（lì）：水流不畅。《说文·水部》：“渗，水不利也。”

㊽厄：步态不正。引申指行为邪恶。扬雄《太玄·傒》：“傒厄之扑，终不可治也。”范望注：“恶至祸应，故不治疗也。”

㊾剸：裁决，治理。元稹《授王播兼盐铁使制》：“重委操剸，铓刃益精。”

㊿鸿溟：大海。

(61)五常：谓金、木、水、火、土五行。《礼记·乐记》：“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郑玄注：“五常，五行也。”

(62)赜：幽深奥妙。《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孔颖达疏：“赜，谓幽深难见。”

(63)阃域：指学术、文艺上的较高境界。张九龄《请御批道德经及疏施行状》：“古今殊论，穿凿多门，徒广津梁，何阶阃阈。”

(64)酲：病酒。酒醉后神志不清。《诗·小雅·节南山》：“忧心如酲，谁秉国成。”毛传：“病酒曰酲。”《汉书·礼乐志》：“泰尊柘浆析朝酲。”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酲，病酒也。析，解也。言柘浆可以解朝酲也。”

(65)破镝：亦作“破的”。喻发言正中要害。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邱光庭

邱光庭，五代时乌程人。官太学博士。有《兼明书》、《康教论》等。《海潮论》全面展示了邱光庭较为成熟的潮汐理论。从海潮的由来，地形、地气对于海潮的影响，到海潮的名称、海潮的涨落规律等均进行了全面、缜密、科学的阐述，还对浙潮进行了专节论述。虽然时至今日，在我们看来，有些论断可能缺乏科学依据，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发达的古人，能够如此深入、全面地探讨海潮的方方面面，则实属不易。文中多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在总结归纳前人的经验与理论学说的基础之上，作出自己的结论。并且作者在阐述过程中使用了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语言如行云流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可读性。文中圆括号内为原文注释。

海潮论*（选）

海潮论（并序）

大元功[①]美宰，神物混成，不可以智知，不可以情诘者，圣人皆置之度外，略而不论。而后之学者，独以不论海潮为阙事，多着

---

* 〔唐〕邱光庭原著，〔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文以穷之。今其遗文得见者三数家。《山海经》以“海鳅出入穴而为潮”。王充《论衡》以“水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而为潮”。窦叔蒙《海涛志》以“月水之宗，月有亏盈，水随消长而为潮”。卢肇《海潮赋》[2]以“日出入于海，冲击而为潮”。斯乃俱无据验，各以其意而为言也。然而潮之所生元矣。寻其源而不可究其极，睹其末而不可窥其端。苟或是非，无所勘会。唯其近理，则谓得之。今观诸家之说，咸尽乎善，不可备陈其短。辄以管见自立一家之言，名曰《海潮论》。其意以为水之性，祇能流泾润下，不能乍盈乍虚。静而思之，直以地有动息上下，致其海有潮汐耳。乃立渔翁隐者更相答[3]，凡四十问，分为十篇，成一卷，冀其穷理尽性，多言或中者也。又以析理之书，不宜染尚[4]文字，但以理明义白为善也。故今之所论，直言其归趣而已，所贵精微朗畅，览读无烦者焉。

[注释]

①元功：大功；首功。《史记·太史公自序》：“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后汉书·冯衍传上》：“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

②《海涛志》、《海潮赋》：该两文均见本书。

③乃立渔翁隐者更相答：这里指作者采用渔翁与隐者相互问答的形式行文。隐者，即隐居者，是作者自指。

④染尚：濡染崇尚。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

论潮汐由来大略

东海渔翁访于西山隐者[1]曰：“余生于海上，若风雨云霞雷电

霜雪之自（自者所从来之谓也），余皆略知宗旨矣。至于海潮之来，朝闻夕见，终莫晓其所由然也。遐观[2]竹帛（古者未有纸，或书于竹简，或书缯帛，故呼经史为竹帛），博考古今，海经（夏禹治水之时记山川百物，其书名《山海经》也）论衡之文（后汉王充着书考论物理，其书名曰《论衡》），窦氏（浙东处士窦叔蒙着《海涛志》）卢侯之说（袁州刺史卢肇着《海潮赋》），虽多端指谕，咸于义未安。闻君子志学能文，精智辩物。愿为余明白而陈之。”西山隐者曰：“仆岩居林处，遥海远江，安能知涛潮之所起乎？且天地广大，谁能睹其根源！请为子远取诸经，近取诸物以考之。虽其至广至大，亦不能逃于理矣。今按《易》称‘水流湿’（《周易》干卦之文），《书》称‘水润下’（《尚书·洪范》之文），俱不言水能盈缩[3]。斯则圣人之情可见矣。水既不能盈缩，则海之潮汐（音夕，潮之落也，今人呼为泽），不由于水，盖由于地也。地之所处，于大海之中，随气出入而上下（音暇，后意同者皆仿此）。气出则地下，气入则地上。地下则沧海之水入于江河，地上则江河之水归于沧海。入于江河之谓潮，归于沧海之谓汐。此潮汐之大略备矣。”问曰：“古今言潮汐者多矣，皆以海水盈缩而为之，未有言由地之上下者也。子之独见，深得其源。然其必非海水之盈缩，从何理以知之？”答曰：“视百川则知之矣。百川亦水也，不能盈缩（此破窦氏言“月为水之宗，水随月盈缩”者）。海岂独能盈缩乎？假令海异百川，独能盈缩，则海水既盈，地亦随盈而升，百川随地而上。彼此俱上，则无潮矣。海水既缩，则地亦随缩而降，百川亦随地而下。彼此俱下，则无汐矣。固以百川居地之上，地居海之上。地动而海静，动静相违，则潮汐生矣。以斯知非海水之盈缩也。”

[注释]

①东海渔翁访于西山隐者：东海渔翁与西山隐者均为作者使行文生动活泼而

拟设。西山隐者为作者自指。

②遐观：纵观；遍览。张华《鹪鹩赋》："将以上方不足，下比有余，普天壤以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③盈缩：指潮水涨落。郦道元《水经注·漓水》："县南有朝夕塘，水出东山西南，有水从山下注塘，一日再增再减，盈缩以时，未尝愆期，同于潮水，因名此塘。"下同。

论地浮于大海中

渔翁问曰："《中庸》云（《礼记》篇名也）：'地之广厚，振河海而不泄。'（郑元注云：振，收也。）则是海居地上。子云地浮于海中，何也？"答曰："作《记》之人（作《礼记》之人也），欲明积小致大，极言地之广厚，非实也（《中庸》云："今夫地一撮土之多也，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生焉。"为其意言积小致大，地从撮土之多，遂能收河海而不泄，此立教之文非穷理也）。按《洪范》[①]五行[②]，一曰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指言海水。水之本位，位在北方。自北直南，以土及火（水在北，土居中，火在南也）。推而立之（从南推起而立之），则火上土中水下也。亦如人之五脏，心上脾中肾下也（心属火，脾属土，肾属水也）。故《志》曰（《志》者，古书之通称）：'天以乘气而立，地以居水而浮。'由是而论，地居海之上，亦已明矣。"问曰："地必居海之上，则是地浮而不沉。今将土块置之于水则沉，何也？"答曰："地含气块，不含气故也。且子不见陶器乎（陶器、瓦器、盆瓮之属）？夫陶之于水也，全之则虽重必浮（含气故也），片之则虽轻必沉（片之者，打一小片置之于水，则必沉者，不含故也）。质性同而浮沈异者，气之所存则浮，气之所去则沉。子曰土

块之不浮，亦犹器片之沈矣。”问曰：“如子之言，地则浮矣。然则海中洲岛，其独立乎？其居于地乎？”答曰：“地形中耸而边下，海中洲岛，犹居地之垂处也。”问曰：“若如所论，则是天下一海而地浮于中。然经史有四海之文，何也？”答曰：“经史之文，据其所由而为言也。居之中而指四方，故言四海。其实一耳。”

[注释]

①《洪范》：大法；楷模。《汉书·王莽传上》：“陛下奉天洪范，心合宝龟，膺受元命，豫知成败。”《晋书·皇甫谧传》：“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

②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国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古人常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孔颖达疏：“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孔子家语·五帝》：“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

论地有动息上下

渔翁问曰：“吾闻地道安静，子曰随气出入而上下，何也？”答曰：“《周易》云：‘坤元[①]亨，利牝马之贞。’《彖》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然则干象以龙，坤象以马。观其所象，地非不动之物。《河图括地象》云：‘地常动而不止（地周游于八纮之中，未尝暂息也）。’春东（东方木气时曰少阳，所以暄和），夏南（南方火气时曰太阳，所以暑热），秋西（西方金气时曰少阴，所以凄凉），冬北（北方水气时曰太阴，所以严凝）。冬至极上，夏至极下。其故何哉？由于气也。夫夏至之后，阴气渐长。阴气主闭藏，则衰于上而盛于下。气盛于下，则海溢而上（阳气归于海，下气

多，故溢而上也）。故及冬至而地随海俱极上也（从夏至后阳气渐退，阴气渐长，地亦渐上，阴进故也。及至秋分地而与天不齐，故昼夜等也。秋分之后，及至冬至，地面上过天心，上之极也，所以昼短而夜长也）。冬至之后，阳气渐长。阳气主舒散，则衰于下而盛于上。气盛于上，则海敛而下（阳气散出于海，上气少故敛于下）。故及夏至而地随海俱极下也（冬至之后，阳气渐长，阴气渐退。地亦渐下，阴退故也。及于春分，地面与天不齐，故昼夜等也。春分后，及于夏至，地面下过天心，下之极也，所以昼长而夜短也）。此一年之内动息上下也。”问曰：“其一日之内，动息上下，可得闻乎？”答曰：“系辞云：‘夫坤，其静也翕（韩康伯注云：“翕，敛也。”止则翕，敛其气也）。’其动也辟[2]（注云：“动则开，辟以生物也。”），翕者物之收敛，辟者气之散出。气收敛则地上，气散出则地下。何异人之呼吸欤？又《庄子》云：‘大块噫气（大块，地也），其名曰风。’彼言噫气，亦呼吸之类也。”问曰：“一昼一夜两潮汐，则是一昼一夜，两辟两翕。将何验之哉？”答曰：“验鱼兽之皮，则知之矣（鱼兽出海中，形如牛）。按《毛诗》虫鱼疏云：‘鱼兽之皮，干之经年，每天阴及潮来，则毛皆起。若表晴及潮还，则毛伏如故。虽在数千里外，可以知海水潮。’然则潮之来去，与天之阴晴相类，气散出则天阴，气收敛则天晴。即知是气散出则潮来，气收敛则潮落。故知鱼兽之毛起伏者，非识天之阴晴，及潮之来去，自应气之出入耳。毛起者气出也，气出则地下，地下则潮来。毛伏者气入也，气入则地上，地上则潮落。故鱼兽之毛，一昼一夜，两起两伏。足以验其气之两辟两翕矣。”问曰：“此翕辟之气，是何气也？”答曰：“地中之气也。故此气一出一入，则地独上独下，不由于水也。若一年之气，则是天之元气，其气周于水，故水随于气而地随于水也。”问曰：“地之广厚，不知几千万里也（今算术之家言地之里数，皆虚妄也。何者？地之四面垂入海中，不可知其涯际也）。言能随气动息，不亦诬乎？”答曰：

“神无方，岂论巨细？且天大于地，逾数倍焉。尚能空中旋运也。况地比于天，殊为小者，岂不能随气动息哉？但人自不思之耳。吾子视日月之回，则信天之能旋。而视涛潮之至，不信地之能动（日月东行，天体西转。今日月西回者，天运之也。水性本静为潮汐者，地使之然。此理昭然，但人不思之耳），岂不冥哉？岂不昧哉（冥者无知之貌，昧者暗晦之辞）？”问曰：“若如所论，则地有动息上下矣。然则人不觉之，何也？”答曰：“不睹日月，则不觉天之旋。不睹涛潮，则不觉地之动。故《河图括地象》云：‘夫人居大舟之中，闭牖而坐，则不知舟之动也。’且人居大舟中，尚不知舟动，而况地之广大，曾不睹其边，何以知其上下哉？且子不闻南中之潮鸡乎？（出《山海经》）鸡鸣则潮至，鸡不睹潮之至而先鸣者，盖觉地之动也。是知物有所长，人或不及。”问曰：“地震人则觉之，何也？”答曰：“动安和而震战悚也。震甚则人觉，微亦不觉也。昔张衡作地震仪，以龙衔铜丸，地震则丸落（张衡，后汉人也。仪者，状貌之称也。其形如酒樽，外铸铜，为八龙，龙衔铜丸，各置一方。其机关在樽内，东方地震，则东龙丸落，他皆仿此也）。尝一丸落而不觉震，人皆以为无验。经数日而陇西奏地震，与丸落时同，人始服其工妙。然则震微人尚不觉，况辟翕上下微而和者乎？”问曰：“地震何为者也？”答曰：“亦气也。《周语》云：‘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则有地震（此伯阳甫之辞也，伯阳甫，老子也）。’言阳气伏于下，而阴气迫于上。故阳气不能升出而地为之震，其言阳伏阴迫，皆迫伏于地中焉（推此而言，是知地中之气能使地之上下也）。”

[注释]

①坤元：与“干元”对称。指大地资生万物之德。《易·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孔颖达疏：“至哉坤元者，叹美坤德。”

②辟：本指开启门户，这里指开启，打开，与“翕”相对。下同。

论潮汐名义

渔翁问曰："若如所论，则是地自上下，水乃去来，而为之潮。何也?"答曰："潮干朝也（潮音朝廷之朝），潮本无名，强名之曰潮。至江汉之流，自归于海，而《夏书》谓之朝宗于海（《尚书·禹贡》文也），其意言百川之赴海，如诸侯之朝天子也。古人见海来朝百川，亦名之曰潮。如天子出而见诸侯，亦谓之朝。故《明堂位》云（《明堂位》，《礼记》篇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意同于此矣（周公，周成王之叔父也，成王年幼周公摄行天子之事，而受诸侯之朝也）。"问曰："谓之汐，何也?"答曰："汐者水归于海，如臣夕见于君然（早见于君曰朝，晚见于君曰夕）。故《左传》曰：'国家无事，则朝（音朝廷之朝也）而不夕（务闲也）'，《诗》云：'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小雅·雨无正》篇）'，此其义也。"问曰："谓之涛，何也?"答曰："涛，大波也。凡风之驾水皆谓之涛，不得专于潮也（考其义理则窦氏卢侯[①]谓潮为涛失之矣）。"

[注释]

①窦氏卢侯：指窦叔蒙和卢肇，详见《海潮论（并序）》及本书与其相关的内容。

论潮有大小

渔翁问曰："潮来有大小，何也？"答曰："二月八月，阴阳之气交，月朔月望[①]，天地之气变。交变之时，其气必盛。气盛则出甚（如人行步则喘急），气出甚则地下甚（下，音暇。意同者仿此），地下甚则潮来大。其非交变之时，其气安静则出微，气微则地下微，地下微则潮来小。故二月八月，其潮遂大于诸月，月朔月望，其潮遂大于诸潮。"问曰："大不正当朔望之日，常于朔望之后何也？（朔大于初二、初三、初四，望大于十六、十七、十八）"答曰："凡物之动，先感而后应，先微而后盛，朔望之气虽至，而地动之势犹微，故潮来大常于朔望之后也。"问曰："何知二月八月阴阳之气交者？"答曰："阳气生于子（谓十一月也），出于卯（谓二月也），浮于午（浮者盛于地上谓五月也），入于酉（谓八月也）。阴气生于午，出于酉，浮于子，入于卯（子午卯酉皆谓月建也）。故曰卯酉者，阴阳出入之门户也（二月阳气出而阴气入，八月阴气出而阳气入）。是知二月八月，阴阳之气交也。"问曰："何知月朔月望，天地之气变者？"答曰："日，天伦也（俱阳物也）。月，地类也（俱阴物也）。朔，形交焉（日月周旋故曰形交）。望，光偶焉（月望光满，故曰光偶。光偶者，团圆盛大，与日相对）。光偶形交，其变如一（所以朔望之时天地之气皆有变动，朔望无异故曰如一也）。故阴阳书占正月之朔，知一岁之祥（祥者善恶之通变，今人占岁且云物风气，知一年之内水旱丰荒也）。又称五月、十一月望为天地牝之辰（牝者阴阳交接之名也）。彼其诸月，犹此一隅（言诸月之朔望皆于正月、十一月之朔，举此二月，则诸月可知。故曰犹此一隅，犹如也。隅，角也）。是知月朔月望，天地之气变也。故《洪范》云：'星有好风（箕星好风），星有好雨（《毕

星好雨》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离，丽也，丽，着也）。'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然则月从其箕毕之星，天地尚为之风雨，岂其交接而气不变者乎?"

[注释]

①月朔月望：月朔，每月的朔日，指阴历初一。《书·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孔颖达疏："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望，望月，满月。月满之时，通常在月半，故亦用以指阴历每月十五日。《吕氏春秋·精通》："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高诱注："月，十五日盈满，在西方与日相望也。"

论潮候渐差

渔翁问曰："潮来或午或未，渐差何也?"答曰："昼夜系日，翕辟随月。月临子午则地辟，故潮之来，月皆临子临午（夜潮月临子，昼潮月临午）。天体西转，日月东行。日迟而月速，每二十九日过半而月及日。日月同会，谓之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月俱临于子，昼潮日月俱临于午。自此之后，月速渐东，至午渐迟。故潮亦渐迟也（天体西转、日月东行，月速而日迟，从月朔之后，月去日渐远，初二初三日，至未而月方至午，故潮来在午后未时也。所谓昼夜系日翕辟随月者也）。又夜于海下而论，则天体东转，日月西行，月速渐西，至子渐迟，故潮来亦渐迟（月朔夜半潮来者，日月俱在子，至初二初三，月去日渐远，日已至丑而月方至子，故潮来在子后丑时也），是以昼潮入夜（一日午时，二日午后，三日未时，四日未后，五日申时，六日申后，七日酉时，八日酉后，此谓昼潮入夜也）。"问曰："何谓月临子午，夜潮入昼（一日子时，二

日子后，三日丑时，四日丑后，五日寅时，六日寅后，七日卯时，八日卯后，所谓夜潮入昼也），则地辟乎？”答曰：“《礼运》云（《礼记》篇名）：‘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郑玄云：窍，孔也。言地持阴气，出内于山川以舒五行于四时也），和而后月生也（言此气和乃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则是月为地类也。《易》说阳气生于子，阴气生于午（《易》说者《周易》之义也），故月临子午则地气生，地气生则辟而出也。“问曰：”说卦云（《周易》下系也）：‘离为日，坎为月。’则是月为水类。而《礼运》月为地类，与说卦不同，何也？”答曰：“地、水皆属于阴，俱主于月。故礼运说卦，互而言之，以相显也。且日为群阳之精，非独专于火也。月为群阴之精，非独专于水也。何以言之？按五行，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是故火为雌，水为雄也。若以日专主火，月专主水，则亦日雌而月雄也。今按《礼》说云（《礼记》之义）：‘日为君象，月为臣象。’观其所象，正与水火相违。故知日非专火，月非专水也。《易》曰：‘干，天也。’有君父之道焉（《周易》说卦云：“干为天，为君，为父。”）。坤，地也，有妻臣之道焉（坤文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然则日象与干同（日为君象），月象与坤同（月为臣象），故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三五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五行生数也），合其数为十五。满十五而盈（月望也），尽十五而阙（月晦也）。既与坤道同象，总五行之气，非地类而何（地亦总五行也）？与说卦参而求之，足表群阴之义。”问曰：“阳燧开而火出（阳燧者，五月丙午日午时，铸铜锡为之，其形如镜，举之照日以艾热，得其火也），阴鉴举而水流（阴鉴者，用十一月壬子日子时铸铜锡为之，其形如蚌壳，举之照月，以物取之，得水者也）。则似月专于水矣。何以释之？”答曰：“所言不专于水，岂谓全无水也？但其兼主诸阴，水亦在其中矣。举阴鉴而得水，与掘地而得泉，何以异也？”问曰：“五行云：阳数奇，阴数偶。水一土五奇数，子云皆属于阴，

何也?”答曰：“水成数六，土成数十，然则水之与土属阳，而终属于阴．阴极则阳，阳极则阴之义。”

论浙潮

渔翁问曰：“浙江之潮特大，何也?”答曰：“诸江淮河，发源皆远，其水多（按楚江出岷山，淮出桐柏山，河出昆仑山）。江水既多，则海水入少。水入既少，其潮皆小也。而浙江发源独近，其水少（浙江之源，近者三四百里，远者不过千里）。江水既少，则海水入多。水入既多，故其潮特大也。”问曰：“潮来有头，何也?”答曰：“地势广远，垂入海中（今人见海岸谓之海际，非也。殊不知地势渐低为海水所漫，其际不可见也）。地下则潮生（下音暇），潮生于地际自际涌，涌则蹙[1]，蹙则奔，奔则有头，水之常势也。”渔翁问曰：“浙江之潮，或东或西，何也?”答曰：“夫水之性，攻其盈而流其虚。沙随其流而积其虚。积而不已，变虚为盈。盈则受攻，终而复始。所以或东或西也。”问曰：“何故浙江之水，独能攻其盈乎?”答曰：“大川皆然，非独浙江也。凡水之回折之处，涯岸皆迭盈迭虚，或三十五十年而一变，水势使之然也（今黄河及诸大川之岸皆有移易是也）。《易》曰‘地道变盈而流谦’，此之谓也。”

[注释]

①蹙：促急；紧迫。《诗·小雅·小明》：“曷云其还，政事愈蹙。”毛传：“蹙，促也。”郑玄注：“何言其还，乃至于政事更益促急。”杜甫《雕赋》：“蹙奔蹄而俯临，飞迅翼以遐寓。”

论气水相周日月行运

渔翁问曰："子言气盛于下，则海溢而上。气盛于上，则海敛而下。则是海之下有气，从何理以知之？"答曰："《抱朴子》云（葛洪所著书名）：'从地向上，四千里之外，其气刚劲，居物不落。'以此推之，则周天之气皆刚，非独地之上也。是知日月星辰，无物维持而不落者，乘刚气故也。内物既不能出，而外物亦不能入。则日月星辰，虽从海下而回，莫得与水相涉（此言乃见卢氏所言出入于海冲击而为潮之谬也）。若其海下无气，则日月星辰，并入于水。按星月无光，假日光而明。若日夜入于水，则星月无由明矣。故知日居元气之内，光常周遍于天。虽当夜半之时，天中亦不昏黑（日在上则光照下，在下则光照上，故虽通夜，光常遍于天，所以星月明也）。以斯知海之下，有气必矣。故人之气海，亦在水藏之下，其取象于天地焉（气海在脐下）。"问曰："海之下既有气，海之边际则如何？"答曰："亦气也（海之外，际无涯岸，皆刚气捍其水，所谓周天之气皆刚者也）。气之外有天，天周于气，气周于水，水周于地，内地而外天，天地相将，形如鸡卵（黄即地也，白即水也，膜即刚气，壳即天也）。"问曰："《虞书》谓东方之地曰暘谷，西方之地曰昧谷（《尚书·尧典》文也）。则似日之出入，皆从地穴中也。今子言日居元气之内，而与虞书不同，何也？"答曰："易离卦彖云：'日月丽乎天。'丽，着也。言日月之行，附着于天也，则所言日居元气之内，无乃是乎？而《虞书》所称旸谷者，皆在九州岛之域，此乃指其所见而为言也。凡平地以望日出日入，皆如近在山谷间，故以谷言之耳。"问曰："《周易》、《虞书》，俱为正典，安知《易》是而《书》非乎？"答曰："视日月之行，则知之矣。按日月右旋而天左转，日月行迟而天转速。故

日月随天皆西迈，非著天而何？故知《易》是也。”问曰：“前篇云日迟而月速，此云日月迟而天转速，何也？”答曰：“日行三百六十六日而一周天，月行不及三十日而一周天。天则一日一夜而转一周，是月行速于日，迟于天也。比日言之则月速，比天言之则月迟。与前篇非相矛盾也（矛盾者，相违背之辞。矛，枪也。盾，干杆也。今人谓之傍牌，事见《列子》）。”

舟山网上方志馆

宋代海洋散文选

舟山网上方志馆

徐　兢

徐兢（1091—1153），宋和州历阳人，徙居吴县，字明叔，号自信居士。年十八入太学，是北宋有影响的外交官。宋徽宗四年（1122年）九月，高丽国王病逝，徐兢以奉议郎充任国信使提辖人船礼物，与奠慰人员同往。同年，徐兢出使高丽，当时，辽强宋弱，高丽已接受辽国册封，称为兄弟之国，在这种形势下，徐兢出使不仅负有建立邦交友好关系的重任，更要了解其国情。徐兢细心考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典章制度、接待礼仪、往来通道等，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二十八门四十卷。回国后，徽宗阅鉴该作，即召对于便殿，赐徐兢同进士出身，升任太宗正事兼掌书学，后又升任尚书刑部员外郎。本书选注了与海洋文化直接相关的部分章节。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选）

舟　　楫（卷三十二）

臣闻风行水上，在卦为涣[1]，而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取象于此。后世圣知代作，百工加饰，故龙文鹢首[2]，驾风截浪，一日千里；必使横绝江河，如履平地，非特刳剡之简而已也。乃若丽人，

---

* 〔宋〕徐兢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

生长海外，动涉鲸波[3]，固宜以舟楫为先。今观其制度[4]简略，不甚工致，岂其素安于水而狃狎之耶？抑因陋就简，鲁拙而莫之革耶？今谨即所见列于图。

[注释]

①涣：卦名。六十四卦之一。《易·涣》："涣，亨。"孔颖达疏："涣，卦名也。"

②龙文鹢首：鹢首，船头。古代画鹢鸟于船头，故称。薛用弱《集异记补编·叶法善》："法善徐谓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鹢首。'"洪迈《夷坚丁志·甘棠失目》："岸先檥巨舟，即挽使登。鹢首挂金书牌，刻'敕赐职医'字。"龙文鹢首，谓船头饰以龙形花纹。

③鲸波：犹言惊涛骇浪。杜甫《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诗》："溟涨鲸波动，衡阳雁影徂。"

④制度：谓制作；制作方法。朱彧《萍洲可谈》："东坡在黄州，手作菜羹，号为东坡羹，自叙其制度。"

巡　船

高丽地濒东海，而舟楫之工，简略特甚，中安一樯[1]，上无棚屋，惟设槽柁[2]而已。使者入群山门，有此等巡船千余只，皆插旌旗。舟人逻卒，皆着青衣，鸣角击铙而来。各于樯之杪[3]，建一小旆[4]，书曰洪州都巡，曰永新都巡，曰公州巡检，曰保宁，曰怀仁，曰安兴，曰暨川，曰阳城，曰庆源，皆有尉司字，实捕盗官吏也。自入境以迄回程，迎至饯行于群山岛，望神舟入洋，乃还其国。

[注释]

①樯：船桅杆。王粲《从军诗》："拊衿倚舟樯，眷眷思邺城。"《文选》郭璞《江赋》："舳舻相属，万里连樯。"李善注引《埤苍》："樯，帆柱也。"孙光

宪《菩萨蛮》："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

②柁：通于"舵"。

③杪（miǎo）：原指树木末端，树梢。《后汉书·马融传》："杪标端，尾苍雌。"李贤注："杪、标并木末也。"白居易《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树杪真珠颗，墙头小女儿。"此谓船桅杆之末梢。

④旆（pèi）：同"旆"，古代旗末状如燕尾的垂旒。《诗·小雅·六月》："织文鸟章，白旆央央。"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灵旗树旆，如电斯挥。"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风盖俄轸，虹旗委旆。"

官　船

官船之制，上为茅盖，下施户牖[①]，周围栏槛，以横木相贯，挑出为棚，面阔于底，通身不用板簀[②]，唯以矫揉全木使曲。相比[③]钉之，前有矶轮[④]，上施大樯、布帆二十五幅，垂下五分之一，则散开而不合缝，恐与风势相拒耳。使者入境，自东而来，曰接伴[⑤]，曰先排[⑥]，曰管勾[⑦]，曰公厨[⑧]，凡千余舟大小相若，惟接伴船，有陈设幄幕焉。

[注释]

①户牖：门窗。《老子》："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淮南子·泛论训》："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后汉书·王充传》："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曾巩《寄郓州邵资政》："宿云依户牖，流月过松筠。"

②簀（zé）：竹席。礼檀弓上："华而睆，大夫簀与。"注："簀，谓床第也。"《史记·范雎传》："雎详死，即卷以簀，置于厕中。"

③相比：互相联合，编在一起。《吴子·治兵》："乡里相比，什伍相保。"此谓钉制在一起。

④矶轮：停船时沉入水底用以稳定船身的石块或系船的石墩。《三国志·吴

志·董袭传》："祖（黄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绁间大维系石为矴。"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戮禁绝之。"马其昶注："碇，锤舟石，与矴同。"轮，原指收卷钓线的转轮。《文选》潘岳《西征赋》："徒观其鼓枻回轮，洒钓投网。"李善注："旧说曰：'轮，钓轮也。'谓为车以收钓缗也。"此谓放收矴之转轮。

⑤接伴：谓接待外国使臣。司马光《乞免北使第二状》："臣不惟名犯北朝讳，及性不耐寒，兼臣不经接伴，未能谙练南北事体，资性拙讷，恐辱王命。"《宋史·李继昌传》："辽人请和，欲近臣充使，乃令继昌与其使姚东之偕诣辽部。俄与韩杞同至行在；及辽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

⑥先排：先，前导。排，疏通。指在前面引导之人，犹今引航员。

⑦管勾：亦作"管句"，管理。欧阳修《举留胡瑗管勾太学状》："自瑗管勾太学以来，诸生服其德行，遵守规矩。"朱彧《萍洲可谈》："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续资治通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诏遣使臣一人，管句故太师赵普家事。"

⑧公厨：官家的厨房。苏轼《寄刘孝叔》："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

松　舫

松舫，群山岛船也。首尾皆直，中为舫屋五间。上以茅覆，前后设二小室，安榻垂帘，中敞二间，施锦茵褥，最为华焕，惟使副与上节乘之。

幕　船[1]

幕船之设，三岛皆有之，以待中下节使人也。上以青布为屋，下以长竿代柱，四阿[2]各以朱绳系之。

[注释]

①幕船：幕，帐幕；篷帐。因船上“以青布为屋”，故称。

②四阿：指屋宇或棺椁四边的檐溜，可使水从四面流下。《周礼·考工记·匠人》：“四阿重屋。”郑玄注：“四阿，若今四注屋。”贾公彦疏：“此四阿，四溜者也。”《逸周书·作雒》：“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宫庙四下曰阿。”朱右曾校释：“四阿，四注屋，四面有溜阿下也。”《左传·成公二年》：“椁有四阿。”杜预注：“四阿，四注椁也。”孔颖达疏：“郑玄云：‘阿，栋也。’四角设栋也，是为四注椁也。”

馈　　食

使者入境，而群山岛紫燕测三州[①]，皆遣人馈食。持书之吏，紫衣幞头，又其次则乌□。食味十余品，而面食为先；海错□器皿多用金银，而杂以青陶；盘楪皆木为之。而黑漆神舟，泊不近岛，必遣介乘舟，馈献于使者。故事送三日，若过期风阻未行，则馈食不复至也。

[注释]

①紫燕测三州：紫燕，泛指骏马。测，知，此谓周知，通知。三州，岛上陆地（之人）。

供　　水

海水味剧咸苦，不可口。凡舟船将过洋，必设水柜，广蓄甘泉，以备食饮。盖洋中不甚忧风，而以水之有无为生死耳。华人自西绝洋而来，既已累日，丽人[①]料其甘泉必尽，故以大瓮载水，

皷[2]舟来迎。各以茶米酬之。

[注释]

①丽人：当谓高丽人。

②皷：同“鼓”，振动，摇动。《易·系辞上》：“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海　道　一（卷三十四）

臣闻海母众水，而与天地同为无极，故其量犹天地之不可测度。若潮汐往来，应期不爽，为天地之至信，古人尝论之。在山海经，以为海鳅出入穴之度。浮屠书，以为神龙宝之变化。窦叔蒙海峤志，以谓水随月之盈亏。卢肇[1]海潮赋，以谓日出入于海，冲击而成。王充论衡，以水者地之血脉，随气之进退。率皆持臆说，执偏见，评料近似，而未之尽。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与元气升降，互为抑扬而人不觉。亦犹坐于船中者，不知船之自运也。方其气升而地沈，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浮，则海水缩下而为汐。计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气为阳，而阳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昼。由午至亥，其气为阴，而阴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夜。一昼一夜，合阴阳之气，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间，潮汐皆再焉。然昼夜之晷系乎日，升降之数应乎月。月临于子，则阳气始升；月临于午，则阴气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临子；昼潮之期，月皆临午焉。又日之行迟，月之行速，以速应迟，每二十九度过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口，谓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临子；月朔之昼潮，日亦临午焉。且昼即天上而言之，天体西转，日月东行，自朔而往，月速渐东，至午渐迟。而潮亦应之以迟于昼，故昼潮自朔

后，迭差而入于夜。故所以一日午时，二日午未，三日未时，四日未末，五日申时，六日申末，七日酉时，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体东转，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渐西，至子渐迟。而潮亦应之以迟于夜，故夜潮自朔后，迭差而入于昼。此所以一日子时，二日子末，三日丑时，四日丑末，五日寅时，六日寅末，七日卯时，八日卯末也。加以时有交变，气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为大小。当卯酉之月，则阴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余月，当朔望之后，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独异于余日。今海中有鱼兽，杀取皮而干之，至潮时则毛皆起，岂非气感而类应，本于理之自然也。至若波流而漩伏，沙上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则又各有其形势。如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则曰洲，十洲之类是也。小于洲而亦可居者，则曰岛，三岛之类是也。小于岛则曰屿，小于屿而有草木，则曰苫[②]，如苫屿。而其质纯石，则曰焦[③]。凡舫船之行，既出于海门，则天地相涵，上下一碧，旁无云埃。遇天地晴霁时，皓月中天，游云四敛，恍然如游六虚[④]之表既，不可以言喻。及风涛间发，雷雨晦冥，蛟螭[⑤]出没，神物变化，而心悸胆落，莫知所说。故其可纪录者，特山形潮候而已，且高丽海道，古犹今也。考古之所传，今或不睹；而今之所载，或昔人所未谈。非固为异也，盖航船之所通，每视风雨之向背而为之节，方其风之牵乎西，则洲岛之在东者，不可得而见，惟南与北亦然。今既论潮候之大概详于前，谨列夫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

[注释]

①窦叔蒙、卢肇相关文均见本书。

②苫：用茅草编制的覆盖物。《尔雅·释器》："白盖谓之苫。"郭璞注："白茅，苫也。今江东呼为盖。"《晋书·隐逸传·郭文》："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

③焦：通于“礁”。
④六虚：上下四方。《列子·仲尼》：“用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葛洪《抱朴子·自叙》：“循途虽坦，而足无骐骥；六虚虽旷，而翼非大鹏。”
⑤蛟螭：犹蛟龙。亦泛指水族。扬雄《羽猎赋》：“探岩排碕，薄索蛟螭。”

神　舟

臣侧闻神宗皇帝遣使高丽，尝诏有司造巨舰二，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二曰灵飞顺济[①]神舟，规模甚雄。皇帝嗣服[②]，羹墙孝思[③]，其所以加惠[④]丽人，实推广熙丰之绩。爰自崇宁以迄于今，荐使绥抚，恩隆礼厚，仍诏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济[⑤]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⑥]。所以晖赫皇华，震慑海外，超冠今古。是宜丽人迎诏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

[注释]
①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灵飞顺济：此两神舟名。
②嗣服：指继承帝位。《旧唐书·德宗纪上》：“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岳珂《程史·嘉禾篇》：“钦皇嗣服，会时相主其人，赠以太保。”
③羹墙孝思：羹墙，《后汉书·李固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后以“羹墙”为追念前辈或仰慕圣贤的意思。李纲《邀说十议·议修德》：“思宗社之危而不忘之于寤寐，念父兄之辱而欲见之于羹墙。”孝思，孝亲之思。《诗·大雅·下武》：“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毛传：“则其先人也。”郑玄笺：“长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维则三后之所行。子孙以顺祖考为孝。”《魏书·孝感传·赵琰》：“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曾巩《英宗实录院谢赐筵表》：“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永怀先烈，务广孝思。”
④加惠：施予恩惠。《战国策·魏策四》：“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陈亮《国子》：“东汉之置五经师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学以官品而教其子弟，盖亦

足以加惠于公卿士大夫矣。”

⑤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名。

⑥屈服蛟螭：屈服，曲折起伏。《庄子·大宗师》：“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成玄英疏：“屈折起伏，气不调和，咽喉之中恒如哇碍也。”蛟螭，蛟龙。此当为神舟之比喻。

客　　舟

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①]，顾募客舟，复令明州装饰，略如神舟，具体而微：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搀迭而成。上平如衡[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为三处，前一仓，不安艎板[③]，惟于底安灶与水柜，正当两樯之闲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仓，装作四室；又其后一仓，谓之□屋，高及丈余，四壁施窗户，如房屋之制，上施栏楯，朱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时积迭，遇雨则铺盖周密。然舟人极畏□高，以其拒风，不若仍旧为便也。船首两颊柱，中有车轮，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矴石[④]，石两旁夹以二木钩。船未入洋，近山抛泊，则放矴着水底，如维缆之属，舟乃不行；若风涛紧急，则加游矴，其用如大矴，而在其两旁，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当□之后，从上插下二棹，谓之三副柂，惟入洋则用之。又于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橐以拒浪，装载之法，水不得过橐，以□轻重之度，水棚在竹橐之上。每舟十橹，开山入港，随潮过门，皆鸣橹而行。篙师跳踯号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终不若驾风之快也。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飐[⑤]五十幅；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大樯之巅，更加小飐十幅，谓之野狐飐，风息则用之。然风有八

面，唯当头不可行，其立竿以鸟羽候风所向，谓之五两，大抵难得正风。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张之能顺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惧浅阁。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则倾覆不可救。故常以绳垂铅砣以试之。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领熟识海道，善料天时人事，而得众情，故若一有仓卒之虞，首尾相应如一人，则能济矣。若夫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

[**简介**] 徐兢描写的渡高丽航道如下：明州（宁波）——招宝山（今宁波镇海）——虎头山——沈家门——梅岑（普陀山）——海驴焦——蓬莱山（高亭）——半洋焦——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黑潮）——夹界山——五屿——排岛——白山——黑山——月屿——阑山岛——白衣岛——跪苫——春草苫——槟榔焦——菩萨苫——竹岛——苦苫——群山岛（全州境）——横屿——紫云苫——富用山——洪州山——轧子苫——马岛（清州境）——九头山——唐人岛——双文焦——大清屿——和尚岛——牛心屿——聂公屿——小青屿——紫燕岛（广州境）——急水门——蛤窟——分水岑——礼成港（王城）。因行文语言通俗，故下文除了比较著名的地点名称外，不加注释。

[**注释**]

①监司：负有监察之责的官吏。汉以后的司隶校尉和督察州县的刺史、转动使、按察使、布政使等通称为监司。《后汉书·左雄传》："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

②衡：古代钟顶的平处。《周礼·考工记·凫氏》："凫氏为钟……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黄生《义府·甬》："甬谓钟至肩处，有级而稍高也……衡谓钟上平处也。"

③艎板：船板。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艎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铁铸大银样如卓面大

者，压重庶不欹侧也。”

④矴石：矴，见上文同条注。矴石，稳定船身的石块或系船的石礅。《新唐书·杨玚传》：“事益于人，书名史氏足矣。若碑颂者，徒遗后人作碇石耳。”苏轼《峻灵王庙碑》：“夜半大风，浪驾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夷皆溺死，傧之父老，犹有及见败舟山上者，今独有矴石存焉耳。”

⑤颿：同“帆”。

招　宝　山[1]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诏遣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充国信使副往高丽。秋九月，以国王俣薨，被旨兼祭奠吊慰而行，遵元丰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装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诏赴睿谟殿，宣示礼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馆听诫谕。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政殿，临轩亲遣，传旨宣谕。十四日丁卯，锡宴于永宁寺，是日解舟出汴[1]。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礼物人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卫大夫相州观察使直睿思[2]殿关弼，口宣诏旨，赐宴于明州之厅事。十六日戊辰，神舟发明州。十九日辛未，达定海县，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场于总持院七昼夜，仍降御香，宣祝于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神物出现，状如蜥蜴，实东海龙君也。庙前十余步，当鄞江穷处，一山巍然出于海中，上有小浮屠。旧传海舶望是山，则知其为定海也。故以招宝名之，自此方谓之出海口。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鸣金鼓，张旗帜，以次解发，中使关弼，登招宝山焚御香，望洋再拜，是日天气晴快。巳刻，乘东南风，张篷鸣橹，水势湍急，委蛇而行。过虎头山，水浅港口七里山。虎头山以其形似名之，度其地已距定海二十里矣，水色与鄞江不异但味差咸耳，盍百川所会，至此犹未澄彻[4]也。

[注释]

①招宝山：古定海今在浙江省镇海县城东北1500米的甬江口，本名候涛山，与金鸡山隔江相峙，“为潮汐出入所经”，“波涛汹涌，骇浪拍天”，后又名鳌柱山，是一突入海中的小山，面积37.6公顷，因山巅原有“插天鳌柱塔”，以“商舶所经，百珍交集”，遂以招宝山名之，寓“招财进宝”意。招宝山原矗立海中，今与陆连，山势险要，历为海防要地，有“浙东玉门关”之称。山上原有宝陀寺和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抵御倭寇而筑的威远城。今寺院和城垣遗址尚存。

②汴：古水名，汴水。即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南索河。

③睿思：此处为殿名。睿思，意为圣明的思虑。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睿思缠故里，巡驾币旧坰。”《旧唐书·萧复传》：“伏愿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当此任。”

④犹未澄彻：谓此方海水混浊，与江口同。

虎　头　山

过虎头山，行数十里，即至蛟门。大抵海中有山对峙，其闲[①]有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谓之门。蛟门云蛟蜃[②]所宅，亦谓之三交门。其日申未刻，远望大小二谢山，历松柏湾，抵芦浦抛矶，八舟同泊。

[注释]

①闲：间。

②蛟蜃：蛟与蜃。亦泛指水族。苏辙《齐州闵子祠堂记》：“其舟如敝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云，然后履风涛而不馈，触蛟蜃而不惊。”

沈　家　门[①]

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雾合，西风作，张篷委地曲折，随风之势，其行甚迟，舟人谓之拒风。巳刻，雾散，出浮稀头、白峰、窄额门、石师颜，而后至沈家门抛泊。其门山与蛟门相类，而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尚属昌国[②]县。其上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风雨晦冥，雷电雨雹欻至，移时乃止。是夜，就山张幕，扫地而祭。舟人谓之祠沙，实岳渎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为小舟，载佛经粮糗，书所载人名氏，纳于其中，而投诸海，盖禳厌[③]之术一端耳。

[注释]

①沈家门：沈家门位于舟山本岛的东南部，地处我国南北海岸线中点，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交汇处，面临浩瀚的东海大洋。沈家门是舟山渔场中心港口，是中国著名渔港。渔汛时节，万船云集，桅樯成林，潮涨风起，千舟竞发。

②昌国：指今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定海古称“昌国”。

③禳厌：禳，祭名。古代除邪消灾的祭祀。《周礼·天官·女祝》：“掌以时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郑玄注：“却变异曰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禳厌，谓禳除邪恶灾祸。《北齐书·斛律羡传》：“行燕郡守乌嗣明医术之士，为羡所钦爱，乃窃问之，答曰：‘须有禳厌。’”《新唐书·王缙传》：“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锡与，不知纪极。”姚合《酬任畴协律夏中苦雨见寄》诗：“灰入漫禳厌，水马恣沉浮。”此谓求出海平安顺利的一种祭海仪式。

梅　　岑[①]

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风劲甚，使者率三节人以小舟登岸入梅

岑，旧云梅子真栖隐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痕，在石桥上。其深麓中有萧梁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昔新罗贾人往五台，刻其像欲载归其国，暨出海，遇焦，舟胶不进，乃还，置像于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于殿[2]。自后海舶往来，必诣祈福，无不感应。吴越钱氏，移其像于城中开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后来所作也。崇宁时，使者闻于朝，赐寺新额，岁度缁衣，而增饰之。旧制：使者于此请祷。是夜，僧徒焚诵歌呗甚严，而三节官吏兵卒，莫不虔恪作礼。至中宵，星斗焕然，风幡摇动，人皆欢跃，云：风已回正南矣。二十七日己卯，舟人以风势未定，尚候其孰（海上以风转至次日不改者，谓之孰）。不尔至洋中卒尔风回，则茫然不知所向矣。自此，即出洋，故审视风云天时，而后进也。申刻，使副与三节人俱还入舟。至是，水色稍澄，而波而微荡，舟中已觉臲卼[3]矣。

[注释]

①梅岑：即普陀山。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是舟山群岛东部的一个小岛，素有“海天佛国”的美誉。普陀山又名梅岑，是因为该岛西边的山湾为梅湾，据传此地多野梅，庵、篷僧众又多好养梅怡性。

②此句说的是关于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的由来。相传在唐咸通四年，日本僧人慧锷从五台山请得观音佛像泛舟回国，行至莲花洋新罗礁附近，遍海莲花，舟不能行，慧锷大师便向佛像祷告“若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所向建立精蓝”。船终于在潮音洞旁泊岸，有当地居民张氏睹此灵异，遂舍宅供奉佛像，被称为“不肯去观音院”，这就是“佛选名山”——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的开始，故历来被视作普陀第一庵，香火兴旺，不同寻常。五代后梁贞明年间（公元917年）迁址于灵鹫峰麓（即今普济寺之前身），潮音洞上的旧址因而湮没。

③臲卼（niè wù）：臲，不安。卼，摇动。臲卼，摇动不安貌。

海　驴　焦[①]

二十八日庚辰，天日清宴，卯刻，八舟同发。使副具朝服，与二道官，望阙再拜，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阳总真符箓，并风师龙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岳真形，与止风雨等十三符讫，张篷而行。出赤门食顷，水色渐碧，四望山岛稍稀，或如断云，或如偃月。已后，过海驴焦，状如伏驴。崇宁闲舟人有见海兽出没波闲，状如驴形，当别是一物，未必因焦石而有驴也。

[注释]

①海驴焦：焦通于“礁”。海驴礁即今浙江省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的中的一个小岛，后又名“海螺礁”和“海礁”。

舟山网上方志馆

蓬　莱　山[①]

蓬莱山，望之甚远，前高后下，峭拔可爱。其岛尚属昌国封境，其上极广，可以种莳[②]。岛人居之，仙家三山中有蓬莱，越弱水三万里乃得到，今不应指顾间见，当是今人指以为名耳。过此则不复有山，惟见远波起伏，喷薄汹涌，舟楫振撼。舟中之人，吐眩颠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注释]

①蓬莱山：按作者指称该岛“尚属昌国封境”，则推知本书之“蓬莱山”当指浙江省舟山群岛的岱山高亭岛。岱山古称蓬莱仙岛，历史悠久，风光秀美。清时，刘梦兰、陈文份等文人墨客曾在岛上尽兴漫游，唱和题咏，形成蓬莱十景：蒲门晓日、石壁残照、南浦归帆、石桥春涨、鱼山蜃楼、横街鱼市、衙

港渔灯、竹屿怒涛、白峰积雪、鹿栏晴沙。

②种莳：莳，移栽；种植。《尚书·尧典》“播莳百谷”郑玄注：“种莳五谷以救活之。”左思《魏都赋》：“水澍稷稑，陆莳稷黍。”种莳即种植。

半 洋 焦

舟行过蓬莱山之后，水深碧色如玻璃，浪势益大。洋中有石，曰半洋焦。舟触焦则覆溺，故篙师最畏之。是日午后，南风益急，加野狐驶[①]制驶之意，以浪来迎舟，恐不能胜其势，故加小驶于大驶之上，使之提挈而行。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入夜举火，八舟皆应，夜分风转西北，其势甚暴，虽已落篷，而飐动扬摇，瓶盎皆倾，一舟之人，震惧胆落。黎明稍缓，人心尚宁，依前张驶而进。

[注释]

①驶：同“帆”。

白 水 洋

二十九日辛巳，天色阴翳，风势未定。辰刻，风微且顺，复加野狐驶，舟行甚钝。申后风转，酉刻云合雨作，入夜乃止，复作南风。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①]，故作白色。是夜举火，三舟相应矣。

[注释]

①靺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名。周时称肃慎，汉魏时称挹娄，北魏时称勿吉、

隋唐时称靺鞨，五代时称女真。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下游，东至日本海。《隋书·东夷传·靺鞨》："靺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一。"《旧唐书·北狄传·靺鞨》："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

黄　水　洋

黄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浑浊且浅。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来，横于洋中千余里，即黄河入海之处。舟行至此，则以鸡黍祀沙，盖前后行舟过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水之魂云。自中国适句骊，唯明州道则经此。若自登州版桥以济，则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几遇浅，第二舟午后，三桅并折，赖宗社威灵，得以生还。故舟人海以过沙尾为难，当数用铅锤，时其深浅，不可不谨也。

黑　水　洋

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渊沦，正黑如墨，猝然视之，心胆俱丧。怒涛喷薄，屹如万山。遇夜，则波间熠熠，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觉有海，惟见天日明快。及降在注中，仰望前后水势，其高蔽空。肠胃腾倒，喘息仅存，颠仆吐呕，粒食不下咽。其困卧于茵褥上者，必使四维隆起，当中如槽。不尔，则倾侧辊转，伤败形体。当是时求脱身于万死之中，可谓危矣。

海　道　二（卷三十五）

夹　界　山

六月一日壬午，黎明雾昏，乘东南风。已刻稍霁，风转西南，益张野狐飘。午正风厉，第一舟大樯，砉然[1]有声，势曲欲折，呕以大木附之，获全。未后，东北望天际，隐隐如云，人指以为半托伽山，不甚可辨。入夜风微，舟行甚缓。二日癸未，早雾昏暗，西南风作。未后澄霁[2]，正东望一山如屏，即夹界山也。高丽以此为界限，初望隐然。酉后遇近，前有二峰，谓之双髻山，后有小焦数十，如奔马状，雪浪喷激，遇山溅瀑尤高。丙夜风急，落帆彻篷，以缓其势。

[注释]

①砉然：拟声词。常用以形容破裂声、折断声、开启声、高呼声等。《庄子·养生主》："砉然向然，奏刀騞然。"《北史·魏收传》："斯盖厚栋不桡，游刃砉然。"

②澄霁：谓天色清朗。谢灵运《游南亭》："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吴筠《秋日望倚帝山》："秋天已晴朗，晚日更澄霁。"

五　　屿

五屿在处有之，而以近夹界者为正。定海之东北苏州洋内，群山马岛，皆有五屿。大抵篙工指海山上小山为屿，所以数处五山相近，皆谓之五屿矣。三日甲申，宿雨未霁，东南风作。午后过是屿，风涛喷激久之，仑萃巉岩亦甚可爱。

排　　岛

是日已刻，云散雨止。四顾澄霁，远望三山并列，中一山如堵，舟人指以为排岛，亦曰排垛山，以其如射垛之形耳。

白　　山

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

黑　　山

黑山在白山之东南，相望甚迩，初望极高峻。遇近，见山势重复，前一小峰，中空如洞，两间有溪，可以藏舟。昔海程云，是使舟顿宿之地，馆舍犹存。今取道更不抛泊，上有民居聚落，国中大罪得贷死者，多流窜于此。每中国人使舟至，遇夜，于山巅明火与燧燧诸山次第相应，以迄王城，自此山始也。申后舟过。

月　　屿

月屿二，距黑山甚远。前曰大月屿，回抱如月，旧传上有养源寺。后曰小月屿，对峙如门，可以通小舟行。

阑　山　岛

阑山岛又曰天仙岛。其山高峻，远望壁立。前二小焦，如龟鳖之状。

白　衣　岛

白衣岛三山相连，前有小焦附之，偃桧积苏，苍润可爱，亦曰白甲苫。

跪　　苫

跪苫在白衣岛之东北，其山特大于众苫。数山相连，碎焦环绕，不可胜数。夜潮冲激，雪涛奔薄，月落夜昏，而溅沫之明，如火炽也。

海　道　三（卷三十六）

春　草　苫

春草苫又在跪苫之外，舟人呼为外屿，其上皆松桧之属，望之郁然，夜分风静，舟行益钝。

槟　榔　焦

槟榔焦以形似得名。大抵海中之焦，远望多作此状，唯春草苫相近者，舟人谓之槟榔焦。夜深潮落，舟随水退，几复人洋，举舟恐惧，亟鸣橹以助其势。黎明，尚在春草苫。四日乙酉，天日晴霁，风静浪平。俯视水色，澄碧如鉴，可以见底。复有海鱼数百，其大数丈，随舟往来，夷犹鼓鬣，洋洋自适，殊不顾有舟楫过也。

菩萨苫

是日午后，过菩萨苫，丽人谓其上曾有显异，因以名之。申后风静，随潮而进。

竹　岛

是日酉后，舟至竹岛抛泊。其山数重，林木翠茂。其上亦有居民，民亦有长。山前有白石焦数百块，大小不等，宛如堆玉。使者回程至此，适值中秋月出，夜静水平，明霞映带，斜光千丈，山岛林壑，舟楫器物，尽作金色。人人起舞弄影，酌酒吹笛，心目欣快，不知前有海洋之隔也。

苦　苫

五日丙戌，晴明，过苦苫。距竹岛不远，其山相类，亦有居民。丽俗谓刺猬毛为苦苫，此苫山林木茂盛而不大，正如猬毛，故以名之。是日抛泊此苫，丽人拏舟载水来献，以米谢之。东风大作，不能前进，遂宿焉。

群　山　岛

六日丁亥，乘早潮行。辰刻，至群山岛抛泊，其山十二峰相连，环绕如城。六舟来迓，载戈甲，鸣铙觱角为卫。别有小舟，载绿袍吏，端笏[1]揖于舟中，不通姓字而退，云，群山岛注事也。继有译语官，合门通事舍人沈起来参，同接伴金富轼，知全州吴俊和，遣使来投远迎状，使副以礼受之，揖而不拜，遣掌仪官相接而

已。继遣答书，舟既入岛，沿岸乘旗帜列植者百余人。同接伴以书送使副及三节。早食，使副牒接伴，送国王先状，接伴遣采舫，请使副上群山亭相见。其亭濒海，后倚两峰，相并特高，壁立有数仞，门外有公廨[2]十余间，近西小山上，有五龙庙资福寺，又西有崧山行宫，左右前后，居民十数家。午后，使副乘松舫至岸，三节导从入馆。接伴郡守，趋延设香案拜舞，望阙拜舞，恭问圣体毕，分两阼升堂。使副居上，以次对再拜讫，少前叙致，复再拜就位。上中节堂上序立，与接伴揖。国俗皆雅，揖都辖前致辞再拜，次揖郡守，如前礼，退就席。其位使副俱南向，接伴郡守，东西相向。下节舟人，声喏于庭。上节分坐堂上，中节分两廊，下节坐门之两厢，舟人坐于门外。供张极齐肃，饮食且丰腆，礼貌恭谨。地皆设席，盖其俗如此，亦近古也。酒十行，中节下节，第降杀之。初坐，接伴亲斟以奉使者，复酬之。酒半，遣人致劝三节，皆易大觥。礼毕，上中节趋揖如初礼，使副登松舫，归所乘大舟。

[注释]

①笏（hù）：古代臣朝见君时所执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竹木制成，也叫手板。后世唯品官执之。《礼记·玉藻》："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

②公廨：官署。郦道元《水经注·淇水》："汉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鲜于冀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郭彖《睽车志》："李知已任永嘉教官，公廨有一楼，怪不可居。"

横　　屿

横屿在群山岛之南，一山特大，亦谓之案苫，前后有小焦数十绕之，石脚一洞，深可数丈，高阔称之，潮至拍水，声如雷车。

海　道　四（卷三十七）

紫　云　苫

七月戊子，天日晴快，早，全州守臣，致书备酒礼，曲留使者，使者以书固辞乃已，惟受所馈蔬茹鱼蛤等，因以方物酬之。午刻解舟，宿横屿。八日己丑，早发，南望一山，谓之紫云苫，横巇差迭，其后二山尤远，宛如双眉凝翠焉。

富　用　山

是日午后，过富用仓山，即舟人所谓芙蓉山也，其山在洪州境内，上有仓廪，积谷甚多，云以备边鄙非常之用，故以富用名之。

洪　州　山

洪州山，又在紫云苫之东南数百里，州建其下，又东一山，产金盘，踞如虎，谓之东源，小山数十，环拱如城，其山上有一潭，渊澄可鉴不可测，是日申刻舟过。

鸦　子　苫

鸦子苫，亦名轧子苫，丽人谓笠为轧，其山形似之，因以得名，是日酉刻舟过。

马　岛

是日酉后，风势极大，舟行如飞，自轧子苫一瞬之闲，即泊马岛。盖清州境也，泉甘草茂，国中官马，无事则群牧于此，因以为名。其主峰浑厚，左臂环抱，前一石觜[①]入海，激水回波，惊湍汹涌，千奇万怪，不可名状。故舟过其下，多不敢近，虑触暗焦也。有客馆曰安兴亭，知清州洪若伊，遣介绍与译语官陈懿同来，如全州礼。岸次逐卒旗帜，与群山岛不异。入夜，然大火炬，荧惑照空，时风政作恶，舟中摇荡，几不可坐。使者扶持，以小舟登岸相见，如群山亭之礼，惟不受酒礼，夜分还使舟。

[注释]

①石觜：觜，本指鸟嘴，后泛指形状或作用像嘴的东西。贾思勰《齐民要术·种红蓝花栀子》："以绵幂铛觜瓶口，泻着瓶中。"此谓像鸟嘴样的石。

九　头　山

九日庚寅，天气清明，南风甚劲，辰发马岛。巳刻过九头山，其山云有九峰，远望不甚详，然而林木丛茂，清润可喜。

海　道　五（卷三十八）

唐　人　岛

唐人岛，未详其名，山与九头山相近。是日午刻，舟过岛下。

双　文　焦

双文焦，其山甚大，不异岛屿。前一山虽有草，但不甚深密；后一山颇小，中断为门，下有暗焦，不可通舟。是日巳刻，舟自唐人岛，继过此焦，风势愈急，舟行益速。

舟山网上方志馆

大　清　屿

大青屿，以其远望郁然如凝黛，故丽人作此名。是日午刻舟过。

和　尚　岛

和尚岛，山势重迭，林壑深茂，山中多虎狼。昔尝有学佛者居之，兽不敢近。今叶老寺，乃其遗迹也。故丽人谓之和尚岛。是日未刻，舟过其下。

牛　心　屿

牛心屿，在小洋中。一峰特起，状类覆盂，而中稍锐，丽人谓

之牛心。他处皆见之，形肖此山而差小者，亦谓之鸡心屿。是日未正，舟过此屿，南风小雨。

聂公屿

聂公屿，以姓得名。远视甚锐，逼近如堵。盖其形匾，纵横所见各异。是日未末，舟过其下。

小青屿（海道六）

小青屿如大青屿之形，但其山差小，而周围多焦石。申初舟过，雨势稍密。

紫燕岛

是日申正，舟次紫燕岛，即广州也。倚山为馆，榜曰庆源亭。亭之侧，为幕屋数十闲，居民草舍亦众。其山之东一屿，多飞燕，故以名之。接伴尹彦植，知广州陈淑，遣介绍与译官卓安，持书来迎，兵仗礼仪加厚。申后雨止，使副与三节，登岸到馆。其饮食相见，如全州礼，夜漏下二刻归舟。十日辛卯辰刻，西北风，八舟不动。都辖吴德休，提辖徐兢同上节，复以采舟诣馆，过济物寺，为元丰使人故左班殿直宋密饭僧，毕。归舟已刻，随潮而进。

急水门

是日未刻，到急水门。其门不类海岛，宛如巫峡江路，山围屈曲，前后交锁两闲即水道也。水势为山峡所束，惊涛拍岸，转石穿崖，喧豗如雷。虽千钧之弩，追风之马，不足喻其湍急也。至此已

不可张篷，惟以橹棹，随潮而进。

蛤　　窟

申后抵蛤窟抛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众。山之脊有龙祠，舟人往还必祀之。海水至此，比之急水门，变黄白色矣。

分　水　岭

分水岭，即二山相对，小海自此分流之地。水色复浑，如梅岑时。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国王遣刘文忠持先书，使者以礼受之。酉刻前进，至龙骨抛泊。

礼　成　港

十二日癸巳，早雨止，随潮至礼成港，使副迁入神舟。午刻，使副率都辖、提辖官，奉诏书于采舟。丽人以兵仗甲马，旗帜仪物共万计，列于岸次，观者如堵墙。采舟及岸，都辖、提辖，奉诏书入于采舆。下节前导，使副后从；上中节以次随之，入于碧澜亭；奉安诏书讫，分位少憩[1]。次口，遵陆入于王城，臣窃惟海道之难，甚矣。以一叶之舟，泛重溟之险，惟恃宗社之福，当使波神效顺以济，不然，则岂人力所能至哉。方其在洋也，以风飐为适从，若或暴横，转至他国，生死瞬息。又恶三种险，曰痴风，曰黑风，曰海动。痴风之作，连日怒号不已，四方莫辨；黑风则飘怒不时，天色晦□，不分昼夜。海动则彻底沸腾，如烈火煮汤，洋中遇此，鲜有免者；且一浪送舟，辄数十余里，而以数丈之舟，浮波涛闲，不啻毫末之在马体。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为急，而以操心履行为先。若遇危险，则发于至诚，虔祈哀恳，无不感应者。比者，使事

之行，第二舟至黄水洋中，三桅并折，而臣适在其中，与同舟之人，断发哀恳，祥光示现，然福州演屿神，亦前期显异。故是日舟虽危，犹能易他桅。既易，复倾摇如故。又五昼夜，方达明州定海，比至登岸，举舟臞悴[2]，几无人色，其忧惧可料而知也。若以谓海道非难，则还朝复命，不应受重赏，以为以死。则自祖宗以来，累遣使命未尝有飘溺不还者，惟恃国威灵，凭仗忠信，可以必其无虞耳。今叙此以为后来者之劝。比者，使人之行，去日以南风，归日以北风，初发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顺风，至六月六日，即达群山岛。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甲子，发顺天馆。十五日丙寅，复登大舟。十六日丁卯，至蛤窟。十七日戊辰，至紫燕岛。二十二日癸酉，过小青屿、和尚岛、大青屿、双文焦、唐人岛、九头山。是日泊马岛。二十三日甲戌，发马岛，过轧子苫，望洪州山。二十四日乙亥，过横屿，入群山门，泊岛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风阻不行。申后，东北风作，乘潮出洋，过苦苫，入夜不住。九日己丑，早过竹岛。辰巳，望见黑山，忽东南风暴，复遇海动，舟侧欲倾，人大恐惧，即鸣皷招众舟复还。十日庚寅，风势益猛。午刻，复还群山岛。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后风正，即发洋，夜泊竹岛。又二日，风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后，发竹岛，夜过月屿。二十日庚子，早过黑山，次过白山，次过五屿、夹界山。北风大作，低篷以杀其势。二十一日辛丑，过沙尾。午闲，第二舟三副桅折，夜漏下四刻，正桅亦折，而使舟与他舟，皆遇险不一。二十三日壬寅，望见中华秀州山。二十四日癸卯，过东西胥山。二十五日甲辰，入浪港山，过潭头。二十六日乙巳，早过苏州洋，夜泊栗港。二十七日丙午，过蛟门，望招宝山。午刻到定海县。自离高丽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注释]

①愒：休息。《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毛传：“愒，

息。”刘义庆《世说新语·假谲》：“有一客姥居店卖食，帝过憩之。”
②臞悴：臞，消瘦。《战国策·燕策二》：“（陈翠）遂入见太后，曰：‘何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以为列倕之传居山泽闲，形容甚臞。”悴，憔悴；瘦弱。《荀子·王霸》：“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杨倞注：“悴，憔悴也。”王逸《九思·悯上》：“含忧强老兮愁不乐，须发苧悴兮颥鬓白。”臞悴，憔悴瘦弱。

舟山网上方志馆

程大昌

程大昌（1123—1195），宋徽州休宁人，字泰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孝宗时，累官权吏部尚书，出知泉州、建宁府。光宗即位，徙知明州，所至留心民困。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平生笃学，长于考订典故。有《禹贡论》、《诗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等。本文选自于《北边备对》。关于“四海”，古以中国四境有海环绕，各按方位为“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但亦因时而异，说法不一。《书·益稷》：“予决九川，距四海。”孔传：“距，至也。决九州岛名川通之至海。”《孟子·告子下》：“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淮南子·俶真训》：“神经子骊山、太行而不能难，入于四海、九江而不能濡。”晋葛洪《抱朴子·明本》：“所谓抱萤烛于环堵之内者，不见天光之焜烂；侣鲋鰕于迹水之中者，不识四海之浩汗。”此文为作者对于四海之界定。

四　　海*

四海之边中国者，在山东[①]则为东海，在广南[②]则为南海，人人得而闻见，不待证说矣。若夫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极，不言西海。东北尝至碣石[③]，而北海之名，不着于经。则谓外薄四海，讫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汉武帝事远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

---

* 〔宋〕程大昌原著，〔明〕陆楫编：《古今说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北二海，遂有身历而目击之者矣，非道听途说之比也。于是条支[4]之西有海焉，先汉使命，固尝见之，而入诸史矣。后汉班超，又尝遣甘华辈亲至其地也。至于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夷人之与海商皆尝往来。若夫北海，则又其甚远者矣。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实临瀚海者，北海也。苏武、郭吉皆为匈奴所幽[5]，置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载，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谓骨利干之国焉，在海北岸也。然则诗书所称四海者，实皆环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方有西海、柏海、青海、蒲类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鲜水海，皆尝并海立称矣。然要其实致，则众水钟为大泽，如洞庭彭蠡之类，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为河，塞外有水，便名为海。"其说确也。班固叙张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则真以居延为海矣。

舟山网上方志馆

[注释]

①山东：称太行山以东地区。《史记·晋世家》："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杜甫《洗兵行》："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②广南：广东以南地区。

③碣石：见《望海赋》同条注。

④条支：亦作"条枝"。唐代西域地名，在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一带。唐设条枝都督府。李白《战城南》："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旧唐书·地理志三》："条枝都督府于河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以其王领之。仍于其部分置八州。"

⑤幽：囚禁。《史记·太史公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庞元英

庞元英，宋单州成武人，字懋贤。仁宗至和二年赐同进士出身。神宗元丰五年任朝请大夫、主客郎中，在省四年。后历鸿胪少卿，知晋州。所著《文昌杂录》，记任主客郎中时闻见及朝章典故，多可证《宋史》之舛漏。本文为作者对于诸番国的记述，语言极精简，其中邻国名较为著名，在本书所选之《岛夷志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朝贡录》各有出现，故不特注。

文昌杂录*（选）

主客[①]所掌诸番[②]，东方有四：其一曰高丽，出于夫余氏。殷道衰弱，箕子去之朝鲜，是其地也。在汉为乐浪郡。其二曰日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改之。其三曰渤海靺鞨，本高丽之别种。其四曰女贞，渤海之别种。西方有九：其一曰夏国，世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庆历中册命为夏国。其二曰董毡，居青唐城，与回鹘、夏国、于阗相接。其三曰于阗，西带葱岭，与婆罗门接。其四曰回鹘，本匈奴别裔，唐号回纥，居甘、沙、西州。其五曰龟兹，住居延城，回鹘之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其六曰天竺，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罗门。其七曰瓜沙州，汉炖煌故地。其八曰伊州，汉伊吾郡也。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国，汉车师前王之地，有高昌城，取其地势高、人昌盛以为名，正观中

---

* 〔宋〕庞元英著：《文昌杂录》，中华书局，1958年。

平其地为西州。南方十有五：其一曰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总管也。其二曰渤泥，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其四曰注辇，在广州之南，水行约四十万里方至广州。其五曰真腊，在海中，本扶南之属国也。其六曰大食，本波斯之别种，在波斯国之西，其人目深，举体皆黑。其七曰占城，在真腊北。其八曰三佛齐，蓋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其九曰阇婆，在大食之北。其十曰丹流眉，在真腊西。其十一曰陀罗离，南荒之国也。其十二曰大理，在海南，亦接川界。其十三曰层檀，东至海，西至胡卢没国，南至霞勿檀国，北至利吉蛮国。其十四曰勿巡，舟船顺风泛海二十昼夜至层檀。其十五曰俞卢和，地在海南。又有西南五蕃，曰罗、龙、方、张、石凡五姓，本汉牂牁郡之地。又有荆湖路溪洞及邛部、黎、雅等蛮傜。北方曰契丹，匈奴也，别隶枢密院。朝廷所以待远人之礼甚厚，皆着例录，付之有司，而诸蕃人贡，蓋亦无虚岁焉。

[注释]

①主客：官名。战国时已有此官，秦及汉初称典客，为九卿之一。武帝时称大鸿胪。汉成帝尚书置客曹，主管外交及处理民族间的事务。东汉光武分为南北主客二曹，晋分左右南北四主客，南朝单有主客，唐宋因之。明置主客郎中员外郎，为礼部的属司，掌诸藩的朝贡，接待给事等事。清末废。汉时匈奴亦置此官。《汉书·匈奴传上》："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一·六足龟》："予在主客时见之。"

②诸番：亦作"诸蕃"，旧时指西北边境各少数民族。此谓边疆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

吴自牧

吴自牧，宋临安人。所著《梦粱录》，仿《东京梦华录》之体，详述南宋临安府诸方情况，作者自序云："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故名《梦粱录》。"

梦　粱　录（选）*

观　　潮（卷四）

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①]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稍稀矣。十八日盖因帅座[②]出郊，教习节制[③]水军，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向有白乐天《咏潮》诗曰："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又苏东坡《咏中秋观夜潮》诗："定知玉兔[④]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日[⑤]寒。寄语重门[⑥]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万人鼓噪驱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江边身世两悠悠，人与沧波共白头。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吴儿生长狎[⑦]涛澜，冒

---

* 〔宋〕吴自牧著：《梦粱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8]。”“江神河伯[9]两酰鸡，海若东来[10]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林和靖《咏秋江》诗云：“苍茫沙嘴鹭鸶眠，片水无痕浸碧天。最爱芦花经雨后，一篷烟火饭鱼船。”治平郡守蔡端明诗：“天卷潮回出海东，人间何事可争雄？千年浪说鸱夷[11]怒，一汐全疑渤□空；浪静最宜闻夜枕，峥嵘须待驾秋风。寻思物理真难到，随月亏圆亦未通。”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向于治平年间，郡守蔡端明内翰见其往往有沉没者，作《戒约弄潮文》云：“斗、牛之外，吴、越之中，惟江涛之最雄，乘秋风而益怒。乃其俗习，于此观游。厥有善泅之徒，竞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谓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家之戒。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向有前辈作《看弄潮诗》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且帅府节制水军，教阅水阵，统制部押于潮未来时，下水打阵展旗，百端呈拽[12]，又于水中动鼓吹，前面导引，后抬将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帜满船，上等舞枪飞箭，分列交战，试炮放烟，捷追敌舟，火箭群下，烧毁成功，鸣锣放教，赐犒等差[13]。盖因车驾幸禁中观潮，殿庭[14]下视江中，但见军仪于江中整肃部伍，望阙奏喏，声如雷震。余扣[15]及内侍，方晓其尊君之礼也。其日帅司备牲礼、草履、沙木板，于潮来之际，俱祭于江中。士庶多以经文，投于江内。是时正当金风荐爽，丹桂飘香，尚复身安体健，如之何不对景行乐乎？

[注释]

①都人：京都的人。《文选》班固《西都赋》：“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李善注：“《毛诗》曰：‘彼都人士。’”张铣注：“言此都士女丽美过于五方。”杜甫《悲陈陶》：“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②帅座：帅使。胡继宗《书言故事·监司·帅使》：“诸路安抚曰帅使、帅座、帅台。安抚掌一道兵权，故曰帅。”

③节制：指节度使。元稹《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近世勋将尤贵富者言李郭，然而汾阳、西平犹不得父子并世为节制。”

④玉兔：指月亮。韩琮《春愁》：“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

⑤九日：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艺文类聚》引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李白《九日龙山饮》：“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

⑥重门：宫门《文选》谢朓《观朝雨》：“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吕向注：“重门，帝宫门也。”

⑦狎：戏谑；狎玩。韩愈《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公与人有畛域，不为戏狎，人得一笑语、重于金帛之赐。”陈鸿《东城老父传》：“三尺童子，人鸡群，如狎群小。”

⑧斥卤变桑田：斥卤即盐碱地。《吕氏春秋·乐成》：“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葛洪《抱朴子·嘉遁》：“让膏壤于陆海，爰躬耕乎斥卤。”桑田，种植桑树与农作物的田地。《诗·墉风·定之方中》：“星言夙驾，说于桑田。”

⑨河伯：见《南海神庙碑》同条注。

⑩海若东来：见《东海若》题注。

⑪鸱（chī）夷：即“鸱夷子皮”，春秋越范蠡之号。《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勠力，父子治产。”司马贞索隐：“范蠡自谓也。盖以吴王杀子胥而盛以鸱夷，今蠡自以有罪，故为号也。韦昭曰：‘鸱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汉书·货殖传》：“（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颜师古注：“自号鸱夷者，言若盛酒之鸱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怀，与时张弛也。鸱夷，皮之所为，故曰子皮。”

⑫呈拽：安置；安排。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元宵》：“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在其中，驾坐一时呈拽。”《东京梦华录·下赦》：“楼上百官赐茶酒。诸班直呈拽马队、六军归营。至日晡时，礼毕。”

⑬等差：等级次序；等级差别。《礼记·燕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星与日月，形色同尔，但以大小为其等差。”

⑭殿庭：朝廷。朱明镐《甲申悲愤诗》：“铜马连群压帝畿，百官犹是殿庭非。”此指代朝廷命官。

⑮扣：同“叩”，求教；探问。梁元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怀》：“孤陋乏多闻，独学少击扣。”

江海船舰[①]（卷十一）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此网鱼买卖，亦有名“三板船”。不论此等船，且论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盖神龙怪蜃之所宅，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②]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愚屡见大商贾人，言此甚详悉。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迤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若经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洋[③]，神物多于此中行雨，上略起朵云，便见龙现全身，目光如电，爪角宛然，独不见尾耳。顷刻大雨如注，风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④]，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亦深五十余丈。又论舟师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则知阴阳；验云气则知风色顺逆，毫发无差。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涛拍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风电光则云夏风对闪。如此之类，略无少差。相水

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有鱼所聚，必多礁石，盖石中多澡[5]苔，则鱼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等日分”，此两日若风雨不当，则知一旬之内，多有风雨。凡测水之时，必视其底，知是何等沙泥，所以知近山有港。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明、越、温、台海鲜鱼蟹鲞腊等货，亦上通于江、浙。但往来严、婺、衢、徽州诸船，下则易，上则难，盖滩高水逆故也。江岸之船甚伙，初非一色：海船、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注释]

①舰：此泛指一般的船只。陆游《舟行钱清柯桥之间》：“儿童鼓笛迎归舰，父老壶觞叙别情。”

②针盘：即罗盘。黄钧宰《金壶浪墨·试行海运》：“大洋中以针盘定向，以更香计时。”

③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洋：此当为作者想象之怪洋。昆仑：我国古代泛称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以至东非之人为昆仑。参阅《太平御览》引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引竺芝《扶南记》、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蛇龙：蛇与龙，传说为造成洪水者。《孟子·滕文公》：“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王充《论衡·吉验》：“洪水滔天，虵龙为害，尧使禹治水，驱虵龙，水治东流，虵龙潜处。”

④南针：即指南针，同上文“针盘”。

⑤澡：通于“藻”。

鲞　　铺（卷十六）

杭州城内外，户口[①]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盖杭城人娇细故也。姑以细鲞言之，此物产于温、台、四明[②]等郡。城南浑水闸，有团招客旅，鲞鱼聚集于此。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余家，皆就此上行合摭。鱼鲞名件具载于后：郎君鲞、石首鲞、望春、春皮、片鲫、鲫鲞、鳘鲞、□鲞、鳗条弯鲞、带鲞、短鲞、黄鱼鲞、鲠鱼鲞、□鲞、老鸦鱼鲞、海里羊。更有海味，如酒江瑶、酒香螺、酒蛎、酒龟脚、瓦螺头、酒垅子、酒鲞、酱蛎、锁宫、小丁头鱼、紫鱼、鱼鳔、蚶子、鲭子、子、海水团、望潮卤虾、鲚鲞、红鱼、明脯干、比目、蛤蜊、酱蜜丁、车螯、江蚕、鳔肠等类。铺中亦兼卖大鱼鲊、鲟鱼鲊、银鱼鲊、饭鲊、蟹鲊、淮鱼干、蟛、盐鸭子、煎鸭子、煎鲚鱼、冻耍鱼、冻鱼、冻鲞、炙、炙鱼、粉鳅、炙鳗、蒸鱼、炒白虾。又有盘街叫卖，以便小街狭巷主顾，尤为快便耳。

[注释]

①户口：指人口。贾谊《新书·匈奴》："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

②四明：山名，在浙江省宁波市西南，此指代宁波。

周去非

周去非，宋温州永嘉人，字直夫。南宋隆兴元年进士，淳熙中官桂林通判。孝宗淳熙五年，著《岭外代答》，这是他唯一的传世之作。全书共十卷，记岭外制度方物等颇详，具有多重史料价值，堪称不朽之作。这里选择了与海洋相关的部分内容。

岭外代答*（选）

天　分　遥（卷一，地理门）

钦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谓水一折为遥[①]，故有七十二遥。七十二遥中，有水分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址海。其一，东南入琼廉海。名曰天分遥[②]。人云，五州[③]昔与交址定界于此，言若天分然也。今交址于天分遥已自占，又于境界数百余里吴婆灶[④]之东以立界标，而采捕其下，钦人舟楫少至焉。

[注释]

①遥：方言，指水流弯曲。俞樾《茶香室丛钞·七十二遥》："南人谓水一折为遥。故有七十二遥之名。"

②天分遥：此"遥"当为"迳"，指钦江入海口外钦州湾中之港汊。

③五州：无可考，或指钦、廉、雷、琼四州及昌化。

---

* 〔宋〕周去非原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

④吴婆灶：不见于历代岭南地志。

三　合　流（卷一，地理门）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址洋[①]。中有三合流[②]，波头喷涌而分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③]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海洋[④]也。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⑤]数百里，尾闾[⑥]所泄，沦入九幽[⑦]。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至于东大海，尾闾之声，震泗无地。俄得大东风以免。

圖魯山网上方志馆

[注释]

①交址洋：指今越南中部以东之海面。

②三合流：即明黄衷《海语》所言之“分水”。《海语》云：“分水在占城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由马鞍山（《汇释》马鞍山条谓即越南最南端之奥比岛）抵旧港，东注为诸蕃之路，西注为朱涯儋耳之路。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可知三合流即在今西沙群岛与越南中部海岸之间。

③诸蕃国：泛称中国以外的国家。《宋史·食货志下八》：“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

④东大洋海：指太平洋。

⑤长砂石塘：即《岛夷志略》、《海语》等书所言之“万里石塘”，指西沙及中沙群岛之岛屿与礁石。

⑥尾闾：见《望海赋》同条注。

⑦九幽：本指极深暗的地方，指地下。此引申为阴间。又如，王安石《祭丁元珍学士文》：“请着君德，铭之九幽。以驰我哀，不在醪羞。”和邦额《夜谭随录·香云》：“虽死九幽，不忘也。”

象　鼻　砂（卷一，地理门）

钦廉海中有砂碛，长数百里，在钦境乌雷庙[①]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隐在波中，深不数尺，海舶遇之辄碎。去岸数里，其碛乃阔数丈，以通风帆。不然，钦殆不得而水运矣。尝闻之舶商曰[②]："自广州而东，其海易行；自广州而西，其海难行；自钦廉而西，则尤为难行。"盖福建、两浙滨海多港，忽遇恶风，则急投近港。若广西海岸皆砂土，无多港澳，暴风卒起，无所逃匿。至于钦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为难行，观钦之象鼻，其端倪已见矣[③]。

[注释]

①乌雷庙：《舆地纪胜》谓在钦州城外半里，《寰宇通志》谓在钦州南五里，且谓"自唐以来，碑记尚存"。

②尝闻之舶商曰：此可见周去非与舶商有交往。

③观钦之象鼻，其端倪已见矣：《嘉靖钦州志》："其岭发脉，自那暮山蜿蜒而来，顿为风门岭。又逶迤南行至海，顿起一岭。此岭独遗群山，亘出大海，而近交址。西望海东府，在渺茫间。交船恒至此。闻交人每岁望祭之。"可知象鼻砂，为自那暮山向西南经风门岭、乌雷岭之余脉入于海中形成之礁石，处于通向交址之海路要冲。

天 涯 海 角（卷一，地理门）

钦州有天涯亭[①]，廉州有海角亭[②]，二郡盖[③]南辕穷途也。钦远于廉，则天崖之名，甚于海角之可悲矣。斯亭并城之东，地势颇

高。下临大江④，可以观览。昔余襄公守钦⑤，为直钩轩⑥于亭之东偏，即江滨之三石，命曰钓石、醉石、卧石⑦。富为吟咏，载在篇什⑧。

[注释]

①天涯亭：《嘉靖钦州志》亭榭条："按，汉唐治志日南，钦州非天涯。亭以'天涯'扁，必建于宋。但莫详作者。"其说良是。

②海角亭：据道光《广东通志》，海角亭原在廉州府治西南半里，明成化时移建城西，嘉靖时又移于府治西南，隆庆中迁于廉江西。

③盖：《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均作"并"。

④大江：指钦江，发源于灵山县罗阳山，长179千米，年平均流量为12.3亿立方米（参阅廖正城主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146页，1988年出版）。

⑤余襄公：即余靖（1000—1064），韶州曲江人。嘉佑五年，交址北侵，余靖为广西体量安抚使，率兵以镇之。蔡撰《墓志铭》言，余靖令交址"械致（首祸）五人，莅刑于钦州，归奏所以治蛮之状"。余靖曾莅刑临钦州，此《代答》所以误为"守钦"也。

⑥直钩轩：各本作"直钓轩"，《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寰宇通志》、《明一统志》均作"直钩轩"。按，唐王起《吕望钓玉璜赋》（载《文苑英华》）："昔太公之未遇也，隐于渭之滨，钓于渭之津，坐礹石而不易其操，垂直钩而不扰其神。"唐方干《献王大夫二首》（载《全唐诗》）："锵金五字能援笔，钓玉三年信直钩"，当因涉下文钓石而误，今改从"钩"。

⑦钓石、醉石、卧石：此三石在江滨，《明一统志》"廉州府天涯亭"条，亦言三石"在钦州东江岸上"。与余靖同时而稍后之陶弼，知钦州时，亦有三石，即钓石、醉石、吟石，亦在钦州东。但不在江滨或岸上而在江中。虽有二石同名，但实有别。

⑧富为吟咏，载在篇什：今存余靖《武溪集》含诗二卷，但无一涉及钦州。

潮（卷一，地理门）

江浙之潮，自有定候①，钦廉则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止一

潮。二弦小潮，谓之子水[2]，顷刻竟落，未尝再长[3]。琼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4]。潮之大小，随长短星[5]，初不系月之盛衰，岂不异哉！

[注释]

①自有定候：江浙面临东海，其潮属正规半日潮，即在一个太阴日（24小时51分钟）内，发生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两次潮高与涨落时间，都近似相等，此即“自有定候”。

②二弦小潮，谓之子水：《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引《代答》本条，均作“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止一潮，谓之小水”，无“二弦小潮，谓之子水”二句。未知是出于任意删节还是所见本不同。《嘉靖钦州志》“潮汐篇谓朔望之潮为母水，二弦之潮为子水。《广东新语》“土言”条则称：“廉、钦州谓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谓子水。”先水与母水、老水，子水与小水，名称有异而内涵则同。

③顷刻竟落，未尝再长：潮为海水受日月引力所致，月之引力作用更大，故在夏历朔望前后日月引力相合时，潮最大，为大潮，此即先水、母水、老水。上下弦前后，日月引力相消，潮最小，为小潮，此即子水、小水。《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潮汐条：“北部湾的潮汐类型为正规全日潮和非正规全日潮，但以前者为多，约占60%～70%。潮差较大，平均潮差2.43米，最大潮差达6.25米，属强潮岸段。”

④琼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琼州海峡，因地形关系，太平洋潮波穿过海峡时，情况比较复杂。海峡东端为非正规半日潮，常日夜两次来潮。潮涨则显海水西流，潮落则显海水东流。海峡西端为正规全日潮，常日夜只一次来潮，与东端潮情不同。二者相激，潮情颇不规则，且有一月之中，一二日或三四日不潮不汐者。此言不甚合实际。昔人早已指出，如道光《琼州府志》云：“以为半月东流，半月西流者，亦不尽然。”盖得自传闻，未详察也。

⑤潮之大小，随长短星：道光《琼州府志》引明王佐《候潮论》：“（长短星）载籍无考，本出于后世方伎家阴阳拘忌之书。……世俗以为参差不齐之星。”《府志》按云：“琼州之潮，……大抵视月之盈虚为候，以为随长短星者，非也。”

木　兰　舟（卷六，器用门）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柁[①]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人阻碧[②]，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足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苟舟行太过，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木兰皮国[③]，则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④]。

舟山网上方志馆

[注释]

①柁：同“舵”。

②阻碧：险阻之大海。碧即碧海，旧题东方朔《海内十洲记》：“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汗，与东海同。水既不苦，正作碧色。”

③木兰皮国：在今摩洛哥与西班牙南部。

④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木兰舟，中国古代言木兰舟，以其取材于木兰香树，而显其高雅，非谓舟之广大也。旧题任昉《述异记》：“木兰川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舟，舟至今在洲中，诗家云木兰出于此。”《通志·昆虫草木略》：“木兰，曰林兰，曰杜兰，皮似桂而香。”又云：“世言鲁班刻木兰舟在七里洲中，至今尚存。凡诗咏所言木兰舟即此。”宋人言木兰舟，亦非取其广大。陈张正见《别韦谅》：“千里浔阳岸，三翼木兰船”（见《汉魏六朝百三家·张散骑集》）、《容斋四笔》“船名三翼”条，举此以为轻舟之例。

藤　　舟（卷六，器用门）

深广沿海州军，难得铁钉桐油，造船皆空板穿藤约束而成。于藤缝中，以海上所生茜草[①]，干而窒之，遇水则涨，舟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贩皆用之。而或谓要过磁石山而然，未之详尔。今蜀舟底以柘木[②]为钉，盖其江多石，不可用铁钉，而亦谓蜀江有磁石山，得非传闻之误？

[注释]

①茜草：普陀茜草，多为多年生攀援草本，根可作红色染料。多生于山野草丛中。其生长于海上者，当是别种，以状如茜草而称之也。

②柘木：柘，灌木至小乔木，亦称黄桑。木材可制弓，《考工记》谓弓人取材为干，“柘；为上”。以木质坚实，故蜀人造船，取以为钉。

刳　木　舟（卷六，器用门）

广西江行小舟，皆刳木为之，有面阔六七尺者。虽全成无罅，免缉襭[①]之劳，钉灰之费，然质厚迟钝。忽遇大风浪，则不能翔，多至溺。要不若板船[②]，虽善不能为矣。钦州竞渡兽舟，亦刳全木为之，则其地之所产可知矣。海外蕃船，亦有刳木者，则其为木，何止合抱而已哉！

[注释]

①缉襭：《易·既济》：“缉有衣襭。”王弼注：“缉，宜曰濡。衣襭，所以塞舟漏也。”缉，即浸润。衣襭：即破布敝絮。

②《知不足斋》本此句下注云：“疑有脱文。”按，此下语意不连贯，疑下句

“虽善不能为矣”，“为”字下脱“安”字。

桅（卷六，器用门）

钦州海山，有奇材二种：一曰紫荆木[①]，坚类铁石，色比燕脂，易直，合抱。以为栋梁，可数百年。一曰乌婪木[②]，用以为大船之桅，极天下之妙也。蕃舶大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万里，千百人之命，直寄于一桅。他产之桅，长不过三丈，以之持万斛之舟，犹可胜其任，以之持数万斛之蕃舶，卒遇大风于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钦产缜理坚密，长几五丈。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如以一丝引千钧于山岳震颓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此桅一双，在钦直钱数百缗，至番禺、温陵[③]，价十倍矣。然得至其地者，亦十之一二，以材长，甚难海运故耳。

[注释]

①紫荆木：常绿乔木。树皮黑色，内层浅红色。木材硬重耐腐，干燥后不收缩，可作船橹（据《简明生物学词典》紫荆木条）。在宋代，此木亦生长于钦州。

②乌婪木：《本草纲目》作“乌木”、“乌文木”，《岛夷志略》作“乌黎木”。《诸蕃志》作“乌榄木”，冯注谓乌榄为译名，唯译自何种语，诸说纷纭难定。此木属柿树科柿树属。《诸蕃志》述其特征：“似棕榈，青绿耸直，高十余丈，荫绿茂盛。其木坚实如铁，可为器用，光泽如漆，世以为珍木。”

③温陵：宋叶庭珪《海录碎事》：“温陵，泉州也，以其地少寒，故名。”

耐得翁

不着撰人名氏，但自署曰耐得翁。其书成于端平二年，皆纪杭州琐事。分十四门，曰《市井》，曰《诸行》，曰《酒肆》，曰《食店》，曰《茶坊》，曰《四司六局》，曰《瓦舍众伎》，曰《社会》，曰《园苑》，曰《舟船》，曰《铺席》，曰《坊苑》，曰《闲人》，曰《三教外地》。叙述颇详，可以见南渡以后土俗民风之大略。

都城纪胜*（选）

舟船（地理类八杂记之属）

行都左江右湖，河运通流，舟船最便．而西湖舟船，大小不等，有一千料，约长五十余丈，中可容百余客，五百料，约长三二十丈，可容三五十余客．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隐，如坐平地．无论四时，常有游玩人赁假．舟中所须器物，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暮则径归，不劳余力，惟支费钱耳．其有贵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致耳．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龙舟争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①]之遗风，而东浦河亦然．惟浙江自孟秋[②]至中秋间，则有弄潮者，持旗执竿，狎戏波涛中，甚为奇观，天下独此有之。

---

* 作者不明：《都城纪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注释]

①金明池：池名。池在宋京开封西郑门西北。周围约九里。《宋史·太宗纪》："（太平兴国三年）诏凿金明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

②孟秋：秋季的第一个月，农历七月。《礼记·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北史·燕凤传》："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三年孟秋辛卯，候降于州之后堂。"

舟山网上方志馆

周　辉

周辉（1126—?），名或作煇。宋泰州海陵人，侨寓钱塘，字昭礼。嗜学工文，隐居不仕，当世名公卿多折节下之。著《清波杂志》、《北辕录》。《清波杂志》是宋人笔记中较为著名的一种，书中记载了宋代的一些名人轶事；保留了不少宋人的佚文、佚诗和佚词；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章制度、风俗、物产等。作者自序云："辉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时居都下清波门，目为《清波杂志》。"除了《清波杂志》十二卷外，现存的还有《清波别志》三卷。

清波杂志*（选）

倭　　国（卷四）

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①，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②裸病人就水滨，杓③水通身浇淋，前四方呼其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④，遇中州⑤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⑥，名"度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

---

* 〔宋〕周辉原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

迩便风以归。

[注释]

①明州人：明州汉会稽郡地，今浙江省宁波市。唐开元二十六年置州，以境内有四明山得名。治所在鄞县（五代吴越改名鄞县）。宋绍熙五年升为庆元府。明初改为明州府，洪武十四年改名宁波府。此当指宁波人。

②第：副词，只是；只。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诗》："素不作诗，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为闲言语耳。"

③杓：通于"勺"，即舀。

④被发：被，通于"披"。被发，即披发。

⑤中州：指中原地区。《三国志·吴志·全琮传》："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者以百数。"王安石《黄河》："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

⑥荐寝：亦说"荐枕"，进献枕席，借指侍寝。沈德符《野获编·兵部·蔡见庵宪使》："数日后，仍送蔡入城，则虏妇已荐寝于毳帐数夕矣。"《文选》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李善注："荐，进也，欲亲于枕席，求亲昵之意也。"李白《相和歌辞·怨歌行》："荐枕娇夕月，卷衣恋春风。"

⑦度：授与；给与。元好问《论诗》："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武王伐纣平话》："令一宫人取过来，度与妲己。"

独活石脾[①]（卷四）

王右军帖云："独活无风则摇，有风不动。石脾入水则干，出水则湿。"出水则湿可见，入水则干何自知之？近阅《夷坚戊志》序，其略云：叶晦叔闻于刘季高：有估客[②]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未能死，遇其开口吸水时，适木工在，乃取斧口斫鱼。鱼觉痛，跃

身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或戏难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谈此事于世乎？"颇类前说。

[注释]

①独活石脾：独活，草名，茎、叶皆有毛，羽状复叶，花五瓣白色，根可入药，有镇痛、发汗、利尿之效。古代以羌族地区出产者为最佳，故又名羌活。传说此草得风不摇，无风自动，故又名独摇草。《太平御览》引《本草经》："独活一名护羌使者，味苦平，生益州。久服轻身。"此文作者以独活与石脾比较，王羲之《杂帖》："石脾入水即干，出水便湿；独活有风不动，无风自摇。天下物理，岂可以意求？"

②估客：即商人，也说"估人"。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宗渭《浦城下水》："舟子下滩常斗水，估人遇险只呼神。"

李宝[①]海道立功（卷五）

李宝海道与虏人战，见其舟皆以油缬[②]为帆，舒张如锦绣。未须臾，喷涛怒浪，卷聚一隅。此以火箭环射之，箭之所及，烟焰随发。既败虏，走捷以闻。遣使锡赍[③]甚渥[④]，赏功建节，御书"忠勇李宝"四字于金缠干旗上以宠之。

[注释]

①李宝（？—1165），宋曹州乘氏人，人称泼李三。初从岳飞为马军，后任统领。尝陷于金，拔身自海道归宋。高宗绍兴中为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驻平江府，督海船。诏书"忠勇李宝"表其旗帜，授静海军节度使、沿海制置使。金主亮以败内被杀，论者多以功归之。

②油缬：缬，即染花的丝织品。魏书封回传："荥阳郑荣陷事长秋卿刘腾，货腾紫缬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油缬，即是经涂油的染花丝织品。

③锡赍：赏赐。刘勰《文心雕龙·指瑕》："夫赏训锡赍，岂关心解。"《旧唐

书·郭暧传》："大历中，恩宠冠于戚里，岁时锡赉珍玩，不可胜纪。"
④渥：浓厚；优厚。《韩非子·说难》："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王充《论衡·齐世》："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

野　艇[①]（卷九）

山谷云："野艇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今所谓航船者，俗名轻舠[②]。如"航湖"、"航海"，亦为常谈。

[注释]
①野艇：指野船。张志和《渔父》："秋山人帘翠滴滴，野艇倚槛云依依。"梅尧臣《小村》："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
②轻舠：轻快的小舟。李白《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祝允明《野记》："上命常开平遇春与郭宣武子兴帅众，以轻舠载火纵焚，敌舰悉烧溺。"

捍　海　堰[①]（卷十）

熬波[②]之利，特盛于淮东，海陵复居其最。绍兴间[③]，岁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④]。于以佐国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真州一仓，遂稍损旧数。捍海置堰，肇自李唐[⑤]。国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叠石外固。厥后刓缺[⑥]不常，随即补治。淳熙改元，复圮[⑦]于潮汐。时待制张公守郡，益加板筑，不计工费，唯取坚实。官赀不足，阴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赖[⑧]。侍御史李粹伯记其成。辉

是年适在乡里，乃得其实。

[注释]

①捍海堰：捍，抗拒；抵制。《北齐书·酷吏传·宋游道》："对捍诏使，无人臣之礼，大不敬者死。"李浚《松窗杂录》："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捍海，抵制海潮，防海浪。堰：挡水的低坝。庾信《明月山铭》："堤梁似堰，野路疑村。"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古堰对河墟，长林出淇口。"

②熬波：指煮海水为盐。张融《海赋》："若乃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姚宽《西溪丛语》："盖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炼盐，所谓熬波也。"

③绍兴间：宋高宗绍兴期间。

④缗：量词。古代通常以一千文为一缗。《新唐书·张弘靖传》："诏以钱百万缗赉将士。"

⑤肇自李唐：肇，开始；创始。李唐，指唐朝。唐皇室姓李，故称。周朴《吊李群玉》："群玉诗名冠李唐，投诗换得校书郎。"周敦颐《爱莲说》："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

⑥刓缺：亦作"刓阙"，磨损残缺。前蜀杜光庭《录异记·许君》："因得古碑，文字刓缺，不可复识。"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⑦圮（pǐ）：毁坏；坍塌。《书·咸有一德》："祖乙圮于耿。"孔传："河水所毁曰圮。"张衡《思玄赋》："流夫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坟。"苏辙《襄阳古乐府·野鹰来》："嵯峨呼鹰台，人去台已圮。"

⑧赖：依靠；凭借。《尚书·大禹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孔颖达疏："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万代长所恃赖，是汝之功也。"

昭达纵龟（卷十一）

舍弟昭达，淳熙壬寅丞长洲。沿檄往海盐，回程次[①]吴江，见

岸旁渔舟取龟板，用锯刀剜其肉，最为残酷。小人牟利，忍于物命，不恤也。询之，一枚才直一二钱。恻然动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余枚，贮于竹箩。度去渔舟差远，以数枚置于版。舟行，旋取旋放[2]，盖恐仆隶辈用力抛掷，或堕沮洳[3]中，反伤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妇唐迎谓曰："昨梦甲士数百人入门，云荷官人见宥，各声喏而去，殊不可晓。"初不知曾纵龟也。告以故，相与叹息。自尔后，凡遇鳞介鲜活者，常取以善价，俾相忘于江湖，迄今毋怠。

[注释]

①次：至，及。《太平广记》引《河东记》："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隋书·李密传》："行次邯郸，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墙而遁。"

②旋取旋放：旋，连词。连用于两个动词之前，表示一边这样，一边又那样。章碣《陪浙西王侍郎夜宴》诗："深锁雷门宴上才，旋看歌舞旋传杯。"此谓一边取龟一边放龟。

③沮洳：谓水浅。诗魏风："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拦　滩　网（卷十二）

江上取鱼，用拦滩网，日可俯拾。滨江人家得鱼，留数日，俟稍败[1]方烹。或谓："何不击鲜？"云："鲜则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于此益信。兹谓神奇化臭腐。又见故老言：承平时，淮甸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又岁久佩香[2]，以虎子[3]覆一夕，芬馥仍旧。兹谓臭腐化神奇。或云无是理，答曰："药物中秋石[4]何自而出？"

[注释]

①败：腐烂；变质。《论语·乡党》："鱼馁而肉败，不食。"《文子·道原》："鸟卵不败，兽胎不殰。"《后汉书·仲长统传》："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郦道元《水经注·汾水》："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败也。"

②佩香：宋宣和年间宫中对香的一种称谓。赵令畤《侯鲭录》："宣和五六年间……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天下效之。香谓之'佩香'。"

③虎子：便壶。因形作伏虎状，故名。多以陶、瓷、漆或铜制作，汉代王室贵族亦有以玉为之者。汉、魏、南北朝古墓中常以虎子作为随葬品。《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亵器"郑玄注："亵器，清器、虎子之属。"孙诒让正义："虎子，盛溺器，亦汉时俗语。"汉应劭《汉官仪》卷上："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唾壶虎子尽能执，舐痔折枝无所辞。"

④秋石：丹药名。白居易《思旧》："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李时珍《本草纲目·人·秋石》："淮南子丹成，号曰秋石，言其色白质坚也。近人以人中白炼成，白质，亦名秋石，言其亦出于精气之余也。再加升打，其精致者谓之秋冰，此盖仿海水煎盐之义，方士亦以盐入炉火煅成。伪者宜辨之。"

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宋苏州吴县人，字致能，号石湖居士。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累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孝宗初，知处州，修复通济堰，民得灌溉之利。乾道六年出使金国，不畏强暴，不辱使命。除中书舍人。淳熙五年，拜参知政事，仅两月，被劾罢，奉祠。素有文名，尤工于诗。有《石湖集》、《揽辔录》、《吴船录》、《吴郡志》、《桂海虞衡志》等。《桂海虞衡志》自序谓凡所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着之。共十三篇，曰《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每篇各有小序，皆志其土之所有。

桂海虞衡志*（选）

志　虫　鱼

虫鱼微物，外薄于海者，其类庸可既哉！录偶见闻者万一。

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户[1]没水探蚌取之。岁有丰耗，多得谓之珠熟。相传海底有处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

* 〔宋〕范成大原著，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

之，不可得。蚌之细碎蔓延于外者，始得而采。

砗磲[2]。似大蚌，海人磨治其壳，为诸玩物。

蚺蛇[3]。大者如柱，长称之，其胆入药。南人腊其皮，刮去其鳞，以鞔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数辈满头插花，趋赴蛇。蛇喜花，必驻视，渐近，竞拊其首，大呼红娘子，蛇头益俛不动，壮士大刀断其首。众悉奔散，远伺之。有顷，蛇省觉，奋迅腾掷，傍小木尽拔，力竭乃毙。数十人舁[4]之，一村饱其肉。

琦瑁[5]。形似龟鼋，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错鳞差，以成一背。其边裙襕缺，嚼如锯齿。无足，而有四鬣，前两鬣长状如楫，后两鬣极短，其上皆有鳞甲，以四鬣棹水而行。海人养以盐水，饲以小鲜。俗传甲子、庚申日辄不食，谓之琦瑁斋日，其说甚俚。

蜈蚣。有极大者。

青螺。状如田螺，其大两拳。揩磨去麤皮，如翡翠色，加雕琢为酒杯。

鹦鹉螺。状如蜗牛壳。磨治出精采，亦雕琢为杯。

贝子。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

石蟹。生海南，形真是蟹。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诘。又有石虾，亦其类。

鬼蝴蝶。大如扇，四翅，好飞荔枝上。

黑蛱蝶。大如蝙蝠，橘蠹所化，北人或名为玄武蝉。

嘉鱼。状如小鲋鱼，多脂，味极腴美。出梧州火山。人以为鲊，以饷远。

虾鱼。出漓水。肉白而丰，味似虾而松美。

竹鱼。出漓水。状如青鱼，味如鳜鱼。南中鱼品如鲤、鲫辈皆有之，而以虾、竹二鱼为珍。

天虾。状如大飞蚁。秋社后，有风雨，则群堕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堕，掠取之为鲊[6]。

[注释]

①蜑（dàn）户：蜑，旧时南方的水上居民、蜑户，蜑人散居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带，一向受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不许陆居，不列户籍。他们以船为家，从事捕鱼、采珠等劳动，计丁纳税于官。明洪武初，始编户，立里长，由河泊司管辖，岁收渔课，名曰“蜑户”。

②砗磲（chē qú）：软体动物，栖息于热带海洋中。肉可食用。壳大而厚，略呈三角形，长可达一米，可制器皿及装饰品。

③蚺蛇：亦作“蚦蛇”。嵇康《答难养生论》：“蚺蛇珍于越土，中国遇而恶之；黼黻贵于华夏，裸国得而弃之。当其无用，皆中国之蚺蛇，裸国之黼黻也。”《山海经·大荒南经》“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郭璞注：“今南山（方）蚦蛇吞鹿，亦此类。”

④舁（yú）：抬；扛。《三国志·魏志·钟繇传》：“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

⑤璅瑣：同“玳瑁”。

⑥鲊：用腌、糟等方法加工的鱼类食品。《释名·释饮食》：“鲊，菹也，以盐、米酿鱼以为菹，熟而食之也。”

岳　珂

岳珂（1183—1234），宋相州汤阴人，居嘉兴，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仕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因恨秦桧陷害其祖岳飞，作《金陀粹编》及《吁天辩诬集》、《定天录》以辩诬。有《九经三录》、《桯史》、《玉楮集》。本书所选《记龙眠海会图》，意象新颖，描写海洋诸多生物形象鲜活、姿态生动。

桯　　史*（选）

记龙眠海会图（卷六）

李龙眠既弃画马之嗜，亶作补陀大士相，以施缁徒[①]。垂老，得疋楮，戏笔五百应真像，几年乃成。平生绘写，具大三昧[②]，仅此轴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③]，常棲致香火室中。余来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仿贝叶语，为作记其右曰：南阎浮提，有大善知识，现居士宰官妇女身，在家修菩萨梵行。有一初学与其子游，以是因缘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罗汉海会妙相一轴，于是合掌恭敬，叹未曾见，如人人暗，忽睹光明，心大欢喜，莫可喻说。宛转谛观，神通变化，皆得自在，小大长短，老□妍丑，各有所别。足踏沧海，如履坦途，蛟、蜃、鼋、鲵、鱼、

---

* 〔宋〕岳珂著：《桯史》，中华书局，1981年。

鳖、蛙、蛤，俛首听命，如乘安车。天龙八部，夜叉罗刹，诸恶鬼众，前后导从，如役仆厮。宝花缤纷，天乐竞集，金桥架空，琪树蔽日。或闯而窥，或倚而立，瓶钵杖拂，各有所执，凌云御风，升降莫测。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4]或负，状貌迭出。以种种形，成于一色，于一色中，众妙毕具，如幻三昧，随刹现形，千变万化，不离一性。如是我闻，释迦文佛，既成道已，乃于耆阇崛山[5]集阿罗汉。有学无学，菩萨摩诃萨，次第授记，陈如号曰“普明”，五百阿罗汉，亦同一号，名曰“普明”。既受佛记，即得如来方便法，而金刚经云：“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则是诸大阿罗汉，有法无法，有相无相，皆不可知，不可测。飘流大海，一切众生，天龙八部，诸鬼神众，若有若无，若隐若显，亦不可知，不可测。如梦中语，如水中尘，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谓之有相可乎？谓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测。然则斯图之作，沧海浩渺，神通变化，奇形异状，曲极其妙，求诸法耶？求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测。大佛于贤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释梵八部之众，演畅摩诃衍法，度无量无边众生。其殿百宝庄严，众妙殊特，匪因缘而有，匪自然而成，则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谓之有乎？谓之无乎？知此则知海之为海，罗汉之为罗汉，蛟、蜃、鼋、鲍、鱼、鳖、蛙、蛤，天龙八部，夜叉罗刹，似耶否耶？有耶无耶？匪大圆觉，合凡圣于一理，混物我于一心，是否两忘，色空俱灭。则法且无有，何况于相，相且无有，何况于画，画且无有，何况于记。虽然，是理也，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说。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见性，善男子、善女人，有能于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则聚沙为塔，画地成佛，皆是道场。何况图画庄严，尽形供养，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于往昔时，有大居士号曰龙眠，得画三昧，始好画马，念念弗忘。有大比丘，见而诮之，由此一念，当堕乌腹，于是居士瞿然忏悔，乃于一切诸佛诸大菩萨而致意焉。端严

妙丽，随念现形，皆得三昧，是罗汉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画此罗汉，以大善知识之一念，得此罗汉，当知是画为第一希有。画者，得者，匪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承佛受记，未易画此，亦未易得此。至于有法无法，有相无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是记也，盖为画设，开禧二年百六日，初学王迈谨记。英伯他文亦多奇，累试词闱不偶，今尚在选调中，余前书京口故游，盖其人也。

[注释]

①缁徒：僧侣。唐孟浩然《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阜盖依松憩，缁徒拥锡迎。"

②三昧：佛教语。梵文音译。又译"三摩地"。意译为"正定"。谓屏除杂念，心不散乱，专注一境。《大智度论》："何等为三昧？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夫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

③母氏雅敬浮屠：母，原作"毋"，今据嘉靖本、集成本、四库本、学津本校改。

④挽：拉；牵引。曹植《名都篇》："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苏轼《祈雨祝文》："逾旬不雨，农有忧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

⑤耆阇崛山：梵语的译音，又译为灵鹫山、灵鸟山、灵鸟顶山。亦简称"耆崛"，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东北，为释迦牟尼说法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一》引《西域记》："耆阇崛山在阿耨达王舍城东北，西望其山，有两峰双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鹫鸟常居其岭，土人号曰耆阇崛山。胡语'耆阇'，鹫也。"玄应《一切经音义》："正言姞栗陀罗矩吒山，此译云鹫台，又云鹫峰，言此山既栖鹫鸟，又类高台也。旧译云鹫头或云灵鹫者，一义也。"

江少虞

江少虞，宋衢州常山人，字虞仲。徽宗政和间进士。调天台学官，历知建、饶、吉三州，治状皆第一。绍兴中，集北宋野史遗文，著《皇朝事实类苑》。本书所选《见龙》叙述的是龙的传说；《屯罗岛》讲述的是外国海上飘风遇难者中国遇救的真实故事；《油煎蛤蜊》介绍了南方、北方人的饮食习惯，还讲述了一个油煎蛤蜊的幽默故事。语言简明通达，可读性强。

宋朝事实类苑* （选）

见　　龙（卷五十八）

张洎使高丽，方泛舟海中，因问舟人，龙可识乎？对曰："常因云起，多见垂尾于波澜间，动摇伸缩，良久，雨大作，未尝见其全体及头足也。"洎因冠带焚香，祝以见真龙。时天晴霁，忽有龙见于水际，少顷渐多，以至弥望，轰然无数，洎甚震骇，良久而没。

屯　罗　岛

嘉佑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船中有三十

---

* 江少虞编纂：《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余人，皆衣冠如唐人，系红鞓角带，短皂布衫，见人皆恸哭，语言不可晓。试令书字，字亦不可读，行则相缀如雁行。久之，自出一书示人，乃唐天佑中告授屯罗岛首领陪戎副尉制。又有一书，乃是上高丽状，亦称屯罗岛，盖用汉字，东夷之臣属高丽者。船中有诸谷，惟麻子大如莲的，苏人种之，初岁亦如莲的，次年渐小，数年后，只如中国麻子。时赞善大夫韩正彦知昆山县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罢，以手捧首而鞠，意如欢感。正彦使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首而鞠。

油煎蛤蜊

宋明帝好食蜜渍鲠鲊，一食数升，鲠鲊乃今乌贼腹也，如何以蜜渍食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蜜拥剑四瓮。又何嗣嗜糖蟹。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簋，令饕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讶之，使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坐客莫不大笑。予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鲤鱼，鳞鬣虬然，无下箸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赵彦卫

赵彦卫，宋宗室，字景安。孝宗隆兴元年进士。光宗绍熙间宰乌程，历通判徽、台二州。宁宗开禧间知徽州。有《云麓漫抄》。卷二所选的是作者对于海天佛国普陀山地理位置及自然美景的描绘；卷七所选的前一段是航海作战的故事，后一段是对江海潮水的科学论述。著述语言凝练，表述清晰，尤其是对于江海潮水的阐述，采用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方法，语言概括力强，论述缜密精当。

云麓漫抄*（选）

卷二

补陀落迦山，自明州定海县招宝山泛海东南行，两潮至昌国县，自昌国县泛海到沈家门，过鹿狮山，亦两潮至山下。正南一山曰翫月岩，循山而东曰善财洞，又东曰菩萨泉，又东曰潮音洞，即观音示现之处。又东曰仙人迹，又东曰甘露潭，东即大海。南逾海曰善射醮[①]，南亦大海。自翫月峰之上过一山，中有平地，四山包之，即补陁寺。寺后正北曰狮子岩，左曰眞歇庵，右曰佛迹石，狮子岩上曰妙应峰，乃最高处。东曰盘陀[②]，又东曰白衣峰，又东曰圜通岭，又东曰古寺基，又东曰里党、外党，又东曰桑木湾，下曰

---

* 赵彦卫原著，张国星校点：《云麓漫抄》，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木柆，东即大海。白衣峰下曰无畏石，又下曰象岩。白妙应峰西曰石观音，下即佛迹，又西曰善财峰，又西曰西方岩，又西曰弥陀峰，西即大海。自西登舟，有路曰高丽道头，循东经普门岭，上有塔子峰，旁曰梅岑，自此又东复南入寺；由普门岭自南有路，循翫月岩北至善财洞及观音岩寺前路，循东到古寺基，过闢通岭，即山之北，亦大海。此山在海中，初，高丽使王舜封船至山下，见一龟浮海面，大如山，风大作，船[3]不能行，忽梦观音，龟没浪净。申奏朝廷，得旨建寺，乃元丰三年也。华严经云："补怛[4]洛迦山，亦云小白花山，今此山皆白丁香花。东南天水混合无边际，自东即入辽东、渤海、日本、毛人、高丽、扶桑诸国。自南即入漳、泉、福建路云。"观音多现于洞中，或于岩上及山峰，变化不一，甚着灵验。

[注释]

①南逾海曰善射醮："射"，吴骞本作"财"，朱巢饮校云"才"，原作"射"。原朱笔"射"亦校作"财"，不知何据。案，上文有"循山而东曰善财洞"，下文有"又西有善财峰"，及"玩月楼北至善财洞"，均作"善财"，则此亦疑作"财"为是。

②东曰盘陀："陀"下文渊本有"石"字。

③船：涉闻本作"舡"。

④怛：文渊本作"陀"。

卷七

台州临海县章安祥符寺法堂有高庙御坐，寺僧师颜年八十余矣，能言东巡事。云："时年方十四，事悟讲主。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间谨言天子航海东来，泊金鳌山下；二十八日平明，

有十六人皆衣[1]战袍，步自金鳌，入寺，有黄领者坐顷之，问寺有素食[2]否。时方修岁懺，乃取炊饼五枚以进之，食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讲主复撷园蔬，芼以姜盐进之。有旨收一内人，乃借民间小竹舆乘之以来。立语良久，复令登舟，晚遂复幸金鳌。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复航海幸金鳌。又留八日，忽闻六军皆呼‘万岁’，捷书至也。于是航海由四明还绍兴。”李正民侍郎乘桴录云：“己酉十二月五日，车驾至四明，十五日大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昌国县，二十六日移舟之温台。自是连日南风，舟行虽稳，而日仅行数十里。二十九日岁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风稍劲，晚泊台州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为来。上幸祥符寺，从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余杭把隘官陈彦报：‘入马至县，迎击乃退。’六日，得张俊奏，云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正月二日凡三遇敌，杀伤相当。八日，张思正奏云：‘张俊出兵击退敌骑。’十四日，张俊自台州来。十八日移舟离章安，十九日晚宿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门，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国史载此事，皆在四年正月，与颜言不合，然今岁懺，皆开岁乃修，则颜所记误耶？金鳌[3]山，盖一独峰，坡陁郁茂，若鳌背然。正与栅浦相对，两涘之间，署辨牛马；东看海门，云飞波翻，渺然无际。山顶有善济寺，与天祥符塔院，绍兴三十二年始赐额。先是有人题诗云：“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多处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向金鳌背上行。”高庙览之，以为诗□，求其人，不可得。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别造，以黄蒙之，壁间有诗云：“黄□当年驾舳舻，东浮鲸海出三吴。中兴事业风波恶，好作君王坐右图。”不着姓氏。

……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尝论之。山海经则以为海鳅出入穴之度。浮屠书以为神龙之变化。窦叔蒙海峤志以谓水随月之盈亏。卢肇海赋以谓日出于海，冲击而成。王充论衡以谓水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独徐明叔传墨卿高丽录云：“天包水，水承地，而

一元之气升降于大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与元气升降互为抑扬，而人不觉，亦犹坐于船中者不知船之自运也。方其气升而地浮，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沉，则海水缩下而为汐。计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气为阳，而阳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昼；由午至亥，其气为阴，而阴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夜。一昼夜合阴阳之气，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间，潮汐皆再焉。然昼夜之舒，系乎日；升降之数，应乎月。日临于子，则阳气始升，月临乎午，则阴气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则临子，昼潮之期，月皆临午焉。又日行迟，月行速，应迟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会，谓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临子；月朔之昼潮，日亦临午焉。且昼即上天而言之，天体西转，日月东行，自朔而往，月速渐东。至午渐迟，东而潮亦[4]应之以迟于昼；故昼潮自朔后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时[5]，二日午末，三日未时，四日未末，五日申时，六日申末，七日酉时，八日酉末[6]。夜即海下而言之，天体东转，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渐西，至子渐迟，西而潮亦应之以迟于夜；故夜潮自朔后迭差而入于昼，此所以一日子时，二日子末，三日丑时，四日丑末，五日寅时，六日寅末，七日卯时，八日卯末[7]，且[8]加以时有交变，气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为大小；当卯酉之月，则阴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异于余月；当朔望之后，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出，故潮之大也异于余日。”

[注释]

①衣：原作“以”，据稗海本正。

②食：濛冈斋本作“飡”。

③金鳌：此下原提行另起，据诸本正。“鳌”下文渊本有“山”。

④亦：原作“不”，据稗海本、文渊本、涉闻本、吴骞本朱巢饮校及文例改。

⑤此：“此”字原无，据稗海本、文渊本、吴骞本朱巢饮校及文例补。

⑥八日酉末：“末”下稗海本有“也”。

⑦八日卯末：“末”下稗海本有“也”。
⑧且：原作“九日加”三字，于文难通；稗海本作“且以”，濛冈斋本、洗桐斋本作“日加以”。据文义正。

舟山网上方志馆

元代海洋散文选

舟山网上方志馆

罗　愿

罗愿（1136—1184），宋徽州歙县人，字端良，号存斋。生平博学好古，长于考证。文章法秦汉，高雅精炼，醇实谨严，为朱熹、杨万里等人推重。有《尔雅翼》、《新安志》、《鄂州小集》。下文选自《尔雅翼·释鱼》，共12则。《尔雅翼》为字书，文中广征博引。释鱼诸篇，对海洋鱼、虾、蟹、贝等的名称、形象、繁殖及生活习性等，均有极生动的叙写，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

原文选自《四库全书》影印本，无标点。笔者点注过程中，得到了导师尤振光先生的悉心指导。

尔雅翼·释鱼*（选）

鲨

鲨鱼，狭而小，常张口吹沙，故曰“吹沙”，非特吹沙，亦止食细沙。郭氏所谓“吹沙”，小鱼者是也。其味甚美，大者不过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毛氏解“鱼丽于罶，鲿鲨[①]”之义，曰：“太平而后，微物众多”，则鲨是物之微者。孔氏[②]《正义》乃曰：“此寡妇笱[③]而得鲿鲨之大鱼，是众多也。”盖鲨虽小，鱼在笱中为大耳。今人呼为“重唇”，唇厚特甚，有若鼋黿，故以为名。今江南小溪中，每春鲨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则随水下，自是以后，时亦有之，然亦罕矣。来春复来，大抵正月辄至。鱼[④]之最先至者。

---

* 〔元〕罗愿著，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989年。

次则鲤至，次则鳜至，桃花水至。而鳜肥，则三月矣。此鱼生流水之中，非畜于人，又其至而多，以明万物自然繁育，亦其先至故。鲿、鲨、魴、鲤、鳠、鱣，或其序尔。（杜父鱼[5]，色黑斑，如“吹沙”而短。）

[注释]

①鱼丽于罶，鲿鲨：是《诗·小雅·鱼丽》之首句。丽，附着。罶，音 liǔ，捕鱼的工具。

②孔氏：孔颖达。

③笱（gǒu）：竹制的捕鱼器；鱼笼。《诗·邶风·谷风》：“毋逝我梁，毋发我笱。”《庄子·胠箧》：“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

④鱼：此当指鲨鱼。

⑤杜父鱼：鱼名。又名渡父鱼、船矶鱼、伏念鱼。李时珍《本草纲目·鳞二·杜父鱼》：“杜父当作渡父。溪涧小鱼。”李时珍《本草纲目·鳞二·杜父鱼》（集解）引陈藏器曰：“杜父鱼生溪涧中，长二三寸，状如吹沙而短，其尾歧，大头阔口，其色黄黑有斑，脊背上有鬐刺，螫人。”

鲔[1]

鲔亦鱼之类。首尖锐，色黄黑，身有鲨[2]，似鱼而非鱼。故卫史鲔，字子鱼。然与他鱼为牝牡，则又所谓鲔与鱼游者也。海中鲔乃有大者。《水经》曰：“海中鲔，长数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则海溢为潮，出穴则潮退。出入有节，故潮水有期。”今人作舟，谓之“海鲔船”。言如鲔之利水，犹古舟之有“鳊鱼船”也。鲔伏于泥中，见在沙中者，则有文采。陇西有地名鱼龙，出石鱼，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鲔泊鲋[3]，如以漆描画，鳞鬣逼真，烧之尚作鱼腥。鱼龙，古之陂泽也。岂鱼生其中，遇岸颓塞，久而土凝为石，故中有鱼形耶？今衡州有石鱼，无异陇西者。

[注释]

①鰿：同“鰯”，海鰯。即露骨鲸。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海鰯潮上见，江鹢雾中闻。”《宋史·五行志一下》：“（绍兴）二十四年四月，海盐县海洋有巨鰯，群鲸从之，声若讴歌，抵岸偃沙上，犹扬鬣拨刺，其高齐县门。”

②螭（chī）：鱼、龙之类的涎沫。《国语·郑语》：“（夏后）卜请其螭而藏之，吉。”韦昭注：“螭，龙所吐沫，龙之精气也。”班固《幽通赋》：“震鳞螭于夏庭兮，匝三正而灭姬。”薛能《华岳》：“鹤毳坛风乱，龙螭洞水腥。”廖莹中《木兰花慢·寿贾师宪》：“记江上秋风，鲸螭涨雪，雁徼迷烟。”

③多鰯洎（jì）鲋（fù）：洎，通于“暨”，此作连词，表示“与，和”。鲋，鲫鱼。《仪礼·士昏礼》：“腊必有鲜，鱼用鲋，必殺全。”焦赣《易林·损之干》：“鲤鲔鲋鲲，积福多鱼。”庾信《谢赵王赍干鱼启》：“况复洞庭鲜鲋，温湖美鲫，波澜成雨，鳞甲防寒。”多鰯洎鲋，即谓大多数海鰯与鲫鱼。

比　目

比目鱼，郭氏云：“状如牛脾，鳞细，紫黑色，一眼两片相合乃可行。”今水中所在有之。左思作《三都赋》讥相如、扬雄、班固、张衡，所赋不出长安，而假称：卢橘、玉树、比目、海若，以为润色。案：卢橘虽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今人或以枇杷当之，安知不自汉时入中国耶？汉甘泉宫北岸有槐，俗谓之“玉树”，根干盘峙，三二百年木也。杨震《关辅古语记》曰：“耆老相传，咸以谓此。”即蜀扬雄《甘泉赋》所谓“玉树青葱”者，然则玉树谓此尔。海若[①]，汉武帝所设，以为玩饰。按其辞云：“海若游于玄渚[②]，鲸鱼失流而蹉跎。”[③]鲸鱼刻石为之，则海若可知。潘岳《西征赋》亦云：“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④]。侔造化以制作，穷山海之奥秘。灵若翔于神岛，奔鲸浪而失水。”此象海，故设海若；犹象河汉[⑤]，则设牵牛织女也。此皆有实事，并非假称。

至如比目鱼，乃易得之物，管子称："帝王盛时，东海致之，安知汉之盛时不尝致而有也?"又：汉，鱼龙之戏，"激水化为比目鱼[6]"，跳跃则称"投文竿，出比目[7]"者，或亦道此等戏尔。不然，赋者敷陈其事，无其事而称之前作，盖不为也。比目鱼其味甚美，《临海异物志》曰："南越谓之'板鱼'，今浙人谓之'鞋底鱼'，亦谓之'箬叶鱼'。"（《北户录》："乳穴鱼，中有觖[8]。"《上林赋》注："鲆，比目鱼也。"《吴都赋》："罩两鲆。"注云："左右鲆，一目，须两鱼并合乃能游。"）

[注释]

①海若：传说中的海神。详见《东海若》同条注。

②玄渚：水中洲渚。《文选》陆机《赴洛诗》："南望泣玄渚，北迈涉长林。"吕延济注："玄渚，江中洲渚也。"

③海若游……而蹉跎：见张衡《西京赋》。

④文成：将军名，李少翁。五利：将军名，栾大。此两位皆方术士。见《文选》注。

⑤河汉：此指银河。《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沈约《夜夜曲》："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秦并六国平话》："只见星沈河汉，日出扶桑。"

⑥激水化为比目鱼：见《五礼通考》卷一百三十六。

⑦投文竿，出比目：见班固《西都赋》。

⑧觖：同"缺"。

乌　鲗

乌鲗，状如算囊[1]，两带极长。海人云：秦王东游，弃筭囊于海，化为此鱼。腹中有墨，见人及大鱼常吐墨方数尺以混其身，人反以是取之。其墨能已[2]心痛。江东人或取以书契，以脱[3]人财物，

书迹状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背上独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樗蒱子[④]而长，轻脆如通草，可刻，名“海螵蛸[⑤]”。此鱼乃暴鸟乌所化。暴鸟乌，盖水鸟之似鸬者。今其口足并目尚存，犹相似，且以背上之骨验之也。又曰：“匹乌化之。”《月令》：“九月有寒乌，入水化为乌鲗。（唐韵云）故其名为‘乌’或曰‘乌鲗’。常自浮水上，乌见以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乌，故称‘乌贼’。”其实乌所化，又能吐墨，自宜名乌，云“卷取乌”似无是理也。俗谓是海若白事小史。鲗字在《说文》从则，盖以其有文墨可法则。又为“鲫”，从即。而今之所谓“鲫”者，乃古之所谓“鲋鱼”，其字作“鲭”，从责。今人以“鲫”字为“鲋”，相去远矣。《周书》：“伊尹为四方，今曰：“令正东请以鲗之酱为献。[⑥]”（其无骨者，名“柔鱼”。又：章举、石距，相类而差大。）

[注释]

①算囊：即算袋。贮放物品的袋子。沈括《梦溪笔谈·故事一》：“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帨帨、算囊、刀砺之类。”

②已：谓病愈；治愈。《山海经·西山经》：“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茎，其实如枣，可以已聋。”《吕氏春秋·至忠》：“王叱而起，疾乃遂已。”高诱注：“已，除愈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

③脱：将货物等卖出。

④樗蒱子：樗蒱，古代一种博戏，后世亦以指赌博。马融《樗蒲赋》：“昔玄通先生游于京都，道德既备，好此樗蒲。”葛洪《抱朴子·百里》：“或有围棊樗蒱而废政务者矣，或有田猎游饮而忘庶事者矣。”樗蒲子，当谓此博戏之工具。

⑤螵蛸：乌贼鱼骨。李时珍《本草纲目·鳞二·乌贼鱼》：“骨名螵蛸。”

⑥伊尹为四方，……为献：此句有误，应作《周书》：“伊尹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以鲗之酱为献’。”据《六家诗名物疏》卷五十五校正。

鲸

鲸，海中大鱼也。其大，横海吞舟。穴处海底，出穴则水溢，谓之鲸潮。或曰：出则潮下，入则潮上，其出入有节，故鲸潮有时。《江赋》曰："介鲸乘涛以出入。"《春秋左氏传》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按《崔豹古今注》称："鲸，大者长千里，小者数丈。一生数万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导从其子还大海中，鼓浪成雷，潠沫成雨，水族惊畏，一皆逃匿，莫敢当者。"其雌曰'鲵'，大者亦长千里。盖鲸鲵有力，能驱食小鱼，故以喻夫强暴而凌弱者，如兽之有猰貐[①]，如虫之有长蛇[②]，如鸟之有鸱鸮[③]。然京观之喻不取于彼，而独言"鲸鲵"者，盖鲸鲵导从数万子，跋扈大海中，有渠魁之义。且其死也，彗星应之而出。《吴都赋》所谓："徼鲸辈中于群犗，櫂枪暴出而相属"是也。王者之行戮，亦除旧布新之义，故以鲸鲵言之。鲸，从京，京，大也。亦京观之义欤，不唯水族畏之而已。海畔之兽有蒲牢[④]者，大声如钟，而性畏鲸，食于海畔。鲸鱼或跃，蒲牢辄鸣。故铸钟欲声大者，作蒲牢形，其上斲撞为鲸形。大子出则击之，故因谓："钟之撞为鲸鱼。"《东都赋》曰："发鲸鱼，铿华钟"是也。晋武帝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击之不鸣。张华请以蜀桐[⑤]作鱼形，扣之，声彻十里。岂鼓亦有蒲牢状耶？（《三辅旧事》：清渊北有鲸鱼，刻石为之，长三丈。）

[注释]

①猰貐（yà yǔ）：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吃人的猛兽。

②长蛇：泛指大蛇。韩愈《咏雪赠张籍》："岸类长蛇揽，陵犹巨象踬。"

③鸱鸮（chī xiāo）：鸟名。俗称猫头鹰。常用以比喻贪恶之人。《诗·豳风·

鸱鸮》：“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文选》曹植《赠白马王彪》：“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李善注：“鸱枭、豺狼，以喻小人也。”

④蒲牢：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生活在海边的兽。据说它吼叫的声音非常宏亮，故古人常在钟上铸上蒲牢的形象。《文选》班固《东都赋》：“于是发鲸鱼，铿华钟。”李善注引吴薛综：“海中有大鱼曰鲸，海边又有兽名蒲牢。蒲牢素畏鲸，鲸鱼击蒲牢，辄大鸣。凡钟欲令声大者，故作蒲牢于上。所以撞之者为鲸鱼。”后因以“蒲牢”为钟的别名。皮日休《寺钟暝》：“重击蒲牢啥山日，冥冥烟树睹栖禽。”

⑤蜀桐：蜀中的桐木。亦代称以此种木材所制的乐器。《水经注·渐江水》引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晋武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言，声闻数十里。刘道民诗曰：‘事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李贺《追和柳浑》：“酒杯箸叶露，玉轸蜀桐虚。”王琦汇解：“古称益州白桐宜为琴瑟，所谓蜀桐也。”

鲲

鲲者，鲸之雌，亦长千里。《吴都赋》曰：“长鲸吞航，修鲲吐浪。”言其为患同也。《说文》：“以鳣为海大鱼，或从京。鲲，刺鱼也。”则似异类，然或各即其异者而言之，未可知尔。《魏武四时食制》曰：“东海有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鲲’。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异物志》曰：“鲸鲲，或死于沙上，得之者皆无目。俗言：其目化为明月珠。”详此等大鱼，似不为物所制，然屡有死者，盖形体既大，易至于碍而失水也。《隋书》：“倭国有如意宝珠，其色青，大如鸡卵，夜则有光。云：‘鱼眼精’。”今海中有鲫鱼，长三尺许，无鳞，身中正四方如印。扶南俗云：“诸大鱼欲死，鲫鱼皆先封之。”然则自有时耳。《邓析子》曰：“钓鲲者不于清池，池之清浅者不应有鲲也。”

鳄

鳄鱼，南海有之。四足似鼍，长二丈余，喙三尺，长尾而利齿。虎及鹿渡水，鳄击之，皆中断。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往卷取人家所畜羊豕食之，其多处大为民害。亦能食人。既饱，浮出水上，若昏醉之状。今虎食人后，亦复肉醉，盖其类也。土人伺其醉，杀之。其生子，则出沙上乳之，卵如鹅卵，亦有黄白，可食。人有得鳄者，斩其首而干之，琢去其齿，旬日间更生，如此者三，乃止。《吴都赋》曰："乌贼拥剑，龟鼋鲭鳄涵泳乎其中。"潮州旧多，韩愈移文祭之。一夕雷雨，皆远徙，是亦灵矣。"鳄又作蝷。（咸平中陈尧佐捕得戮之，图其形为赞：鳄大者数丈，或玄黄或苍白，似龙而无角，类蛇而有足，睥目利齿，见之骇人。卵化山谷间，大率为鳄者十二三，余或为鼍，或为龟。《说文》：蝷，似蜥易，长一丈，水潜吞人，即浮出。日南。）

鲛

鲛，出南海，状如鳖而无足，圆广尺余，尾长尺许，皮有珠文而坚劲，可以饰物，今揾谓之"沙鱼"。大而长，喙如锯者，名"胡沙"，性良而肉美。小而皮麤者曰"白沙"，肉强而小有毒。南人皆盐为腊，刮皮去其沙翦以为鲛，可寄千里，食味之珍者。至用为器物之饰，则从古以然。"伊尹请令：正东苻娄、仇州之属，以鱼皮之鞞鲛盾发，利剑为献。"鞞，刀削也。盾发，盾也。《史记》曰："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威[①]。"又：《诗》"象弭鱼服[②]。""卫夫人乘鱼轩，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③]。"《荀子》曰："铦如金石，宛如巨钝；惨如蠭蚤，轻利僄遬，卒如飘风[④]。"《后汉书》："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半鲛鱼鳞，金漆错，雌黄室。诸侯王

黄金错，环挟半鲛，黑室。公卿百官皆纯黑，不半鲛[5]”。明以此为贵也。“至黄门、虎贲，则以白珠鲛为镖[6]口之饰”，以其近君也。今人亦以饰刀靶之属。以其皮有珠，故水中织绡泣而出珠者，亦谓之鲛人。任昉《述异记》曰：“南海中有鲛人，室水居如鱼，不废机织，其眼能泣，泣则出珠。“晋木玄虚《海赋》所谓“天琛水怪，鲛人之室”是也。鲛一名“鳍[7]”，谓之“鲛鳍鱼”，惟《吴都赋》既有“鲛”，又有“鱏鳍”，故“释者以背上有甲、珠文坚强可以饰刀口为镡者为‘鲛’。其有横骨在鼻前，如斤者为‘鱏鳍’[8]”。东人谓“斧斤”之“斤”为“鱏”，此鱼所击无不中断者，然则鲛是白沙，“鱏鳍是胡沙也，要是一类[9]”，特彼以鼻上有斧为异耳。“又有（出人，鳍子常）随母行，惊则从口入母腹中，寻复出[10]”。或曰：“子朝出求食，暮还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河伯健儿’。鲛既世所服用，人多识者，特其音与蛟龙之蛟同。（先儒）解者，或有差互[11]”。《淮南子》曰：“一渊不二蛟。”许叔重以为：“蛟者，鱼之长，其皮有珠。”今世以为：“刀剑之口者是也。”一说：“鱼二千斤为鲛。”是以二物为一物也。“皮有珠饰刀剑者，是‘鲛鳍’之‘鲛’，满二千斤为鱼之长是‘蛟龙’之‘蛟’[12]”。

[注释]

①寝兕持虎鲛鞣弥龙，所以养威：见于《史记·礼书第一》。

②象弭鱼服：见《诗·小雅·采薇》。

③卫夫人乘鱼轩，……犀兕以为甲：见《陆氏诗疏广要》，即《毛诗陆疏广要》。

④鞄如金石，……轻利僄遬，卒如飘风：见《荀子·议兵》，但原文作“宛如铁铋”。

⑤佩刀乘舆……：见《后汉书·舆服志下》。原文作“佩刀、乘舆”。室：刀剑之鞘。错：涂饰。

⑥镖：刀锋。
⑦鲨：见《望海赋》同条注。
⑧释者以背上有甲……如斤者为‘鱘鲨’：见《陆氏诗疏广要》。
⑨鱘鲨是胡沙也，要是一类：见《陆氏诗疏广要》。
⑩又有（出入，鲨子常）随母行，惊则从口入母腹中，寻复出：见《陆氏诗疏广要》。
⑪腹中容四子……或有差互：见《陆氏诗疏广要》。
⑫皮有珠饰刀剑者……满二千斤为鱼之长是‘蛟龙’之‘蛟’：见《陆氏诗疏广要》。

虾

虾，多须，善游而好跃。其字从假，物假之而远者。今水母不能动，虾或附之，则所往如意。荀卿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利水也，而绝江河。水母之假于虾，亦其类。《释鱼》“以鳙为大虾[①]”，郭氏云：“出海中，长二三丈，须长数尺[②]。”今青州呼虾为“鳙”，音“丰镐”之“镐”。按：广中有“红虾杯”，出潮州潘州县南巴县，大者长二尺，土人多理为“杯”，或扣以白金，转相饷遗，亦谓之“虾头杯”。又：古人有以其须为簪杖者。晋时，南阳滕修为广州刺史，人有言，虾须长丈者，不之信。其人后至东海，取须长四丈四尺，封以寄之。今闽中，五色虾长尺余，具五色。梅虾，梅雨时有之。芦虾，青色，相传芦苇所变。白虾、青虾，各以其色。泥虾，相传稻花变成，多在田泥中，一名苗虾。虾性好游，今诊脉者有雀啄、虾游之属以为恶候。又海中有虾姑，状如蜈蚣，云：“管虾”。

[注释]
①以鳙为大虾：见《尔雅》。
②出海中，长二三丈，须长数尺：见郭璞《尔雅注疏》。

蛇[①]

蛇，生东海，正白，蒙蒙如沫，又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圆，生气物也。有智识，无腹藏，无头目处所，故不知避人。众虾附之，随其东西。蛇以虾为目，无虾则浮沉不常。得两虾附其下，泛水如飞矣。虾见人则惊，蛇亦随之而没。故曰："虾动蛇沉。"《江赋》[②]曰："璅蛦腹蟹，水母目虾"也。盖蛇一名水母，又曰"鲊鱼"，又名"槎蒲鱼"。今浙人通呼"虾蛇"，又名"海鲲"，可食。俗云："潮之来也，蛇随之而来。群虾拥之，若竹槎然"，槎者，藩篱障塞之名也，故谓之槎。潮退，则虾弁之陆，故为人所获。或曰："在海中不净，海神恶焉，驱与人食之。"《博物志》但云："从广数尺方圆，物类相感。"《志》云："大者如床，小者如斗。"

[注释]

①蛇（zhà）：水母，俗称海蜇。

②《江赋》：郭璞撰。

蟹

蟹，八跪而二敖。八足折而容俯，故谓之"跪"；两敖倨而容仰，故谓之"敖"。字从解者，以随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点深燕脂色，如鲤之三十六鳞。其腹中虚实亦应月。《淮南子》曰："蛤蟹珠龟，与月盛衰。"以脐大小为雄雌。雄曰"蝑蚁"，雌曰"博带"。（此据《广雅》云，《广韵》则云：□鳍，雄蟹也。）其种类甚多，蝤？大者，长尺余，两强八月能与虎斗，拥剑，一螯大、一螯小。以大者斗小者食。其大而有虎斑文，随波堙沦者，名"虎蝑"。小如蜚蜞，壳白，见潮欲来，出穴举螯迎之者，名"招

潮”。随潮退壳，潮退徐行泥中者，名“摊涂”。在蛎壳中为蛎取食者，名“蛎奴”。又有鼈蜞、倚望（倚望如彭蜞，青色，进辄举两螯以望）、竭朴、沙狗、芦虎之属，大抵皆蟹之族。蟹始穴于沮洳，秋冬之交稻熟时，必大出，各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从其所之，昼夜霿沸，望江而奔。既入于江，则形质大于旧；自江复趋海，如赴江之状，入海益大，海人亦异其称谓矣。或曰：“持稻以输海神”，今腹内八月有芒，长寸许者，此稻芒也。开腹中犹有海水。《春秋外传》曰：“吴稻蟹不遗种。”《月令》亦曰：“介虫败穀”，然则持稻穗是其常，惟至于败穀与不遗种，然后为异。渔人取者，即江与海之道，纬萧承流而障之。“竭朴”大于鼈蜎，黑斑有文章，以大螯障目，屈小螯食。“沙狗”似鼈蜎，壤沙为穴，见人则走，不可得。“芦虎”似鼈蜎，两螯正赤，不可食。“数丸”，似鼈蜞，竞取土作丸，满三百而潮至，皆南海之物也。今岳阳蟹大而壳少软，渔人得之以为厌，故谚曰：“网中得蟹，无鱼可卖，近岁始珍食之。”《周书》“王会海阳大蟹”，《庖人》“共祭祀之好羞”[①]，注谓：“若荆州之鲋鱼，青州之蟹胥。《考工记》“仄行蟹属”（今人谓之“旁蟹”）。

[注释]

①《庖人》“共祭祀之好羞”：见《周礼·天官冢宰·庖人》。共，通于“供”。羞，通于“馐”。

螯

螯，形如惠文[①]，亦如便面[②]。惠文者，秦汉以来武冠也。侍中中常侍则加金珰貂蝉之饰，谓之赵惠文冠。便面，古扇也。背黑而穹，张敞所用以拂马者，今号温凉扇。大抵螯，色青黑，十二足，足长五六寸，悉在腹下。旧说过海輒相负于背，高尺余，如帆

乘风游行。今鲨背上自有骨，高七八寸，如石珊瑚者，俗呼为鲨帆。又其众如簰[3]栅，名“鲨簰”。大率鲨，善候风，故其音如候也。其相负则雌常负雄，虽风涛终不解，故号“鲨媚”，失雄则不能独活。渔者取之，必得其双。故《吴都赋》云：“乘鲨、鼋、鼍，同罟共罗”。乘，言相乘也。亦古语以偶为乘，如乘禽、乘雁之属。腹中子无数，如麻子，或云亦鳙裂而生，未知其审。今闽、浙重鲨子酱，其珠如粟，南人或带或磨饮之云利市。壳可以为冠，次于白角，亦屈以为杓、鞢釜，辄尽又取其尾为小如意。

[注释]

①惠文：即惠文冠。傅咸《赠何劭王济》：“金珰缀惠文，煌煌发令姿。”韩愈《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鲨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

②便面：古代用以遮面的扇状物。《汉书·张敞传》：“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颜师古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后称团扇、折扇为便面。杨万里《诚斋荆溪集序》：“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

③簰（pái）：同“排”。

宋濂等

此二篇文章选自《元史》，该史由明翰林学士亚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宋濂等修撰。《海运（上）》记载的是元代运输皇粮海上通道的开辟，也即国内海运事业的兴起与发展，过程记载极为详细。《海运（下）》记载了元代国内海运史的衰颓过程，其间细述了衰颓的具体缘由。

海运*（上[①]）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巴延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②]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

初，巴延平江南时，尝命张瑄、朱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③]，以达于京。后又开济州泗河，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从东阿旱站运至临清，入御河。又开胶、莱河道通海，劳费不赀，卒无成效。至元十九年，巴延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然初行海洋，沿山求岛，

---

* 〔明〕宋濂等修撰：《元史》，中华书局出版，1976年。

风信失时，明年始至直沽。时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纲运。每岁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滦，京畿漕运司自中滦运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积翁议，令阿巴齐等广开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损坏，民亦苦之。而忙兀鲊言海运之舟悉皆至焉。于是罢新开河，颇事海运，立万户府二，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鲊为万户府达鲁花赤。未几，又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于扬州、平滦两处运粮。命三省造船二千艘于济州河运粮，犹未专于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万户府二，总为四府。是年遂罢东平河运粮。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属有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以督岁运。

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议海运事。时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又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

凡运粮，每石有脚价[4]钞。至元二十一年，给中统钞八两五钱，其后递减至于六两五钱。至大三年，以福建、浙东船户至平江载粮者，道远费广，通增为至元钞一两六钱，香糯一两七钱。四年，又增为二两，香糯二两八钱，稻谷一两四钱。延佑元年，斟酌远近，复增其价。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一十三两，温、台、庆元船运糙粳、香糯每石一十两五钱，绍兴、浙西船每石一十一两，白粳价同，稻谷每石八两，黑豆每石依糙白粮例给焉。

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岙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

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嘴，至三沙、洋子江，过扁担沙、大洪，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之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明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

[注释]

①上：与下文的“下”均为本书作者所加。

②挽：拉；牵引。曹植《名都篇》：“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苏轼《祈雨祝文》：“逾旬不雨，农有忧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

③御河：专供皇室用的河道。王之涣《送别》：“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

④脚价：搬运费。陆贽《冬至大礼大赦制》：“如山路险阻，车乘难通，仍召贫人，令其般运，以米充脚价。”

海运*（下）

元自世祖用巴延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

* 〔明〕宋濂等修撰：《元史》，中华书局出版，1976年。

所以为国计者大矣。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①]，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②]，脚价不以时给，收支不得其平，船户贫乏。耗损益甚。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由是岁运之数，渐不如旧。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计江南三省所运，止得二百八十万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财赋总管府，拨赐诸人岁观之粮，尽数起运，仅得二百六十万石而已。及汝、颍倡乱，湖广、江右相继陷没，而方国珍、张士诚窃据浙东、西之地，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

至正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由海道至庆元，抵杭州。时达识帖睦尔为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方国珍为平章政事，诏命士诚输粟，国珍具舟，达识帖睦尔总督之。既达朝廷之命，而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已也。伯颜帖木儿白于丞相，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克济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兴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转以达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载于舟。海滩浅涩，躬履艰苦，粟之载于舟者，为石十有一万。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户部尚书王宗礼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运粮赴京，如上年之数，九月，又遣兵部尚书彻彻不花、侍郎韩祺往征海运百万石。二十二年五月，运粮赴京，视上年之数，加二万而已。九月，遣户部尚书脱脱欢察尔、兵部尚书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运粮十三万石赴京。九月，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监丞赛因不花往征海运。士诚托辞以拒命，由是东南之粟给京师者，遂止于是岁云。

[注释]

①水旱相仍：相仍，相继；连续不断。《楚辞·九章·悲回风》："观炎气之相

仍兮，窥烟液之所积。”王逸注：“相仍者，相从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苏轼《贺蒋发运启》：“某窜流已久，衰病相仍。”水旱相仍，谓水灾旱灾相继不断。

②贪黩：贪污。亦指贪污者。李冗《独异志》：“吴隐之为广州，旧有贪泉，人饮之则贪黩，隐之酌而饮之。”

吴　莱

吴莱（1297—1340），元婺州浦江人。初名来，字立夫，号深袅山道人。吴直方子。从学于方凤，博极群书。仁宗延佑七年以《春秋》举进士，不第。退居深袅山中，穷诸书奥旨，著《尚书标说》、《春秋世变图》、《春秋传授谱》、《古职方录》、《孟子弟子列传》、《楚汉正声》、《乐府类编》等书。后以御史荐，授长芗书院山长，未行而卒，年仅四十四。其门人金华宋濂等私谥为“渊颖先生”。有《渊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甬东山水古迹记》选自《渊颖集》卷七，是作者在游览普陀山期间，触景生情，直抒胸臆之作。文中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舟山群岛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奇山秀水、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笔下海口的狂风恶浪，普陀山优美的灵山异石，以及作者站在普陀山上放眼四望，以普陀山为发散点所描绘的舟山群岛的旖旎景色。作者在游历普陀山期间还写下了另一名作《磐陀石观日赋》。

甬东[①]山水古迹记*

昌国，古会稽海东洲也，东控三韩日本，北抵登莱海泗，南到今庆元城三百五里。泰定元年夏六月，自庆元桃叶渡觅舟而东，海际山童无草木，或小仅如笏，辄刈以鬻盐。东偏海[②]有招宝山，或云他处见山有异气，疑下有宝；或云东夷以海货来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炮台，曾就台跖弩射夷人，矢洞船犹入地尺。又别作大

---

* 〔元〕吴莱原著，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989年。

筒曳[3]，铁镘[4]江水，夷舟猝不得入。前至峡口，惟石嵌险离立[5]，南曰金鸡，北曰虎蹲。又前则为蛟门，峡束[6]浪激，或大如五石斗瓮，跃入空中，却堕下碎为雰[7]雨；或远如雪山水岸，挟风力作声势崩，拥舟荡漾与上下。一僧云："此特其小小者耳。秋风一作，海水又壮。排空触岸，杳不辨舟楫所在，独帆樯上指。潮东上，风西来，水相斗[8]，舟不能尺咫，一撞嶕石[9]，且糜解不可支持。"又前则为三山。大洋山多磁石，舟板钉铁或近山，则胶制不动。昌国境也，昌国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颇居篁竹芦苇间，或散在沙墺，非舟不相往来。田种少类，人海中捕鱼，蝤蛑水母，弹涂杰步，腥涎褒味，逆人鼻口，岁或仰他郡。东从舟山过赤屿转入外洋，望岩峯山，山出白艾[10]，地多蛇。东到梅岑山，梅子真炼药处，山梵书所谓补怛洛迦山[11]也，唐言小白花山。自山东行西折，为观音洞。洞瞰海，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两岐乱石如断圭，积伏蟠结，怒潮掷[12]击，昼夜作鱼龙啸吼声。又西则为善财洞，峭石啮[13]足，泉流渗滴，悬缨不断。前入海数百步有洞，土人云，曾有老僧秉烛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窍有光，大如盘盂，侧首睨之，宽弘洁白，非水非土，远不辨涯际。又自山北转得盘陀石山，巃嵸[14]益高，垒石如垤[15]。东望窅窅[16]，想象高丽日本界，如在云雾苍莽中。日初出，大如米，筐海[17]尽赤，跳踊出大末，六合[18]翛然[19]鲜明。及日光照海，薄云掩蔽，空水弄影，恍类铺僧伽黎衣，或现或灭。南望桃花、乌秦诸山，嵌空刻露，屹立巨浸，如世眷太湖。灵壁不着寸土尺树，天然可爱。东南望东霍山，山多大树，徐市盖驻舟此。土人云，自东霍转而北行，尽昌国北界，有蓬莱山。众山四围峙立，旋绕小屿，屹如千尺楼台而中处。又有紫霞洞，与山为邻，中畔通明，方如大车之舆，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到，隐隐有神仙题墨，漫不能辨。又有沙山，细沙所积，海日照之有芒，手攫则霏屑下，渐成洼穴，潮过又补，终不少损。旁有石龙苍白，角爪鳞鬣，具蜿蜒跨空，长三十里，舟径其下。西转别为洋

山，中多大鱼。又北则为朐山、岱山、石竺山，鱼盐者所聚。又自北而南则为徐偃王战洋，世言偃王既败，不之彭城而之越，弃玉几砚会稽之水。又南则为黄公墓，黄公赤刀厌虎，厌不行，为虎所食者也。大昌国本禹贡岛夷，后乃属越，曰甬句东。越王句践欲使故吴王夫差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三山，安期羡门之属，或避秦乱至此，方士特未始深入。或云三山在水底，或云山近则风引舟去，盖妄说也。东晋人士每爱会稽山水，故称人会稽者为入东。《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药，登名山为上，海中大岛屿如会稽之东翁洲者次之。"今昌国也。是年秋八月，自昌国回姑苏，山海奇绝处，明昔人之不妄，时一一展玩[20]，宗少文卧游不是过矣。

[注释]

①甬东：普陀山春秋时称甬东，西汉时称梅岭，至明始称普陀。

②东偪（bī）海：偪，迫近；靠近。《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杜预注："偪近大国。"东偪海，即靠近海东边的。

③曳："曳"的讹字。

④镆：同于"锁"。以铁环相勾连而成的链子。《墨子·备蛾传》："为铁镆，钩其两端之县。"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⑤离立：并立。《礼记·曲礼上》："离立者，不出中间。"孔颖达疏："又若见有二人并立，当己行路，则避之；不得辄当其中间出也。"《后汉书·皇后纪上·桓帝邓皇后》："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

⑥束：引申谓狭窄。韩愈《贞女峡》："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

⑦雰：雾气。《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川泽严凝，寒雰结为霜雪。"《文选》张衡《〈四愁诗〉序》："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吕延济注："雰，气也。"

⑧斗：战斗；争斗。《论语·季氏》："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邢昺疏："谓气力方当刚强，喜于争斗，故戒之。"《史记·项羽本纪》："今秦攻

赵，战胜必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

⑨巉石：即礁石。

⑩白艾：植物名。叶背有白毛，可入药。江淹《尚书符》：“高山与深谷共湮，紫芝与白艾同灭。”杜牧《秋晚怀茅山石涵村舍》：“帘前白艾惊春燕，篱上青桑待晚蚕。”

⑪补怛洛迦山：即普陀山。

⑫撞（chuāng）：撞击。《文选》司马相如《子虚赋》：“撞金鼓，吹鸣籁。”郭璞注引韦昭曰：“撞，击也。”《南齐书·张融传》：“撞撞则八纮摧隤，鼓怒则九纽折裂。”

⑬啮：咬。《后汉书·孔融传》：“至于轻弱薄劣，犹昆虫之相啮，适足还害其身。”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⑭麤（chū）恠（guài）：麤，大；厚大；粗大。恠，同“怪”。

⑮垤：小土堆。《孟子·公孙丑上》：“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

⑯窅（yǎo）窅：遥远貌。陶潜《自祭文》：“窅窅我行，萧萧墓门。”鲍照《拟行路难》：“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

⑰筛（shāi）海：筛，将东西放在筛具中来回摇动，以别粗细，去尘土。葛洪《抱朴子·仙药》：“丹砂一斤，捣筛下。”筛海，指大海在红日照耀下波光粼粼的样子。

⑱六合：天地四方；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成玄英疏：“六合者，谓天地四方也。”

⑲翁（wěng）然：天色清明的样子。《广韵·上梗》：“翁，六合清朗。”

⑳展玩：犹赏玩。梅尧臣《观杨之美画》诗：“吴生龙王多裂裳，八轴展玩忘晨炊。”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步入相国寺，市碑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周达观

周达观，元温州人。真腊本南海中小国，为扶南之属。其后渐以强盛，自《隋书》始见于《外国传》。唐、宋二史并皆纪录，而朝贡不常至，故所载风土、方物往往疏略不备。元成宗元贞元年乙未，遣使招谕其国，达观随行。至大德元年丁酉乃归。首尾三年，谙悉其俗。因记所闻见为此书，凡四十则。此选该书之《鱼龙》、《舟楫》二篇。

真腊风土记*（选）

舟山网上方志馆

鱼　龙

鱼鳖惟黑鲤鱼最多，其它如鲤、鲫、草鱼亦[1]多。有吐哺鱼[2]大者重二斤以[3]上。更[4]有不识名之鱼亦[5]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来者。至若海中之鱼，色色有之。鳝鱼、湖鳗[6]。田鸡土人不食[7]，人夜则纵横道途间。鼋鼍大如合蓝[8]，虽穴藏[9]之龟，亦充食用。查南之虾，重一斤以上。真蒲龟脚[10]可长八九寸许。鳄鱼大者如船，有四脚，绝类龙，特无角耳。蛏[11]甚脆美。蛤、蚬、螺蛳之属，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独不见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

* 〔元〕周达观原著，夏鼎校注：《真腊风土记》，中华书局，2000年。

[注释]

①亦：原误作“最”，据《郭》甲本改。

②吐哺鱼：《集成》本脱吐哺鱼。吐哺鱼，未详。伯氏初注云：“按此吐哺鱼必为热带江流中淡水江豚 planistidae 之一种。考 Iraouaddy 江（伊拉瓦底江）有江豚一种名 Orcellafluminales 者，澜沧江中或亦有之。”（冯译本 163 页）按：澜沧江即湄公河之上游，在我国境内。下游经柬埔寨流入南海。江豚即海豚（Delplinuslongirostris）上溯于江者之别名。

③以：原误作“已”，据《郭》甲本等改。

④更：原脱更字，据《郭》甲本增。

⑤亦：《郭》甲本无“亦”字。

⑥此下似有脱字。

⑦《郭》甲本“食”下多“之”字。

⑧苓：《小史》本误作“荸”。

⑨六藏：六腑。《庄子·齐物论》：“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成玄英疏：“六藏，六腑也，谓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也。”或以心、肝、脾、肺、肾、命门为“六藏”。《难经·三十九难》：“然五藏亦有六藏者，谓肾有两藏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谓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故言藏有六也。”《列子·仲尼》：“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觉，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⑩龟脚：伯氏初注及新注和布氏书译注皆误认为乌龟之脚。周达观温州人。龟脚乃温州人用以称石砌（或作砝，学名为 Mitellamitella）之土名。今温州仍有出产，仍称之为龟脚。晚清福州人梁章鉅曾寄寓温州，其所著《浪迹续谈》中《海错》条，述及温州土产海鲜云：“龟脚即砝。郭景纯《江赋》：‘砝应候而扬葩’，注引《南越志》云砝形如龟脚，得春雨则生花。”

⑪蛏：原误作“肚”，据《郭》甲本改。

舟　楫[①]

巨舟以硬树破版[②]为之。匠者无锯，但以斧凿之，并成版；既费木，且费工，甚拙[③]也。凡要木成段[④]，亦只以凿凿断；起屋亦

然。船亦用铁钉，上以茭叶盖[5]覆之[6]，却以槟榔木[7]破片压之。此船[8]名为新拿[9]，用棹。所粘之油，鱼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

小舟却以一巨木凿成槽，以火熏软，用木撑开；腹大，两头尖，无篷[10]，可载数人；止以棹划[11]之，名为皮阑[12]。

[注释]

①舟楫：关于真腊的舟，在吴哥浮雕中有之。见巴曼提埃《班迭奇马（BanteaiChmar）的浮雕》一文（《远东法国学校校刊》10卷，1910年205页），及巴利（P. Paris）《吉篾浮雕中的船舶》一文（同上41卷，1941年335页），及小格罗斯利《吴哥之艺术与文明》172页之图。李约瑟谓吴哥巴云寺浮雕之船，不管大小，几皆为独木舟。（《中国科技史》4卷3分册，1971年版，460、648页，图975）小舟巨船，大小悬殊。

②版：供建筑或其他使用的木板。《墨子·备穴》："连版，以穴高下广陕为度，令穴者与版俱前，凿亓版，令容矛。"《楚辞·招魂》："红壁沙版，玄玉之梁些。"王逸注："又以丹沙尽饰轩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别也。"

③甚拙：原脱此二字，据《郭》甲本增。

④段：原误作叚，据《郭》甲本改。

⑤《说库》本、冯本脱盖字。

⑥原脱之字，据《说库》本、冯本增。

⑦茭叶、槟榔木：茭，指茭草，即柬语kajang之对音。此乃露兰科（Pandanus. sp.）植物，马来人取其叶以编席，见柏基尔（I. H. Burkill）《马来半岛经济植物字典》第二册1935年版1644页。槟榔木学名ArecaCatechu，棕榈科植物。马来半岛土人，将果实细切，包于胡椒类叶中，时时食之。木可生长达三丈许，木材可供建筑制器之用。

⑧船：冯本误作"般"。

⑨新拿：柬语音译，巨舟名。

⑩篷：原误作"蓬"，据《郭》甲本、《集成》本改。

⑪《百川》本、《集成》本误作"劗"。

⑫阑：《郭》甲本作"簡"。皮阑，柬语音译，独木舟名。

汪大渊

汪大渊，元南昌人，字焕章。至正中，尝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纪所闻见成此书。今以明马欢《瀛涯胜览》互勘，如欢所称"占城之人顶三山金花冠，衣皆紫采，产伽南香、观音竹、降真香之属。爪哇之厮村、沽滩新村、苏马鲁隘、港口诸处，风俗各异。又其国人有三等，其土产有白芝麻、绿豆、苏木、金刚子、白檀肉、豆蔻、灶筒、玳瑁、红绿鹦鹉之属，旧港有火鸡、神鹿之属"，皆为此书所未载。又所载《真腊风土记》亦仅十之四五。盖殊方绝域，偶一维舟，断不能周览无遗。所见各殊，则所记各别，不足异也。

岛夷志略*（选）

彭　湖①

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坡陇相望②，乃有七澳居其间③，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④。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⑤。

煮海为盐，酿秫为酒⑥。采鱼虾螺蛤以佐食，藝⑦牛粪以爨⑧，鱼膏为油。地产胡麻⑨、绿豆⑩。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

---

* 〔元〕汪大渊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

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土商兴贩，以乐其利。

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⑪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

[注释]

①彭湖：今作“澎湖”。我国群岛名，在台湾海峡东南部，大小64个岛屿，总称澎湖列岛或澎湖群岛，属台湾省。

②坡陇相望：澎湖列岛有低起伏而无高山，平均海拔二十公尺，以猫屿之七十五公尺为最高点。澎湖本岛而积最大，其海拔仅四十五公尺。

③七澳居其间：闽广称沿海可泊舟之处曰澳。乾隆《台湾府志》言澎湖有五十五澳，其在澎湖本岛者，竟占半数以上。

④眉寿：长寿。《诗·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毛传：“眉寿，豪眉也。”孔颖达疏：“人年老者必有豪眉秀出者。”高亨注：“眉寿，长寿也。”沈约《桐柏山》诗：“纳寒场，为春酒，昭景福，介眉寿。”唐正辞《唐赵夫人夏侯氏墓志铭》：“期天降鉴，介以眉寿。”

⑤土布：土布之土，有本国之义，土布指大陆用手工纺织的一种棉布。

⑥酿秫为酒：秫，粱米、粟米之黏者。多用以酿酒。《礼记·内则》：“饘、酏、酒、醷、芼、羹、菽、麦、蕡、稻、黍、粱、秫，唯所欲。”孙希旦集解：“秫，黏粟也；然凡黍稻之黏者，皆谓之秫，不独粟也。”晋陶潜《和郭主簿》：“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⑦蓺（yì）：《说文·丮部》：“埶，穜也……《诗》曰：我埶黍稷。”段玉裁注：“唐人树埶字作蓺，六埶字作艺……然蓺艺字皆不见于《说文》，周时六艺字盖亦作埶。”按，今本《诗·小雅·楚茨》作“我蓺黍稷”。

⑧爨：音cuàn，烧火煮饭。《左传·宣公十五年》：“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预注：“爨，炊也。”

⑨胡麻：俗称芝麻，古有巨胜、方茎、狗虫、麻油、脂麻等名。

⑩绿豆：学名phaseolusmungo，北天竺原产。

⑪盐课：本指旧时以食盐为对象所征的税课。《宋史·食货志下三》：“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而弛其禁，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元史·食货志五》：“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创立，当时盐课未有定额，但

从实恢办。”此指办理盐课事务。秦观《代蕲守谢上表》：“昨以出按荆车，兼程盐课，猥虞旷废，妄致勤劳。”《明史·食货志四》：“松江所负课六十余万，民诉于朝。命直隶巡抚周忱兼理盐课。”

琉　　球[①]

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②]，曰重曼[③]，曰斧头[④]，曰大崎[⑤]。其峙山极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旸谷[⑥]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土润田沃，宜稼穑。气候渐暖，俗与彭湖差异。水无舟楫，以筏济之。男子、妇人拳发[⑦]，以花布为衫。

煮海水为盐，酿蔗浆为酒。知番主酋长之尊，有父子骨肉之义，他国之人倘有所犯，则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头悬木竿。

地产沙金、黄荳、黍子、硫黄、黄蜡、鹿、豹、鹿皮。贸易之货，用土珠[⑧]、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

[注释]

①琉球：此琉球，指今我国台湾。《隋书》作流求。

②翠麓：此名指台湾何港，似尚未改。

③重曼：即今沙马矶头。

④斧头：即今安平附近之虎头山。

⑤大崎：即今高雄港。

⑥旸谷：古称日出之处。《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孔传：“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孔颖达疏：“日所出处，名曰旸明之谷。”《淮南子·墬形训》：“旸谷、桑榑在东方。”汉张衡《东京赋》：“左瞰旸谷，右睨玄圃。”

⑦拳发：头发卷曲。《晋书·四夷传·扶南国》：“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

《南史·臧质传》："质字含文，少好鹰犬，善蹋博意钱之戏。长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颓顶拳发。"

⑧土珠：谓中国制玻璃珠。

交　　趾[①]

古交州之地，今为安南大越国。山环而险，溪道互布。外有三十六庄，地广人稠，气候常热。田多沃饶，俗尚礼义，有中国之风。男女面白而齿黑，戴冠，穿唐、皂褶、丝袜、方履。凡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耳。古今岁贡中国，已载诸史。

民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部长以同姓女为妻。地产沙金、白银、铜、锡、铅、象牙、翠毛[②]、肉桂、槟榔。贸易之货，用诸色绫罗匹帛[③]、青布、牙梳、纸扎[④]、青铜、铁之类。流通使用铜钱，民间以六十七钱折中统银一两。官用止七十为率。舶人不贩其地，惟偷贩之舟，止于断山上下，不得至其官场，恐中国人窥见其国之虚实也。

[注释]

①交趾：亦作"交址"。原为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汉武帝时为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东汉末改为交州。越南于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建国后，宋亦称其国为交趾。《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汉书·武帝纪》："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赵汝适《诸蕃志·交趾国》："交趾，古交州，东南薄海，接占城，西通白衣蛮，北抵钦州，历代置守不绝。"故此书谓越南。

②翠毛：亦作"翠羽"。翡翠鸟的羽毛。《初学记》引《永昌记》："文帝秦王金银鞍，加翠毛之饰。"唐李华《咏史》："泥沾珠缀履，雨湿翠毛簪。"《宋

史·舆服志四》："五梁冠，翠毛锦绶。"参阅宋赵汝适《诸蕃志·翠毛》。
③绫罗匹帛：疑应作"绫罗帛匹"。绫、罗、帛皆丝绢名。绫，指其呈有纹形者；罗指其有疏孔者；帛即绸也。丝织物长四丈为匹。公元前一世纪，我国丝绢已出现于罗马市场。
④纸扎：扎谓纸之薄小者，故书简称扎。

占　　城[①]

地据海冲，与新旧州为邻。气候乍热。田中上等，宜种谷。俗喜侵掠。岁以上下元日纵诸人采生人胆[②]，以鬻官家。官以银售之，以胆调酒，与家人同饮，云通身是胆，使人畏之，亦不生疵疠[③]也。

城之下水多洄旋，舶往复数日，止舟载妇人登舶，与舶人为偶。及去，则垂涕而别。明年，舶人至，则偶合如故。或有遭难流落于其地者，则妇人推旧情以饮食、衣服供其身，归则又重赍[④]以送之，盖有情义如此。仍禁服半似唐人。日三四浴，以脑麝[⑤]合油涂体。以白字写黑皮为文书。

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地产红柴[⑥]、茄蓝木、打布[⑦]。货用青瓷花碗、金银首饰、酒、色布、烧珠之属。

[注释]

①占城：古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占称林邑，唐元和后称环王，后又称占城。苏轼《歌白塔铺》："吴国晚蚕初断叶，占城早稻欲移秧。"宋应星《天工开物·玉》："凡琉璃石，与中国水精、占城火齐，其类相同，同一精光明透之义。"
②采生人胆：《真腊风土记》、《星槎胜览》等占城条皆言有此俗，似皆夸张失实。
③疵疠：亦作"疵厉"。灾害疫病；灾变。《庄子·逍遥游》："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成玄英疏："疵疠，疾病也。"晋《〈春秋谷梁传〉序》：

“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杨士勋疏：“厉音例，又作疠。”

④赆（jìn）：送行时赠送的财物。《孟子·公孙丑下》：“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唐皮日休《太湖诗·太湖石》：“厚赐以琛赆，远去穷京都。”

⑤脑麝：龙脑与麝香的并称。亦泛指此类香料。《朱子语类》：“又如好底事物，如脑子之属，上面只着一点粪秽，便都坏了，不得为香矣。若是粪秽上面假饶着一堆脑麝，亦不济事。”

⑥红柴：即铁木，其色红，故又称红柴。其硬重视乌木犹过之，而腐损之块似铁块，故有铁木之名。此木用于建筑屋宇，可免白蚁侵蚀。

⑦打布：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条：“其手巾比用者倍阔，名曰打布（布原作皮）。男女皆从腰下臀上围起，至于面脐下，掩闭，却以狭布一条系于打布上面，名为压腰。”打布当为 tapeh 音译，今爪哇妇女尚有围此者。

真　腊[①]

州南之门，实为都会，有城周围七十余里，石河广二十丈，战象几四十余万。殿宇凡三十余所，极其壮丽。饰以金璧，铺银为砖，置七宝椅，以待其主。贵人贵戚所坐，皆金杌[②]。岁一会，则以玉猿、金孔雀、六牙白象、三角银蹄牛罗献于前。列金狮子十只于铜台上，列十二银塔，镇以铜象。人凡饮食，必以金茶盘、笼豆[③]、金碗贮物用之。外名百塔洲，作为金浮屠百座，一座为狗所触，则造塔顶不成。次曰马司录池[④]，复建五浮屠，黄金为尖。次曰桑香佛舍[⑤]，造裹金石桥四十余丈。谚云：“富贵真腊”者也。

气候常暖，俗尚华侈，田产富饶。民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男女椎髻[⑥]。生女九岁，请僧作梵法，以指挑童身，取红点女额及母额，名为“利市[⑦]”，云如此则他日嫁人，宜其室家也。满十岁即嫁。若其妻与客淫，其夫甚喜，夸于人：“我妻巧慧，得人爱之也。”以锦围身，眉额施朱。酋豪出入，用金车羽仪，体披璎珞[⑧]，右手持剑，左手持麈尾。法则劓、刖、刺配之刑，国人犯盗，则断

手足、烙胸背、黥[9]额，杀唐人则死，唐人杀番人至死，亦重罚金，如无金，以卖身取赎。

地产黄蜡、犀角、孔雀、沉速香[10]、苏木[11]、大枫子[12]、翠羽，冠于各番。货用金银、黄红烧珠、龙段、建宁锦[13]、丝布之属。

[注释]

①真腊：中国古籍中用以称七至十七世纪吉蔑王国，位于今柬埔寨。其名始见《隋书》。自唐武德以后屡与中国通使。宋元时期中国商人颇有在其地安家经商者。元人周达观撰《真腊风土记》，是研究真腊古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韩愈《送郑尚书序》："其海外杂国，若犹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干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

②杌：椅子。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桑柘》："春采者，必须长梯高杌，数人一树，还条复枝，务令净尽。"《宋史·丁谓传》："明日，入谢，帝诘所争状……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前有数版本，该字或为"机"。《岛夷志略校译》为"机"，不通。

③笾豆：古代祭祀和宴会时盛果脯的竹器，形状像木制的豆。《周礼·天官·笾人》："（笾人）掌四笾之实。"郑玄注："笾，竹器如豆者，其容实皆四升。"孙诒让正义："《论语·述而》皇疏云：'竹曰笾，木曰豆。豆盛菹醢，笾盛果实，并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也。'"《仪礼·乡射礼》："荐脯用笾。"

④马司录池：《真腊风土记》作东池，云："东池在城东十里，周围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

⑤桑香佛舍：音译寺名。

⑥椎髻：亦作"椎结"。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史记·货殖列传》："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汉书·李陵传》："两人皆胡服椎结。"颜师古注："结读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⑦利市：音译，义谓：祝福、幸运、吉兆等。与汉语俗语"利市"同。

⑧璎珞：缨络。用珠玉穿成的装饰物。多用作颈饰。《南史·夷貊传上·林邑国》："其王者着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

⑨黥：黥刑；墨刑。《书·吕刑》："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史记·孙子

吴起列传》："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⑩沉速香：沉香即沉水香，而速香则为其较次之品。

⑪苏木：热带所产一种豆科乔木。《诸蕃志》："苏木出真腊，树如松柏，叶如冬青，山谷郊野，在在有之。听民采取，去皮晒干，其色赤红，可染绯紫。"

⑫大枫子：为中南半岛与印度东部所产一种乔木，可以榨油，可用于治疗大风症与皮肤病。

⑬建宁锦：《诸蕃志》渤泥条有建阳锦，盖建宁为宋置福建府名，元升为路。建阳为晋置福建县名，宋以来属建宁管辖，故建宁锦，建阳锦，一以其府为名，一以其县为名也。

三　佛　齐[①]

自龙牙门，去五昼夜至其国。人多姓蒲[②]。习水陆战，官兵服药，刀兵不能伤，以此雄诸国。其地人烟稠密，田土沃美。气候暖，春夏常雨。俗淳。男女椎髻[③]，穿青绵布短衫，系东冲布[④]。喜洁净，故于水上架屋[⑤]。

采蚌蛤为鲊[⑥]，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有酋长。地产梅花片脑[⑦]、中等降真香、槟榔、木绵布、细花木。贸易之货，用色绢、红焰珠、丝布、花布、铜铁锅之属。旧传其国地忽穴，出牛数万，人取食之，后用竹木塞之，乃绝。

[注释]

①三佛齐：即今苏门答腊之东南部。三佛齐早在唐代室利佛逝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为南洋诸国之冠。

②人多姓蒲：蒲为 Bu 之音译姓氏，乃阿拉伯语 Abu 之略，其义为父，阿拉伯人常常冠有此字。

③椎髻：见《真腊》同条注。

④东冲布：盖爪哇所织一种制纱笼之布。

⑤水上架屋：《诸蕃志》三佛齐条云："其人民散居城外，或作牌水居，铺板覆茅。"

⑥鲊：见《桂海虞衡志·志虫鱼》同条注。

⑦梅花片脑：又作"梅花脑"。龙脑香树所产芳香树脂。加里曼丹与苏门答腊岛乃其主要产地。

浡　　泥[①]

龙山[②]盘碍于其右，基宇雄敞，源田获利。夏月稍冷，冬乃极热[③]。俗尚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崇奉佛像唯严。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

民煮海为盐，酿秫为酒。有酋长，仍选其国能算者一人掌文簿[④]，计其出纳、收税，无纤毫之差焉。地产降真、黄蜡、玳瑁、梅花片脑[⑤]。其树如杉桧，劈裂而取之，必斋浴而后往。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⑥]、铁器之属。

[注释]

①浡泥：亦作"勃泥"、"渤泥"、"佛泥"。即今加里曼丹岛西岸。其国所治疆土有十四州，后因收苏禄所迫，遂西迁，建都于西岸之坤甸。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藉爪哇之助以恢复大部疆土，《东西洋考》："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其也"盖指此地。

②龙山：此山名似为Lumor之音译，蜿蜒于坤甸之北，正在其右方。

③夏月稍冷，冬乃极热：加里曼丹岛四、五、六月间降雨特多，气温稍减，故夏季遂感稍冷。十月以后为干季，气候缺乏雨水调剂，故冬月亦较热。

④文簿：文册簿籍。《后汉书·循吏传·秦彭》："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

⑤梅花片脑：见《三佛齐》同条注。

⑥牙箱：指福建所制之小皮箱或小木箱。

暹　　罗[①]

自新门台[②]入港，外山崎岖，内岭深邃。土瘠，不宜耕种，谷米岁仰罗斛。气候不正。俗尚侵掠，每他国乱，辄驾百十艘，以沙糊[③]满载，舍生而往，务在必取。近年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④]，攻打城池，一月不下。本处闭关而守，不敢与争。遇爪哇使臣经过，暹人闻知乃遁，遂掠昔里而归。至正己丑夏五月，降于罗斛。

凡人死，则灌水银以养其身。男女衣着，与罗斛同。仍以汎子权钱使用。

地产苏木、花锡、大风子、象牙、翠羽。贸易之货，用焰珠、水银、青布、铜、铁之属。

[注释]

①暹罗：古国名。《宋史·陈宜中传》："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旧分暹与罗斛两国，十四世纪中叶两国合并，称暹罗。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叙》："其国（真腊）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距暹罗半月程。"

②新门台：也即新门台海口，即今湄南河口港名之省译。

③沙糊：亦名"沙孤米"、"西国米"。盖一种棕榈科树干茎木髓中所产，可充食品之淀粉质。张勃《吴录》："交址有穅木，其皮中有白米屑者，干捣之，水淋之，似面，可作饼。"

④单马锡：音译词，即今新加坡、柔佛一带。

爪　　哇[①]

即古阇婆国。门遮把逸山，系官场所居，宫室壮丽，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旧传国王系雷震石中而出[②]，令女子为酋以长

之。其田膏沃，地平衍，穀米富饶，倍于他国。民不为盗，道不拾遗。谚云："太平阇婆"者，此也。俗朴。男子椎髻，裹打布[3]，惟酋长留发。

大德年间，亦黑迷失、平章史弼、高兴[4]曾往其地，令臣属纳税贡、立衙门、振纲纪，设铺兵以递文书。守常刑，重盐法，使铜钱。俗以银、锡、输、铜杂铸如螺甲大，名为银钱，以权铜钱使用。

地产青盐，系晒成。胡椒每岁万斤。极细坚耐色印布[5]、绵羊、鹦鹉之类。药物皆自他国来也。货用焰珠、金银、青缎、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

次曰巫仑，曰希苓，曰三打板，曰吉丹，曰孙剌等。地无异产，故附此耳。

[注释]

①爪哇：古国名。即今南洋群岛的爪哇岛。因远在海外，迷迷茫茫，故多借指遥远虚无之处。

②旧传国王系雷震石中而出：《事林广记》："旧传国王系雷震石裂，有一人出，后为王，其子孙尚存。"

③打布：见《占城》同条注。

④亦黑迷失、平章史弼、高兴：据《元史·亦黑迷失传》、《史弼传》、《高兴传》，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命亦黑迷失、史弼、高兴并为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故此句疑字有倒置，应作平章亦黑迷失、史弼、高兴。

⑤极细坚耐色印布：当地所产之布，其各种颜色与图案系藉木型施蜡法分为多次染成。

昆　仑[1]

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乎瀛海之中，与占城、东西竺鼎峙而相望[2]。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

舶贩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谚云："上有七州[3]，下有昆仑，针迷舵失，人船孰存。"

虽则地无异产，人无居室，山之窝有男女数十人，怪形而异状，穴居而野处。既无衣褐，日食山果、鱼虾，夜则宿于树巢，仿摽技野鹿之世，何以知其然也。凡船阻恶风湾泊其山之下，男女群聚而玩，抚掌而笑，良久乃去，自适天趣。吾故曰：其无怀大庭氏[4]之民欤？其葛天氏[5]之民欤？

[注释]

①昆仑：古岛屿名。亦译"军屯山"。即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为古代海船往来东西洋必经之地。《岛夷志略》和《星槎胜览》有专条记述，《郑和航海图》亦有此岛。

②与占城、东西竺鼎峙而相望：此占城似指今越南南部藩朗或藩切，东西竺指马来半岛柔佛东岸海中之竹屿。

③七州：我国海南岛东北岸属岛名。

④无怀大庭氏：无怀氏，古帝号。《路史·禅通纪》："无怀氏，太昊之先。"大庭见《左传》昭十八年，注："大庭氏古国名……"疏："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

⑤葛天氏：亦古帝号。《路史·禅通纪》云："其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无能之名。"

异闻类聚

古有奇肱国之民，能为飞车[1]，从风远行。见于《博物志》矣。

次曰顿逊国。其人死，送于郭外，鸟食肉尽乃去，以火烧其骨，即沉于海中，谓之鸟葬[2]。见于《穷神秘苑》矣。

次曰骨利国。昼长夜短[3]，薄暮，煮一羊胛方熟，东方已曙。见于《神异录》矣。

次曰大食国，山树花开如人首[4]，不解语。人借问，惟频笑。笑则雕落[5]。见于《酉阳杂俎》矣。

次曰婆登国。种穀[6]每月一熟，见于《神异之记》。

次曰缴濮国。人有尾[7]，欲坐，则先穴地以安之。误折其尾则死。见于《广州之记》。

次曰南方之产翁[8]。獠妇狌子，堵拥衾抱雏以护卫之。见于《南楚之新闻》。

次番禺县民失蔬圃[9]，盗之于百里之外，若浮筏乘流于海上，有县宰为之判状。见于《玉堂之闲话》。

他如女人国，视井而生育[10]；茶弼沙国，日人其地，声震雷霆。至于南方缚妇成姻，多非礼聘；岭南之好女，不事缉织[11]；南海之贫妻，名为腹指卖[12]；南中之师郎，拥妇而食肉，此又人物风俗之不同，录之以备采览。故曰“异闻类聚”。

[注释]

①奇肱国之民，能为飞车：《博物志》：“奇肱国其民善为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久下，奇肱人车至于豫州界中。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后十年，东风复至，乃使乘车遣归其国，去玉门西万里。”（《太平广记》、《事林广记》）

②顿逊国鸟葬：《太平御览》引竺枝《扶南记》有此俗，后来诸书所叙，似多本此记加以渲染而成。

③骨利国昼长夜短：《神异录》：“骨利国居瀚海之北，昼长夜短，天色正曛，煮羊胛才熟，东方已曙。盖近日出之所也。”

④山树花开如人首：《酉阳杂俎》：“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脂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

⑤雕落：雕，通于凋。雕落，凋落。

⑥婆登国种穀：《神异经》：“堕婆登国在林邑南，东接诃陵、西迷黎车。稻每月一熟。”

⑦缴濮国人有尾：《梁祚魏国统》：“西南夷名尾濮。”此名又见《纪古滇说

集》。此名当由此族披有垂尾之兽皮而误传。

⑧南方之产翁：《南楚新闻》："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则产妇病皆生焉。"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壻。壻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

⑨番禺县民失蔬圃：出《玉堂闲话》，见《太平广记》。《事林广记》前集略云："番禺县尝有部民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荇之属，被风吹沙与藻荇相杂。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可以耕垦。夜则被盗者盗之于百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

⑩女人国视井而生育：见《事林广记》，案：《后汉书·东夷传》云：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

⑪岭南之好女不事缉织：见《太平广记》，《事林广记》引《投荒杂录》，略云：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酿酝殖者，得为大好女矣。

⑫南海之贫妻名为腹指卖：见《太平广记》，《事林广记》，案：南海人民多置船营海外贸易，或从事渔捞，故需用人手甚多，乃广置养子承乏。

明代海洋散文选

舟山网上方志馆

王慎中

王慎中（1509—1559），明福建晋江人，字道思，初号南江，更号遵岩。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在职与诸名士讲习，学大进。官终河南参政，以怙夏言落职归。古文卓然成家，师法曾、王，与唐顺之齐名，而自以为过之。诗体初宗艳丽，功力深厚，归田后搀杂讲学，信笔自放。有《遵岩集》。本文正选自《遵岩集》卷八。文章是表彰俞大猷在海上平倭寇事迹的。俞大猷平昔像一位温良的儒生，可在平倭寇战斗中却“猛厉孔武”。在漳州的一次平倭寇战斗中，他统率不过数百人的部队，在茫茫大海里，竟捕获敌船六十艘，俘虏敌人八十余人，“成数十年未有之捷”。但他所带领的部队，是一支“未素教之兵”，又无钱财来“悠士之所嗜”。其取胜之道，在于他能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苦，即“义起作之”、“诚心结之”两条。文章名为记，但重点却放在议论上。作者深入地分析了俞大猷职胜的原因，这就使读者对俞大猷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海上平寇记*

守备汀漳俞君志辅[①]，被服进趋[②]，退然儒生也[③]。瞻视在鞅苇之间[④]，言若不能出口，温慈款悫[⑤]，望之知其有仁义之容。然而桴鼓[⑥]鸣于侧，矢石交乎前，疾雷飘风[⑦]，迅急而倏忽，大之有胜

---

* 〔明〕王慎中原著，戴抗选：《中国历代散文一百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7年。

败之数，而小之有生死之形，士皆掉魂摇魄，前却[8]而沮丧；君顾意喜色壮，张扬矜奋[9]，重英[10]之矛，七注之甲[11]，鸷鸟举而虓虎[12]怒，杀人如麻，目睫曾不为之一瞬，是何其猛厉孔[13]武也？

是时漳州海寇张其，有司以为忧，督府檄君捕之[14]。君提兵不数百，航海索贼，旬日遇焉。与战海上，败之；获六十艘，俘八十余人，其自投于水者称是。贼行海上，数十年无此衄矣[15]。由有此海所[16]，为开寨置帅，以弹制[17]非常者，费巨而员多；然提兵逐贼，成数十年未有之捷，乃独在君；而君又非有责于海上者也。亦可谓难矣！

予观昔之善为将，而能多取胜者，皆用素治之兵，训练齐而约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习于旗旐[18]之色，而挥之使进退则不乱，熟于钟鼓之节，而奏之使作止则不惑，又当有以丰给而厚享之，椎牛击豕，酾酒[19]成池，餍其口腹之所取；欲遂[20]气闲，而思自决于一斗以为效，如马饱于枥，嘶鸣腾踏而欲奋，然后可用。君所提数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识；宁独训练不夙，约束不豫[21]而已，其于服属之分，犹未明也。君又穷空，家无余财，所为市牛酒，买粱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率先士卒，共食糗糒[22]，触犯炎风，冲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与贼格，而竟以取胜。君诚何术，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尽其力者，以义气作[23]之而已；用未厚养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诚心结之而已。

予方欲以是问君，而玄钟所千户某等来乞文勒君之伐[24]，辄书此以与之。君其毋以予为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濒海数郡；而玄钟独欲书之者，君所获贼在玄钟境内，其调发舟兵诸费，多出其境，而君清廉不扰，以故其人尤德之尔。

君名大猷，志辅其字，以武举推用为今官。

[注释]

①守备：明代指防守城堡的武官。汀，汀州府，治所在今福建长汀县。漳，漳州府，治所在今福建省漳州市。俞台志辅，俞大猷，守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明朝抗倭名将，与戚继光齐名。官至右都督。

②被服进趋：指衣装和行动。

③退然：逊让的样子。

④鞞芾（bǐ fú）：古代朝觐或祭祀时遮蔽在衣裳前面的一种服饰。鞞，同“韠”。

⑤款悫（què）：诚恳。

⑥桴（fú）鼓：战鼓。桴，鼓槌。

⑦飘风：旋风；暴风。《诗·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毛传：“飘风，回风也。”《诗·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为飘风。”毛传：“飘风，暴起之风。”杜甫《枏树为风雨所拔叹》：“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

⑧前却：前进或后退。

⑨矜奋：犹奋勉。

⑩重（chóng）英：重叠的矛上羽饰。

⑪七注之甲：用许多铁片连缀而成的铠甲。注，同“属”，连缀。

⑫虓（xiāo）虎：怒吼的老虎。

⑬孔：甚，很。

⑭督府：都督府。檄：用公文传达命令。

⑮衄（nǜ）：挫折，失败。

⑯由：自从。海所：指沿海地区的卫所。

⑰弹制：镇压。

⑱旐（zhào）：古代画有龟蛇图象的旗。《周礼·春官·司常》：“县鄙建旐。”《诗·小雅·出车》：“设此旐矣，建彼旄矣。”毛传：“龟蛇曰旐。”《汉书·隽不疑传》：“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着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颜师古注：“旐，旌旗之属，画龟蛇曰旐。”《隋书·礼仪志》：“篆辂建旜，木辂建旐。”

⑲酾（shī）酒：斟酒。关汉卿《陈母教子》：“大哥你得了官也，我和你有个比

喻：似那抢风扬谷，你这等秕者先行；瓶内酾茶，俺这浓者在后。”张可久《山坡羊·酒友》：“刘伶不戒，灵均休怪，沿村沽酒寻常债……窄，不够酾；哎，我再买。”犹言斟酒。

⑳欲遂：谓欲望满足。

㉑不豫：预先没有。

㉒糗糒（qiǔ bèi）：干粮。《后汉书·隗嚣传》：“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贾思勰《齐民要术·飧饭》：“作粳米糗糒法：取粳米汰洒作饭，曝令燥捣细磨，粗细作两种折。”《资治通鉴·唐昭宗天复三年》：“连兵围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于糗糒，王侯毙踣于饥寒。”

㉓作：振奋。

㉔玄钟所：卫所名，在福建诏安县东南，明初在此设千户所。千户：千户所的军官。勒：刻石纪功。

张　岱

张岱（1597—?），明末清初浙江山阴人，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久居杭州。明亡，避居剡溪山，悲愤之情悉注于文字之中，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匮书》（今存后集）。《海志》是一篇游记散文，作者以自己游览的线路为序，描写了普陀山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信众拜佛的人文景象。同时，还生动地记叙了作者惊险的航海经历和当地纯朴的民风习俗。

海　志*

张子曰：补陀佛着，亦以佛勿尽着也。补陀去甬东三百里，海岸孤绝，山无鸟兽，无拱把[1]木，微佛则孰航海者？无佛则无人矣。虽然，以佛来者，见佛则去，三步一揖，五步一拜，合掌据地，高叫佛号而已。至补陀而能称说补陀者，百不得一焉。故补陀山水奇绝横绝，而《水经》不之载，舆考不之及，无传人则无传地矣。余至海上，身无长物足以供佛，犹能称说山水，是以山水作佛事也。余曰：自今以往，山人文士欲供佛，而力不能办钱米者，皆得以笔墨从事，盖自张子岱始。

……

渡莲花洋，横顺风，抢风使帆，船傍刺刺入水，樯曲如弓，舟急如箭，桅竿嘎嘎有损声，船头水翻渤如蹴雪。余瞻寒股栗，视舟

---

* 〔明〕张岱原著，毛连胜主编：《普陀洛迦山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人言笑，心稍安。见海外诸山火焰直竖，如百千骈指合掌念阿弥陀佛拜向补陀者。过金钵盂山，进石捞港、短姑道头，则恍如身到彼岸矣。上岸数百步，董玄宰书“入三摩地”，石路开霁，夹道多松楸，疏疏清樾[2]。路凡三折，至梵山。梵山，寺案也。繇[3]背达面，梵山尽而殿角始露矣，莆牢金碧，灼灼出薄。后山嵯峨，乱石杂沓，如抱如捧。寺正门有海印池，池以外累石数仞，勿令见寺。行过，始见寺门。登永寿桥，桥左有太子塔，是外国太子所造，形如阿育王寺舍利塔，而规制大之，石色异常，非中国所有。桥北有货郎芦舍，市海贝、蛹螺、风兰、佛图、山累之属。寺门伫立，皆四册五岳之人，方言不辨，中多漳州人，绛帻[4]赭衣，是钓船上水手。进山门，礼大册，入方丈茶罢。历怀阙亭而北，有大石数株，意甚苍古，剥藓视之，有陶石篑先生及余外祖陶兰风先生题名，徙倚其下，坐僧舍少顷，日犹未晡[5]，余纵步从左行至一洞，曰法华洞。余径入，石如残塔丰株，螺旋而上，穴洞玲珑有余地，辄作团瓢佛龛，直上三四层，如芙蓉矗起。人其中，从花瓣中穿度，层折见之。钟定，请看宿山。至大殿，香烟可作五时雾。男女千人鳞次坐，自佛座下至殿庑内外，无立足地。是夜，多比丘、比丘尼，燃顶燃臂燃指；俗家闺秀，亦有效之者。蒸炙酷烈，惟朗诵经文，以不楚不痛皱眉为信心，为功德。余谓菩萨慈悲，看人炮烙，以为供养，谁谓大士作如是观？殿中訇轰之声，动摇山谷。是夕，寺僧亦尤有睡者，百炬齐烧，对佛危坐，睡眼婆娑，有见佛动者，有见佛放大光明者，各举以为是，竟夜方散。

蚤命孚笋舆[6]，游后寺，度舆未即至，从太子塔南走，渡二小岭，沙松如絮，没鞋靸[7]。先至普同塔，后至潮音洞。洞开颐颏拄水，石啖齿如獠牙，吸海水漱盥，吞吐怒潮，作鱼龙吼啸声。天窗下瞰，外巉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罅而两歧，乱石断去积刀，齿齿相比[8]。再前为善才礁、龙女洞，排列可厌。余问住僧：“向时菩萨住此，因万年间龙风大，吹倒石梁，遂移去梵音洞住。”余不敢

笑，作礼而别。归途见日出，天涂朱，无光泽，日杲白而扁，类果盒。渐升始满，方有芒角射人，吴莱谓："日初出，大如米筛，薄云掩蔽，空水弄影，恍若铺金，僧伽黎衣[9]，或见或灭。"此言其光满注射之状，非初起时也。余所言扁，意天际阔大，方升时，远处倚陟，尚见其仄，昔人云"日如蒸饼"，或形似之。

笋舆至，从北走过岭，至千步沙，沙至镇海寺约有千步，故名。海水淘汰，沙作紫金色，日照之有芒。是沙为东洋大海之冲，不问潮之上下，水辄一喷一吸。余细候之，似与人之呼吸相应，无昼无夜，不疾不徐，其殆海之消息于是也。五里至镇海寺，是为后寺。壁宇洪丽，不减普陀，而香火荒凉，不及前寺十分之一。盖前寺自登岸至寺门，有市廛芦舍，近海而实不见海，犹之泰山元群殿；在山而实不见山，形家谓之纳气藏风，遂与城市无别。若后寺，则入门见山，出门见海，宽敞开涤，潮汐烟岚，一目了然，地气于此，未免单薄矣。过饥饱岭，缘山皆静室。岭上见钓船千艘，鳞次而别，带鱼之利，奔走万人，大肆杀戮。可恨者，岭以下礁石岩穴，无为尽被鱼腥。清静法海，乃容其杀生害命如恒沙等，轮回报应之说，在佛地又复不灵，奈何？云后寺又十里至梵音洞，洞似潮音而狭，石窟中穿羊肠而下，上悬缒索，磨胸拚石，身如守宫[10]。于洞前，横亘石桥，望洞中黝黑，人摩眼日光下，谛视之，见洞中蓬勃有烟气。从明视暗，见石迹蘚斑，随人意想所至，便成形相。或见菩萨，或见鬼王，或见神道，所言种种，赞叹而已。山上东望，窅窅[11]无际，三韩、日本、扶桑诸岛，表螺一抹，杳霭苍茫。远近诸山，大者如拳，小者如栗，低而平者如眉。向皆土山碹礧[12]，风涛吞啮之。非石胎不能存活，如础如垠，特其趾耳。近梵音洞有三礁，形似香炉烛台，遂名香炉烛台峰。盖自东天门以来，多奇石，象岩、佛手，鹰嘴，开皆酷肖，人人得以意呼之，不必问也。反辙不及看茶山，直至前寺。殿上嚷嚷打合山斋，僧五六千人皆跏趺坐[13]，绕殿前后，丹墀[14]上下，栉比如鱼鳞，次第食之。有好事

者，畀[15]栗梨针线之类，皆来布施，名曰结缘。妙在五六千人集坐，无蚊虻声，《水经注》所谓“疏斑绳坐，器钵无声”，想见此境。

中食后，穷西天之胜。繇寺门折而西，坛址整饬者盘陀庵也，老僧无边有才略，言及创庵之始，饭数僧不给，因发愿曰：“四方斋僧者日月至，合山斋日两百斛，为寺僧一饱。易节此一餐，得金二百，可垦山下田五十亩，岁可得米五十斛，用以斋僧，永动不断。”施主多从其说，今垂二十年，垦田至千亩矣。盘陀香火之盛埒常住，行此法也。余谓常住各房何不共行此法？白舟山循至金塘，有田可佃，稽其数可至二三万亩，田上只允芦舍，倭至可毁，岁长其科，可饱戍卒。不开金塘，而金塘已开矣，谋国者曾弗筹之。白象庵，石奇横。余所嫌者，庵太逼石[16]，然不逼石，亦无所谓庵矣。剪拂数十年，青萝碧藓，为之衣食，当大发光怪。西天门，栊阒皆具，宛若人为，过此则盘陀石也。石类吾乡吼山云石。此特委蛇可上。坐石上，南望桃花、马秦诸小山，嵌空玲珑，屹立巨浸[17]，风平浪白，如一幅鹅绫铺设几上，磊磊置米颠[18]袖石数十余座，令扬次公见，便攫夺。再前，为二龟听法石，一龟在石上回视，一龟直立崖下，作蹒跚起势，肖其情理。观音洞有鹦哥石，飞动如生，皆曹能始所谓“天戏成之，人戏名之”者也。至必以“观音卷”细细配合，如盘陀石前有五十三石，必配五十三参，则劳而拙矣。倦归僧房话茶，更定矣。闻炮声，或言贼船与带鱼船在莲花洋厮杀。余亟往，据梵山岗上，见钓船千艘闻警皆避人千步沙。十余艘在洋外，后至者贼袭之，斫杀数十人，抢其三舟去，焚其二舟，火光烛天，海水如沸，此来得见海战，尤奇。次日归，风大顺，比晚下舟，鸡未喔已泊招宝山下矣。余素清馋，不能茹素，礼陀之行，家人难之。余先到四明，礼天童、阿育、雪窦诸古刹，计海上往来，持斋一月余矣。舟至定海，小溪市黄鱼，食新，余下箸即呕，不谓老饕如余，亦有此素缘。……山中所产者，风兰、风藤、白杜鹃、白瑞香。极繁衍者红薯，方言番茹也，味甘而易饱，

谓藏之复壁，可以救荒。最奇者，相思石，相思石，石也，用醋浸之，则能动，两石相置东西，必移向一处，故名相思石。但不饶当时何见崦知石之能移，又何见而知醋之能移石也，无意无义，不可解也。

水洛伽，莲花洋南，有僧守山五十余年，粮尽举火，常住令船送之。僧与一大蛇同起居，饭熟辄与蛇同食，夜即卧其榻傍。

[注释]

①拱把：指径围大如两手合围。《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杨伯峻注："赵岐注云：'拱，合两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此言树之尚小。"《后汉书·崔骃传》："譬犹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蘖拱把不为之数。"《云笈七签》："夫十围之木，起于拱把；百仞之台，起于足下。"康海《中山狼》："一年开花，二年结果，三年拱把，十年合抱。"

②疏疏清樾：疏疏，稀疏貌。贾岛《光州王建使君水亭作》："夕阳庭际眺，槐雨滴疏疏。"张道洽《咏梅》："疏疏篱落娟娟月，寂寂轩窗淡淡风。"韩愈《送文畅师北游》："三年窜荒岭，守县坐深樾。"王逸宾《浣溪沙·梦中作》："林樾人家急暮砧，夕阳人影人江深。倚栏疎快北风襟。"清樾，树荫清秀。

③豁：通于"遥"。此谓宽阔、阔达。

④帻（zé）：犹冠。形状类似帽子的东西。韦庄《鸡公帻》："石状虽如帻，山形可类鸡。"

⑤未晡（bū）：本指申时，即十五时至十七时。后可指太阳西移至晡时的视觉位置。杨万里《秋暑》："追凉能到竹溪无，隔水斜阳未肯晡。"未晡，即谓还不到太阳西移至晡时的视觉位置。

⑥笋舆：竹舆。王安石《台城寺侧独行》："独往独来山下路，笋舆看得绿阴成。"

⑦鞮（sǎ）：方言词，本指把鞋后帮踩在脚跟下；穿（拖鞋）。吴文英《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词："时鞮双鹭响，廊叶秋声。"此谓鞋跟。

⑧齿齿相比：比喻如齿状排列，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徐渭《闻军中之系于国用》诗："绵延值盛明，仕版颇齿齿。先人秉鱼须，联蝉及诸季。"

⑨黎衣：黎，黑色。后作“黧”。《书·禹贡》：“厥土青黎。”孔传：“色青黑而沃壤。”黎衣，黑色的衣服。

⑩守宫：即壁虎。又名蝎虎。因其常守伏于宫墙屋壁以捕食虫蛾，故名守宫。《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虵又有足，跋跋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

⑪窅窅：遥远貌。陶潜《自祭文》：“窅窅我行，萧萧墓门。”鲍照《拟行路难》：“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

⑫磊磈：磈，同“磊”。磊磊，堆积的大岩石。张岱《陶庵梦忆·燕子矶》：“阁傍僧院，有峭壁千寻，磊磊如铁。”

⑬跏趺坐：“结跏趺坐”的略称，佛教中修禅者的坐法：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称“全跏坐”。或单以左足押在右股上，或单以右足押在左股上，叫“半跏坐”。据佛经说，跏趺可以减少妄念，集中思想。《无量寿经》：“哀受施草敷佛树下跏趺而坐，奋大光明使魔知之。”

⑭丹墀：本可指宫殿的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此指红色地面。张衡《西京赋》：“右平左城，青琐丹墀。”

⑮畀：音 bì，给予；付与。《诗·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高亨注：“畀，给予。”

⑯逼石：逼，迫近。《尉缭子·攻权》：“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逼石，此指山石（与庵的距离）过于逼近、迫近。

⑰巨浸：大水。指大海。许彬《府试粜城晴日望三山》诗：“不易识蓬瀛，凭高望有程。盘根出巨浸，远色到孤城。”

⑱米颠：北宋书画家米芾的别号。米芾字符章，以其行止违世脱俗，倜傥不羁，人称“米颠”。文天祥《周爸崖人吾山作图诗赠之》：“三生石上结因缘，袍笏横斜学米颠。”陈维崧《满庭芳》：“空归去，数声瞑磬，行过米颠坟。”赵翼《游狮子林题壁》：“大或朱酣纳上余，小或米颠手中出。”

黄　衷

黄衷，明广东南海人，字子和。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是书乃其晚年致政家居，就海洋番舶，询悉其山川风土，裒录成编。自序称铁桥病叟者，其别号也。《广东通志》载是书，作一卷。此本实三卷，分为四类：曰《风俗》，凡二目；曰《物产》，凡二十九目；曰《畏途》，凡五目；曰《物怪》，凡八目。所述海中荒忽奇谲之状，极为详备。然皆出舟师舵卒所亲见，非《山海经》、《神异经》等纯构虚词、诞幻不经者比。每条下间附论断，词致高简，时寓劝戒，亦颇有可观。此书成于嘉靖初，海贾所传，见闻较近，似当不失其实。此选《暹罗》和《蛇异》两篇，前者描写的是我国近邻暹罗国的风土人情；后者记录的是一段传奇故事。

海　　语*（选）

暹　　罗（卷上之风俗）

暹罗国在南海中，自东莞之南亭门放洋[①]，南至乌猪、独猪、七洲（名三洋），星盘坤未针（海天无际，舶行莫知，方位惟以星盘针定子午而赴之），至外罗坤申针，四十五程，至占城旧港，经

---

* 〔明〕黄衷著，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989 年。

大佛灵山，其上峰墩则交趾（即安南）属也。又木针至昆山屯山，又坤未针至玳瑁洲，玳瑁及于龟山，酉针入暹罗港，水中长洲，隐隆如坝，船出入如中国车坝，然其国之一控扼[2]也。少进为一关，少以夷酋，又少进为二关，即国都也。其地沮洳[3]，无城郭，王居据大屿，稍如中国殿宇之制。覆以锡板辟东壁为巨扉，是为王门。治内分十二塘坝，酋长主焉，犹华之有衙门也。其要害为龟山，为陆昆猛斋，犹华言总兵、甲兵属焉。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土夷乃散处水栅板阁，荫以茭草，无陶瓦也。其国右僧，谓王前世皆僧，僧来世作王。其贵僧亦称僧王，国有号令决焉。凡国人谒王，必合掌跪而抚王足者三，自抚其首者一，谓之顶礼。凡王子始长习梵字、梵礼，若术数之类皆从贵僧，故贵僧之权，侔[4]于王。国无姓氏，华人流寓者，始从本姓，一再传亦亡矣。人皆髡首[5]，耻为窃盗，其监狱则穴地，为重楼三级，谓之“天牢”。轻罪置上级，差重置中级，殊死者置下级。其轻刑以皮鞭，差重断足十指，差重断手十指。罪至殊死者，腰斩，或以象蹂之。贵僧为请于王，王乃宥之，没为僧奴，谓之奴囝。赋役省薄，惟给象为最重。故殊死获免者不为奴囝，则以给象终身焉。国尤占候[6]，凡日薄蚀[7]，国人见者则奔告于王，首至者赏。建寅之月，王乃命巫占方，命力者由胜方所向，掠人而剔其胆，杂诸药为汤，王濡足，象濡首，以作猛气。凡用胆，华人为上，僧不剔，孕妇不剔，疮痂[8]不剔。是故用胆，视岁甲子为多寡也。建辰之月，是为岁首。建巳之月，始作农事。建午之月，潦始涨。建酉之月，潦退。王乃御龙舟，乃祀土谷，禾乃登，始获。凡稼之长茂，视潦之浅深，秆长丈有三尺，穗八寸有咫，稻三盈寸。田亩赡数口，少歉岁也。妇女多慧巧，刺绣织衽工于中国。尤善酝酿，故暹酒甲于诸夷。妇饰必以诸香泽其体发，日夕三四浴，戏狎不禁，虽王之妻妾，皆盛饰倚市，与汉儿相贸易，不诃亦不敢乱。居父母若夫之丧，则削发如比邱尼，经旬乃蓄发如旧。凡死丧，富者火尸而葬，贫者举尸筏而浮诸海，丧属跣

伏海滨，迎僧而咒，群大鸟啄食，顷刻而尽，谓之“鸟葬”。凡有鳄患，则奔赴于王。王诏贵僧咒饭而投诸鳄所，乃以贝多叶书数符，佩以奴囝，没水牵数鳄出。贵僧稽其孽迹多者戮之，刳其腹有得铅珠二升者，迹少乃黥符其背，咒而纵之。囝人凡有仇怨，皆谒僧求咒，其咒土夷遭者，非死即病，然不能验于华人也。凡饭僧少具十品，食麦糯粳牛羊豕鹅鸭鸡鱼，皆熟而荐之。僧咒而后举，举必尽数器。不足十品，不以供。其产多苏方木、槟榔、椰子、波罗蜜、片脑诸香、杂果、象齿、犀角、金宝、玳瑁之属。贸易用贝巳，故其民饶富，豪酋各据别岛而居，奴囝数百口，蓄资每巨万，不盖藏，不虞寇。西洋诸国异产奇货，辐辏[9]其地，匠艺工致，嵌宝指环，时至中国，一枚值数千金。地广兵强，尝并有占腊（本扶腩属国），而私其贡赋。以不系中国利害，置不问也。

[注释]

①放洋：谓船只离开港口经远洋航行至国外。朱彧《萍洲可谈》：“广州自小海至海州七百里……商船去时至海州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

②控扼：控制。司马光《张巡评》：“攻城拔邑之众，斩首捕虏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国家定于已倾，存于既亡，斯可谓之功矣。”

③沮洳：指低湿。左思《魏都赋》：“隰壤瀺灂而沮洳，林薮石留而芜秽。”《新唐书·韩全义传》：“遇贼广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疠。”

④侔（móu）：齐等；相当。《庄子·外物》：“大鱼食之，牵巨钩……海水震荡，声侔鬼神。”《史记·赵世家》：“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

⑤髡（kūn）首：剃去头发。《楚辞·九章·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羸行。”王逸注：“髡，剔也；首，头也。自刑身侔，避世不仕也。”

⑥占候：指根据天象变化预测自然界的灾异和天气变化。王充《论衡·谴告篇》：“夫变异自有占候，阴阳物气自有始终。”《明史·梁梦龙传》：“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无虞。”魏源《圣武记》：“凡海洋占候，云合风生，雷鸣风止。”

⑦日薄蚀：类似日蚀的一种现象。古谓日光为阴气所掩蔽。《宋书·五行志五》："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气掩日，所照皆黄。案《河图》占曰：'日薄也。'其说曰：'凡日蚀皆于晦朔，有不于晦朔者，为日薄。虽非日月同宿，时阴气盛，掩薄日光也。占类蚀。'"

⑧疮痏（wěi）：即疮疡；伤痕。焦赣《易林·噬嗑之益》："斧斤所斫，疮痏不息。"葛洪《抱朴子·擢才》："乃有播埃尘于白珪，生疮痏于玉肌。"

⑨辐辏：亦作"辐凑"，集中；聚集。《管子·任法》："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文子·微明》："志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是非辐辏，中为之毂也。"班固《东都赋》："平夷洞达，万方辐凑。"

蛇　　异（卷下之物怪）

治间有舶欲贩于古城者，舶中二十人，将即山而薪。是夜，舶主梦神语之曰："明日斫山，须多裹盐也。"寤[①]而异焉，以语诸薪者，或笑或不信。舶主曰："第[②]人负十许斤，何碍？"众从之。乃乘二快马即三山麓，石潭深不可测。二十人者分朋而攻。日影西下，山声殷殷如雷。众谓："大日高晴，何以有此？是必有异？"升木而伺[③]，俄有巨蛇蜿蜒几五丈，其色正黑，两目如炬，山巅奋迅而下，没于潭。如雷者，乃触石崩陨之声也。有蜈蚣，长可七尺，腾跃而逐之，旋潭蹉跌，尾端毒沫时时射潭内，水色变如油。抵暮，潭面火焰高尺许，舶人熟视，乃自蜈蚣甲间出，夜分循山而去，光烨烨烛山谷。迟明，下山观之，蛇蜷局死潭间。众方惊喜曰："裹盐之梦，实神贶[④]也。"乃以藤缆联巨铁钩，引蛇出平野。剥其皮，厚如黄牛之革，骨节中窾[⑤]，臼腌其肉，殆满船腹。众乃辏薪载蛇以回舶，岛夷之船或过而见其皮，问："何从得之？为价几何？"舶主给[⑥]曰："五十金。"岛夷付之不较。复问："肉价几何？"曰："百金。"又付之不较。易载将发，舶主谓岛夷曰："若

何急此为也?”岛夷笑曰：“汉儿不识宝耳，是乃龙也。其皮鞔鼓，声闻二十里。此皮中七鼓，一鼓即偿今值易易也。肉以为鲊⑦，货于国中，且不知值又几倍矣。”舶主懊恨，自谓其不善贾也。铁桥子曰：“物遇乃贵，是何足叹哉!”语云：螣（或作腾）蛇游雾，而殆于即且，气固有相制夫。

[注释]

①寤（wù）：醒；睡醒；苏醒。《诗·邶风·柏舟》：“静言思之，寤辟有摽。”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刘渊》：“其夜，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征也。’”阎选《再生记·张汶》：“西河平遥县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

②第：副词，姑且。刘向《说苑·正谏》：“（子西）曰：‘臣不敢下车，愿得有道，大王肯听之乎?’王曰：‘第言之。’”

③升木而伺：伺，窥伺；窥探；观察。《荀子·王制》：“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周书·文帝纪上》：“包藏凶逆，伺我神器。”升木而伺，爬上树干观察。

④神贶：神灵的恩赐。黄滔《课虚责有赋》：“所谓摆扬恬澹，剖判虚空，冀其神贶，逮彼幽通。”

⑤蠹：音jù，细；碎。

⑥给：欺诳。《谷梁传·僖公元年》：“此其言获，何也？恶公子之给。”《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乃陷大泽中。”

⑦鲊：用腌、糟等方法加工的鱼类食品。《释名·释饮食》：“鲊，菹也，以盐、米酿鱼以为菹，熟而食之也。”

马　欢

马欢，一作马观。明浙江会稽人，字宗道，别号汝钦，自号会稽山樵，回族。天方教（伊斯兰教）教徒。因才干优裕，通晓阿拉伯语，以通译番书的身份，从郑和先后参加了第四、六、七三次远航。马欢是位有心人，在鲸波浩渺、历涉诸邦的同时，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样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所记海外诸番曰占城，曰爪哇，曰旧港国，曰通罗，曰满剌加，曰哑鲁国，曰苏门答剌，曰那孤儿，曰黎代，曰喃勃里，曰锡兰，曰小葛兰，曰阿枝，曰古俚，曰溜山，曰祖法儿，曰阿丹国，曰榜葛剌国，曰忽鲁谟厮国，凡十九国，而为篇十八。各载其疆域、道里、风俗、物产，亦略及历史沿革，为这几次远航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这里选注的几篇是作者使用了较长篇幅来叙写的，同时相对而言，是关于当时比较著名的国家和地区的；而费信所撰《星槎胜览》（与《瀛涯胜览》内容相近），则选注的是当时并不著名的几个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这样，既可以使我们欣赏到这两位同时代作家的不同创作风格，而在内容上又能形成互补。

瀛涯胜览*（选）

占　城　国

其国即释典所谓王舍城也。在广东海南大海之南。自福建福州

---

* 〔明〕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

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往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其国南连真腊，西接交趾界，东北俱临大海。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石塔为记，诸处船只到此般泊登岸。岸有一寨，番名设比奈，以二头目为主。番人五六十家，居内以守港口。西南百里到王居之城，番名曰“占城”。其城以石垒，开四门，令人把守。

国王系销俚人，崇信释教，头戴金钹[1]三山玲珑花冠，如中国副净者所戴之样。身穿五色线细花番布长衣，下围色丝手巾。跣足[2]，出入骑象，或乘小车，以二黄牛前拽而行。

头目所戴之冠，用葵草叶为之，亦如其王所戴之样，但以金彩妆饰，内分品级高低。所穿颜色衣衫，长不过膝，下围各色番布手巾。王居屋宇高大，上盖细长小瓦，四围墙垣用砖灰妆砌甚洁，其门以坚木雕刻，兽畜之形为饰民居房屋用茅草盖覆，檐高不得过三尺，出入躬身低头，高者有罪。服色禁白衣，惟王可穿。民下玄黄紫色并许穿，衣服白者死罪。国人男子鬘头[3]，妇人撮髻脑后。身体俱黑，上穿秃袖短衫，下围色丝手巾，赤脚。

气候暖热，无霜雪，常如四五月之味。草木常青，山产乌木、伽蓝香、观音竹、降真香。乌木甚润黑，绝胜他国出者。伽篮香惟此国一大山出产，天下再无出处，其价甚贵，以银对换。观音竹如细藤棍样，长一丈七八尺，如铁之黑，每一寸有二三节，他所不出。犀牛象牙甚广。其犀牛如水牛之形，大者有七八百斤，满身无毛，黑色，生鳞甲，纹癞厚皮。蹄有三路[4]，头有一角，生于鼻梁之中，长者有一尺四五寸。不食草料，惟食刺树刺叶，并食大干木，抛粪如染坊黄炉楂[5]。其马低小如驴。水牛、黄牛、猪、羊俱有，鹅鸭稀少。鸡矮小，至大者不过二斤，脚高寸半，及二寸止。其雄鸡红冠白耳，细腰高尾，人拿中亦啼，甚可爱也。果有梅、橘、西瓜、甘蔗、椰子、波罗蜜、芭蕉子之类。其波罗蜜如冬瓜之样，外皮似川荔枝，皮内有鸡子大块黄肉，味如蜜。中有子如鸡腰子样，炒吃味如栗子。蔬菜则有冬瓜、黄瓜、葫芦、芥菜、葱姜而

已，其余果菜并无。人多以渔为业，少耕种，所以稻谷不广。土种米粒细长多红者。大小麦俱无。槟榔、荖叶[6]，人不绝口而食。

男女婚姻，但令男子先至女家，成亲毕，过十日或半月，其男家父母及诸亲友以鼓乐迎取夫妇回家，则置酒作乐。其酒则以饭拌药，封于瓮中候熟。欲饮，则以长节小竹筒长三四尺者插入酒瓮中，环坐，照人数入水，轮次咂饮。吸干再添入水而饮，至无味则止。

其书写无纸笔，用羊皮揸薄，或树皮熏黑，折成经折，以白粉载字为记。

国刑，罪轻者以藤条杖脊，重者截鼻。为盗者断手，犯奸者男女烙面成疤痕。罪甚大者，以硬木削尖立于小船样木上，放水中令罪人坐于尖木之上，木从口出而死，就留水上以示众。

其日月之定无闰月，但十二月为一年，昼夜分为十更，用鼓打记。四时以花开为春，叶落为秋。

其王年节日，用生人胆汁调水沐浴，其各处头目采取进纳，以为贡献之礼。其国王为王三十年，则退位出家，令弟兄子侄权管国事。王往深山持斋受戒，或吃素。独居一年，对天誓曰："我先为王，在位无道，愿狼虎食我，或病死之。"若一年满足不死，再登其位，复管国事。国人呼为"昔唆马哈剌札"，此至尊至圣之称也。

其曰尸头蛮者，本是人家一妇女也，但眼无瞳人为异。夜寝则飞头去，食人家小儿粪尖，其儿被妖气侵腹必死。飞头回合其体，则如旧。若知而候头飞去时，移体别处，回不能合则死。于人家若有此妇不报官除杀者，罪及一家。

再有一通海大潭，名鳄鱼潭。如人有争讼难明之事，官不能决者，则令争讼二人骑水牛赴过其潭。理亏者鳄鱼出而食之；理直者虽过十次，亦不被食。最可奇也。

其海边山内有野水牛，甚狠。原是人家耕牛，走入山中，自生自长，年深成群。但见生人穿青者，必赶来抵触而死，甚恶也。

番人甚爱其头，或有触其头者，如中国杀人之恨。

其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磁、盘碗等品，纻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常将犀角、象牙、伽篮香等物进贡中国。

[注释]

①钑（xì）：用金银等在器物上嵌饰图案和文字。吴曾《能改斋漫录·记事二》："匠者务为新巧，遂以御仙花枝叶稍繁，改钑荔枝，而叶极省。"

②跣（xiǎn）足：赤脚；光着脚。谷神子《博异志·阴隐客》："首冠金冠而跣足。"郎瑛《七修类稿·诗文三·徐伯龄》："（徐伯龄）疎荡不拘小节，对客每跣足蓬头。"

③鬆头：亦作"鬅头"，头发散乱貌。《金瓶梅词话》："这西门庆也不梳头洗脸，鬆头，披着绒衣，戴着毡巾，径走到花园里藏春阁书房中。"

④跲（jiá）：蹄卧。马欢《瀛涯胜览·占城国》："（犀牛）蹄有三跲，头有一角。"张岱《陶庵梦忆·雪精》："（陶兰风）得白骡，蹄跲都白，日行二百里。"

⑤黄栌楂：黄栌，落叶灌木。叶卵形或倒卵形，初夏开花。木材可制器具，兼作黄色染料。《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沙棠栎槠，华泛櫹栌。"司马贞索隐："栌，今黄栌木也。"楂，树木砍伐后残留的根株。贾休《山居诗》："葛苞玉粉生香垄，菌簇银钉满净楂。"《农桑辑要·栽桑·接废树》："掘土见根……将周围根楂，细锯子截成砧盘，每一砧盘，或劈接，或插接二三接头。"

⑥蒟叶：生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一种藤本植物。姚宽《西溪丛语》："闽广人食槟榔，每切作片，醮蛎灰以蒟叶裹嚼之。蒟音老。"费信《星槎胜览前集·占城国》："其国之人惟食槟榔，裹蒟叶包蛎灰，行住坐卧，不绝于口。"

爪哇国

爪哇国者，古名阇婆国也。其国有四处，皆无城郭。其它国船

来，先至一处名杜板。次至一处名新村，又至一处名苏鲁马益。再至一处名满者伯夷，国王居之。其王之所居以砖为墙，高二丈余，周围约有二百余步。其内设重门甚整洁，房屋如楼起造，高每三四丈，即布以板，铺细藤簟，或花草席，人于其上盘膝而坐。屋上用硬木板为瓦，破缝而盖。国人住屋以茅草盖之。家家俱以砖砌土库，高三四尺，藏贮家私什物，居止坐卧于其上。

国王之绊[1]，鬅头或带金叶花冠，身无衣袍，下围丝嵌手巾一二条，再用锦绮或纻丝缠之于腰，名曰压腰。插一两把短刀，名“不剌头”，赤脚出入，或骑象，或坐牛车。国人之绊，男子鬅头，女子椎髻，上穿衣，下围手巾。男子腰插“不剌头”一把，三岁小儿至百岁老人皆有此刀，皆是兔毫雪花上等镔铁为之。其柄用金或犀角、象牙，雕刻人形鬼面之状，制极细巧。

国人男妇皆惜其头，若人以手触摸其头，或买卖之际钱物不明，或酒醉颠狂，言语争竞，便拔此刀剌之，强者为胜。若戳死人，其人逃避三日而出，则不偿命。若当时捉住，随亦戳死。国无鞭笞之刑，事无大小，即用细藤背缚两手，拥行数步，则将不剌头于罪人腰眼或软肋一二剌即死。其国风土无日不杀人，甚可畏也。

中国历代铜钱通行使用。

杜板番名“赌斑”，地名也。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鸡、羊、鱼、菜甚贱。

海滩有一小池，甘淡可饮，曰是圣水，传言大元时命将史弼、高兴征伐阇婆，经月不得登岸，船中之水已尽，军上失措。其二将拜天祝曰：“奉命伐蛮，天若与之则泉生；不与则泉无。”祷毕，奋力插枪海滩，泉水随枪插处涌出，水味甘淡，众饮而得全生。此天赐之助也，至今存焉。

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曰“革儿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

卖者，民甚殷富。自新村投南船行二十余里，到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其港口流出淡水，自此大船难进，用小船行二十余里始至其地。亦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其港口有一洲，林木森茂，有长尾猢狲万数，聚于上。有一黑色老雄狖猴为主，却有一老番妇随伴在侧。其国中妇人无子嗣者，备酒饭果饼之类，往祷于老狖猴，其老猴喜，则先食其物，余令众猴争食，食尽，随有二猴来前交感为验。此妇回家，即便有孕，否则无子也，甚为可怪。

自苏儿把牙小船行七八十里到埠头，名章姑。登岸投西南行一日半到满者伯夷，即王之居处也。其处番人二三百家，头目七八人以辅其王。天气长热如夏，田稻一年二熟，米粒细白，芝麻绿豆皆有，大小二麦绝无。土产苏木、金刚子、白檀香、肉豆蔻、荜拨、斑猫、镔铁、龟筒、玳瑁，奇禽有白鹦鹉如母鸡大，红绿鹦哥、五色鹦哥、鹩哥，皆能效人言语；珍珠鸡、倒挂鸟、五色花斑鸠、孔雀、槟榔雀、珍珠雀、绿斑鸠之类。异兽有白鹿、白猿猴等畜，其猪羊牛马鸡鸭皆有，但无驴与鹅耳。

果有芭蕉子、椰子、甘蔗、石榴、莲房、莽吉柿、西瓜、郎级之类。其莽吉柿如石榴样，皮内如橘囊样，有白肉四块，味甜酸，甚可食。郎级如枇杷样，略大，内有白肉三块，味亦甜酸。甘蔗皮白麤大，每根长二三丈。其余瓜、茄、蔬菜皆有，独无桃李韭菜。

国人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筯，男妇以槟榔荖叶[2]聚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嗽出口中槟榔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若渴则饮水，遇宾客往来无茶，止以槟榔待之。

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3]；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是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数门受戒待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猱[4]头赤脚，崇信鬼教，佛书言鬼国其中，即此地也。人吃食

甚是秽恶，如蚰蚁及诸虫蚓之类，略以火烧微熟便吃。家畜之犬与人同器而食，夜则共寝，略无忌惮。旧传鬼子魔王青面红身赤发，正于此地与一罔象[5]相合，而生子百余，常啖血为食，人多被食。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众称异之，遂推为王。即令精兵驱逐罔象等众而不为害，后复生齿而安焉。所以至今人好凶强。

年例有一竹轮[6]会，但以十月为春首。国王令妻坐一塔车于前，自坐一车于后。其塔车高丈余，四面有窗，下有转轴，以马前拽而行。至会所，两边摆列队伍，各执竹轮一根。其竹轮实心无铁刃，但削尖而甚坚利。对手男子各携妻奴在彼，各妻手执三尺短木棍立于其中。听鼓声紧慢为号，二男子执轮进步抵戳，交锋三合，二人之妻各持木棍格之曰“那剌那剌”则退散。设被戳死，其王令胜者与死者家人金钱一个，死者之妻随胜者男子而去。如此胜负为戏。

其婚姻之礼，则男子先至女家，成亲三日后迎其妇。男家则打铜鼓、铜锣，吹椰壳筒，及打竹筒鼓并放火铳，前后短刀团牌围绕。其妇被发裸体跣足，围系丝嵌手巾，项佩金珠联络之饰，腕带金银声装之锣。亲朋邻里以槟榔蒌叶线纫草花之类，妆饰彩船而伴送之，以为贺喜之礼。至家则鸣锣击鼓，饮酒作乐，数日而散。

凡丧葬之礼，如有父母将死，为儿女者先问于父母，死后或犬食，或火化，或弃水。其父母随心所愿而嘱之，死后即依遗言所断送之。若欲犬食者，即抬其尸至海边，或野外地上，有犬十数来食尽尸肉无遗为好；如食不尽，子女悲号哭泣，将遗骸弃水中而去。又有富人及头目尊贵之人将死，则手下亲厚婢妾先与主人誓曰“死则同住”，至死后出殡之日，木搭高榻，下垛柴堆，纵火焚棺，候焰盛之际，其原誓婢妾二三人，则满头带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跳号哭良久，擗下火内，同主尸焚化，以为殉葬之礼。

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书记[7]亦有字，如销俚字同。无纸笔，用茭葦叶以尖刀刻之。亦有文法，国语甚美软。

斤秤之法，每斤二十两，每两十六钱，每钱四姑邦，每姑邦该官秤二分一厘八毫七丝五忽。每钱该官秤八分七厘五毫，每两该官秤一两四钱，每斤该官秤二十八两。升斗之法，截竹为升，为一姑剌，该中国官升一升八合。每番斗一斗为一黎，该中国官斗一斗四升四合。

每月至十五十六夜，月圆清明之夜，番妇二十余人或三十余人聚集成队，一妇为首，以臂膊递相联绾[8]不断，于月下徐步而行。为首者口唱番歌一句，众皆齐声和之，到亲戚富贵之家门首，则赠以铜钱等物。名为“步月行乐”而已。

有一等人以纸画人物鸟兽鹰虫之类，如手卷样，以三尺高二木为画干，止齐一头。其人蟠膝坐于地，以图画立地，每展出一段，朝前番语高声解说次段来历。众人圜坐而听之，或笑或哭，便如说平话[9]一般。

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红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国王常差头目以船只装载方物进贡中国。

[注释]

①绊：缠束。葛洪《抱朴子·诘鲍》：“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

②荖叶：见《瀛涯胜览》之《占城国》同条注。

③清致：清雅的风度；美好的情趣。《南史·柳世隆传》：“长子悦，字文殊，少有清致。”

④猱（náo）：兽名。猿类，身体便捷，善攀援。《诗·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毛传：“猱，猨属。”郑玄笺：“猱之性善登木。”曹植《白马篇》：“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⑤罔象：亦作“罔像”。古代传说中的水怪，或谓木石之怪。《国语·鲁语下》：“水之怪曰龙、罔象。”韦昭注：“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肿。”《庄子·达生》：“水有罔象。”陆德明释文：“司马本作‘无伤’。云：状如小儿，赤黑色，赤爪，大耳，长臂。一云：水神名。”《文选》张衡《东京赋》：“残夔

魑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薛综注：“罔象，木石之怪。”梅尧臣《送圣民学士知登州》：“始皇安得长，阴怪役罔象。”

⑥竹轮：轮，古代的一种兵器。竹轮：竹子制作的兵器。《北史·婆利国传》：“国人善投轮，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

⑦书记：书写；记载。王谠《唐语林·补遗四》：“严遵美……其子仕蜀，至合门使，曾为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谢之，书记所谢之语于掌中，方属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

⑧绾（wǎn）：牵；拉住。张乔《寄维扬故人》：“离别河边绾柳条，千山万水玉人遥。”

⑨平话：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口头文学形式，有说有唱，宋代盛行，由韵体散体相间发展为单纯散体，如以散文为主的《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

旧　港　国

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番名曰“浡淋邦”，属爪哇国所辖。东接爪哇国，西接满剌加国界，南距大山，北临大海。诸处船来，先至淡港，入彭家门里，系船于岸。岸上多砖塔。用小船入港内，则至其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地方不广，人多操习水战，其处水多地少。头目之家都在岸地造屋而居，其余民庶皆在木筏上盖屋居之，用桩缆拴系在岸，水长则筏浮，不能淹没。或欲于别处居者，则起桩连屋移去，不劳搬徙。其港中朝暮二次暗长[①]潮水。国人风俗婚姻死丧之礼，以至言语及饮食、衣服等事，亦皆与爪哇相同。

昔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至永乐五年，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宝船到此处。有施进卿者，亦广东人也，来报陈祖义凶横等情，被太监郑和生擒陈祖义等，回朝伏诛，就赐施进

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本人死，位不传子，是其女施二姐为王，一切赏罪黜陟皆从其制。

土产鹤顶鸟、黄速香、降真香、沉香、金银香、黄蜡之类。金银香中国与他国皆不出，其香如银匠钹[2]银器黑胶相似，中有一块似白蜡一般在内，好者白多黑少，低者黑多白少。烧其香气味甚烈，为触人鼻，西番并锁俚人甚爱此。香鹤顶鸟大如鸭，毛黑，颈长，嘴尖。其脑盖骨厚寸余，外红里如黄蜡之娇，甚可爱，谓之鹤顶，堪作腰刀靶鞘挤机之类。又出一等火鸡，大如仙鹤，圆身簇颈，比鹤颈更长，头上有软红冠，似红帽之状。又有二片生于颈中，嘴尖，浑身毛如羊毛稀长，青色；脚长铁黑，爪甚利害，亦能破人腹，肠出即死；好吃炭，遂名“火鸡”；用棍打碎莫能死。又山产一等神兽，名曰“神鹿”，如巨猪，高三尺；前半截黑，后一段白花，毛纯短可爱；嘴如猪嘴不平，四蹄亦如猪蹄，却有三跲[3]。止食草木，不食荤腥。其牛、羊、猪、犬、鸡、鸭，并蔬菜、瓜果之类，与爪哇一般皆有。彼处人多好博戏，如把龟[4]、弈棋、斗鸡之类皆赌钱物。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并用布帛之类。国王亦每以方物进贡朝廷，逮今未绝。

[注释]

①长：通于“涨”。

②钹：见《瀛涯胜览》之《占城国》同条注。

③跲：见《瀛涯胜览》之《占城国》同条注。

④把龟：把，翻；龟，古时龟甲做的钱币。把龟，当为一种翻钱币的古代赌博游戏。

暹　罗　国

自占城向西南船行七昼夜，顺风至新门台，海口入港，才至其

国。国周千里，外山崎岖，内地潮湿，土瘠少堪耕种。气候不正，或寒或热。其王居之屋，颇华丽整洁。民庶房屋起造[1]如楼，上不通板，却用槟榔木劈开如竹片样，密摆用藤扎缚甚坚固，上铺藤簟竹席，坐卧食息皆在其上。

王者之绊用白布缠头，上不穿衣，下围丝嵌手巾，加以锦绮压腰。出入骑象或乘轿，一人执金柄伞，葵蓦叶做甚好。王系锁俚人氏，崇信释教[2]。国人为僧为尼姑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其俗凡事皆是妇人主掌，其国王及下民若有谋议、刑罚、轻重[3]、买卖一应巨细之事，皆决于妻。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为中国人喜爱。"男子撮髻用白头布缠头，身穿长衫。妇人亦椎髻，穿长衫。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疮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开铺，专与人嵌焊铢，以为艺业。如国王或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玎玎有声，乃以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此最为可怪之事。男女婚姻，先请僧迎男子至女家，就令僧讨取童女喜红，贴于男子之面额，名曰利市，然后成亲，过三日后，又请僧及诸亲友拌槟榔彩船等物，迎其夫妇回于男家，置酒作乐待亲友。死丧之礼，凡富贵人死，则用水银灌于腹内而葬之，闲下人死，抬尸于郊外海边，放沙际，随有金色之鸟大如鹅者，三五十数，飞集空中下将尸肉尽食飞去。余骨家人号泣就弃海中而归，谓之鸟葬，亦请僧设斋诵经礼佛而已。

国之西北去二百余里有一市镇，名上水，可通云南后门。此处有番人五六百家，诸色番货皆有卖者，红马斯肯的石，此处多有卖者。此石在红雅姑肩下，明净如石榴子一般。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

其国产黄速香、罗褐速香、降真香、沈香、花梨木、白豆蔻、

大风子、血竭、藤结、苏木、花锡、象牙、翠毛等物。其苏木如薪之广，颜色绝胜他国出者。异兽有白象、狮子、猫、白鼠。其蔬菜之类，如占城一般。酒有米酒、椰子酒、二者俱是烧酒，其价甚贱。牛羊鸡鸭等畜皆有。国语颇似广东乡谈音韵。民俗嚣淫，好习水战。其王常差部领讨伐邻邦。买卖以海口当钱使用，不拘金银铜钱俱使，惟中国历代铜钱则不使。其王每差头目将苏木降香等宝进贡中国。

[注释]

①起造：起，兴建；建造。《汉书·昭帝纪》："赐长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赠赵倢伃为皇太后，起云陵。"刘义庆《世说新语·豪爽》："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梅尧臣《邮中行》："武帝初起铜雀台，丕又建阁延七子。"《续资治通鉴·元成宗大德二年》："守敬尝起水浑莲、浑天漏，大小机轮凡二十有五。"起造，即建造。

②释教：释，释迦牟尼的简称。亦泛指佛教或僧人。慧皎《高僧传·义解·释道安》："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按，僧尼称"释"，自此始。卢纶《敷颜鲁公送挺赟归翠微寺》："挺赟惠学该儒释，袖有颜徐真草迹。"释教，指佛教。沈约《均圣论》："外典所禁，无待释教。"李肇《唐国史补》："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

③轻重：权衡；褒贬。王充《论衡·定贤》："利害之贤，或不好士，不能为轻重，则众不归而士不附也。"王安石《众人》："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

满剌加国

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遂名曰五屿。无国王，止有

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宝船）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子赴京朝谢，贡进方物，朝廷又赐与海船回国守土。

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皆沙卤之地，气候朝热暮寒，田瘦谷薄，人少耕种。有一大溪河水，下流从王居前过入海。其王于溪上建立木桥，上造桥亭二十余间，诸物买卖俱在其上。

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持斋受戒诵经。其王服用以细白番布缠头，身穿细花青布长衣，其样如袍。脚穿皮鞋，出入乘轿。国人男子方帕包头，女人撮髻脑后。身体微黑，下围白布手巾，上穿色布短衫。风俗淳朴，房屋如楼阁之制，上不铺板，但高四尺许之际，以椰子树劈成片条，稀布于上，用藤缚定，如羊棚样。自有层次，连床就榻盘膝而坐，饮卧厨灶皆在上也。

人多以渔为业，用独木刳舟[①]泛海取鱼。

土产黄速香、乌本、打麻儿香、花锡之类。打麻儿香本是一等树脂，流出人土，掘出如松香沥青之样，火烧即着。番人皆以此物点照当灯。番船造完，则用此物熔涂于缝，水莫能人，甚好。彼地之人多采取此物以转宝他国。内有明净好者，却似金珀一样，名损都卢斯。番人做成帽珠而卖，今水珀即此物也。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王命头目主[②]之，差人淘煎，铸成斗样，以为小块输官。每块重官秤一斤八两，或一斤四两，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

其国人言语并书记婚姻之礼，颇与爪哇同。

山野有一等树，名沙孤树，乡人以此物之皮，如中国葛根捣浸澄滤其树作丸，如菉豆[③]大，晒干而卖，其名曰沙孤米，可以作饭契[④]。海之洲渚岸边生一等水草，名茭蓴叶。长如刀茅样，似苦笋。壳厚，性软，结子如荔枝样，鸡子大。人取其子酿酒，名茭蓴酒，

饮之亦能醉人。乡人取其叶结竹细簟，止阔二尺，长丈余，为席而卖。果有甘蔗、巴蕉子、波罗蜜、野荔枝之类。菜葱、姜、蒜、芥、东瓜、西瓜皆有。牛、羊、鸡、鸭虽有而不多。价亦甚贵。其水牛一头直银一斤以上。驴马皆无。其海边水内常有鼍龙伤人。其龙高三四尺，四足，满身鳞甲，背刺排生。龙头撩牙，遇人即啮。山出黑虎，比中国黄虎略小，其毛黑，亦有暗花纹。其黄虎亦间有之，国中有虎化为人，入市混人而行，自有识者，擒而杀之。如占城尸头蛮，此处亦有。

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其国王亦自采办方物，挈妻子带领头目驾船跟随宝船赴阙进贡。

[注释]

①独木刳舟：即《真腊风土记·舟楫》中之“皮阑”。

②主：通于“驻”。

③菉豆：菉，同“绿”。菉豆，即绿豆。

④契：吃。南方方言中以舌面辅音为声母，近似 q，有的方言论著中记作“吃”。

苏门答剌国

苏门答剌国，即古须文达那国是也。其处乃西洋之总路，宝船自满剌加国向西南，好风五昼夜，先到滨海一村，名苔鲁蛮。系船，往东南十余里可到。其国无城郭，有一大溪皆淡水，流出于海。一日二次潮水长落，其海口浪大，船只常有沈殁。其国南去有

百里数之远，是大深山；北是大海；东亦是大山，至阿鲁国界；正西边大海。其山连小国二处，先至那孤儿王界，又至黎代王界。其苏门答剌国王，先被那孤儿花面王侵掠，战斗身中药箭而死。有一子幼小，不能与父报仇。其王之妻与众誓曰："有能报夫死之雠，复全其地者，吾愿妻之，共主国事。"言讫，本处有一渔翁，奋志而言："我能报之。"遂领兵众当先杀败花面王，复雪其雠。花面王被杀，其众降伏，不敢侵扰。王妻于是不负前盟，即与渔翁配合，称为"老王"，家室地赋之类，悉听老王裁制。永乐七年，效职进贡方物而沐天恩，永乐十年复至其国。其先王之子长成，阴[1]与部领合谋弑义父渔翁，夺其位管其国。渔翁有嫡子名苏干剌，领众挈家逃去，邻山自立一寨，不时率众侵复父雠。永乐十三年，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大宝船到彼，发兵擒获苏干剌，赴阙明正其罪。其王子感荷圣恩，常贡方物于朝廷。

其国四时气候不齐，朝热如夏，暮寒如秋。五月七月间亦有瘴气。山产硫黄，出于岩穴之中。其山不生草木，土石皆焦黄色。田土不广，惟种旱稻，一年二熟。大小二麦皆无。其胡椒倚山居住人家置园种之。藤蔓而生，若中国广东甜菜样，开花黄白色，结椒成实。生则青，老则红，候其半老之时，摘采晒干货卖。其椒粒虚大者，即此处椒也。每官秤一百斤，彼处卖金钱八十，直银一两。果有芭蕉子、甘蔗、莽吉柿、波罗蜜之类。有一等臭果，番名赌尔（乌），如中国水鸡头样，长八九寸，皮生尖刺，熟则五六瓣裂开，若烂牛肉之臭。内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块，甚甜美可食，其中更皆有子，炒而食之，其味如栗。酸橘甚广，四时常有。若洞庭狮柑、绿橘样，其味不酸，可以久留不烂。又一等酸子，番名俺拔。如大消梨样，颇长，绿皮，其气香烈。欲食签去其皮，批切外肉而食，酸甜甚美。核如鸡子大。其桃李等果俱无。蔬菜有葱、蒜、姜、芥。东瓜至广，长久不坏。西瓜绿皮红子，有长二三尺者。人家广养黄牛，奶酪多有卖者。羊皆黑毛，并无白者。鸡无者，番人

不识扇[②]鸡，惟有母鸡、雄鸡，大者七斤，略煮便软，其味甚美，绝胜别国之鸡。鸭脚低矮，大有五六斤者。桑树亦有，人家[③]养蚕，不会缲[④]丝，只会做棉。

其国风俗淳厚，言语书记婚丧穿拌[⑤]衣服等事，皆与满剌加国相同。其民之居住，其屋如楼，高不铺板，但用椰子槟榔二木劈成条片，以藤札缚，再铺藤簟，高八尺，人居其上。高处亦铺阁栅。

此处多有番船往来，所以国中诸般番货多有卖者。其国使金钱、锡钱。金钱番名底那儿，以七成淡金铸造，每个圆径官寸五分，而底有纹，官秤二分三厘，一曰每四十八个重金一两四分。锡钱番名加失，凡买卖恒[⑥]以锡钱使用，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数论价以通行四方。

[注释]

①阴：暗暗地；偷偷地。《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陈亮《廷对》："若使以皇极为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阴消天下之贤者，则风俗日以偷。"

②扇：通于"骗"。

③人家：住户。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余靖《晚至松门僧舍怀寄李太祝》诗："蓼浦初闻雁，人家半在船。"

④缲（sāo）：抽丝。《国语·楚语下》："天子亲春禘郊之盛，王后亲缲其服。"白居易《缭绫》："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麻革《上云内帅贾君》："众折思枝柱，初寒俟置缲。"

⑤穿拌：拌，通于"扮"。穿拌，即穿着打扮。

⑥恒：副词。经常；常常。《书·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孔传："常舞则荒淫。"袁宏《后汉纪·灵帝纪一》："（郭泰）所历亭传，不处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粪除而后处焉。"

古　里　国

即西洋大国。从柯枝国港口开船，往西北行，三日方到。其国边海[1]，山之东有五七百里，远通坎巴夷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界；北边相接狠奴儿地面。西洋大国正此地也。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宝船到彼，起建碑庭，立石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国王系南昆人，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国人内有五等：回回人、南昆人、哲地人、革令人、木瓜人。其国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王以铜铸佛像，名乃纳儿，起造佛殿，以铜铸瓦而盖佛座。傍掘井，每日侵晨[2]，王至汲水浴佛，拜讫，令人收取黄牛净粪，用水调于铜盆如糊，遍擦殿内地面墙壁。且命头目并富家，每早亦涂擦牛混粪。又将牛粪烧成白灰，研细，用好布为小袋盛灰，常带在身，每日侵晨洗面毕，取牛粪灰调水，搽涂其额，并两股间各三次，为敬佛、敬牛之诚。传云：昔有一圣人名某些立教化，人人知其是真天人，皆钦从，以后圣人同往他所，令其弟名撒没嘹掌管教人，其弟心起矫妄，铸一金犊，曰："此是圣主，凡叩之则有灵验。"教人听命，崇敬其金牛，曰："常粪金，人得金"，心爱而忘天道，皆以牛为真主。后某些圣人回还，见众人被弟撒没嘹惑坏圣道，遂废其牛，而欲罪其弟，其弟骑一大象遁去。后人思之，悬望其还，且如月初，则言月中必至。及至月中，又言月尽必至。至今望之不绝。南昆人敬象、牛，由此故也。

王有大头目二人，掌管国事，俱是回回人，国中大半皆奉回回教门。礼拜寺有二三十处，七日一次行礼拜。至日，举家斋浴，诸

事不干，巳午时，大小男子到寺礼拜，至未时方散回家，才做买卖，干理家事。人甚诚信，状貌济楚标致。其二大头目受中国朝廷升赏，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未讷几计书算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彼此收执。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众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于众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然后哲地富户才将宝石、珍珠、珊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若价钱较议已定，如买一主珍珠等物，该价若干，是原经手头目未讷几计算，该还红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彼之算法无算盘，只以两手、两脚并二十指计算，毫厘无差，甚异于常。

王以六成金铸钱行使，名吧南，每个径面官寸三分八厘，面底有纹，重官秤一分。又以银为钱，名搭儿，每个约重三厘，零用此钱。衡法每番秤一钱，该官秤八分，每番秤一两，计十六钱，该官秤一两二钱八分。番秤二十两为一斤，该官秤一斤九两六钱。其番秤名番剌失，秤之权钉定于衡末，称准则活动于衡中，提起平为定盘，星称物则移准向前，随物轻重而进退之。止可秤十斤，该官秤十六斤，秤香货之类，二百斤番秤为一播荷，该官秤三百二十斤，若称胡椒，二百五十斤为一播荷，该官秤四百斤。凡称一应巨细货物，多用天平对较。其量法，官铸铜为升行使，番名党戛黎，每升该官升一升六合。

西洋布本国名搭黎布，出于邻境坎巴夷等处。每疋[3]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卖彼处金钱八个或十个。国人亦将蚕丝练染各色，织间道花手巾，阔四五尺，长一丈二三尺，每条卖金钱一百个。胡椒山乡住人置园多种。到十月间，椒熟采摘晒干而卖，自有收椒大户来收，上官库收贮。若有买者，官与发买，见数计算税钱纳官。每胡椒一播荷，卖金钱二百个，其哲地多收买下各色宝石珍珠，并做下珊瑚珠等物，各处番船到彼，国王亦差头目并写字人等

眼同而卖，就取税钱纳官。

富家多种椰子树，或一千株或二千三千株，为产业。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4]；树好造屋，叶好盖屋。蔬菜有芥菜、生姜、萝卜、胡荽、葱、蒜、葫芦、茄子、菜瓜、东瓜四时皆有。又有一等小瓜，如指大，长二寸许，如青瓜之味，其葱紫皮，如蒜，大头小叶，称斤而卖。波罗蜜、芭蕉子广有卖者。木别子树高十余丈，结子如绿柿样，内包其子三四十个，熟则自落。其蝙蝠如鹰之大，都在此树上倒挂而歇。米红白皆有。麦大小俱无。其面皆从别处贩来卖。鸡鸭广有，无鹅。羊脚高灰色，如驴驹子之样。水牛不甚大。黄牛有三四百斤者，人不食其肉，止食其奶酪，人无酥油不吃饭。其牛养至老死即埋之。各色海鱼其价极贱。山中鹿兔亦有卖者。人家多养孔雀，其它禽鸟则有乌鸦、苍鹰、鹭鸶、燕子，其余别样大小禽鸟，则并无有。

国人亦会弹唱，以葫芦壳为乐器，红铜丝为弦，唱番歌相和而弹，音韵堪听。民俗婚丧之礼，锁俚人、回回人各依自家本等体例不同。其王位不传于子而传于外甥。传甥止论女腹所生为嫡族。其王若无姊妹，传之于弟。若无弟，逊与有德之人。世代相仍如此。王法无鞭笞之刑，罪轻者截手断足，重则罚金诛戮。甚则抄没灭族。人有犯法者，拘之到官，即伏其罪，若事情或有冤枉不伏者，则于王前或大头目前置一铁锅，盛油四五斤，煎滚，先以树叶投试爆弹有声，遂令其人以右手二指煠于油内片时，待焦方起，用布包裹封记，监留在官，二三日后聚众开封视之，若手烂溃，其事不枉，即加以刑，若手如旧不损，则释之，头目人等以鼓乐礼送此人回家，诸亲邻友馈礼相贺，饮酒作乐以相庆，此事最为奇异。

使回之日，其国王欲进贡，用好赤金五十两，令番匠抽如发细金丝，结绾[5]成片，以各色宝石大珍珠厢成宝带一条，差头目乃邦

进奉中国。

[注释]

①边海：边，本指接近；临近。《谷梁传·定公十二年》："何危尔？边乎齐也。"范宁注："边，谓相接。"《史记·高祖本纪》："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裴骃集解引文颖曰："边，近也。"边海，此谓边界临海。

②侵晨：侵同"清"。侵晨，即清晨。

③疋：量词。用于纺织品或骡马等。《汉书·叔孙通传》："乃赐通帛二十疋，衣一袭，拜为博士。"陈子昂《谏曹仁师出军书》："昔汉室以卫青出塞，是时汉马三十万疋，旋师之日，唯余四万。"孔平仲《读〈江淹集〉》："煌煌一疋锦，烂烂五色笔。"

④生活：现代南方常用方言词，活儿；工作。吴曾《能改斋漫录·神仙鬼怪》："夜久人静，或闻以行相呼云：'今吾辈有何生活？'"

⑤绾（wǎn）：盘绕成结。李贺《大堤曲》："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珰。"刘禹锡《杨柳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

溜山国

自苏门答剌开船，过小帽山投西南，好风行十日可到。其国番名牒干，无城郭，倚山聚居，四围皆海，如洲渚一般，地方不广。国之西去程途不等，海中天生石门一座，如城阙样。有八大处，溜各有其名：一曰沙溜，二曰人不知溜，三曰起泉溜，四曰麻里奇溜，五曰加半年溜，六曰加加溜，七曰安都里溜，八曰官瑞溜。此八处皆有所主，而通商船。再有小窄之溜，传云三千有余溜，此谓弱水三千，此处是也。其间人皆巢居穴处，不识米谷，只捕鱼虾而食，不解穿衣，以树叶遮其前后。设遇风水不便，舟师失针舵损，船过其溜，落于泻水，渐无力而沈，大概行船皆宜该防此也。

牒干国王、头目、民庶皆是回回人。风俗纯美，所行悉遵教门规矩。人多以渔为业，种椰子为生。男女体貌微黑，男子白布缠头，下围手巾。妇人上穿短衣，下亦以阔布手巾围之。又用阔大布手巾过头遮盖，止露其面。婚丧之礼悉依回回教门亲矩而后行。

土产降真香也不多，椰子甚广，各处来收买往别国货卖。有等小样椰子壳，彼人旋做酒锺，以花梨木为足，用番漆漆其口足，甚为希罕。其椰子外包之穰，打成麤细绳索，堆积在家，各处番船上人亦来收买，卖与别国，造船等用。其造番船，皆不用钉，止钻其孔，皆以此索联缚，加以木楔，然后以番沥青涂缝，水不能漏。其龙涎香，渔者常于溜处采得，如水浸沥青之色，嗅之无香，火烧惟有腥气，其价高贵，买者以银对易，海彼人采积如山，罨烂其肉，转卖暹罗、榜葛剌等国，当钱使用。其马鲛鱼切成大块，晒干收贮，各国亦来收贩他处，名曰海溜鱼而卖之。织一等丝嵌手巾，甚密实长阔，绝胜他处所织者。又有一等织金方帕，与男子缠头，价有卖银五两之贵者。

天之气候，四时常热如夏。其土地甚瘠，米少，无麦，蔬菜不广，牛羊鸡鸭皆有，余无所出。王以银铸小钱使用。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乃一小邦也。

祖法儿国

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北，好风行十昼夜可到。其国边海倚山，无城郭，东南大海，西北重山。国王、国人皆奉回回教门。人体长大[①]，貌丰伟，语言朴实。王者之绊[②]，以白细番布缠头，身穿青花如大指大细丝嵌盖头，或金锦衣袍，足穿番靴，或浅面皮鞋。出入乘轿或骑马，前后摆列象驼、马队，刀牌手，吹筚篥锁[③]，簇拥而行。民下所服衣冠，缠头长衣脚穿靴鞋。如遇礼拜日，上半日市

绝交易，男女长幼皆沐浴，即毕，即将蔷薇露或沈香并抽搽面并四体，俱穿齐整新净衣服。又以小土炉烧沈檀俺八儿等香，立于炉上，熏其衣体，才往礼拜寺。拜毕方回，经过街市，半晌熏香不绝。婚丧之礼，素遵回回教规而行。

土产乳香，其香乃树脂也。其树似榆，而叶尖长。彼人每砍树取香而卖。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红丝、磁器等物。此处气候，常如八九月，不冷。米麦豆粟黍稷麻谷，及诸般蔬菜、瓜茄、牛、羊、马、驴、猫、犬、鸡、鸭之类，亦皆不缺。山中亦有驼鸡，土人间亦捕获来卖。其鸡身匾颈长，其状如鹤，脚高三四尺，每脚止有二指。毛如骆驼，食绿豆等物，行似骆驼，因此名驼鸡。其骆驼则有单峰者，有只峰者，人皆骑坐以适街市。将死，则杀之卖其肉。

其王铸金钱名倘伽，每个重官秤二钱，径一寸五分，一面有纹，一面人形之纹。又以红铜铸为小钱，约重二厘，径四分，零用。其国王于钦差使者回日，亦差其头目将乳香驼鸡等物，跟随宝船以进贡于朝廷焉。

[注释]

①人体长大：长，个子高，为南方方言词，人体长大即身材高大。

②绊：缠束。葛洪《抱朴子·诘鲍》："穿本完之鼻，绊天放之脚，盖非万物并生之意。"

③筚篥锁：筚篥，即觱篥。古代管乐器之一种，多用于军中。《北史·高丽传》："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庄季裕《鸡肋编》："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边地，其声悲亦然，边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锁，同"唢"，即唢呐。

阿　丹　国

自古里国开船，投正西兑位，好风行一月可到。其国边海，离山远。国富民饶，国王、国人皆奉回回教门，说阿剌壁言语。人性强梗[1]，有马步锐兵七八千，所以国势威重，邻邦畏之。永乐十九年，钦命正使太监李□等，赍诏勅衣冠赐其王酋，到苏门答剌国，分内官周□领驾宝船数只到彼。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大块猫睛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而还。

国王之绊，头戴金冠，身穿黄袍，腰系宝妆金带。至礼拜日赴寺礼拜，则换细白番布缠头，上加金锦之顶，身穿白袍，坐车列队而行。其头目冠服各有等第不同。国人穿绊，男子缠头，穿撒哈喇梭幅、锦绣纻丝等衣，足着靴鞋。妇人之绊，身穿长衣，肩项佩宝石、珍珠、缨络，如观音之绊，耳带金厢宝环四对，臂缠金宝钏镯，足指亦带指环。又用丝嵌手巾盖于顶上，止露其面。

凡国人打造钣细金银首饰等项生活，甚精妙，绝胜天下。又有市肆、混堂，并熟食、丝帛、书籍、诸色什物铺店皆有。王用赤金铸钱行使，名甫噜嚓，每个重官秤一钱，底面有纹。又用红铜铸钱，名甫噜斯，零使。

其地气候温和，常如八九月。日月之定无闰月，惟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月无大小，若头夜见新月，明日即月首也。四季不定，自有阴阳人推算，如以某日为春首，后果然花草开荣。某日是初秋，果然木叶雕落。及于日月交食、潮信早晚，并风雨寒暖，无不准验。

人之饮食，米粉麦面诸品皆有，多以奶酪、酥油、糖蜜制造面

食。米、粟、豆、谷、大小二麦、芝麻并诸色蔬菜俱有，果子有万年枣、松子、把担、十葡萄、核桃、花红、石榴、桃、杏之类。象、驼、驴、骡、牛、羊、鸡、鸭、猫、犬皆有，止无猪鹅。棉羊白毛无角，头上有黑毛二团，如中国童子顶搭。其颈下如牛袋一般，其毛短如狗，其尾大如盘。

民居房屋皆以石砌，上以砖盖，或上盖。有石砌三层，高四五丈。亦有用木起架为楼居者，其木皆土产紫檀木为之。

其地土所产草木，又有蔷薇露、檐卜花、无核白葡萄，并花福鹿、青花白驼鸡、大尾无角棉羊。其福鹿如骡子样，白身白面，眉心隐隐起细细青条花，起满身至四蹄，细条如间道如画。青花白驼鸡亦有青花，如福鹿一般。麒麟前二足高九尺余，后两足约高六尺，头抬颈长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能骑。头上有两肉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面饼。其狮子身形似虎，黑黄无斑，头大口阔，尾尖毛多，黑长如缨。声吼如雷，诸兽见之，伏不敢起，乃兽中之王也。

其国王感荷圣恩，特造金厢宝带二条，窟嵌珍珠宝石金冠一顶，并雅姑等各样宝石地角二枚，金叶表文，进贡中国。

[注释]

①强梗：亦作“强梗”，骄横跋扈。《商君书·赏刑》：“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严万里校：“旧本作有常道而不禁，误。强梗不禁是纵战士之残暴而召乱矣，今依秦本改正，绎其文谊，言人敢有相犯者罪不赦也。”韩琦《论西夏请和疏》：“盖见西戎强梗未衰，挟以变诈，若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为中原大祸。”

榜葛剌国

自苏门答剌国开船，取帽山并翠蓝岛，投西北上，好风行二十

日，先到浙地港泊船，用小船入港，五百余里到地名锁纳儿港登岸，向西南行三十五站到其国。有城郭，其王府并一应大小衙门皆在城内。

其国地方广阔，物穰民稠，举国皆是回回人，民俗淳善。富家造船往诸番国经营者颇多，出外佣役者亦多。人之容体皆黑，间有一白者。男子皆剃发，以白布缠之。身服从头套下圆领长衣，下围各色阔手巾，足穿浅面皮鞋。其国王并头目之服，俱奉回回教礼，冠衣甚整丽。国语皆从榜葛里，自成一家言语，说吧儿西语者亦有之。国王以银铸钱，名倘伽，每个重官秤二钱，径官寸一寸二分，底面有纹。一应买卖皆以此钱论庐零用。海，番名"考嚓"，论个数交易。民俗冠丧祭婚姻之礼，皆依回回教门礼制。

四时气候，常热如夏。稻谷一年二熟，米粟细长，多有细红米。粟、麦、芝麻、各色豆黍、姜、芥、葱、蒜、瓜、茄、蔬菜皆有。果有芭蕉子。酒有三四等，椰子酒、米酒、树酒、茭蓁酒各色法制，多有烧酒。市卖无茶，人家以槟榔待人。街市一应铺店、混堂、酒饭甜食等肆都有。驼、马、驴、骡、水牛、黄牛、山羊、绵羊、鹅、鸭、鸡、猪、犬、猫等畜皆有。果则有波罗蜜、酸子、石榴、甘蔗等类，其甜食则有沙糖、白糖、糖霜、糖果、蜜煎、蜜姜之类。土产五六样细布：一样苇布，番名卑泊，阔三尺余，长五丈六七尺，此布匀细如粉笺一般；一样姜黑布，番名满者提，阔四尺许，长五丈余，此布紧密壮实；一样番名沙纳巴付，阔五尺，长三丈，便如生平罗样，即布罗也；一样番名忻白勤搭黎，阔三尺，长六丈，布眼稀匀，即布纱他，皆用此布缠头；一样番名沙榻儿，阔二尺五六寸，长四丈余，如好三梭布一般；有一样番名葛黑葛勒，阔四尺，长二丈余，背面皆起绒头，厚四五分，即兜罗绵也。桑柘蚕茧皆有，止会作线缫丝嵌手巾并绢。不晓成绵。漆器、盘碗、镔铁、轮、刀、翦等器皆有卖者。一样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

国法有笞杖徒流等刑。官品衙门印信行移皆有。军亦有官管给粮饷，管军头目名吧斯剌儿。医卜阴阳百工技艺皆有之。其行术，身穿挑黑线白布花衫，下围色丝手巾，以各色硝子珠间以珊瑚珠穿成缨络，佩于肩项，又以青红硝子烧成镯，带于两臂，人家宴饮，此辈亦来动乐，口唱番歌对舞，亦有解数。有一等人名根肖速鲁奈，即乐工也。每日五更时分，到头目或富家门首，一人吹笳，一人击小鼓，一人击大鼓，初起则慢，自有调拍，后渐紧促而息。又至一家，如前吹击而去，至饭时仍到各家或与酒饭，或与钱物。撮弄把戏，诸色皆有，不甚奇异。止有一样，一人同其妻以铁索拴一大虎，在街牵拽而行，至人家演弄。即解其铁索，令虎坐于地。其人赤体单梢，对虎跳跃，拽拳将虎踢打。其虎性发作威，咆哮势若扑人。其人与虎对跌数交毕，又以一臂伸入虎口，直至其喉，虎不敢咬。其人仍销虎颈，则伏于地讨食。其家则与肉啖之，又与其人钱物而去。日月之定，亦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无闰月。节气早晚临期推。

王亦差人驾船往各番国买卖，取办方物珍珠宝石，进贡中国。

忽鲁谟斯国

自古甲国开船投西北，好风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所以国民皆富。国王国人皆奉回回教门，尊谨诚信，每日五次礼拜，沐浴斋戒。风俗淳厚，无贫苦之家。若有一家遭祸致贫者，众皆赠以衣食钱本，而救济之。人之体貌清白丰伟，衣冠济楚标致。婚丧之礼，悉遵回回教规。男子娶妻，先以媒妁，已通礼讫，其男家即置席请加的。加的者，掌教门规矩之官也。及主婚人并媒人，亲族之长者，两家各通三代乡贯来历，写立婚书已定，然后择日成亲。否则官府如奸论罪。如有人死者，即用白番布为大殓小殓之衣，用瓶盛净水，将尸

从头至足浇洗二三次，既净，以麝香片脑填尸口鼻，才服殓衣，贮棺内，当即便埋。其坟以石砌，穴下铺净沙五六寸，抬棺至，则去其棺，止将尸放石穴内，上以石板盖定，加以净土厚筑坟堆，甚坚整也。人之饮食，务以酥油拌煮而食。市中烧羊、烧鸡、烧肉、薄饼、哈喇撒一应面食皆有卖者。二三口之家多不举火做饭，止买熟食而契。

王以银铸钱，名底那儿，径官寸六分，底面有纹，重官秤四分，通行使用。书记皆是回回字，其市肆诸般铺面百物皆有，止无酒馆。国法饮酒者弃市。文武医卜之人绝胜他处。各色技艺皆有，其撮弄把戏，皆不为奇。惟有一样，羊上高竿，最可笑也。其术用木一根，长一丈许，木竿头上止可许羊四蹄立于木。将木立竖于地，扶定，其人引一小白羝羊，拍手念诵。其羊依拍鼓舞，来近其竿，先以前二足搭定其木，又将后二足一纵立于竿上。又一人将木一根于羊脚前挨之，其羊又将前两足搭上木顶，随将后二脚纵起。人即扶定其木，其羊立于二木之顶，跳动似舞之状。又将木一段趱之，连上五六段，又高丈许。俟其舞罢，然后立于中木，人即推倒其竿，以手接住其羊。又令卧地作死之状，令舒前脚则舒前，令舒后脚则舒后。又有将一大黑猴，高三尺许，演弄诸般本事了，然后令一闲人，将巾帕重重折叠，紧缚其猴两眼，别令一人潜打猴头一下，深深避之，后解其帕，令寻打头之人，猴于千百人中径取原人而出，甚为怪也。

其国气候寒暑，春开花，秋落叶。有霜无雪，雨少露多。有一大山，四面出四样之物。一面如海边出之盐，红色。人用铁锄如打石一般凿起一块，有三四十斤者。又不潮湿，欲用食，则捶碎为末而用。一面出红土，如银朱之红；一面出白土，如石灰，可以粉墙壁；一面出黄土，如姜黄色之黄。俱着头目守管，各处自有客商来贩卖为用。

土产米麦不多，皆是别处贩来粜卖，其价极贱。果有核桃、把

聃果、松子、石榴、葡萄干、桃干、花红、万年枣、西瓜、菜瓜、葱、韭、薤、蒜、萝卜、甜瓜等物。其胡萝卜，红色如藕大者至多。甜瓜甚大，有高二尺者。其核桃，壳薄白色，手捏即破。松子长寸许，葡萄干有三四样：一样如枣干，紫色；一样如莲子大，无核，结霜；一样圆颗如白豆大，略白色。把聃果如核桃样，尖长色白，内有仁，味胜核桃肉。石榴如茶钟大，花红如拳大，甚香美。万年枣亦有三样：一样番名堛沙布，每个如母指大，核小结霜如沙糖，忒甜难吃；一样挼烂成二三十个大块，如好柿饼及软枣之味；一等如南枣样略大，味颇涩，彼人将来喂牲口。

此处各番宝货皆有，更有青红黄雅姑石，并红剌、祖把碧、祖母剌、猫睛、金钢钻，大颗珍珠如龙眼大，重一钱二三分，珊瑚树珠，并枝梗、金珀、珀珠、神珠、蜡珀、黑珀，番名撒白值。各色美玉器皿、水晶器皿，十样锦簇绒花单，其绒起一二分，长二丈，阔一丈，各色梭幅，撒哈喇毡、毯罗毯纱、各番青红丝嵌手巾等类皆有卖者。

驼马、骡、牛、羊广有。其羊有四样：一等大尾棉羊，每个有七八十斤，其尾阔一尺余，拖着地，重二十余斤；一等狗尾羊，如山羊样，其尾长二尺余；一等斗羊，高二尺七八寸，前半截毛长拖地，后半截皆翦净，其头面颈额似棉羊。角弯转向前，上带小铁牌，行动有声。此羊性快斗，好事之人喂养于家，与人斗赌钱物为戏。又出一等兽，名草上飞，番名昔稚锅失，如大猫大，浑身俨似玳瑁斑猫样，两耳尖黑，性纯不恶。若狮豹等项猛兽，见他即俯伏于地，乃兽中之王也。

其国王亦将船只载狮子、麒麟、马疋[①]、珠子、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差其头目人等，跟随钦差西洋回还宝船，赴阙进贡。

[注释]

①马疋：即马匹，马的总称。马以匹计，故称。《易·中孚》："六四，月几

望，马四广，无答。”《类说》引汉应劭《风俗通》：“马疋，俗说马比君子，与人相疋，或说马夜日明照前四丈，或说马纵横适得一疋，或说马匹卖直一疋帛。”

天 方 国

此国即默伽国也。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方到本国码头，番名秩达。有大头目主守。自秩达往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国。奉回回教门，圣人始于此国阐扬教法，至今国人悉遵教规行事，纤毫不敢违犯。其国人物魁伟，体貌紫膛色。男子缠头，穿长衣，足着皮鞋。妇人俱戴盖头，莫能见其面。说阿剌毕言语。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婚丧之礼皆依教门体例而行。

自此再行大半日之程，到天堂礼拜寺，其堂番名恺阿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门，门之两傍皆用白玉石为柱，其柱共有四百六十七个，前九十九个，后一百一个，左边一百三十二个，右边一百三十五个。其堂以五色石叠砌，四方平顶样。内用沈香大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红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甚至一二年远路的，也到堂内礼拜，皆将所罩红丝割取一块为记验面去。剜割既尽，其王则又预织一罩，复罩于上，仍复年年不绝。堂之左有司马仪圣人之墓，其坟垄俱是绿撒不泥宝石为之，长一丈二尺，高三尺，阔五尺，其周坟之墙，以绀黄玉叠砌，高五尺余。城内四角造四堆塔，每礼拜即登此塔喝班唱礼。左右两傍有各祖师传法之堂，亦以石头叠造，整饰极华丽。

其处气候四时常热如夏，并无雨电霜雪。夜露甚重，草木皆冯露水滋养。夜放一空碗，盛至天明，其露水有三分在碗。土产米谷

仅少，皆种粟麦黑黍瓜菜之类。西瓜、甜瓜每个用二人抬一个者亦有。又有一种（缠）绵花树，如中国大桑树，高一二丈，其花一年二放，长生不枯。果有萝卜、万年枣、石榴、花红、大梨子，桃子有重四五斤者。其驼、马、驴、骡、牛、羊、猫、犬、鸡、鹅、鸭、鸽亦广。鸡、鸭有重十斤以上者。土产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驼、鸡、羚羊、草上飞，并各色宝石、珍珠、珊瑚、琥珀等物。其王以金铸钱，名倘加行使，每个径七分，重官秤一钱，比中国金有十二成色。

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名蓦底纳。其马哈嘛圣人陵寝正在城内，至今墓顶豪光日夜侵云而起。墓后有一井，泉水清甜，名阿必糁糁。下番之人取其水藏于船边，海中倘遇飓风，即以此水洒之，风浪顿息。

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圆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

费　信

费信（1388—?），明昆山太仓卫人，字公晓，自号“玉峰松岩生”。费信信奉伊斯兰教，通晓阿拉伯语，永乐、宣德间（永乐七年、十年、十三年、宣德六年）曾随郑和四下西洋，在郑和使团中担任通事教谕。在他的航海生涯中，曾经到过占城国、童龙国、灵山、昆仑山、交栏山、暹逻国、爪哇国、旧港、满剌加国、九洲山、苏门答剌国、花面王国、龙牙犀角、龙涎屿、翠兰屿、锡兰山国、小唄喃国、柯枝国、古里国、忽鲁谟斯国、剌撒国、榜葛剌国等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南洋群岛中有一个费信岛，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他每到一地，注意观察情况，搜集资料，抓紧公务之余，“伏几濡毫，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诸光怪奇诡事，以储采纳，题曰《星槎胜览》。”于明正统元年正月写序定稿。本书写作上的特点是语言简洁，节奏感强，且文末皆采用诗歌的形式作概括性描绘。

星槎胜览*（选）

宾童龙国

其国隶与占城，山地接连。有双溪涧，水澄清，佛书所云舍卫乞食，即其地也。目连所居遗址尚存。人物、风土、草木、气候，

---

* 〔明〕费信原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年。

与占城大同小异。惟丧礼之事，能持孝服，设佛事而度死者，择僻地而葬之。婚姻遇合，情义不忘，终乖人伦理。尸头蛮者，比占城害之尤甚，民多置庙，牲血祭之求禳。酋长出入，或象或马，一如占城。王扮略同，从者前后有百余人，执盾赞唱，曰亚曰仆。地产棋楠香、象牙，货用金银、花布之属。民下编茅覆屋而居，亦如占城。异其食啖、行止状貌，可笑可嗟矣！

诗曰：海峤宾童国，双溪水色清。日连生育处，佛氏乞游城。地窄居民少，山多野兽鸣。气融冰不识，日暖草从生。丧礼微知孝，婚姻略备情。尸蛮尝粪秽，妖庙祭牺牲。部领鸣鸦导，蛮酋坐象行。棋楠从土产，花布恁商营。搜缉遗风俗，公余仔细评。

灵　山

其处峻岭而方，石泉下带[①]。民居星散，结网为业。田土肥，耕种一年二收。气候之节，男女之规，与占城大同小异。

地产黑纹相对藤杖，每条易斗锡一块，若粗大而纹疏者，一锦易杖三条。次得槟榔、荖叶，余无异物所产。其往来贩舶，必于此汲水采薪，以济日用。舶人斋沐三日，崇佛讽经，燃放水灯彩船，以禳入船之灾。

诗曰：灵山方石岭，其下有泉流。寥落民居少，丰登谷米稠。放灯祈佛福，赛愿便商舟。藤杖山中出，鱼虾海内求。梵经曾睹此，今日一遨游。

[注释]

①带：毗连。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藉水右带四水。"范成大《将至石湖道中书事》："柳堤随岸远，麦陇带桑平。"

九　洲　山

其山与满剌加国接境。产沉香、黄熟香，水木丛生，枝叶茂翠。永乐七年，正使太监郑和等，差官兵人山采香，得茎有八九尺长者、八九尺大者六株，香清味远，黑花细纹，其实罕哉！番人张目吐舌，悉皆称赞天兵之神，蛟龙走，兔虎奔也。

诗曰：九洲山色秀，远见郁苍苍。四面皆环海，满枝都是香。树高承雨露，岁久表祯祥。采伐劳天使，回朝献帝王。

花　面　国

其处与苏门答剌国接境。远迤山地，田足稻禾。气候不常，风俗尚厚。男女大小皆以黑汁刺面，为花兽之状。猱头裸体，单布围腰。孳生牛羊，鸡鸭罗市。不夺其弱，上下自耕自食，富不骄奢，贫不生盗，可为一区之宜也。

诗曰：蛮域观风异，融和草木深。山高分地界，物阜[①]慰民心。腰布羞还掩，颜花墨尚侵。牛羊迷绿野，鸡鸭卖黄金。颇富知仁义，虽贫肯滥淫？那堪采夷俗，援笔写新吟。

[注释]

①阜（fù）：丰厚，富有。《诗·小雅·頍弁》："尔酒既旨，尔殽既阜。"郑玄笺："阜，犹多也。"《文选》张衡《东京赋》："于东则洪池清蘠，渌水澹澹，内阜川禽，外丰葭菼。"薛综注："阜，多也。"王安石《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法利害见寄》："因知从今始，渐欲人财阜。"

龙牙犀角

其地内平而外尖，下民蚁附而居之。气候常热，田禾时熟。俗尚淳厚。男女椎髻，围麻逸布，穿短衫。以亲戚尊长为重，一日不见，则携酒持肴而问安。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地产沉、速、降真、黄熟香、鹤顶、蜂蜜、砂糖。货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磁器之属。

诗曰：遥望兹山势，龙牙犀角峰。居民如蚁附，椎髻似猴容。汲海盐煎雪，悬崖蜜掇蜂。布稍围体厚，秫米造浆浓。气候常同夏，林花不较冬。问安行礼节，千载见遗风。

龙涎屿

此屿南立海中，浮艳海面，波击云腾。每至春间，群龙所集于上，交戏而遗涎沫，番人乃驾独木舟登此屿，采取而归。设遇风波，则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一手揖水而至岸也。其龙涎初若脂胶，黑黄色，颇有鱼腥之气，久则成就大泥。或大鱼腹中剖出，若斗大圆珠，亦觉鱼腥，间焚之，其发清香可爱。货于苏门之市，价亦非轻，官秤一两，用彼国金钱十二个，一斤该金钱一百九十二个，准中国铜钱四万九十文，尤其贵也。

诗曰：一片平方石，群龙任往还。身腾霄汉上，交戏海波间。吐沫人争取，拿舟路险难。边夷曾见贡，欢笑动天颜。

翠蓝屿

其山大小有七门，中可过船。传闻释迦佛经此山，浴于水，被窃其袈裟，佛誓云："后有穿衣者，必烂皮肉。"由此男女削发无

衣，仅有树叶纫结而遮前后。米谷亦无，惟在海网捕鱼虾，及蕉、椰子之为食啖也。然闻此语，未可深信。然其往来，未得泊其山下。宣德七年壬子十月二十三日，风雨水不顺，偶至此山，泊系三日夜，山中之人驾独木舟来货椰实，舟中男妇果如前言，始知不谬矣。

诗曰：浩荡翠蓝屿，丛林茂不疏。人形其兽类，椰实以瓜粗。腰掩草微有，头髡发竟无。儿番挥笔写，堪记不堪图。

古里国

当巨海之要，与僧伽密迩，亦西洲诸番之马头也。山广田瘠，麦谷颇足。风俗甚厚，行者让路，道不拾遗。法无刑杖，惟以石灰划地，乃为禁令。其酋长富居深山；傍海为市，聚货通商。男子穿长衫，头缠白布。其妇女穿短衫，围色布，两耳悬带金牌落索[①]数枚，其顶上珍珠、宝石、珊瑚连璎珞，臂腕足胫皆金银镯，手足指皆金厢宝石戒指，髻椎脑后，容白发黑，娇美可观。其有一种裸身之人曰木瓜，与柯枝同。地产胡椒，亚于下里，俱有仓廪贮之，待商之贩。有蔷薇露、波罗蜜、孩儿茶、印花被面、手巾，其有珊瑚、珍珠、乳香、木香、金箔之类，皆由别国之来。其能蓄好马，自西番而来，动经金钱千百为疋[②]。其国若西番马来，本国马来不买，则议为国空之言也。货用金银、色段、青花白磁器、珍珠、麝香、水银、樟脑之属。

诗曰：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路遗人不拾，家富自无欺。酋长施仁恕，人民重礼仪。将书夷俗事，风化得相宜。

[注释]

①落索：连串不断的样子。刘过《望江南·元宵》："柳线正垂金落索，梅花初谢玉玲珑。"

②疋：见《瀛涯胜览·占里国》同条注。

黄省曾

黄省曾（1490—1540），明苏州府吴县人，字勉之，号五岳。嘉靖辛卯举人。通《尔雅》。嘉靖十年，以《春秋》魁乡榜，而会试累不第。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有《西洋朝贡典录》、《拟诗外传》、《客问》、《骚苑》、《五岳山人集》等。《西洋朝贡典录》编纪明代西洋诸国与我国朝贡贸易关系的情况，自占城以迄天方，为国二十有三。国各一篇，篇各有论。凡道里远近、风俗美恶、物产器用之殊、言语衣服之异，靡不详载。其中有些资料不见于他书，也可以校订《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诸书，对研究明代的中外关系和航海史很有用处。

西洋朝贡典录* （选）

真腊国[1] 第二

（按《宋史》，西接蒲甘[2]，南抵加罗希国[3]，所部有六十余聚落。）

其国在占城之南，东临于海，乃海南都会之所。王居之城方七十余里。有石河焉，广二十丈。宫殿凡三十余座，咸壮丽。其男女皆椎髻，服以衫。

其利鱼、盐、齿、羽[4]。其谷宜五种。其俗富侈，饮馔之器皆以银为之。其土气恒燠。岁时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于前，名

---

* 〔明〕黄省曾原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

曰百塔之会。会之日则然香而礼佛。其刑劓、刖、断支之等，有番人、唐人之等。（番人杀唐人则诛，唐人杀番人罚金而已。）

其土物多黄蜡、孔雀、翠羽，多速暂香[5]、沉香。其沉香之品有三：绿洋为上，三泺次之，勃罗又次之。有木焉，其状如松，老而脂溢，其名曰笃耨香，其气清远，土人以瓢取之。有木焉，其花如林檎[6]，榆药而孛宝，其名曰歌华陀[7]，其花如木瓜，可药而楮宝，其名曰毗野[8]。有木焉，其状如庵罗[9]，榆药而长条，黄花而青子，其名曰苏方[10]，可用以染。有鱼焉，其鼻如象，能吸水上喷，四足而无鳞，其名曰建同[11]。其状如鲇[12]，口如鹦鹉，八足，其名曰浮胡[13]。

其朝贡不常。（洪武六年，其王忽儿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表献方物。厥后朝贡不常。）其贡物：象、象牙、苏木，胡椒、黄蜡、犀角、乌木、黄花木、土降香、宝石、孔雀翎[14]。

谕曰：真腊肇自剎利氏[15]，章氏。至宋庆元间，大举于占城，墟其国，更王[16]真腊氏。是时战象几二十万，地方七千余，盖南海盛强国也。洪武初乃自重译而来宝，能[17]不谓圣世盛灵之远哉！

[注释]

①真腊国：《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无真腊国条，盖郑和未曾到其地，本书此条采自《星槎胜览》后集、《岛夷志略》及《隋书·真腊传》。真腊为七至十七世纪印度支那国家，包括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部分地方。

②蒲甘：今缅甸蒲甘（Pa gan），为九至十三世纪缅国都城，其国又称蒲甘国。蒲甘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

③加罗希："希"，《别下》本、《粤雅》本作"布"，误。加罗希即 Grahi 译音，今马来半岛东北岸斜仔（CHaiya）。

④齿、羽：指象牙、翠羽。

⑤速暂香：《指海》本同。《别下》本作"速栈香"，《粤雅》本作"速香"。《诸蕃志》速暂香条："生速出于真腊、占城，而熟速所出非一，真腊为上。……熟速之次者谓之暂香。"

⑥檵：亦称花红，即沙果。
⑦歌华陀：见《隋书·真腊传》。歌华陀未详何种植物。
⑧毗野：见《隋书·真腊传》。毗野未详何种植物。
⑨庵罗：梵名 āmra，《大唐西域记》作“庵没罗果”，即芒果。
⑩苏方：豆科小乔木，亦称苏木，可作绛色染料和药用。
⑪建同：见《隋书·真腊传》，指鲸鱼。
⑫鲯：据《山海经·海外西经》：“女戚操鱼鲯。”鲯，郭璞注：“鳝鱼属。”鳝即黄鳝之一种。
⑬浮胡：见《隋书·真腊传》。《东西洋考》“占城国物产”条有“鹦鹉鱼”，引《一统志》：“龙门江有穴，出鹦鹉鱼，色表绿，口曲而红，似鹦鹉嘴，相传此鱼能化龙。”“浮胡鱼”似即“鹦鹉鱼”。
⑭孔雀翎：原作“孔雀铜”，诸本均同。真腊不产铜，贡物中亦未见有其贡铜者。据《明会典》，真腊贡物中有“孔雀翎”，“铜”应为“翎”之误，故改。
⑮剎利氏：梵文 Śrī 音译，吉祥之意，梵文人名、地名，多冠此号。
⑯王：《指海》本作“名”。
⑰能：原缺“能”字，《别下》本、《指海》本同。《粤雅》本有“能”字，据补。

浡泥国[①] 第六

其国在占城西南可六千里。其所统十有四洲。其俗修浮图教，像而礼之，善持斋戒。其王之宫室覆以贝多之叶[②]。民居以草。其男女椎髻，以五彩帛系腰，以花布为衫。

其俗好奢。其途遇中国人也，有醉者则翼之归，寝其家。其土气夏寒而冬燠。其利鱼盐。其谷宜稻秫。有秫酒，多降真香、黄蜡，有片脑、玳瑁。其镇曰“长宁镇国之山”。（永乐六年，国王麻那惹加那[③]上言：“王爵境土，皆属职方，国有后山[④]，乞封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其子遐旺[⑤]复以为请。遂封今名，御制碑文刻

石其上。）

其朝贡不绝。（洪武四年，国王马谟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进金表银笺及方物。永乐三年，遣使封其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符诰命。六年，王率其妃及家属陪臣来朝，至福建。遣内臣往宴劳之，令所过诸郡设宴。至京，王奉金字表文及诸珍物，妃进中宫东宫笺及方物。上御奉天门宴王。是年，王卒于南京会同馆，辍朝三日，祭赙甚厚。诏谥恭顺，赐葬南京城南石子冈，以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守之，树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复令其子遐旺袭封，遣内官及行人护送还国。十二年及洪熙元年，俱来朝贡。）其贡物：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绦环、龙脑、牛脑、梅花脑、降香、沉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犀角、玳瑁、龟筒、螺壳、鹤顶、熊皮、孔雀、倒挂鸟、五色鹦鹉、黑小厮、金银八宝器。

论曰：余尝游金陵，至石子冈，过勃泥恭顺王墓，未尝不叹天子待岛夷之至而厌恭顺之遭也。高皇帝时命都事沈秩、御史张敬之往谕其国，至于撤王座令列拜于庭。且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词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却其金刀贝布之赠，则其慕中国而乐宾服者，非一日矣乎！

[注释]

①渤泥国：又作"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及文莱苏丹国（SultanBurnei）一带。

②贝多之叶：贝多，又作"贝多罗"，为梵文 pattra 音译，是一种棕榈类树叶。古代印度诸国多用以画刻佛经，又称"贝叶经"。

③麻那惹加那：《粤雅》本作"麻郡惹加那"，误。

④国有后山：《别下》本作"国后有山"。

④遐旺：《别下》本作"遐望"。

苏禄国第七

其国在东海之洋，其镇曰石崎之山。其男女皆几，缠首以皂缦，腰围水印花布。其俗尚鄙恶，其田瘠，不宜于谷，以渔盐为业。是食鱼虾螺蛤。有蔗酒[①]。其利竹布[②]、蛛玑[③]。珠径寸者，价以千金。

其朝贡无常。（永乐十五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苏里、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妻子头目来朝贡。十九年遣使来贡。）其贡物：梅花脑、竹布、绵布、玳瑁、降香、苏木、胡椒、苹茇、黄蜡、番锡。

论曰：余于《广志》[④]、《汉书》，观二寸珠事。及读《列仙传》[⑤]云，高后时下书募三寸珠，有朱仲者献焉，赐五百金；鲁元公主复私以七百金从仲求得四寸珠。以为诬矣。今《星槎篇》载苏禄王所献巨珠重几八两，乃始信之。宜乎金印之报锡也。虽然不宝远物，则远人格，天朝之致，此亦有由矣！

[注释]

①蔗酒：《岛夷志略》云："酿蔗浆为酒。"其所记东洋诸岛如琉球、三岛、麻里鲁、苏禄均有蔗酒，盖以庶作酒为东洋诸岛之普遍饮料。

②竹布：即蕉布，为芭蕉茎部纤维织成之布。

③蛛玑：苏禄以产珍珠著名。

④《广志》：晋郭义恭著，已佚。《太平御览》引《广志》云："东夷又有明珠称光，大径寸，或围二寸以上，出黄支。"

⑤列仙传：汉刘向著，已佚。亦见《太平御览》引《列仙传》。

溜山国[1] 第十四

其国在小帽[2]西南可二千里。由彭加剌[3]而往，取北辰[4]四指[5]有半；又取北辰三指有半；又取北辰二指一脚[6]之半；又取北辰二指半脚；又取北辰一指一脚之半；又取北辰一指三脚。又过鹦哥嘴之山[7]，又五更见铁砧之屿。又七更见佛舍座之山。又五更见牙里之大山。由是至溜官之屿而及其国。

其地四面滨海，倚山为都。其都曰牒干。其上下皆回回人，婚丧一如其教。风俗淳美。男缠首以白布，以金帕，下围幌。女幌盖首，上短衣，下亦围幌。其肤体咸黑，其土气恒燠。

其交易以银钱。（重官秤二分三厘。）其利鱼贝[8]。其谷宜稻、麦。其畜宜牛、羊、鸡、鸭。凡为杯，以椰子为腹，花梨[9]为跗。凡为舟[10]，不以锻铁，以椰缠绳之而贯之而楔之，以龙涎镕之而涂之。

凡取龙涎，多于溜屿。其屿右多蟠龙，春而吐涎，群鸟集之，群鱼噉之。其黄者如胶，黑者如五灵脂，白者如百药煎。其气腥。或得之鱼腹，其大如斗，圆如珠，其价以两而易。凡两易金钱一十有二，凡斤易金钱一百九十有二。凡取海贝，山积之而鬻之、腐之。凡取马鲛鱼，斮之而暴之、贮之。其来易者为暹罗之商，为榜葛剌之商。

国之西海有石门，状如城阙者三。有溜山焉凡八[11]：一曰沙溜，二曰官屿溜，三曰人不知溜，四曰起来溜，五曰麻里奇溜，六曰加半年溜，七曰加加溜，八曰安都里溜。皆可通海船，皆有聚落。其通也，有主焉。又西有小窄溜，是有三千，是皆弱水，即所谓“弱水[12]三千”者焉。一曰有三万八千余溜，舟风而倾舵也，则坠于溜，水渐无力以没。其小窄溜之民，巢穴而处，鱼而食，草木而衣。

其朝贡无常。（永乐五年，遣其臣来朝贡。）

论曰：《山海经》诸古书及郦道元所引论弱水多矣。虽通人辨士，莫之能明也。兹复知有溜山弱水矣。见览虽益广远，而天地之大，终不能穷焉。

[注释]

①溜山国：即今印度洋中之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Is.）及拉克代夫群岛（Laccadive Is.）。《岛夷志略》作北溜，有专条。此群岛为数量极多的珊瑚岛及岩礁所组成。

②小帽：即帽山。

③彭加剌：今称孟加拉国（Bangla），在恒河下游。

④北辰：即北斗星。本条此处航路，系由北而南，采用牵星法以定方向。宋朱或《萍洲可谈》："舟师夜则观星。"《郑和航海图》中印度及斯里兰卡以西有牵星法图四幅。古代在大海中连续航行，无山形水势及陆地作为标识，除用指南针外，唯以牵星法示方向。印度洋中斯里兰卡以北均以北辰星作为航海的主要望星，此亦见于《马可波罗行纪》中马里八儿、坎巴夷替等国。

⑤指：古代航海观测天体的地平高度，称为几指，一指相当于纬度的一度三十分左右。（参阅向达《郑和航海图·序言》及米尔斯［J. V. G. Mills］《瀛涯胜览译注·附录二茅坤地图》。［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1970］）"指"的测量方法，据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笔》所载，用牵星板测量。牵星板为大小不等的十二块方形木板，最大的边长七寸七分（明尺，合今24厘米），称十二指，其次为十一指，依次递减，最小的边长二厘米，称一指。木板中心穿小绳，其长度为人眼睛到手执木板伸直之距离。左手伸直执板，右手拉绳，视线向木板上边缘对准星体，下边缘对准海平线，这样所用的木板是几指，这个星体的高度便是几指。

⑥脚：《郑和航海图》称作"角"，四角为一指。

⑦鹦哥嘴之山：鹦哥嘴在今斯里兰卡岛东岸。

⑧鱼鮹：即下文之"马鲛鱼"、"海鮹"。

⑨花梨：即"花梨木"。

⑩凡为舟：这是一种不用铁钉的船。

⑪溜山焉凡八：此八溜为今马尔代夫和拉克代夫群岛中的八处岛屿。《郑和航海图》则共有九个溜名。

⑫弱水：谓水弱不能载舟，古代称弱水之名甚多，最早见于《尚书·禹贡》：雍州“弱水既西”。

胡宗宪

胡宗宪（？—1565），明徽州府绩溪人，字汝贞，号梅林。嘉靖十七年进士。历知益都、余姚二县，擢御史。三十三年，巡按浙江。以毒酒杀倭数百于嘉兴。附赵文华，因之结严嵩父子，得受重用。三十五年，被擢为右佥都御史总督浙江军务。设计诱降徐海，使缚献陈东、麻叶，复围攻徐海，迫使自杀。继又诱杀王直，两浙倭患渐平。积功进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威权震东南，招致东南士大夫参预谋议，颇有声誉。四十一年，以属严嵩党革职。四十五年，终以严党下狱死。万历初，追复原官，谥襄懋。事迹具《明史》本传。《筹海图编》首载《舆地全图》、《沿海沙山图》，次载《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次载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五省《沿海郡县图》、《倭变图》、《兵防官考》及事宜，次载《倭患总编》、《年表》，次载《寇迹分合图谱》，次载《大捷考》，次载《遇难殉节考》，次载《经略考》。《明史》称赵文华督察浙江军务，宗宪深附之。

郑若曾（1503—1570），字伯鲁，号开阳，□山（今属江苏）人。倭患起，绘辑沿海形势图十二幅，后随总督胡宗宪御倭，增辑成《筹海图编》。

《筹海图编》共有地图一百一十四幅，约二十六万字。“图以志形胜，编以纪经略”（胡宗宪《筹海图编序》），图文结合。凡沿海地理形势，明代海防部署，海防方略，海战器具，中日历来的交往，倭寇劫掠沿海的历史，倭寇入侵的时间和路径、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以及平倭之功绩等，均有叙述。书中注重记叙地理形势，认为“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筹海图编》嘉靖本，下同），详细描述了自广西至辽东的沿海要塞形势，或当巡哨之海域，或为设

防之要地，一目了然。其《沿海山沙图》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而又详备的沿海地图和海防图。《筹海图编》详辑御敌之策，论列“共为异同”，以备抉择，其中不少方略甚有见地。它针对当时军备废弛提出了选兵、择将、加强训练的主张。认为选兵第一可用的是“乡野老实之人”，择将则凡“可为海防之裨者，皆招致之”；练兵首要在“练心”，使“人心齐一”。它还主张练乡兵，寓兵于农。它提出了海陆策应、攻守兼施的沿海防御方略。其基本思想是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多层防御。认为海防“必宜防之于海”，“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同时提出沿海各府“协谋会捕”，击敌于将至。要在海岸要害处设防，进行堵截，击敌于将登。严守要害之城，坚壁清野，击敌于疲困，歼敌于城下，并详列了守城的具体方法。《筹海图编》总结了明初以来的沿海防卫经验，对其后抗倭战争有指导意义，也为后人筹划海防提供了借鉴。它是研究明代抗倭战争的重要文献。其书论述海防、日本诸事多系作者耳闻目睹，并加考究，较为翔实可信。但对书中反映出的天朝大国、闭关自固的思想应予摒弃。

本书选注其中的《御海洋》、《固海岸》两个部分，圆括号内为原书中的说明。

筹海图编*（选）

御海洋

总督尚书胡宗宪云：“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江防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论也。国初，沿海每卫各造大青及风

---

* 〔明〕胡宗宪等撰，范中义注析：《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尖、八桨等船一百余只，置[1]出海指挥，统率官军，更番出洋哨守，海门诸岛皆有烽墩，可为停泊。其后弛出洋之令，列船港次，浙东于定海[2]，浙西于乍浦[3]，苏州[4]于吴淞江口[5]及刘家河[6]。夫乍浦之地，海滩浅阁，无山岙避风之处，前月把总[7]周易等所领战船，被贼烧毁，仅遗十余只，近又报为飓风击碎，不若海中洋山[8]、殿前[9]窝集，反可泊船也。吴淞江口及刘家河，出海纡回，又非泊船防海处所。议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苏淞之船，以守马迹[10]；定海之船，以守大衢[11]。则三山品峙，哨守相联，可扼来寇。而又其外，陈钱[12]诸岛，尤为贼冲三路之要。兵部原题，副总兵[13]俞大猷统领战船，驻札海上，防贼截杀，则如陈钱乃其所当屯泊。而提督军门[14]及海道[15]等官，每于风汛时月，相衆巡察。有警，则我大船、火器冲截，贼人，使不得越过各岛，则彼毒无所施。衅孽不作，而内地安堵矣。”

（此言哨船当泊于外洋山岛，大义与督察赵侍郎[16]疏同。）

又云：“直隶与浙江名虽异地，而实则一家，若不设官总理[17]，则彼此自分门户，贼一入内地，随风南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陈钱，分守马迹等三道[18]，而后贼无遁情，兵可夹击。必得总兵官正副二员，分驻金山[19]、临山[20]要会之地，先守陈钱，以春秋分任，更番出入，而参将[21]分画三道马迹等三山，各督信地，则人易为守，而守无弗力[22]矣。”

（此言总参当分任哨责。）

通政唐顺之云：“御倭上策自来无人不言御之于海，而竟罕有[23]能御之于海者，何也？文臣无下海者，则将领畏避潮险，不肯出洋；将领不肯出洋，而责之小校水卒，则亦躲泊近港，不肯远哨。是以贼惟不来，来则登岸，残破地方，则陆将重罪，而水将旁观矣。臣窃观[24]崇明诸沙[25]、舟山诸山[26]，各相连络，是造物者特设此险，以迂[27]海贼人寇之路，以蔽[28]吴淞江、定海内地港口也。国初设县置卫[29]，最有深意，而沈家门分哨之制，至今可考。合无春

汛紧急时月，苏松兵备暂驻崇明，宁绍兵备或海道内推择一人暂驻舟山，而总兵、副总兵常居海中，严督各总[29]，分定海而，南北会哨，昼夜扬帆，环转不绝，其远哨必至洋山、马迹。”

（此言海中远哨、近哨。）

又云：“国初防海规画[30]至为精密，百年以来，海烽久息，人情怠弛，因而隳废[32]。国初海岛便近去处，皆设水寨，以据险伺敌[33]。后来将士惮[34]于过海，水寨之名虽在，而皆是海岛移置海岸。闻老将言，双屿[35]、列港[36]、岙屿[37]诸岛，近时海贼据以为巢者，皆是言国初水寨故处。向使[38]我常据之，贼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国初海防所在，一一修复。及查沿海卫所，原设出哨海船额数，系军三民七成造者，照数征价，贴助打造福船之用。”

（此言水寨、哨船旧制当复。）

兵部尚书杨博云：“平倭长策不欲鏖战[39]于海上，直[40]欲邀击[41]于海中，比之制御北狄，守大边而不守次边[42]者事体相同，诚得先发制人之意。国初更番出洋之制，极为尽善。至于列船港次，犹之弃门户而守堂室，浸失初意。宜复祖宗出洋之制。”

（此言旧制原御寇于海中。）

南京工部尚书马坤等题：“乞聚船于马迹山，以为诸路水军老营；仍于扬山[43]设水营，以扼贼人乍浦、川沙洼[44]，由吴淞江口入苏、松[45]之路；于大衢山设水营，以遏贼人宁波、台、温[46]之路。专设海上总兵，特造出海大舰，如古拏飞舰、飞虎舰、戈船、楼船、将军[47]之制。仍大申出洋之令，修复大青、风尖、八浆等船，以便行使。”

（此见与赵工侍御寇远洋大同小异。）

在京各衙门会议云：“倭奴长技利于陆，我兵长技利于水。历查连年用师，凡得捷俱在海战，利害较然明矣。海中陈钱、大衢、马迹、扬山诸岛，为贼南犯必由之路。先该督察侍郎赵文华，条陈会议海防长策[48]，首列此条。今又该南京工部尚书马坤、左通政何

云膺题相同合。咨新任总督令总兵官速集太仓、崇明、嘉定[49]、上海沙兵及福、苍、东莞等船[50]，分为二哨，专守扬山、马迹。又将绍兴、温、台捕鱼及下八山[51]采捕福苍、东莞等船，分为二哨，专守普陀[52]、大衢。其陈钱山为浙直分路之始，所宜更番共守。”

（此言御寇远洋之策为是。）

丙辰会试策云：“诸将海战而胜者常十一，其内地战败者常十八，何勇于海而怯于内也？其故有四：士卒入海，人无还心，皆殊死战，无所逃难，一也；洪艟巨舰，易以凌贼，势便，二也；毒药火器，且战且焚，三也；贼载水而饮，开口待卤，势不能持久，四也。而其后不能御贼者，亦有四：犯不测之险，以命薄[53]贼，而常赏不酬劳其怠心，一也；海中无人，易以为解，二也；既不能赏，易于姑息，将不能驱，三也；海波不常，或利或否，四也。议者皆言，益修战具，反言四失，守马迹、毗前诸山，以控吴[54]；守大衢诸山，以卫越[55]；守陈钱诸岛，以制贼往来之冲；夹击互救，三道鼎峙，贼不足防矣。”

（此言海战利弊。）

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云：“今之水战止能要[56]击去贼，而于来者未能遏其锋。夫来贼锐而去贼惰，击惰易而攻锐难，人情所习知也。然击来贼者，譬之扑火于方然[57]之始，火灭则栋宇可以无虞；击去贼者，收燎于既烬之后，此其利害则有间[58]矣。自海上用师，击来贼者仅一二见，而要去贼者亦不过文[59]其纵贼[60]不追之罪耳。今若以击来贼之赏，优于追去贼之赏，以纵来贼之诛，严于纵去贼之诛，而当事者同心僇力[61]，急如救焚，尽遏海外方来之寇，则边鄙又何不宁耶！”

（此言海战以击来贼为奇功。）

总兵俞大猷云：“倭贼自彼岛入寇，遇正东风，径由茶山[62]入江，以犯直隶，则江内正兵之船可以御之。遇东北风，必由下八山，陈钱、里西[63]、倒球、干邪、清水、马迹、蒲岙[64]、丁兴[65]、长

途[66]、衢山、扬山、普陀、马墓[67]等岙经过，然后北犯南直隶，西南犯浙江。请于浙江共设楼船二百只、苍船一百，只分伏于前项海岙，往来巡探攻捕，名之曰游兵，而远遏之于大洋之外。”

（此言当设哨船于浙直外洋。）

又云：“大洋以外，欲就诸山随处结营，随班分哨，常得胜势，似足以赖。然万里风涛，不可端倪，白日阴霾，几如黑夜，故有相遇而不可击，亦有未必相遇者。”

（此言外洋御贼之难。）

主事黄元恭云：“或者曰：‘我兵长于水战，短于陆战，而倭奴则长于陆，短于水，故御之莫要于海中陈钱、马迹、大衢、殿前、扬山，当倭奴往来之冲。诚设总兵官驻陈钱，参将三员分驻马迹、大衢、殿前、洋山，常川[68]督哨，御其来，而邀其去，贼殆尽殲而鱼矣。’愚窃谓，其策甚善而难行。盖海栖经月必有飓风，巉崖剑峰，难于椗泊。癸丑[69]春，参将俞大猷围王直于马迹，蛟龙惊炮而起，几至覆没，师旋贼逸。乙卯[70]秋，浙直会兵大衢、前殿，邀贼归路，疾风暴雨大作，飘没舟师以千万计。是亦乘危幸功者也。夫大海无际，何独称四山为贼出之冲？盖航海者必昼行夜止，依山宿泊，自倭东南而来，望中惟此四山，相去各一二日程，始至陈钱必泊，次泊马迹，次泊大衢，次泊殿前、洋山，若驿传驻跸[71]然。固非若子午谷[72]，东西莫适，必由隘中行者。贼诚知山有兵，东西南北何所不适。虽失所依泊，然与犯戎兵之必死，宁冒风涛之不测。且闻长老云：‘起椗扬帆舍山泊而适[73]大洋，此避飓风之妙术’，而岂谓必死地哉？知戎地而不避，有生途而不趋，贼必不然矣。然则御其来而邀其去不可为欤？曰：依此四山，但严会哨应援之令，潜师伺之，万无不中。若设官显驻，是示趋避之标耳。故是策也，宜潜不宜露，宜邀其归，不宜伺其来，盖归路可计日候风信故也。”

（此言陈钱诸山但可设伏，以击去贼。）

副使茅坤云：“方其海寇之舳舻[74]相望，必由通海之门户而入

于苏松之吴淞江、刘家港之类是也。古人云：‘守险者必先设险于险之外守之。’其所谓海战之重兵，如各参将所提闽广募兵之类，当设战舰，备火攻，而谨斥堠，以迎击于淞海之上。贼未泊岸则当夹水而阵，以遮击[75]之；贼既及岸，则当随其贼艘所泊之处而直捣之。此则海上格斗之兵也。将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当之。”

（此言当御寇于海中将近港岸之处，与陈钱、马迹远攻之说异。）

御海策云：“备倭之术，不过守御二者而已，未闻泛舟大海，远征岛夷。虽以元世祖[76]之威，伯颜孛木儿[77]之勇，艨冲千里，旌旗蔽空，一遇飓作，万人皆为鱼鳖，此其明验也。而况沙石起伏，洲渚驱阻，风候向背，潮汐高下，波涛汹涌，至到浅深，彼皆素所谙练，以我之迷而蹈彼之危，能为必胜哉？”

（此与前说相反。）

海道副使谭纶云：“陈钱、马迹、洋山在内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设守。盖恐粮饷易匮，声援莫及，不如荆川[78]备倭之说为善。且自来水寨设在沈家门，遇有缓急战守兼得耳。”

（此言设险远洋不如守近洋为稳便。）

都指挥戴冲霄云：“浙洋诸山沈家门居定海之东，相去二潮，乃宁绍之外户也。陈钱、马迹、大衢、洋山尤为穹远，乃沈家门之外藩也。外藩设而门户固，门户固而后堂室安。故有识者咸欲设险于陈钱四山[79]，以扼来寇。以愚观之，沈家门水寨乃信国公[80]之所设，其才识高远人所素让[81]，岂见不及此，故舍远而就近哉？必其身亲相视，四山太远，孤悬海中，难于声援，不若沈家门与定海哨报易及，策应易施，熟思审计，夫是之处耳。不然大海渺茫，风潮难犯，水兵官可藉以躲闪，万一四山失备，致寇直捣，追咎无及，反致误矣，不若守之近海，易于综核[82]。太祖之所以听从信国，或者在于此耶！太祖神明先见，毫发不爽[83]，信国公若有疎谬，肯遽[84]听信之而已乎？”

（此说与谭副使所论相似，而推原旧制当守，尤为有见。）

知府严中云："外洋御寇岂不是上策，但在将官有难于奉行者，何也？海中无风之时绝少，一有风色，天气即昏，面对不相见矣；须十分晴明，方能瞭远。岁在己未[85]，飓风大作，四百战船一齐覆没。利害如此，将官出哨岂敢远浮大洋，必寻岙内收泊，令一二小舟行探耳。若迎风而上，遇敌归报，贼使顺风，瞬息数百里，报至贼亦至矣。若顺风而去，遇敌归报，甚难，甚难。况遇贼被杀，将官不知，此常事也。故谓海战为可恃者，必其未常亲至海洋者也，若见海洋，自知此说之难行，而以固海岸为不易之定策矣。"

（此说以固海岸为上策，与唐荆川以固海岸为第二义不同。）

又云："海防不设险于海岸，而设险于海中山沙，犹论北方边务者不可但守近边，须远守于边墙之外，其见同也。昔者，余子俊尝因修外边费财甚多[86]，其后边墙反易坏而难守，何也？离内地太远，照顾之力自有所不迨[87]也。且如北边之制，每城垛相去六尺，一军守之，积而至于六百丈之远，不过守以千人而已。虏来攻城，动以数万计，六百丈之间，只此千人，如何相策应而御乎？此与水兵哨船出海太远，声援不及，备御甚难，同一义也。国初信国公不肯设险于险之外，岂其智不及此哉！可以悟矣。"

（此见与谭副使、王知州相似。）

海道副使谭纶又云："今之谈海事者，往往谓御之于陆不若御之于海，其实大海茫茫，却从何处御起？自有海患以来，未有水兵能尽歼之于海者，亦未有能逆之使复回者。不登于此，必登于彼，即十得其一二，彼亦视为不幸而遇风者耳。侥幸之心固自在也。若陆战一胜即可尽歼，贼乃兴惧[88]，不复犯我。此水战、陆战功用相殊。而将官则力主海战为是者，以海战易于躲闪，陆战则瞬息生死势不两立，且万目共睹，不能作弊。当事者宜坐照之[89]，勿堕将官术中，自失长算可也。"

（此言与荆川之见不合，然将官闪避情弊洞烛[90]无遗矣。）

宁波生员陈可愿云："吾昔使日本，经历海中诸山，注意观之。陈钱乃孤山突出极东大洋，水深不可下椗，又无岙可泊，惟小渔舟荡桨至此，即以舟拖阁[91]滩涂，采捕后仍拖下水而回。欲以此为期会之地，恐不便也。马迹、大衢、洋山则不然。盖马迹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龙窟，不可放炮，遇敌难战。此山虽在陈钱之西，离大衢尚远，贼舟西来一过陈钱即是马迹，以此为会哨之地可也。大衢与长涂相对，其西有礁无岙，不可以泊舟，且亦有龙窟，宜避之。其东面有衢东岙者，可容广、福船四十只，但水震荡不宁，舟泊于此，久则易坏。不如以大舟藏于长涂之北，而以哨舟泊于衢东岙[92]，遇警举号，招广、福船剿之，岂非长久之计乎？但大衢在北，长涂在南，相离不过半潮之远，潮从东西行，两山束缚，其势甚疾，哨船战船遇潮来与落时，皆难横渡俟潮平然后可行，策应亦有不便者。"

御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将以何者为定乎？曾[93]亲至海上而知之。向来定海、奉象[94]一带，贫民以海为生，荡小舟至陈钱、下八山取壳肉、紫菜者，不啻万计。每岁倭舶入寇，五岛[95]开洋，东北风五六昼夜至陈钱、下八，分艘以犯闽、浙直隶。此辈恒先遇之，有被杀者，有被掳为乡[96]导者。因此诸山旷远萧条，无居民守御贼得以深入。总督胡公与赵工尚[97]之议所由建也。国初以来，从来无人发此。自二公上书后，罔不羡[98]其精思卓识。然事理虽长，而未经试练。嗣后将官遵而行之，或谓其间有不便者。何也？离内地太远，声援不及，接济不便，风潮有顺逆，椗舶[99]有便否，蛟龙之警，触礁之险，设伏击刺之难，将官之命危于磊卵[100]，无惑其争执为难行也。然自御海洋之法立，而倭至必预知，为备亦甚易，非若乙卯[101]以前，倭舶[102]岸人犹未觉其为寇也。苟因将官之不欲，而遂已之，是因咽面废食也，乌可哉！如愚见，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击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之谓善体立法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注释]

①置：底本脱，此据赵文华《嘉靖平倭祇役纪略·条陈海防疏》加。

②定海：今浙江镇海。

③乍浦：在今浙江平湖东南，滨海。

④苏州：即苏州府，府治在今江苏苏州市，辖境相当今江苏吴县、常熟以东，浙江桐乡、海盐以北及上海市大部分。

⑤吴淞江口：今上海市宝山东南，黄埔江入海口。

⑥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北浏河。

⑦把总：参将之下的武职官员。

⑧洋山：今浙江嵊泗东南之大洋山。

⑨殿前：据《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殿前在今嵊泗马迹山北，北鼎星附近。

⑩马迹：今浙江嵊泗泗礁山西南马迹山岛。

⑪大衢：今浙江岱山北的大衢山。

⑫陈钱：今浙江嵊泗东的嵊山。

⑫副总兵：总兵官的副职。

⑭提督军门：明代驻防京师的京营设有提督。中叶以后巡抚多兼提督军务衔，亦间有总兵加称提督的。明代称总督、巡抚为军门，因巡抚多兼提督军务衔，所以称提督军门。

⑮海道：明代在沿海重要地区设立的督察官。明初以侍郎、都御使领之，洪武后由各省按察副使领之，统理一地海防，后因各府多设兵备道，海道只督理沿海兵粮。

⑯赵侍郎：即工部侍郎赵文华。他的《条陈海防疏》与胡宗宪的这段论述同，参见赵文华《嘉靖平倭祇役纪略》。

⑰总理：统一治理。

⑱指前段所述的马迹、洋山、大衢。

⑲金山：即金山卫，在今上海市金山东南。

⑳临山：即临山卫，在今浙江余姚西北。

㉑参将：明初为临时派遣的低于总兵的武官，后为分守一地的常驻武官。

㉒弗力：不得力。无弗力：没有不得力的。

㉓罕有：少有。
㉔窃观：私下观察，谦词。
㉕崇明诸沙：崇明及其附近岛屿。崇明，即今上海市崇明岛。当时该岛较小，附近有众多沙洲，故称崇明诸沙。
㉖舟山诸山：舟山及其附近岛屿。舟山，即今浙江的舟山群岛。
㉗迂：迟滞。
㉘蔽：屏蔽。
㉙国初设县置卫：舟山，元置昌国州，明洪武二年（1369 年）改为县，洪武十二年（1379 年）十月置昌国守御千户所，十七年（1384 年）九月改昌国卫，二十年（1387 年）昌国卫移驻象山县境，舟山设中中、中左二千户所，废县。
㉙各总：指各备倭把总。浙江沿海当时分为六总，即定海、昌国、金盘、临观、海宁、送海。
㉛规画：计划，谋划。
㉜隳（huī）废：隳，毁坏。隳废，毁弃。
㉝伺敌：等候敌人到来，加以攻击。
㉞惮：害怕。
㉟双屿：在今象山东北海中，东屿西北。
㉟列港：即烈港，今浙江舟山定海的金塘山的沥港。
㊲嵊屿：即浯屿，今福建厦门东的金门岛。明初在此置水寨，后移至今厦门。
㊳向使：假使。
㊴鏖战：激战，苦战。
㊵直：仅仅。
㊶邀击：拦击。
㊷大边，次边：明朝为防御北方鞑靼内犯，往往建置两道边墙（防线），外边的称大边或外边，靠近内地的称次边或内边。
㊸扬山：即洋山，今浙江嵊泗东南的大洋山。
㊹川沙洼：据《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川沙洼在今上海市南汇东北，不见今图。
㊺苏、松：苏州府和松江府。

㊻台、温：台州府和温州府。
㊼拏飞舰、飞虎舰、戈船、楼船、将军：拏飞舰、飞虎舰，均为战船，型制不详。戈船，战船的一种，以上载有干戈而得名。戈船将军，汉置，《汉书·武帝纪》："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楼船，古战船的一种，因其船有楼（多层）而得名。楼船将军，汉置，汉武帝命杨朴为楼船将军。
㊽条陈会议海防长策：即赵文华《条陈海防疏》。
㊾嘉定：今上海市嘉定。
㊿福、苍、东莞等船：福，指福船。苍，指苍山船，首尾皆阔，帆橹兼用，风顺扬帆，风息荡橹。橹设于船的两舷的后半部，每舷五枝。船为三层，上层战场，中层卧室，下层装载压舱石。此船比广、福船小，比沙船大，行动便捷，是当时同倭寇作战重要船型。东莞船，广船的一种。
(51)下八山：在今浙江嵊泗县境内。据《两浙海防类考续编·两浙舆图》，下八山在马迹山东，大衢山北。
(52)普陀：今浙江舟山本岛东北的普陀山。
(53)薄：逼近。
(54)吴：指今江苏、上海大部及浙江、安徽一部的古吴国之地。
(55)越：指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浙江北部等古越国之地。
(56)要（yāo）：通"邀"，中途拦截。
(57)然："燃"的本字。
(58)间：差别，不同。
(59)文：掩饰。
(60)纵贼：放纵敌人。
(61)僇力：尽力，同"戮力"。
(62)茶山：今上海崇明岛东南长江口外的佘山。
(63)里西：在今浙江嵊泗东枸杞岛上。
(64)倒球、干邪、清水、蒲岙：在今浙江嵊泗县境内，今地待考。
(65)丁兴：据《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丁兴有二：北丁兴，即今嵊泗西北的北鼎星；南丁兴，即今嵊泗东南的南鼎星。这里指后者。
(66)长途：今浙江岱山东之长涂山。
(67)马墓：即今浙江舟山定海西北的马目。

㊽常川：连续不断。

㊾癸丑：这里指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

㊿乙卯：这里指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

(71)驻跸：古代帝王出行，途中停留暂住为驻跸。这里为经过暂住的意思。

(72)子午谷：陕西长安县南秦岭山中的南北谷道，过去为川陕间的要道。

(73)适：往。

(74)舳舻：首尾相接的船只。

(75)遮击：截击。

(76)元世祖：元代皇帝，名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 年在位。他建立元朝，攻灭南宋，统一全国，并多次进攻邻国。

(77)伯颜孛木儿：元将领，但《元史》未见此人。从文中看，其事当指元至元十八年（1281 年）攻进日本。是年，元世祖遣阿塔海、范文虎率军十万征日本，八月遭遇飓风，十余万人只三万生还。伯颜孛木儿抑或即为阿塔海。

(78)荆川：唐荆川，即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1529 年）会试第一。倭患起，视师南畿、浙江，主张御倭海上，并亲督兵船出海，几挫倭寇。官至右佥都御史，死于出海抗倭途中。他学识广博，辑有兵书《武编》。

(79)陈钱四山：指陈钱、马迹、大衢、洋山。

(80)信国公：即明将领汤和。汤和（1326—1395），字鼎臣，濠州（治所今安徽凤阳东）人，与朱元璋同乡。元末农民大起义，汤和率众参加郭子兴的部队，后从朱元璋征战，多立战功，被封为中山侯，洪武十一年（1378 年）正月，进封信国公。洪武十七年（1384 年），奉命巡视沿海，筑卫所城五十九，以防倭。

(81)人所素让：为人们平时所推让，即人们平时都不如他。

(82)综核：原意为综合多方面的情况，进行考核，这里是多方应付的意思。

(83)不爽：不差。

(84)遽：遂，就的意思。

(85)己未：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

(86)余子俊尝因修外边费财甚多：余子俊，“余”，底本作“俞”。余子俊（1429—1489），字士英，青神（今属四川）人。明景泰二年（1451 年）进

士。他在任右督御史时，曾修筑东起清水营（今陕西府谷北）、西抵花马池（今宁夏盐池）的1770里边墙，并置敌台，加强了边防。

⑧⑦不迨：不及，达不到。

⑧⑧兴惧：产生恐惧。

⑧⑨宜坐照之：应该深切地注意到这点。坐，深深地，深切地，作副词用。照，照顾，察看。

⑨⑩洞烛：明察。

⑨①阁：同“搁”，放置，停置。

⑨②衢东岙：据文当在岱山北的大衢山上，不见今图。

⑨③曾：《筹海图编》的辑者郑若曾的自称。这一段是郑若曾的论述。

⑨④奉象：浙江奉化、象山。

⑨⑤五岛：日本九州岛西之五岛列岛。

⑨⑥乡：通“向”。

⑨⑦总督胡公与赵工尚：胡公，胡宗宪；赵工尚，即赵文华，原为工部侍郎，后为工部尚书，故称赵工尚。他们的议论即本篇的第一条：海防“必宜防之于海”。

⑨⑧罔不羡：没有不羡慕的。

⑨⑨椗舶：“椗”底本作“艇”。椗舶即船舶下碇，抛锚。

⑩⑩磊卵：众卵累积，动辄破碎，比喻危险。

⑩①乙卯：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⑩②舶：疑为“泊”。

固　海　岸

通政唐顺之云：“贼至不能御之于海，则海岸之守为紧关第二义。贼新至饥疲，巢穴未成，击之犹易，延入内地，纵尽歼之，所损多矣。然自来沿海戍守，莫不以拥城观望，幸贼空过，谓可免罪，而不顾内地之残破。内地戍守亦幸贼所不到，而不肯策应沿海。今却不然，宜分定沿海保护内地，内地策应沿海地方。沿海力

战损兵折将，宜坐内地不能策应之罪。内地残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纵贼之罪。又如，同是一样沿海地方，贼由宁、绍登岸，宁、绍却不残破，而残破温、台；贼由温、台登岸，温、台却不残破，而残破宁、绍，自来则坐地方残破者之罪，今却不然，宜并坐贼所从入其沿海。文武将吏有能连次鏖战，抵遏贼锋，阻贼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虽无首级，以奇功论，一准平倭事例。如此则人知谨于海岸之守，不敢幸贼空过以觊免[①]。门户常扃[②]，堂奁[③]自安矣。”

（此言沿海之兵与内地之兵宜相策应。）

主事唐枢云：“国初汤信国[④]经理海防，北起乍浦，南迄蒲门[⑤]，萦纡[⑥]二千余里，设九卫[⑦]及诸所、诸巡司，总有百城，又营、寨、烽堠，彼此联络，援应接济，血脉贯通。谷都司[⑧]、焦侍郎[⑨]嗣为葺润[⑩]，已甚周密，至今绝好。能任事者只图自守其城，其附近地方有事及乡村杀掠，坐视不理，殊非立法本意。”

（此言与唐荆川所见吻合。）

太常寺卿魏校云：“晋溪[⑪]在三边欲分军守边，邃庵[⑫]闻而讶之，使人往问。晋溪答曰：‘三边数千里，欲一一守之，虽尽天下之兵不能也，只是择要害处，为鞑虏[⑬]素所出人之路，把截则可耳。’晋溪威令素行，凡遇有警，众军争相救援，无不擒获，边境稍安。”

（此言北边设险之法，愚谓海防亦然，则兵不费而寇可遏。）

镇抚蔡汝兰云：“环海兵船之设，其法不为不善，其备不为不周矣。迩年倭寇往来，兵船未收全功者，必有说焉。夫茫茫巨洋，极目无际，虽于要害之处，联舰设备，而疾风怒涛不时，亦必择善地而停泊焉，岂得扬帆起棹，常出洋口，而能尽阻贼船之不入，尽遏贼船之不归哉？但能于大数内打得分数中几分耳。必欲其尽收全功，以为经久不易之图，在于水陆夹攻尽之矣。夫倭寇之发舷犯我也，每徒止备一月行粮，而飘泊二月者有之；每船可载百徒，而满载二百者有之；及其抵岸，困惫莫甚。使得焚舟登陆，夺险鼓势，

养锐蓄精，然后出我兵以临之，近者十日，远者一月，方得与贼相望，反主为客[14]，转佚为劳，岂能得志于彼哉？为今之计，宜于春汛、小汛先期一月，将各道兵上督发各海口要害之处，如在嘉湖[15]者，出三关[16]；在绍兴者，出龛山[17]，出临山，出观海[18]，出三江[19]；在宁波者，出定海，出昌国[20]，出象山[21]；在台州[22]者，出海门[23]，出新河[24]，出松门[25]；在温州者，出楚门[26]，出盘石[27]，出金乡[28]等处，安营操练，与兵船相表里，以为防守万全之计。设或贼船潜入海口，则水兵星罗于其外，陆兵云布于其内。其将至也，击其困惫；既至也，击其先登；既登也，击其无备。以疲惫仓遑[29]之贼，而当我养盛豫备之兵，一鼓成擒，可不血刃而收其全功矣。春汛之期，不过三月将终，四月将半，小汛之期，不过九月将终，十月将半，过此则非风汛所利，而倭警不必防矣。今宜于每年三月、九月初，将各道统兵官，分与信地，令其督领部兵，出沿海兵船停泊之处，守营操练防守，贼至即击。春汛至五月终，小汛至十月终，方令撤兵归。道严立限，期通行浙、直、广、福提督、总参衙门，永为遵守，则防御周而贼无返棹[30]，先声播而贼无伺志[31]矣。

[注释]

①觊免：希望免除处罚。

②常扃：经常关闭，这里比喻沿海守卫严密。扃，关闭。

③堂奥：“奥”同“奥”。堂奥，堂屋的深处，这里指内地。

④汤信国：即信国公汤和。见本卷《御海洋》“戴冲宵云”条注。

⑤蒲门：今浙江平阳南蒲城，临近广东。

⑥萦纡：回旋曲折。

⑦九卫：指海宁、临山、观海、昌国、定海、海门、松门、盘石、金乡等九卫。

⑧谷都司：都司，都指挥使司的简称，震撼力指都指挥使。谷都司指担任浙江都指挥的谷祥。

⑨焦侍郎：“焦”底本作“集”。焦侍郎，即焦宏，据《明英宗实录》载：正

统七年（1442 年）“命户部侍郎焦宏往浙江整饬备倭”。他在浙江任职七年，增设城堡戍卒，亲历卫所视察，使沿海的防卫得到加强。

⑩葺润：整修。

⑪晋溪：即王琼。王琼，字德华，号晋溪，太原（今属山西）人。成化二十年（1484 年）进士。正德十年至十五年（1515—1520 年）任兵部尚书。嘉靖七年至十年（1528—1531 年）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节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抚，固原、榆林、宁夏、甘肃、临洮五镇。

⑫邃庵：即杨一清。杨一清（1454—1550 年），字应宁，号邃庵，云南安宁人。成化八年（1472 年）进士。弘治末巡抚陕西，选卒练兵，加强战备。正德时，曾两次受命总制三镇（延绥、宁夏、甘肃）军务，进右督御史。嘉靖初，再总制陕西诸地军务。嘉靖四年（1525 年）入阁，六年（1527 年）任内阁首辅，八年致仕。其询问王晋溪分军守边事，当在任首辅时。

⑬鞑虏：指袭扰内地的北方鞑靼，下文“凡达人寇”的“达”，亦指“鞑靼”。

⑭反主为客：主客是古代军事学的常用语，含义较多。这里“主”是指在本土作战防守的一方，“客”是指进入异地作战进攻的一方。反主为客，就是在本土的防守者成了他地的进攻者。

⑮嘉湖：指浙江的嘉兴府和湖州府。

⑯三关：指海盐（今属浙江）、乍浦（在今浙江海盐东北）、澉浦（在今浙江海盐南）三关。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海上募福苍船七十七艘，兵二千余人，立海盐、乍浦、澉浦三关，三总戍守，分兼出哨羊、许二山。”

⑰龛山：在今浙江萧山东北。

⑱观海：在今浙江慈溪东。

⑲三江：在今浙江绍兴北。

⑳昌国：今浙江舟山定海。

㉑象山：今浙江象山。

㉒台州：台州府，治所在今浙江临海，辖境相当今临海、黄岩仙居、温岭、天台、宁海、象山等县地。

㉓海门：在今浙江黄岩东。

㉔新河：在今浙江黄岩东南。

㉕松门：在今浙江温岭东。
㉖楚门：在今浙江温岭南。
㉗盘石：在今浙江乐清西南。
㉘金乡：在今浙江平阳南。
㉙仓遑：仓皇。“遑”通“惶”。仓皇亦作“仓惶”。
㉚返棹：返回的船。
㉛伺志：窥测的志向。

清代海洋散文选

舟山网上方志馆

郁永河

郁永河，浙江仁和人，字沧浪。性爱砚。好游，入闽为幕，遍历闽中山水。清康熙三十五年冬，福建省火药局灾，典者自偿，谋往淡水采硫，永河请行。翌春，自厦渡台，赴北投采硫。自二月二十五日登陆入郡，至十月初四日，由淡水登舟返航，历七月又九日。本书为此次日记式游记，记经历所见台湾风景、习俗、遭遇艰难辛苦之状，并论番政、时事，又赋竹枝词。达论刻本有序评曰："书中大旨，在讲求形势，非仅记游踪也，他如山川之幽窅，草木之敷荣，鸟兽之怪奇，鬼神之震动，以及泊舟乘风之利便，天时地势之美恶，人情土俗之盛衰，莫不了如指掌，而其论郑氏之事，尤有古良史遗意。"

笔者曾经对是否选择该篇而犹豫，只是因为手头找不到它完整的版本；但不作介绍的话，又恐遗落了这样一篇与海洋、海岛直接相关的优秀之作，最后决定选择该篇中关于航海以及叙写台湾的气候、船只等段落。文中多有缺字，请各位读者见谅。

裨海[①]纪游*（选）

余自辛未春入闽，由建宁、延津以迄榕城；初秋，又自榕城历兴、泉至漳郡之石马；未几，又之漳浦、海澄、龙岩、宁洋诸属邑

---

* 〔清〕郁永河原著，台湾经济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44种》：《裨海纪游》，1957—1972年。本书作者选自网络：西陆—社区—文学—古典小说之家〔wave99.bbs.xilu.com〕

暨各沿海村落还至石马；又以扁舟渡厦门，五日而返。壬申，再返榕城，留居司马王君仲千署中。盖八闽之辙迹已历六矣。逮癸酉秋，有泰宁之役，维舟邵武城下，信宿而返。其明年又之汀之武平，由延津溯流而上，登铁岩之高，涉九磴之险；半岁之间，往返四过，凡山川幽窅之区，罔不足历而目览焉。于是八闽游遍矣。

……

二十四日，午刻，出南门；至大桥，会雨，留宿吕阳邸舍。

二十五日，天稍霁，行三十里，渡乌龙江，宿雾初收，江光如练；望海口罗星塔影，如一针倒悬水中，因赋绝句："浩荡江波日夜流，遥看五虎瞰山头；海门一望三千里，只有罗星一塔浮。"晚至坊口，晤石君某、董君赞侯；董君为诸罗令长子，石为董君渭阳，遂订偕行。

二十六日，度相思岭；忆余自入闽，已六过此岭，年来齿发益衰，怃然兴感，赋诗曰："闽中七载作劳人，六染相思岭上尘；独有苍苍双鬓色，经过一度一回新。"晚宿渔溪。

二十七日，晓行，肩舆在晨光薄霭中，村民携犁牵犊，往来陇上。余买山[2]无日，不胜慨然！赋诗曰："山色晓逾洁，溪声静自流；人言隔陇阪，犬吠出村陬；细雨沾衣湿，轻寒动客愁；白云真可羡，舒卷在峰头。"午刻至浦尾，舆夫以肩舆置小舟中，余虽乘舟，实坐舆上。舟人持竹篙挽舟在岸上行，舟去甚疾。岸上撑船，舟中乘轿，一时两奇事，仅见于此。岸旁多老榕，根株盘结，离奇万态，有十余树排联半里而仍属一株者。余尝维舟其下，至今念之，爱其荣茂如昔，为赋诗曰："榕阴[3]垂一亩，斤斧慨无施；臃肿多骈干，蠊蜷[4]尽附枝；风霜经饱历，岁月自荣滋。相见长如此，曾无凋落时？"再过涵头，烟火万家，亦一大村落。忆余辛未过此，啖荔甚佳，流连信宿而去；今又六年矣！晚宿兴化郡。

二十八日，行莆阳道中；早麦已秀，风过成麦浪，盖四月时令也。岭南春早，于此可见。赋诗曰："晓起篮舆逐队行，今朝差喜

得春晴；翻畦早麦初成穗，绕径寒流自有声；陇阪云移青嶂合，郊原风蹴绿波平。年来已识躬耕乐，何事劳劳又远征？”

二十九日，渡洛阳桥，至泉郡。值陆师提督吴公英以诘朝莅任，五营兵将兜鍪[5]橐鞬[6]，临郊列伍以迎；而子衿[7]亦倾城争出，趋跄恐后。因赋所见：“百里金戈竞路斜，纷纷铁骑乱如麻；无端咕哔咿唔者，也曳蓝袍候使车”。晚宿郡城。

二月朔日，宿沙溪。

初二日，行四十里，至刘五店，即五通渡也。渡实支海，广十余里。登舟，群风骤至，巨浪如山，帆掠水三尺，倾斜欲覆，浪入舟中，衣冠尽湿。抵岸即厦门地，顾视日影，已堕崦嵫；复行三十里，抵水仙宫，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隘甚，无容足地，姑就和凤宫神庙，坐以待晓。明日（初三日），假水师裨将公署馆焉。晤萧山来子卫，为余觅舟，为渡海计。值大风不辍，闻万石、虎溪二岩为厦门山水之胜，拉石君、董君、王君往游至万石岩，巨石林立，欹斜合沓，若连楹复室，而回环曲折，一径可通，倨仄[8]处，伛偻匍匐，俯首侧体然后度[9]；有时瀑流淙淙，横拂肩袖间，其实在洞底石上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凭，清泉可濯。奴子陈看核，欢饮竟日。抵暮，循旧路返。每值陡隘处，令一人当关，众以猜枚斗胜；胜者得斩关度，童子进酒饮不胜者，至前隘处易胜者守关，而令不胜者夺之。凡夺十七关始出洞，而新月一弯，已挂林杪矣。相共踏月归，赋诗曰：“何年月黑风狂夜？吹落口岈覆一溪；诗里未经摩诘画，袖中难倩米颠携；云流石罅疑天近，瀑溅衣裙识洞低；盘礴不知春日永，欲寻归路几番迷。”

初四日，复偕访虎溪岩。登其巅，巨石大可一二亩，高十余丈，围圆似鼓；曲磴缘石旁可登，有巨石斜覆鼓上，壁立插汉，位置殊怪，不知造物何以设想，与万石岩各擅其奇。赋诗曰：“绝顶多奇石，巉巇[10]聚一丛；悬崖临巨壑，迭嶂吼长风；屐折危栏转，笻[11]支曲磴通；扶桑遥在望，落日晚潮红。”岩畔颓垣小径，云是

伪郑公子锦舍、聪舍读书处，惟有砌虫唧唧草间。铜驼废井，何地蔑有？祇为游人增慨。然万石、虎溪二岩，巨石虽多，绝无峰峦峭态，小如拳、大如屋，率皆圆钝椎鲁物；即有层迭而上者，望之亦累卵耳。厦门孤悬海中，周广二三百里，步步皆山，岩石无小大，悉作卵形，亦山川情性然也。余以登陟致劳，腰疾复作，掖而后行者累日。

十六日，小瘥，风亦暂止，舟人促行，遂登舟。俄而急雨骤至，雨过，风复横。海舶在巨浪中，摇曳震荡，凡三昼夜无甯息。登舷望港口，左为厦门支山，右为海澄县古浪屿[12]山，两山对峙，蜿蜒入海；尽处有小山矗起中流，舟子言是大旦门，海舶出洋必由此。余曰："诗不云乎'鸟鼠在亹[13]'，疏曰：'水流峡中，两岸如门，谓之亹'。是大旦门与金门、厦门，悉应从亹，不当从门也。"若以形势言，大旦门为厦门门户，金厦门又漳泉门户矣。

十九日，风息波平。石君、董君皆至。方共叙三日阔，董君忽委顿，伏艎[14]底大呕。舟人伐鼓鸣钲，扬帆起椗。约行二十里，抵向所见大旦门。有十二舶，皆依山泊宿。

二十日，无风，不能行。

二十一日，黎明，闻钲鼓声，披衣起视，已乘微风出大旦门。一望苍茫，淼无涯涘[15]，同泊十二舶参差并进。望舟左数十里外，有黄土坡，隐隐可见。自厦门往台湾水道，当白干趋巽，舟师忽转舵指坎。比午，至黄土坡下椗。使从者问之，对曰："舟无风不行，依此暂泊耳。"复问："此何处？"曰："辽罗，是金门支山。"盖已去大旦门七八十里矣。视同行，仅得三舶，余皆不复可见。顷之，有微风，复起椗行。比暮，视黄土坡犹未远，以风力弱不胜帆也。始悟海洋泛舟，固畏风，又甚畏无风。大海无橹摇棹拨理，千里万里，祇藉一帆风耳。忆往岁榕城晤梁溪季君蓉洲，言自台令旋省，至大洋中，风绝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镜，视澈波底，有礁石可识；斯言诚然。既暮，就寝。初更风渐作，寐听舷间浪激声

甚厉，而艎中董君呻吟声，若相和不辍。夜半，渡红水沟。

二十二日，平旦，渡黑水沟。台湾海道，惟黑水沟最险。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沟水独黑如墨，势又稍痈[16]，故谓之沟。广约百里，湍流迅驶时觉腥秽袭人。又有红黑间道蛇及两头蛇绕船游泳，舟师以楮镪投之，屏息惴惴，惧或顺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红水沟不甚险，人颇泄视之。然二沟俱在大洋中，风涛鼓荡，而与绿水终古不淆，理亦难明。渡沟良久，闻钲鼓作于舷间，舟师来告："望见澎湖矣。"余登鹢尾高处凭眺，祇觉天际微云，一抹如线，徘徊四顾，天水欲连；一舟荡漾，若纤埃在明镜中。赋诗曰："浩荡孤帆人杳冥，碧空无际漾浮萍；风骇浪千山白，水接遥天一青；回首中原飞野马，扬舲万里指晨星；扶摇乍徙非难事，莫讶庄生语不经。"顷之，视一抹如线者，渐广渐近矣。午刻，至澎湖之马祖澳；相去仅十许丈，以风不顺，帆数辗转不得入澳。比入，已暮。

二十三日，乘三板[17]登岸（三板即脚船也。海舶大，不能近岸，凡欲往来，则乘三板；至欲开行，又拽上大船载之。）。岸高不越丈，浮沙没骭，草木不生；有水师裨将统兵二千人暨一巡检司守之。澎湖凡六十四岛澳，曰：南天屿、草屿、西屿坪、猫屿、布袋澳、八罩山、东屿坪、水埯尾、西吉、花屿、锄头插、马鞍屿、东吉、将军澳、布袋屿、虎井屿、船帆屿、岑鸡屿、猪母落水、桶盘屿、月眉后鼻、西屿头、风柜尾、鸡笼屿、铁线湾、红毛城、四角屿、双头挂、暗澳、案山仔、林投仔、牛心屿、蟳仔湾、天妃澳（有副将衙门）、锁管港（有城）、铳城（有城）、巡检司、小果叶、潭边、蛸仔湾、小池角、龙门港、大果叶、大池角、龟壁港、沙港底、中墩屿、竹篙湾、鼎湾屿、吼门、阳屿、雁靖屿、赤崁仔、小门屿、阴屿、土地公屿、椗钩屿、姑婆屿、鸡善屿、篮饭屿、岛屿、员贝屿、吉贝屿、墨屿，悉断续不相联属，彼此相望，在烟波缥缈间。远者或不可见，近者亦非舟莫即。澳有大小，居民有众

寡，然皆以海为田，以鱼为粮；若需米谷，虽升斗必仰给台郡，以沙碛不堪种植也。

居人临水为室，潮至，辄入人室中，即官署不免。顷之归舟，有罟师鬻鱼者，持巨蟹二枚，赤质白文，厥状甚异，又鲨鱼一尾，重可四五斤，犹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炊。庖人将剖鱼，一小鲨从腹中跃出，剖之，乃更得六头，以投水中，皆游去，始信鲨鱼胎生。申刻出港，泊澳外。舟人驾三板登岸，汲水毕，各谋晚餐。余独坐舷际，时近初更，皎月未上，水波不动，星光满天，与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圆器。身处其中，遂觉宇宙皆空。露坐甚久，不忍就寝，偶成一律："东望扶桑好问津，珠宫璇室俯为邻；波涛静息鱼龙夜，参斗横陈海宇春；似向遥天飘一叶，还从明镜渡纤尘。闲吟抱膝檣乌下，薄露泠然已湿茵。"少间，黑云四布，星光尽掩。忆余友言君右陶言："海上夜不见一物，则击水以视。"一击而水光飞溅，如明珠十斛，倾撒水面，晶光荧荧良久始灭，亦奇观矣！夜半微风徐动，舟师理舵欲发，余始就枕。

二十四日，晨起，视海水自深碧转为淡黑，回望澎湖诸岛犹隐隐可见顷之，渐没入烟云之外，前望台湾诸山已在隐现间；更进，水变为淡蓝，转而为白，而台郡山峦毕陈目前矣。迎岸皆浅沙，沙间多渔舍，时有小艇往来不绝。望鹿耳门，是两岸沙角环合处；门广里许，视之无甚奇险，门内转大。有镇道海防盘诘出人，舟人下椗候验。久之，风大作，鼓浪如潮，盖自渡洋以来所未见。念大洋中不知更作何状，颇为同行未至诸舶危之。既验，又迂回二三十里，至安平城下，复横渡至赤崁城，日已晡矣。盖鹿耳门内浩瀚之势，不异大海；其下实皆浅沙，若深水可行舟处，不过一，而又左右盘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轻人，所以称险。不然，既入鹿耳，斜指东北，不过十里已达赤崁，何必迂回乃尔？会风恶，仍留宿舟中。

二十五日，买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浅，小舟复不进，易牛车，

从浅水中牵挽达岸，诣台邑二尹蒋君所下榻。计自二十一日大旦门出洋以迄台郡，凡越四昼夜。海洋无道里可稽，惟计以更，分昼夜为十更，向谓厦门至台湾，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门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门。风顺则然；否，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尝闻海舶已抵鹿耳门，为东风所逆不得入，而门外铁板沙又不可泊，势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岛澳，又不得不重回厦门，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顺风，寸尺为艰。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蒋君职司出入，有籍可稽，日索阅之，同至者仅得半，余或迟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后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仆在焉。讯其故，曰："风也。"余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独异？"曰："海风无定，亦不一例；常有两舟并行一变而此顺彼逆，祸福攸分，此中似有鬼神司之，遑计迟速乎？"

……

天气四时皆夏，恒苦郁蒸，遇雨成秋，比岁渐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霜霰则无有也。海上飓风时作，然岁有常期；或逾期，或不及期，所爽不过三日，别有风期可考。飓之尤甚者曰台，台无定期，必与大雨同至，必拔木坏垣，飘瓦裂石，久而愈劲；舟虽泊澳，常至鏖粉，海上人甚畏之，惟得雷声即止。占台风者，每视风向反常为戒：如夏月应南而反北，秋冬与春应北而反南（三月二十三日马祖暴后便应南风，白露后至三月皆应北风；惟七月北风多主台），旋必成台，幸其至也渐，人得早避之。又曰：风四面皆至曰台。不知台虽暴，无四方齐至理；譬如北风台，必转而东，东而南，南又转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传遍不止；是四而递至，非四而并至也。飓骤而祸轻，台缓而祸久且烈。又春风畏始，冬风虑终；又六月闻雷则风止，七月闻雷则风至；又非常之风，常在七月。而海中鳞介诸物游翔水面，亦风兆也。此台郡之大略也。为赋竹枝词，以纪其概。

……

暹罗贡使坤匣洲拍纱来谒，列贡舶数以上，具言："船名乌头夹板舵正贡船，长九丈九尺，中度二丈五尺三寸，深一丈五尺四寸，头广八尺，尾广一丈四尺，桅名打马树，大者长七丈五寸，围九尺，次长五丈九尺五寸，围七尺。象船，长八丈二尺四寸，中广一丈八尺，深一丈四尺，头阔四尺八寸，尾阔一丈，大桅长六丈六尺，围五尺五寸，次桅长五丈三尺八寸，围四尺。正船空时食水七尺，装载食水一丈一尺五寸。象船空时食水五尺，装载食水一丈二寸。以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发本国，正船于闰六月二十日抵虎门。象船于六月初十日自广南外暹失风，漂至厦门，九月二十一日始至虎门。"杜臻：《粤闽巡视纪畧》。附引之，俾得其概云。

[注释]

①裨海：小海。《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岛也。于是有裨海环之。"司马贞索隐："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岛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将有裨将，裨是小义也。"王充《论衡·谈天》："《禹贡》九州岛，方今天下九州岛也……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岛之外，更有瀛海。"赵翼《闻官兵屡捷志喜》："兵收裨海蓬瀛岛，星贯穹霄毕昴衝。"

②买山：据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后以"买山"喻贤士的归隐。亦用以形容人的才德之高。戴逵《贻仙城慧命禅师书》："故以才琪买山，德迈同辈；崇峰景行，墙仞悬绝。"范摅《云溪友议》："论者以妄责四皓，而欲买山于浯溪之间，不徒言哉。"

③阴：同于"荫"。

④蠓蜷：蠓，知了。蜷，卷曲。

⑤兜鍪：亦作"兜牟"。古代战士戴的头盔。秦汉以前称胄，后叫兜鍪。《东观汉记·马武传》："（武）身被兜鍪铠甲，持戟奔击。"《新五代史·杂传·李金全》："晏球攻王都于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洪迈《夷坚丙志·牛疫鬼》："（牧童）见壮夫数百辈，皆被五花甲，着红兜鍪，突而

入。”

⑥櫜鞬（gāo jiān）：櫜，收藏弓矢、盔甲的袋子。《左传·昭公元年》：“伍举知其有备也，请垂櫜而入。”杜预注：“櫜，弓衣也。”《礼记·少仪》：“甲若有以前之，则执以将命；无以前之，则袒櫜奉胄。”郑玄注：“櫜，弢铠衣也。”李德裕《寒食日二殿侍宴奉进诗》：“楛矢方来贡，雕弓已载櫜。”鞬，马上盛弓矢的器具。《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杜预注：“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后汉书·西羌传论》：“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李贤注：“鞬，箭服也。”《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便带鞬摄弓上马，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直出。”櫜鞬，藏箭和弓的器具。《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文公）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杨伯峻注：“櫜，音高，盛箭矢之器，鞬，音键，盛弓之物。”康骈《剧谈录·裴度》：“乐和李仆射方为华州刺史，戎服櫜鞬迎于道左。”

⑦子衿：《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后因称学子、生员为“子衿”。沈德符《野获编·科场二·北场口语之多》：“然向来被议者，主试皆南人，举子皆胄监，岂畿辅子衿，皆曾史耶？”

⑧偪仄：狭窄。《东观汉纪·廉范传》：“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偪侧。”陆龟蒙《田舍》：“檐卑欹而立伛偻，户偪侧而行趑趄。”范成大《吴船录》：“缘江负山，偪仄无平地。”

⑨度：同于“渡”。

⑩嶙峋：即“嶙峋”，形容山、石高而尖锐。

⑪筇（qióng）：竹名。可以作杖。戴凯之《竹谱》：“竹之堪杖，莫尚于筇，碾砢不凡，状若人功。”

⑫古浪屿：当指鼓浪屿。

⑬扪（mén）：峡中两岸对峙如门的地方。《诗·大雅·凫鹥》：“凫鹥在亹，公尸来止熏熏。”郑玄笺：“亹之言门也。”《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随城侯赵不虞以校尉三从大将军击匈奴，攻辰吾先登石亹，侯，七百户。”颜师古注：“山绝水曰亹，言门。”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源头落花每流

出，亦有浴凫时在亹。”

⑭艎：亦作“楻”。一种木制大船。常用作渡船。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唯待青江可望，候归艎于春渚？”叶梦得《临江仙》：“竹窗松径里，何处问归艎？”

⑮涯涘（sì）：水边；岸。《庄子·秋水》：“今尔出于涯涘，观于大海。”《西京杂记》：“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盖，照灼涯涘。”沈约《与范述曾论竟陵王赋书》：“夫渺泛沧流，则不识涯涘。”

⑯窳：同于“窐”，下凹；低陷。牟融《理惑论》：“夫转蓬漂而车轮成，窐木流而舟楫设。”元结《抔樽铭序》：“石有窐颠者，因修之以藏酒。”叶适《北斋》：“方嫌树影瘦，复虑地势窐。”

⑰三板：舢板。沿海或江河上用桨划的小木船，作渡客或救护之用。

慕天颜

慕天颜（1624—1696），清甘肃静宁人，字拱极。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浙江钱塘知县。康熙间历任江苏布政使、江宁巡抚，请疏浚吴淞江、刘河等，又请免荒田赋额，皆报可。坐事去官，起为湖广巡抚，终漕运总督。有《抚吴封事》、《楚黔封事》、《督漕封事》。清顺治十八年（1661），实施海禁，白银内流之路受到阻碍，引起社会经济衰退，乃造成所谓的“康熙萧条”。因为中西贸易的实质是互利双赢的，所以国内对海禁也有相当声势的反对意见，《请开海禁疏》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请开海禁疏*

查得户部疏，称需用钱粮甚多。今内外诸臣，有将米豆草束等项价值，题请加增者，有称百姓困苦，题请蠲缓[①]者，有称百姓困苦，条奏赈救者。今江南等处，灾荒又见告矣。倘概议不准，恐民生不遂，有负皇上爱养斯民之至意。若竟从所请，则钱粮愈少，军需不足，岂得不预行筹画。在外督抚，身任地方，知之必悉。如何使百姓不致困苦，以足国用，有益兵饷之处，俱行陈奏等因，具题。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钦此。臣查生财之道，必致其源，而理财之法，当从其大。目前兴师征讨，四出靡宁。虽蜀道渐开，楚江咸顺，而貔貅[②]之众，棋布星陈，资饷甚殷，所在

---

* 〔清〕慕天颜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告急。议节省则事款通裁，几于节无可节矣。议捐输则事例多案，几于捐无可捐矣。然而军马之供亿，每患不敷，度支之经营，尚苦莫措者，良由讲求之术，徒循其末而未深探其本也。盖自庸调之制[3]废，而民力之输纳无复本色之供；自两税之法行，而国用之征求惟以金钱为急。上下相寻，惟乏金之是患也久矣。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者，止有现在之银两。凡官司所支计，商贾所贸市，人民所恃以变通，总不出此。而且消耗者去其一，堙没者去其一，埋藏制造者又去其一。银日用而日亏，别无补益之路。用既亏而愈急，终无生息之期。如是求财之裕，求用之舒，何异塞水之源而望其流之溢也。岂惟舒裕为难，而匮绌[4]之忧，日甚一日，将有不可胜言者矣。由今天下之势，即使岁岁顺成，在在丰稔，犹苦于谷贱伤农，点金无术，何况流亡迭见，灾歉频仍。于此思穷变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开海禁而已矣。盖矿砾之开，事繁而难成，工费不可必。所取有限，所伤必多，其事未可骤论也。惟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入之财。岁有所出，则于我毫无所损，而殖产交易，愈足以鼓艺业之勤。岁有所入，则在我日见其赢，而货贿会通，立可以祛贫寡之患。银两既以充溢，课饷赖为转输。数年之间，富强可以坐致。较之株守故局，议节议捐，其得失轻重，有不啻径庭者矣。然而议此者，必谓海氛未靖，方事剿除。若一通洋，势多扞格[5]。则更请衡今昔事势而言之。按故明海岛诸国，并许朝贡。惟以倭彝[6]犷悍[7]，绝不使通。然而市舶之往来，于彼不废，故有舶商匿货之禁。原以专计泛海之船。行之累朝，深得其利。其后虽有倭患，原非兆于商舶也。再以本朝而言。闽海之余孽未殄，而荷兰琉球等国之贡仍至也。粤地之风帆接闽，而暹罗红毛等国之贡自若也。贡船本外彝所来，犹且无碍。商舶由内地所出，翻谓可虞，又事理之必不然者

矣。犹记顺治六七年间，彼时禁令未设，见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绝迹不见一文。即此之后，岁减若干之利。揆此二十年来，所坐弃之金钱，不可以亿万计，真重可惜也。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凡此庙谟之筹略，岂非见于海利之原可通融，而故弛其禁耶？今所请之开禁，亦即此意扩推之而已。惟是出海之途，各省有一定口，税赋之入，各口有一定之规。诚画一其口岸之处，籍算其人船之数，严禁其违禁之货，察惩其犯令之奸，而督率巡防，并资文武，统之以兼辖，责之以专泛，弹压之以道官，总理之以郡佐。一切给票稽查，抽分报纳诸例，皆俟定议之日，可逐一妥酌举行也。总之，此事诚关重大。今之言者，明知此禁之当开，乃瞻顾而不敢轻言。即言矣，议者亦明知此言之可行，又因循不敢决断。则财终从何裕而用终从何出乎？兹因需饷浩繁，民生困苦，上廑[8]庙堂之忧，更烦院虑之功。再行筹计，展转思维，以为微利轻财，未足以补救。今日必当致财之源，生财之大，舍此开禁一法，更无良图。抑臣更有请者，江南弃沙，虽已复业过半，尚有界外未复之洲。实则在大江口内而不在外洋，迁民失业，更为可悯。今若开禁，并可勘令复归故土，垦种补课，又系生财之一端。而海舶通商，所资在天下之大，百世之远，宁仅江南一隅足饷一时已哉！

[注释]

①蠲（juān）缓：指免征或缓征赋税。《清史稿·宣宗纪一》："蠲缓奉天、宁远等三州厅额赋。"

②貔貅：本指古籍中的两种猛兽。多连用以比喻勇猛的战士。张说《王氏神道碑》："赳赳将军，貔貅绝群。"王实甫《西厢记》："羡威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

③庸调之制：当指开始于唐朝的租庸调制。
④匮绌：缺乏，不足。《明史·宋缮传》："太仓之储，宁红腐不可匮绌，一旦不继，何所措手？"
⑤扞（hàn）格：抵触，格格不入。苏轼《策略五》："器久不用而置诸箧笥，则器与人不相习，是以扞格而难操。"李贽《耿楚倥先生传》："故往来论辩，未有休时，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
⑥倭彝：倭为我国古代对日本人及其国家的称呼。彝：清代因避讳以"彝"代"夷"。故"倭彝"指日本。
⑦犷悍：粗野强悍；凶悍。《晋书·李势载记论》："（巴濮）资剽窃以全生，习犷悍而成俗。"彭乘《墨客挥犀》："盖独象乃众象之最犷悍者，不为群象所容者，故遇之则蹂而害人。"
⑧廑（jǐn）：蒙受，接受。张居正《谢赐玉带疏》："内台赐见，两廑纶绋之温谆；中禁分珍，屡拜饔筐之稠叠。"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清福建侯官人，字少穆，一字元抚。嘉庆十六年进士。授编修。道光间历江苏按察使、东河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所至详究地方情况，对河工利弊、海塘水利，都知其根底。于鸦片盛行，尤痛心疾首，谓“以土易根”，无异于“谋罪害命”。十八年，在湖广厉行禁烟，并上折议禁烟事。次年，以钦差大臣赴广东，限期命外商缴烟，在虎门公开销毁二百三十七万余斤。同时收集翻译外国资料，了解西方情况，编为《四洲志》；又加强防务。授两广总督。鸦片战争失败，被诬革职。文宗即位后，起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太平军，行至广东潮州病卒。著有《林文忠公政书》、《荷戈纪程》、《信及录》、《云左山房诗文钞》等。《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疏》，如题所示，是关于封关禁海事宜向朝廷递交的奏折。封关禁海并非是对于当时我国与外国贸易的禁绝，而是为了抵御外来鸦片等毒品，忠臣林则徐的拳拳爱国怜民之心跃然纸上。文中提出了“刚柔互用”的详尽的对夷策略，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我国从海上出口大黄、茶叶等海外贸易情况。全文论据充分，说理透彻，逻辑严密。《密陈定海夷情片》是关于对于定海夷情的秘密通报，并提出自己“诱擒”之提议，全文脉理清晰，语言简约。

复奏曾望颜条陈[1]封关禁海事宜疏[2]*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本日据曾望颜奏，夷情反复，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以清弊源一折。又另片奏澳夷互市[3]货物，亦请定以限制等语。著林则徐、怡良、关天培，郭□□，并传谕豫堃知之，钦此。臣林则徐臣怡良，谨将钞发原折，细加阅看，并传知臣豫堃，一体领阅。因关各国夷人事务，只宜慎密商办，未便遽[4]事宜扬。复经函约臣关天培臣郭□□，于查阅营伍之便，过省面商。兹已询谋佥同[5]，谨将察看筹议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查原奏以制夷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而禁绝茶叶大黄，有以制伏其命。封关之后，海禁宜严。应饬[6]舟师将海盗剿捕尽绝。又禁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复募善泅之人，使驾火船，乘风纵放，而以舟师继之。能擒夷船，即将货物全数给赏。该夷未有不畏惧求我者。察其果能诚心悔罪，再行奏恳天恩，准其互市。仍将大黄茶叶，毋许逾额多运，以为钳制之法。所论甚切，所筹亦甚周。臣等查粤东二百年来，准令诸夷互市，原系推恩[7]外服[8]，普示怀柔[9]，并非内地赖其食用之资，更非关榷[10]利其抽分之税。况自上冬断绝英夷贸易以来，叠奉谕旨，区区税银，何足计论。大哉谟训[11]，中外同钦。臣等有所秉承，更可遵循办理，绝无所用其瞻顾。即将各外国在粤贸易，一律停止，亦并不难。惟是细察情形，有尚须从长计议者。窃以封关禁海之策，一以绝诸夷之生计，一以杜[12]鸦片之来源。虽若确有把握。然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13]，迥不相同。盖鸦片出产之地，皆在英咭唎国[14]所辖地方。从前例禁宽时，原不

---

* 〔清〕林则徐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止英夷贩烟来粤，即别国夷船，亦多以此为利。而自上年缴清趸船烟土以后，业经奏奉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后别国货船，莫不遵具切结，层层查验，并无夹带鸦片。乃准进口开舱。惟英咭唎货船，聚泊尖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将其驱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英咭唎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15]之，恭顺者亦摈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禀问何辜，臣等即碍难批示。且查英咭唎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咪唎坚[16]及佛兰西[17]尚足与之抗衡。然亦忌且惮之。其它若何兰[18]，大小吕宋[19]，噠[20]国，瑞国，单鹰双鹰，嗤啵啦[21]等国，到粤贸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22]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闲[23]相睽[24]。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觖望[25]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左传》有云：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闲也。我天朝之驭诸夷，固非其比，要亦罚不及众。仍宜示以大公。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即如上冬以来，已不准英夷贸易，而臣等今春查访外洋信息，知其将货物载回夷埠，转将烟土换至粤洋。并闻奸夷口出狂言，谓关以内法度虽严，关以外汪洋无际。通商则受管束，而不能违禁，不通商则不受管束，而正好卖烟。此种贪狡之心，实堪令人发指。是以臣等近日更不得不于各海口倍加严拿[26]。有一日而船烟并获数起者。可见英夷货去烟来之言，转非虚捏[27]。不然，以外洋风浪之恶，而英夷仍不肯尽行开去，果何所图？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则又不能。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28]。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至捕渔者，只许在附近海内，此说虽亦近情。然既许出洋，则风信靡常，远近几难自定，又孰能于洋面而阻之？即使责令水师查禁，而昼伏

则夜动，东拿则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臣林则徐上年刊立章程，责令口岸澳甲[29]，编列船号，责以五船互保，又令于风帆两面，及船身两旁，悉用大字书写姓名，以及里居[30]牌保[31]。惟船数至于无算，至今尚未编完。继又通行沿海县营，如有夷船窜至该辖，无论内洋外洋，均将附近各船，暂禁出口。必俟夷船远遁，始许口内开船。其平时出入渔舟，逐一验查，只许带一日之粮，不得多携食物。若银两洋钱，尤不许随带出口。庶可少除接济购买之弊。至大黄茶叶二物，固属外夷要需。惟臣等历查向来大黄出口，多者不过一千担。缘每人所用无几，随身皆可收存，且尚非必不可无之物。不值为之厉禁。惟茶叶历年所销，自三十余万担至五十余万担不等。现在议立公所，酌中定制，不许各夷逾额多运。即为钳制之方。然第一要义，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漏。若中路封关，操之过蹙[32]，而东西各路，得以偷贩出洋，则正税徒亏，而漏卮[33]依然莫塞。是以制驭之道，惟贵平允不偏，始不至转生他弊。若谓他国买回之后，难保不转卖英夷，此即内地行铺互售尚难家至日见，而况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广收厚积，本有长袖善舞[34]之名。其分卖他夷，以牟余利，乃该夷之惯技。今断绝贸易之后；即使从他夷转售一二，亦已忍垢蒙耻，多吃暗亏。譬如大贾殷商，一旦仅开子店，寄人篱下，已觉难堪。惟操纵有方，备防无懈，则原奏所谓该夷当畏惧而求我者，将于是乎在矣。至于备火船，练乡勇，募善泅之人等事，则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经筹商办理。惟待相机而动。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则夷船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于不能救渴。继而觅诸山麓，随处汲取不穷，则已守不胜守，似毋庸议。总之，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熏莸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诸夷，则有如蹈鹿。若因英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况所杜绝者，惟在鸦片。即原奏亦云，凡有夹带鸦片夷船，无论何国，不准通商。则

不带鸦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其。彼各国夷人，原难保其始终不带。若果查出夹带，应即治以新例。不但绝其经商。如其无之，自不在峻拒之列也。又另片请将澳门西洋贸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则徐先已会同前督臣邓廷桢暨臣豫堃节次商议及之。嗣经核定章程，谕令澳门同知，转饬西洋夷目遵照。即如茶叶一项，每岁连箱，准给五十万斤，仍以三年通融并计，以示酌中之道。其它分条列款，该夷均已遵行。本年正月澳内容留英夷，即暂停西洋贸易。迨其将英夷驱出，仍即准令开关。亦与原奏请议章程，不谋而合。至所请责令澳夷代英夷保结一节，现既不准英夷贸易，自可毋庸置议。

[注释]

①条陈：指分条陈述意见的呈文。

②疏：奏章。《汉书·贾谊传》："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杜甫《秋兴》："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苏洵《史论》："（班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传董仲舒也，议和亲之踈不载焉，见之《匈奴传》。"《明史·杨涟传》："涟遂抗疏劾忠贤，列其二十四大罪。"

③互市：指民族或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后汉书·应劭传》："（鲜卑）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周辉《清波别志》："（蛮、羌）既通中国，互市狞犷，良费羁縻。"

④遽：仓猝；匆忙。刘向《说苑·杂言》："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

⑤佥同：一致赞同。《书·大禹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张敬修等《文忠公行实》："天下事有未发者，密不使闻，佥同乃可决尔。"

⑥饬：整治；整顿。《易·杂卦》："蛊则饬也。"韩康伯注："饬，整治也。"韩愈《扶风郡夫人墓志铭》："有事宾祭，酒食祗饬。"

⑦推恩：广施恩惠；移恩。《孟子·梁惠王上》："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侯之。”

⑧外服：古王畿以外的地方，所谓五服、九服之地。后指京都以外的地区及边远蛮荒之地。与内服相对。《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孔传：“于在外国侯服、甸服、男服、卫服、国伯诸侯之长。”苏轼《乞留刘敞状》：“如敞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为朝廷惜也。”

⑨怀柔：语本《礼记·中庸》：“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以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后因以称笼络安抚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等为“怀柔”。汉贾谊《新书·无蓄》：“怀柔附远，何招而不至？”《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宣导休风，怀柔百越。”叶适《外论一》：“汉起匹夫，亲搏天下，不数年而据秦之故地，此其为仁义道德，足以怀柔其民者何在？”

⑩关榷：指海关。马建忠《巴黎复友人书》：“五曰商务，论法国商政之因革与关榷之税制。”

⑪谟训：亦作“謨训”，即谋略和训诲。《尚书·胤征》：“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孔传：“圣人所谋之教训，为世明证，所以定国安家。”权德舆《唐故尚书兵部郎中杨君文集序》：“协书命于謨训，荐声诗于郊庙。”

⑫杜：堵塞，封闭。《尚书·费誓》：“杜乃擭，敜乃穽。”孔传：“擭，捕兽机槛；当杜塞之。”《文选》张衡《西京赋》：“结罝百里，迄杜蹊塞。”薛综注：“迄，道也；蹊，径也。皆以网杜塞之也。”

⑬揆（kuí）理度势：衡量道理，揣度情势。

⑭英咭唎国：当指英国。

⑮摈：排斥；弃绝。《战国策·赵策二》：“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后汉书·文苑传下·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

⑯咪唎坚：当指美国。

⑰佛兰西：当指法国。

⑱何兰：荷兰。

⑲大小吕宋：古国名。即今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宋元以来，中国商船常到此贸易、明代称之为吕宋。过去华侨去菲律宾者多在吕宋登陆，故以吕宋

为菲律宾之通称。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代，华侨又称西班牙为大吕宋，称菲律宾为小吕宋。《明史·外国传四·吕宋》："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琐里诸国来贡。"

⑳噠：国名。丹麦王国的旧译名。

㉑暎咖啦：当指堪培拉。

㉒絀（chù）：通"诎"，屈缩。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六经·观》："其时赢而事絀。"

㉓闲：防止；限制。《易·家人》："闲有家，悔亡。"高亨注："闲，防也。"刘向《说苑·杂言》："故曰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闲也。"潘尼《乘舆箴》："所以闲其邪僻，而纳诸正道。"

㉔睽：乖离；违背。《庄子·天运》："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成玄英疏："睽，乖离也。"扬雄《法言·重黎》："秦失其猷，罢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刘勰《文心雕龙·声律》："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离句而必睽。"

㉕觖（jué）望：不满；怨望。《史记·荆燕世家》："今嘗陵侯泽，诸刘，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新唐书·叛臣传下·高骈》："骈久觖望，至是大喜，贡赋不绝。"吾丘瑞《运甓记·发兵助温》："闻得苏峻因有功不报，觖望图变。"

㉖严拿：亦作"严挐"，从速捕拿。黄六鸿《福惠全书·刑名·印官亲验》："差老成妥役，立限严拿，并提取凶器。"

㉗虚捏：虚构捏造。孟汉卿《魔合罗》："有小叔叔说玉娘与奸夫同谋，合毒药药杀丈夫，所供是实，并无虚捏。"

㉘谣：民间流传的歌谣或谚语。

㉙澳甲：清代管理沿海船民的一种户口编制。亦指澳甲的甲长。《清史稿·食货志一》："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给照……其内洋小艇，责令澳甲稽查。"

㉚里居：寓所，住址。沈德符《野获编·诸谱·贾实斋宪使》："邑中先辈贾宪使实斋名儒，里居与赵甬江文华少保前后门相通。"和邦额《夜谭随录·某别驾》："详志里居，并书姓氏。"

㉛牌保：户籍板。犹今之户口簿。

㉜蹙：促急；紧迫。《诗·小雅·小明》："曷云其还，政事愈蹙。"毛传："蹙，促也。"郑玄注："何言其还，乃至于政事更益促急。"杜甫《雕赋》："蹙奔蹄而俯临，飞迅翼以遐寓。"

㉝漏卮：亦作"漏巵"。原指底上有孔的酒器。此比喻利权外溢。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

㉞长袖善舞：喻有所凭借，事情容易成功。《韩非子·五蠹》："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郑观应《盛世危言·银行上》："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后多用来形容有财势有手腕的人善于钻营。

密陈定海[①]夷情片*[②]

再臣等因粤洋现有英船，自必常通浙信，是以屡经设法密探定海情形。偶有觅得夷信，译出汉文，知此次领兵攻定海城者，名曰咘嘛啉，其统兵之夷目一人，名曰咖啞义律，系东印度水师提督。所坐夷船最大，名曰麦尔威厘，有炮七十四门。该船进定海港口时，碰于大礁之上，底穿一孔，入水甚深，几于沉没。又有带兵夷官，职分颇大之呵兰咧，被我师打死。现在英逆甚望法海居民，回至该处与之同住。而民人屡招不至。所出章程，亦无人肯信。沿海渔船，悉皆避去。各夷船本系随带鸦片，售作资粮。今已火食无多。转瞬风色将转，均甚愁急等情。是其伎俩之穷，已可概见。臣等窃思粤省民人患其与夷相习，而此时浙省之民转欲其习于夷而后便于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③]无多，又恐风色将转，是正有可乘之机。与其交锷[④]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

---

* 〔清〕林则徐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惟机缄[5]不可泄露。现闻该逆中有唁吐哑一名，伪为定海县官。其人能为华言，更须防其诡计。臣等已具密函，飞致浙江抚臣乌□斟酌办理。第[6]系遥揣情形，未知当否？谨再附片密陈。

[注释]

①定海：位于舟山本岛中南部海滨，现为舟山市政府所在地，是舟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唯一的海岛历史文化名城。

②片：清代奏章的附件。

③火食：伙食，日常饭食。《北齐书·张纂传》："（纂）辄令开门内之，分寄民家，给其火食，多所全济。"《黄绣球》："反将购办的什物变卖，抵充房租火食。"

④交镝（dí）：镝，箭头；箭。《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堕坏名城，销锋镝，钳豪杰，维万世之安。"《文选》潘岳《射雉赋》："彳亍中辍，馥焉中镝。"徐爰注："镝，矢镞也。"韩琦《答孙植太博后园宴射》诗："须臾一镝入鹄心，画鼓连轰尽声喝。"李白《任城县厅壁记》："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交镝，犹交锋。

⑤机缄：犹关键。指事物变化的要紧之处。

⑥第：副词。只是；只。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诗》："素不作诗，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为闲言语耳。"

魏　源

魏源（1794—1857），清湖南邵阳人，字默深，又字默生、汉士。道光二年举人，会试落第，纳赀为内阁中书，二十五年始成进士。熟于国故朝章，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治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与龚自珍齐名。鸦片战争后作《海国图志》，详论海国历史地理，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说。

海国图志叙*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①]，钩稽[②]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③]。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④]人谭[⑤]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⑥]夷长技[⑦]以制夷而作。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⑧]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⑨]焉。古之驭外夷者，谞[⑩]以敌形，形同几席[⑪]；谞以敌情，情同寇雠[⑫]。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

---

* 〔清〕魏源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唯唯否否[13]。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14]。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15]，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16]，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17]也，人心所以违寐而知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昔准噶尔[18]跳踉[19]于康熙、雍正之两朝，而电扫[20]于乾隆之中叶。夷烟流毒，罪万准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时人事，倚伏相乘[21]，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此凡有血气者所家愤俾[22]，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23]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24]，去营窟[25]，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26]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27]，毋画饼[28]，则人材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29]，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30]：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31]是臣。叙《海国图志》。

以守为攻，以守为款[32]，用夷制夷，畴司厥楗，述筹海篇第一。

纵三千年，圜九万里，经之纬之，左图右史，述各国沿革图第二。

夷教夷烟，毋能入界，嗟我属藩，尚堪敌忾[33]，志东南洋海岸各国第三。

吕宋爪哇，屿埒日本，或噬或骁，前车不远，志东南洋各岛第四。

教阅三更，地割五竺，鹊巢鸠居，为震旦毒，述西南洋五印度第五。

维喇与黔，地辽疆阔，役使前驱，畴谏海客，述小西洋利未亚第六。

大秦海西，诸戎所巢，维利维威，实怀泮鸮，述大西洋欧罗巴各国第七。

尾东首西，北尽冰溟，近交远攻，陆战之邻，述北洋俄罗斯国第八。

劲悍英寇，恪拱中原，远交近攻，水战之援，述外大洋弥利坚第九。

人各本天，教纲于圣，离合纷纭，有条不紊，述西洋各国教门表第十。

万里一朔，莫如中华，不联之联，大食欧巴[39]，述中国西洋纪念表第十一。

中历资西，西历异中，民时所授，我握其宗，述中国西历异同表第十二。

兵先地利，岂间遐荒，聚米画沙，战胜庙堂，述国地总论第十三。

虽有地利，不如人和，奇正[40]正奇，力少谋多，述筹夷章条第十四。

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41]方，孰医瞑眩[42]。述夷情备采第十五。

水国恃舟，犹陆恃堞[43]，长技不师，风涛谁聋，述战舰条议第十六。

五行相克，金火斯烈，雷奋地中，攻守一辙。述火器火攻条议第十七。

轨文[44]匪同，货币斯同，神奇利用，盍殚明聪。述器艺货币第十八。

[注释]

①夷语：外文资料。

②钩稽：查考审核。龚自珍《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修书宜略知钩稽法，如四卫拉特，三有姓，独土尔扈特无姓。"

③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创榛"之"创"，即砍、劈之意。榛，丛木。此两

句的意思是铲除杂树野草、开辟道路。

④中土：中国。

⑤谭：同“谈”。《庄子·则阳》：“夫子何不谭我于王？”

⑥师：学习。

⑦长技：先进的科学技术。

⑧悔吝：亦作“悔悋”，灾祸。《易·系辞上》：“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应劭《风俗通·正失·东方朔》：“文帝时政颇遗失，皆所谓悔悋小疵耶。”杜甫《送李校书》：“每愁悔吝作，如觉天地窄。”

⑨相百：百即百倍。枚乘《上书重谏吴王》：“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吴质《答魏太子笺》：“虽年齐萧王，才实百之。”相百，即相差百倍。

⑩谘：咨询；询问。《诗·小雅·皇皇者华》：“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毛传：“咨事为谋。”王安石《汴说》：“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谋有常事。”王韬《〈瀛环志略〉跋》：“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谘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

⑪几席：几和席，为古人凭依、坐卧的器具。《史记·礼书》：“疏房床第几席，所以养体也。”欧阳修《和徐生假山》：“岂如几席间，百态生浓纤。暮云点新翠，孤烟起朝岚。”

⑫寝馈：寝食；吃住。龚自珍《跋宋拓兰亭定武本》：“合以子敬《洛神》，两本并皮并临，终身弗离，王侯可让也，寝馈可废也。”

⑬唯唯（wěi）否否：应答词。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裴骃集解引晋灼曰：“唯唯，谦应也；否否，不通者也。”钱钟书《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五八》：“盖不欲径‘否’其说，姑以‘唯’先之，聊减峻拒之语气。”后因以“唯唯否否”形容虚与委蛇，佯应而不置可否。

⑭莠民：恶人。

⑮《云汉》为《诗经·大雅》中篇名。《车攻》为《诗经·小雅》中篇名。《常武》为《诗经·大雅》中篇名。《江汉》为《诗经·大雅》中篇名。前两诗赞美周宣王治理内政，后两诗赞美周宣王讨伐外寇。作者借此说明要先修内政，再御外敌。

⑯卦爻内外：《易经·系辞》说“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爻是构成卦的基本符号，爻象变化，可测吉凶。消息：变化。

⑰倾否而之泰：世运由不顺转入亨通。

⑱准噶尔：清代卫拉特的蒙古四部之一，以伊犁为中心，游牧于天山南北。

⑲跳踉：亦作“跳梁”。犹跳跃。《庄子·逍遥游》：“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成玄英疏：“跳梁，犹走掷也。”《汉书·游侠传·陈遵》：“始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置酒谒诎，遵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淮南子·精神训》：“是养形之人也。”高诱注：“若此养形之人，导引其神，屈伸跳踉，是非真人之道也。”此引申为叛乱。

⑳电扫：像闪电划过。比喻迅速消逝。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宫柳咸阳草。”吴潜《满江红·寄赵文仲南仲领淮东帅宪》：“比君家兄弟，可能豪杰。草木声名如电扫，毡裘心胆闻风折。”

㉑倚伏相乘：倚伏，《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相乘，互相依托转化。

㉒愤悱：愤慨，怨恨。《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中》：“卢文纪等见其奏不悦，班行亦多愤悱。”沈德符《野获编·佞幸·教坊官一品服》：“司马子长云‘主上以倡优畜之’，此非诚言，乃愤悱之词也。”

㉓讲画：议论，谋画。

㉔养痈：比喻姑息坏人坏事。

㉕营窟：比喻经营藏身避患之地。温庭筠《病中书怀呈友人》：“处已将营窟，论心若合符。”明吴骐《感时书事寄计子山陆孝曾》：“营窟谋初遂，凭城气转扬。”

㉖程：衡量；品评。《商君书·战法》：“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颜师古注：“程，谓量计之也。”

㉗冯河：徒步涉水渡河。引申为有勇无谋、冒险行动。《易·泰》：“用冯河，不遐遗。”孔颖达疏：“无舟渡水，冯陵于河，是顽愚之人。”《诗·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毛传：“冯，陵也。徒涉曰冯河，徒搏曰暴虎。”

㉘画饼：画成的饼。比喻徒有虚名无补实用的人和物。白居易《每见吕南二郎中新文辄窃有所叹惜因成长句以咏所怀》：“望梅阁老无妨渴，画饼尚书不

救饥。”李商隐《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官衔同画饼，面貌乏凝脂。”
㉙昌：明，光明。《说文·日部》：“昌，一曰日光也。《诗》曰：‘东方昌矣。’”今本《诗·齐风·鸡鸣》作“东方明矣”。
㉚传曰：指韩愈《琴操十首·越裳操》。
㉛越裳：古南海国名。
㉜款：交好。徐陵《答李颙之书》：“忘年之款，昔有张裴；邻国之交，非无婴札。”王熊《奉别张岳州说》：“不期交淡水，暂得款忘年。”
㉝敌忾：抵抗所愤恨的敌人。
㉞大食欧巴：大食、欧巴均为古代海外地名。
㉟奇正：古时兵法术语。古代作战以对阵交锋为正，设伏掩袭等为奇。《孙子·势》：“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势》：“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李筌注：“邀截掩袭，万途之势，不可穷尽也。”张预注：“战陈之势，止于奇正一事而已。及其变而用之，则万途千辙，乌可穷尽也。”《旧唐书·突厥传上》：“臣少慕文俗，不习军旅，奇正之术，多媿前良。”
㊱奚：疑问词。犹何，何处，什么地方。《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
㊲瞑眩：泛指头晕目眩。《说郛》引宋无名氏《致虚杂俎》：“西域有兽如犬，含水噀马目，则马瞑眩欲死。”
㊳堞（dié）：城上呈齿形的矮墙，也称女墙。《左传·襄公六年》：“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文选》左思《魏都赋》：“于是崇墉浚洫，婴堞带涘。”李善注：“堞，城上女墙也。”
㊴轨文：《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以“轨文”指国家体制法度。

筹　海　篇（上）*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

---

* 〔清〕魏源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今请先言守。

今议防堵者，莫不曰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不知此适得其反也。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夷艘所长者，外洋乎？内河乎？吾之所御贼者，不过二端。一曰炮击，一曰火攻。夷之兵船大者长十丈，阔数丈，联以坚木，浇以厚铅，旁列大炮二层。我炮若仅中其舷旁，则船在大洋，乘水力活，不过退却摇荡，不破不沉。必中其桅与头鼻，方不能行驶。即有火轮舟牵往别港，连夜修治，惟中其火药舱，始轰发翻沉。绝壁无泅底凿沉之说。其难一。若以火舟出洋焚之，则底质坚厚，焚不能燃，必以火箭喷筒，焚其帆索，油薪火药，轰其柁尾头鼻。而夷船桅斗上，常有夷兵镜远瞭望。我火舟未至，早已弃碇驶避。其难二。夷船三五为帮，分泊深洋，四面棋布，并非连樯排列。我火船攻其一船，则各船之炮皆可环击，并分遣杉船小舟救援。纵使晦夜乘潮，能突伤其一二艘，终不能使之大创。而我海岸绵长，处处防其闯突。贼逸我劳，贼合我分。其难三。海战在乘上风。如使风潮皆顺，则即雇闽广之大梭船，大米艇，外裹糖包，亦可得胜。郑成功之破荷兰，明汪鋐佛郎机，皆偶乘风潮，出其不意。若久与交战，则海洋极寥阔，夷船善驾驶，往往转下风为上风。我舟即不能敌。即水勇水雷，亦止能泅攻内河淡水，不能泅伏咸洋。其难四。观于安南两次创夷，片帆不返，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则知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贼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我止御上游一面，先择浅狭要隘，沉舟绠筏，以遏其前，沙垣大炮，以守其侧。再备下游桩筏，以断其后，而后乘风潮，选水

勇，或驾火舟，首尾而攻之，或仿粤中所造西洋水雷，黑夜泅送船底，出其不意，一举而轰裂之。夷船尚能如大洋之随意驶避，互相救应乎？倘夷分兵登陆，绕我后路，则预掘暗沟以截其前，层伏地雷，以夺其魄。夷船尚能纵横进退自如乎？两岸兵炮，水陆夹攻，夷炮不能透垣，我炮可以及船。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夷船工自救不暇，尚能回炮攻我乎？即使向下游沉筏之地，豕突冲窜，而稽留片时之间，我火箭喷筒，已烬其帆，火罐火斗，已伤其人。水勇已登其舱，岸上步兵，又扛炮以攻其后。乘上风，纵毒烟，播沙灰，以眯其目，有不聚而歼旃者乎？是口门以内守急而战缓，守正而战奇，口门以外，则战守俱难为力。一要既操，四难俱释矣。或曰：门户失守，则民心惊惶，纵贼入庭，则必干罪戾。倘贼方入口，即分夷兵登岸，夹攻我后，或进攻我城，则如之何？曰：所谓诱贼入内河者，谓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阱以待虎，设罾[1]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而后纵其入险，非开门延盗之谓也。奏明兵机，以纵为擒，何失守之有？贼虽入口，尚未至我所扼守之地，何惊惶之有。然海口全无一兵，尚恐贼疑，未敢长驱深入。必兼以废炮羸师，佯与相持，而后弃走，引入死地。即如粤之三元里，非内地乎？若非夷登岸肆扰，安能成围酋截敌之举。松江府城非内河乎？尤提军于上海失守之后，整兵二千，以待夷船驶入，放炮相持，二日而退。使先备火攻，塞去路，安在不可奏安南殄灭之功？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者，非徒据口拒守，敌不能入之谓。谓其口内四路，可以设伏，口门要害，可截其走。寇能入而不能出也。自用以来，寇入粤东珠江者一，入宁波甬江者一，入黄浦松江者一。皆惟全力拒口外，而堂奥[2]门庭，荡然无备。及门庭一失，而腹地皆溃。使舍守口外之力，以守内河，守口外兵六七千者，守口内。兵不过三千，得以其余为犄角奇伏之用。猾贼知兵，必不肯入。如果深入送死，一处受创，处处戒心，断不敢东闯西突，而长江高枕矣。何至鲸驶石头之矶，

霆震金焦之下哉！故曰：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

[注释]

①罾（zēng）：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鱼网，形似伞。《楚辞·九歌·湘夫人》："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王逸注："罾，鱼网也。"曾瑞《哨遍·村居》："樵夫叉了柴，渔翁扳了罾。"

②堂奥：厅堂和内室。奥，室的西南隅。洪迈《夷坚丙志·九圣奇鬼》："明夜十六人复集，自设供张，变堂奥为广庭。"

筹　海　篇（下）*

或曰：专守内河，诚可制夷艘之横突，而不能制夷炮之猛烈。则我兵犹慑虚声，夺锐气，其若之何？曰：大炮者，水战之用，非陆战之用也。即水战亦我师击沉敌舟之用，非敌舟击伤我兵之用也。且沉舟亦攻海面远舟之用，非内河近岸近舟之用也，西北平原大碛[①]，陆战用炮，必先立战车，以制敌骑，然后驾炮于车以破敌阵。东南江滨海澨[②]，夷若以轮船推炮上岸，则有滩涂沮洳[③]之险，有塘陡岸陡之险，有港汊横纵之险，大船不能近岸，小船不能载大炮。故自用兵以来，夷兵之伤我者，皆以鸟枪火箭，从无携炮岸战之事。惟我兵之扛炮扛铳，则跋涉奔驰，所至可用，且较彼鸟枪火箭，更远更烈。其可无惧者一。若夷从船上开炮，则无论数千斤之炮，数十斤之弹，遇沙即止。而我兵得于沙垣中炮击其舟。故厦门、定海、宝山屡为我炮击破夷船，而厦门、定海之上城，宝山之

* 〔清〕魏源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土塘，皆未尝为炮破。即镇海镇江之城墙，亦未尝为炮破。松江夷船开炮两日，我兵列阵城外，伏而避之，炮过后起，毕竟未伤一人。其破城者，皆小舟渡贼登岸，攻我背后。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则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但使近塘近城之地，兼伏地雷，则我炮可伤夷，夷炮不能伤我，其可无惧者二。夷船在大洋去岸数里，枪箭所不能及。故非数千斤大炮不能遥击。闯入内河，则舟岸相去不过半里数丈，而我之扛炮必可及半里，火箭喷筒可及十数丈。但沿岸先筑土垣，则我之火箭可及夷，夷炮不能及我，其可无惧者三。或谓内河上游要隘，我可预沉舟筏筑炮城备兵勇，其下游纵敌人隘之处，预设之，则敌疑不前，不备之，则仓卒无及。不知惟大炮笨重难运，至桩木筏材，可伏近村，囊沙涂泥，散乱堆野。敌一望无可疑。俟敌舟已过之后，分遣兵勇，一面远筏下桩，一面垒沙成垣，顷刻可就。而我扛炮之兵，亦顷刻可集。不持大炮而用扛炮，出奇设伏，其利无穷。可无惧者四。然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虽攻粤城时所放飞炮火箭，非堕空地，则飘池塘，以隔城而不能有准，而厦门则以飞炮而众溃，宝山则又以飞炮而众溃。惟时内河水势深浅，不能一律。即使夷船冒险驶入，必须时时测量，以防浅搁。断不能数十艘一齐拥进。其飞炮能及垣内者，不过逼近塘岸之数艘。急用大炮扛炮注攻其火药之舱，拉篷索扶头鼻之人，是为急策。更有预备之策，先于土垣内横挖浅田，铺砖贮水。我兵可以往来，飞炮火箭，堕水即熄。或为斜坡，前高后低，使飞炮转落深坑。此须预先历试，不可临时侥幸。由此观之，夷之长技曰飞炮，我之长技曰扛炮。扛炮又不如扛铳。若能讲求益精，于轻炮中藏用炸弹，则且兼有飞炮之长。诚能出奇设伏，则多造大炮，不如多造扛炮。轻炮铸制易，演练易，运负易，挟攻追剿易，横放直透，可伤数十人，可及百余丈，视笨重不灵之大炮，得力十倍。乃张夷者

竞曰：夷炮之利，御夷者亦曰：铸大炮之利。曾不问所施何地。试问用兵以来，定海总兵以扛炮连战数日，歼夷千计，而大炮则击破一舟之外，无他效也。大宝山以扛铳三十，击死夷兵四百，而招宝山所列大炮，不曾一用。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华灵动不下西洋，而郊安在也？其后沙角大角之战，陈连升以地雷扛铳击死夷兵三四百，而鹿门左右，皆购列西洋夷炮二百余，未闻足以拒敌，而适以资敌也。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事，不过只藉兵而资寇。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

[注释]

①碛（qì）：沙漠。《北史·魏纪一·道武帝》："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破之于大碛南商山下。"《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四年》："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军已度碛，大惧，请降。"胡三省注："流沙亦谓之碛。"

②海澨（shì）：海滨。陆游《书叹》："伏枥天涯老，吞舟海澨横。"

③沮洳：指低湿。左思《魏都赋》："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薮石留而芜秽。"《新唐书·韩全义传》："遇贼广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疠。"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二月初四日》："昔城中沮洳之地颇多积水，自营此沟，而民不苦卑湿，秽气亦有所泄，始少疾病。"

严如煜

严如煜，清著名学者。溆浦人。字乐园。少聪敏，潜心经世之学。对地理、兵法、天文等均有精深研究。嘉庆五年（1800 年），举孝廉方正，入京赴试，补陕西洵阳知县。后加知州、知府衔。嘉庆十四年（1809 年）授汉中知府。道光三年（1823 年），加按察使衔。道光五年（1825 年），迁贵州按察使。著有《三省边防备览》十四卷，《苗防备览》二十二卷等。《洋防辑要序》为《洋防辑要》之序言，阐述了自己撰写该书的用意所在。本文向我们展示了清朝海防辑要的情形及历史。

洋防辑要序*

自昔谈海防，以御外洋堵海口为要策。我国家于崇明、舟山、玉环、海坛、金门、澎湖、南澳、碙洲，岛屿深阻之处，皆特设镇将。而台湾在澎湖外，距海岸水程千里，鸡笼凤山，隶我版图，设官莅长，人物繁昌，屹然为海外巨镇，声威雄壮，杜岛夷之窥伺矣。口岸则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登莱，江南之狼山，浙江之黄岩温州，福建之福宁、厦门、漳州，广东之潮州、碣石、虎门、高廉、琼州，各设专阃[①]，分布重兵。而天津以畿辅[②]要地，旧制已设陆营。近又增以水师。松江当刘河吴淞川沙要口，宁波当杭绍定海象山要口，泉州当金门厦门要口，惠州密迩碣石虎门，特驻军门，就

---

* 〔清〕严如煜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近统领防御，营城泛堡，炮台烟墩，星罗棋布，口岸之绸缪密矣。至于择将弁，练兵卒，整备船只器械，断接济，严透漏，禁奸徒出入，哨巡岸稽，著为令甲，罔不严密整齐。沿海人民，农桑弦诵[3]，二百年来，晏然无七鼪警[4]。未不知前代之失，无由知国家之所以为得也。明自嘉靖以降，陵夷不可言矣。当信国公沿海设立卫所之初，弃昌国浯屿澎湖南澳各要不守，论者已有撤我藩篱，贻寇巢窟之憾。迨后纪纲日弛，卫所虚存，内地奸民勾结倭夷，乘间发难。东南滨海数千里，生灵涂炭。一时名臣宿将，群策群力，经营十数年。会倭饮思归，直海受铜，吴越烽烟浸息。而闽广洋患旋扑旋生[5]，蔓延而不已。失要则乱，讵不信与！嘉靖用兵时，唐顺之、茅坤、谭纶、胡世宁诸名人，身在行间，目击失事之端委，屡条防堵之机宜。其它吴越先哲，就所见闻，存之记载，皆得失之林也。顾宁人景范两先生，当胜国末造，袖洋患为切肤灾，蒿目时艰[6]，忧深虑远，而生长吴越文献之邦，野史家集，郡邑志乘，足以供其采择考订。景范之学，长于兴地，宁人之识，兼通方略。其怃叹而发之议论，往往一篇中三致意焉。较之诸家尤精而切。予往佐那制军筹办广东洋匪于海防形势，略悉一二。守郡无事，乃取缘海山川险要，辑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疆舆地，并次其兵防军政兵事，他如水战之临机决胜，出洋之风信潮候，船筏帆橹临敌之火器弓弩，皆洋防之要，以次辑焉。元明之卫所，运道盐政，外夷市贡，虽得失参半，亦莫非当年要务。辑之以备参稽。成书二十四卷，名曰《洋防辑要》。览此者，知胜国疏于防制，因以启衅召侮。诸君所太息为未能举行者，至圣朝而措置罔遗也。书曰：鉴于成宪，其罔有愆。有封疆之责者，尚留意哉！

[注释]

①阃（kǔn）：门槛。《文选·扬雄〈甘泉赋〉》："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李善注引郑玄《礼记注》"阃，门限也。"

②畿辅：京都附近的地方。畿，京畿；辅，三辅。《南齐书·王融传》："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周密《齐东野语·景定彗星》："戚畹嬖幸，遍居畿辅，借应奉之名，肆诛剥之虐。"

③弦诵：弦歌诵读。《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郑玄注："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孔颖达疏："诵谓歌乐者，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弦谓以丝播诗者，谓以琴瑟播彼诗之音节，诗音则乐章也。"后亦以称诗礼教化或学校教育。

④无七鬯（chàng）警：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香酒，以郁金香合黑黍酿成。《礼记·曲礼下》："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孔颖达疏："天子鬯者，酿黑黍为酒，其气芬芳调畅，故因谓为'鬯'也。"七鬯，借指宗庙祭祀。清刘岩《赠人》诗："七鬯苟不堕，何妨惊百里。"熟语有"七鬯不惊"或"七鬯无惊"，均谓形容法纪严明，无所惊扰。此当为同义。

⑤旋扑旋生：扑灭后又随即产生出来。

⑥蒿目时艰：蒿目，极目远望；时艰，艰难的时局。形容对时局忧虑不安。语本《庄子·骈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冯桂芬《〈梵隐堂诗存〉序》："洎为和尚，袖手局外，蒿目时艰，一腔抑塞幽愤之气，无所发纾，不觉见之于诗。"

沈葆桢

沈葆桢（1820—1879），清福建侯官人，字幼丹，一字翰宇。林则徐婿。道光二十七年进士。迁御史。咸丰间，任江西广信知府，曾坚守城池御太平军。后擢江西巡抚。同治间，任福建船政大臣，接办福州船政局。同治末，日本侵略台湾时，任钦差大臣，办理海防。曾主持开采基隆煤矿。光绪初，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筹建近代海军扩充南洋水师。有《沈文肃公政书》。《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概情形疏》为沈葆桢释服视事后，奏报察看福州海口及船坞大概情形所撰。

察看福州海口船坞大概情形疏*

窃臣于六月十七日，驰赴马尾莅事，业经奏明在案。随接见在事员绅，咨询一切，并驾轮船，周览上下形势，知马尾一区，上抵省垣南台水程四十里，下抵五虎门海口水程八十里有奇。自五虎门而上，黄埔壶江、双龟、金牌、馆头、亭头、闽安，皆形势之区，而金牌为最要。自闽安而上，洋屿、罗星塔、乌龙江、林浦皆形势之区，而罗星塔为最要。马尾地隶闽县，踞罗星塔之上流，三江交汇。中间港汊，旁通长乐、福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当候潮盛涨，海门以上岛屿，皆浮潮归，而后州渚礁沙，紫回毕露。所以数十年来，外国轮船夹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

* 〔清〕沈葆桢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达省城。道光末年，地方大吏，筹备海防，但载石凿舟，以塞林浦上流，竟割重重天险而弃之。臣询之海滨土人，至今犹共以为非策也。船坞在马尾山麓，地曰中岐，但就其一方地势而言，大江在前，迤南而下，群峰西拱，状若匡床。中间坦处，旧本村田。去年购买归官，始圈为船坞。计地周围四百五十丈有奇。客冬以来，招集民夫，洼者平之，低者垒之。虑田土之积弱难胜也，沿坞密钉木桩以固之，虑海潮溪泛之不时骤至也，沿坞各增五尺以防之。坞外三面，环以深濠。既藉通运载之船，亦可泻积淤之水。坞内滨江者为船槽，若铁厂，轮厂，机器之厂，斩木之厂，架木之栈房，皆参列其后。余尚有从前未经商定之件，宜俟洋将到闽，续行分别筹商措置。坞外之东迤北，为臣及办事各员绅公所。外列外国匠房三十间，周以砖垣，如鳞之次。外国匠房之左，为法国学堂后缀生徒下处三十间，其制略如匠房之式。又左为英国学堂，其生徒下处同之。下近江浒，则煤厂在焉。上倚山麓，则中国匠房在焉。循麓再上，山之左肋，可以眺远。臣饬前驻楚军五百人，因地筑垒。不特可揽船厂全局。沿江上下数十里风帆沙鸟，如在几前。稍下，则督监日意格所居也。在臣公所之右者，有外国医生寓楼，匠首寓楼。其与日意格山楼对峙者，则副监督德克碑之屋。下为官道。将抵江岸，划为官街，以便民间贸易。一切土木，或已经完工，或已有三四分至八九分不等。辰下畚锸[①]雨集[②]，斤斧[③]云从[④]，计日课功，屈指可数。此船坞内外之大概情形也。臣又惟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因于六月十九日，就马尾甄别法学艺童随及英学艺童。既因其勤惰，分别升降，复定章程，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以明义理。其续招人局者，先扃门考校，择其文理明通，尤择其资质纯厚者，以待叙补。盖欲习技艺，不能不藉聪明之士。而天下往往愚鲁者，尚循规矩，聪明之士，非范以中正，必易入奇衺[⑤]。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

险薄之子，必无持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法等事，安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采办一节，似易实难。不患美材之难求，而患人心之苟且。向来官场气习，以浮冒搪塞为能。船政之兴，尤视为利薮。去年以来，承办铜铁木料煤炭者，非无其人。然用商贾有时扰累之弊甚于官司，用官司有时侵渔之端甚于商贾。训至劣幕奸胥，交通市侩，鬼蜮丛生。是以民间置货，尚有精良。一属公家，便多赝鼎。明知国帑[6]之当重，竟敢于糜[7]国帑。明知要工之不可误，竟敢于误要工，言之实堪痛恨！臣迩又闻向来外国船材煤炭，多运自缅甸、暹罗。现虽遣员先于近处采干搜岩，他日恐仍不免取材荒裔[8]。重洋辽迥[9]，更防不胜防。任非其人，糜费虽多，仍归无用。拟乘此发令之初，明罚敕法，以警其余。人心畏法而后弊窦可除，良材毕至也。至船厂之兴，故须收罗工匠。轮船下水，则舵工水勇，缺一不行。非徒习惯风涛，尤须熟精枪炮。盖国家之创造轮船，譬诸千金买骏。倘冲锋陷阵，不持寸铁，虽有千里之马，安足成功！现在洋匠尚未至闽，船成尚需时日。拟先调闽中旧撤炮船十只，添练水勇二三百名。未成船以前，藉以巡缉近洋，成船以后，即可擐甲登舟，驾轻就熟。此臣近日考校学堂，分饬采办，及招募水勇之情形也。至制造工程，俟日意格等分载工匠轮机到厂后，再行具奏。除绘图咨呈军机处总理衙门外，理合先将大概情形，谨会同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臣左宗棠、福州将军臣英桂、闽浙总督臣吴棠、福建巡抚臣李福泰，恭摺由驿，具奏以闻。

[注释]

①畚锸：畚，盛土器；锸，起土器。泛指挖运泥土的用具。亦借指土建之事。《晋书·束晳传》："以其云雨生于畚锸，多稼生于决泄。"《晋书·石季龙载记论》："穷骄极侈，劳役繁兴，畚锸相寻，干戈不息。"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下》："（王哲）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书其上，曰

‘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于奋锸，自磨朱，深若石脉。”范仲淹《送河东提刑张太傅》：“呼兵就奋插，悦使咸忻忻。”

②雨集：如雨一样密集。极言其多。朱弁《曲洧旧闻》：“少游读之，泪涕雨集。”

③斤斧：指兵器。孙光宪《北梦琐言》：“宣宗索赵嘏诗，其卷首有《题秦皇诗》，其略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

④云从：语出《诗·齐风·敝笱》：“齐子归止，其从如云。”后用“云从”比喻随从之盛。颜延之《又释何衡阳〈达性论〉》：“连国云从，宏论风行。”刘过《沁园春·御阅还上郭殿帅》：“拥貂蝉争出，千官鳞集，貔貅不断，万骑云从。”

⑤袤：长。一般指纵长。《墨子·杂守》：“三十步一弩庐，庐广十尺，袤丈二尺。”《文选》张衡《西京赋》：“于是量径轮，考广袤。”李善注引《说文》：“南北曰袤，东西曰广。”

⑥国帑（tǎng）：国家的公款。文瑩《玉壶清话》：“况国帑、重兵、宗庙、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轻动也。”

⑦糜：浪费。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和剂药局》：“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

⑧荒裔：指边远地区。班固《封燕然山铭》：“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陈子昂《为程处弼辞放流表》：“长辞阙庭，永没荒裔。”沈德符《野获编·宫闱·孝烈祔庙》：“当时批鳞诸臣死者无算，即幸存亦流落荒裔。”

⑨辽迴：亦作“辽迥”。遥远。潘岳《西征赋》：“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辽迴。”酈道元《水经注·大辽水》：“盖燕齐辽迴，侨分所在。”何逊《暮秋答朱记室》：“寸阴坐销铄，千里长辽迥。”一本作“辽迴”。王禹偁《月波楼》：“吹箫事辽迥，仙迹难寻求。”

裴荫森

裴荫森（1823—1895），字樾岑，阜宁县周门（今属芦蒲乡）人。船舶专家。清咸丰十年（1860年）应试进士时，正值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未及礼闱发榜乃返故里。同治二年（1863年），裴参加补行殿试，以第二甲赐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同治四年（1865年），援例为道员，分省湖南，旋又奉檄到江南驻守，巡视皖、豫、冀军情。同治五年（1866年），奉调湖南督办团防。光绪五年（1879年），任衡永郴桂兵备道。光绪七年（1881年），任辰永沅靖兵备道。湖南边境多为苗族聚居，因官吏横征暴敛，致使“苗乱”频生。裴采用“安边惩贪”之策，苗民诚服，政声远扬。光绪九年（1883年），擢升福建按察使。十年（1884年）冬，受命福建船政大臣，会同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合疏上奏，疏称：“欧洲大局，已成连横之势，中国若再拘成见，日益可危，除制炮造船，教将练兵外，别无自强之道。”要求拨款试造数艘双轨钢甲兵船，以加强海防实力，同时制定船政章程，整顿福州船政学堂，选派留学生出洋留学，培养技术人才。

裴任船政大臣五年，疏奏有关军国大计达数十次，《请拨款制船疏》、《购置练船疏》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体现了作者为船政事业尽责尽力。他先后填塞林浦、梅花等港，重建马尾船厂，设立鱼雷厂，建筑石底船坞一座，增设护厂炮台三座，建成横海、镜清、寰泰快船三艘，及广甲、广乙、广丙、广丁兵船四艘。还建成平远双机钢甲一艘，试造新式双机钢甲一艘，为海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福建船政改隶海军衙门，停止军舰制造。同年，清廷补授裴荫森为光禄寺卿。裴荫森痛感“功败

垂成”，忧闷成疾，告病还乡。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十一月，裴荫森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请拨款制船疏*

窃查同治十三年，倭兵扰台，前总理船政臣沈葆桢叠次商办铁甲兵船。在事官绅，有婉辞讽止者，有直言驳辩者。而沈葆桢与洋将之言曰：有铁甲而兵轮乃得用其长，无铁甲而兵轮终恐失所恃。议者谓其虑患之深，不遽信其谋兵之善也。迨上年法人犯顺[①]，各处新报开列法国兵船，综计不足三十号，而差遣转运各船，亦充其数。至七等炮船，不过与福胜、建胜等船争猛，上等兵船，不过与南琛、南瑞等船争快，徒以二三铁甲，纵横闽浙洋面。马江之役，七船同沉，石浦之役，五船俱退。虽管船者不得其人，而虚声所播，士胆先靡[②]，要皆无铁甲而兵轮失所恃之明证也。然则，惩前毖后之计，整顿海军，必须造办铁甲，时势所趋，无庸再决者矣。查有船政出洋学生同知[③]衔魏瀚，参将衔游击陈兆翱，都司郑清濂等，在洋肄业，时逾七年。曾经委令监造德国铁甲兵船，阅历颇深。据称法国于光绪十一年创造双机钢甲兵船，名柯赛德士，迪克士，飞礼则唐等三船，计船身长中尺十七丈三尺九寸，船腰阔四丈，船旁钢甲厚八寸，舱面钢厚二寸，每时可行中国海道八十里，配用新式康邦卧机，计算实马力一千七百匹。较北洋德国订造之定远铁甲船身较小，与济远铁甲马力稍轻，而驾驶较易，费用较减。除炮位鱼雷电灯另购外，每船工料估银须四十万两。两船并造，须二十八月可成，三船同造，三十六月即竣。闽省若得有此等兵甲船

---

* 〔清〕裴荫森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三数号，炮船快船，得所护卫，胆壮则气扬，法船断不敢轻率启衅。兹禀由提调道员周懋琦绘图转禀请示，并据试造双机钢甲。以魏瀚、郑清濂、吴德章监造船身，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监造船机，确有把握。如果虚糜工费，甘与该学生等一同科罪等语。臣等复查疆臣议办铁甲，十有余年。或因吃水动逾二丈三四尺，中国海口较浅，出入不能自如。所可虑者一。闽粤等省船坞过小，修理不能胜载，所可虑者二。船身滞重，转掉未灵，管驾不能如法，所可虑者三。该道员周懋琦等所呈总分船图，据开全船墩载一千八百墩，吃水止深一丈二尺二寸，沿海各口均可驶行，则出入不难矣。船政前为南洋承办开济等项快船，实马力二千四百匹，本勘定附厂红山山麓，另造砌石大坞，预备修理南北洋快兵船铁甲船之用。核估工料，需银一十万两，三四月可以工竣。现将次第造办。则修理不难矣。三届出洋学生，另请案加展年限。每年在外国兵船阅历，须扣足六个月为期。船政又另购夹板，复设练船，为出洋训练学生水手之用。则管驾亦不难矣。自来兵家有恃乃可无恐，先声足以夺人。南北洋筹办水师，颇费财力。援闽之师，久而不出。出则迟回观望，畏葸不前[1]。法人得窥其微，遂乃截商阻漕，以欺中国。铁甲未成，兵船无进，不敢轻于尝试，得以大肆要求。幸而谅山复为我克，台澎不能安踞，孤拔又伏冥诛，饷绌民哗，暂时就范。然而法人岂能一日忘台澎耶？该道员久官闽台，该学生等籍地福省，均无希图名利之心。只以马江死事诸人，非其亲故，即为乡邻。以报仇雪愤之心，寄于监作考工之事。其成效必有可观。至所需制船经费一百二十余万两，或在洋关酌拨，抑或另筹协济，现虽经费异常支绌，然必需之款，臣等不敢稍有畏难。应俟奉旨后，臣昌浚等随时妥筹办理。所有船政试造双机铁甲兵船缘由，理合会同驰奏。抑臣等更有请者。欧洲大局已成连横之势，中国若再拘于成见，情形岌岌可危。除制炮造船，教将练兵，别无自强之道。然不开矿炼铁，购机造炉，事事购自外洋，财源溢出，军火之费，较之洋药漏

卮，尤为繁巨。臣宗棠日前拓增船炮大厂一疏。仍求宸衷[5]独断，天下幸甚！此摺系臣荫森主稿，臣宗棠、臣图善、臣昌浚、臣兆栋会商，意见相同。谨恭摺附轮船到沪，交上海县由驿五百里驰陈。

[注释]

①犯顺：叛乱。《晋书·甘卓传论》："甘卓伐暴宁乱，庸绩克宣，作镇扞城，威略具举。及凶渠犯顺，志在勤王。"

②靡：衰弱，不振。《史记·太史公自序》："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逮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③同知：官名。称副职。宋代中央有同知阁门事、同知枢密院事，府州军亦有同知府事、同知州军事。元明因之。清代唯府州及盐运使置同知，府同知即以同知为官称，州同知称州同，盐同知称盐同。

④畏葸不前：畏惧胆怯，不敢前进。

⑤宸衷：帝王的心意。沈约《瑞石像铭》："泛彼辽碣，瑞我国东，有符皇德，乃眷宸衷，就言鹭室，栖诚梵宫。"《旧唐书·杨发传》："礼之疑者，决在宸衷。"

舟山网上方志馆

购置练船[1]疏*

窃查泰西水师章程：凡习驾驶者，先由学堂肄业数年，于天文罗经测量算法精具根柢，大约年十八九岁以后，派入练船，周涉海洋，阅历风沙，演试炮弹，严定年限，按时考试，按等升调。盖海上交绥[2]，非衽席风涛者不能确有把握耳。练船以夹板为多。轮船用火，帆船用风。汪洋大海之中，偶遇机器损伤，抑或煤炭缺乏，非帆缆无以继轮机之穷。故学御帆船，较轮船为尤要，亦较轮船为尤难也。同治九年，原任大学士英桂，于闽浙总督任内，曾以万金

---

* 〔清〕裴荫森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购日耳曼国夹板一号，从新修改，名曰建威练船，另延英国水师官逊顺等为教习，颇著成效。嗣建威损坏，经费支绌，改派扬武为练船。有名无实，练务废弛[3]。马江、石浦诸役，死事获咎[4]各学生内，有叠经英国水师兵船总统书院教习甚为褒奖，出具切考，给凭回工者。乃临事仓惶，不能出奇制胜。固由船小力单，形见势绌，亦各船士卒，疏于训练所致。盖练船不但练水手炮勇，即管驾大二副，尤不因练成熟，临机决胜。此泰西海军尤必多设练船者也。臣等以为诸费可省，练船之费必不能省。创沉痛巨之余，惩前毖后，万难再事因循。前任船政臣何如璋奏请由厂新造夹板，估费须二万余两，又恐耽误别船工程，因未造办。适有英商美那二枝半桅夹板一号，去冬守风泊住罗星塔江次。该船主遂先回沪。其船托英商天裕洋行拍卖，洋平番银四千元。委员勘估该船，身长英尺一百四十尺，腰阔英尺三十一尺三寸，舱深英尺十七尺七寸，商墩可载重四百五十七吨。船身系硬木，枰面系金山松木，均无腐烂。舱底底拴，铜铁各半，船底全镶铜片，桅身系铁木，船上铁索锚练舢板抽水机器起锚车件一切器具俱全。查阅验船公司凭照，系同治十年在法厂制成，光绪八年至十年保险公司照一等夹船保险，即饬知县魏瀚买定，并由英领事缮立契据。惟去冬今春，久泊江滩，舱板应须修理，帆缆亦须更换，商船改练，所有帆舱索舱火药舱弹子舱及炮门战秤官厅住房等处，又须添备。核估修费，减于建威，而船身较为坚结。查船政前届出洋章程，习驾驶者每年在船仅两个月。现拟咨商北洋大臣大学士李鸿章，请改为每年在船必扣足六个月。冀增功课。惟核计每人每届三年匀算，需银一万元之多，势难多派学生。而学生根底未深，出洋亦属无益。整顿海军，惟有多设帆船训练，庶有实效。现在所购夹板，拟名曰平远。已饬厂员赶修。于船政驾驶学堂各生，取其年逾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六以下，材貌魁梧，胆气壮定者，另选精壮水手多人，赴船肄业，严定课程，稽核日记，由近及远。东则日本、高丽各洋，南则新加坡、槟榔岛各

埠；北则旅顺、大连环、海参崴；西则印度洋、红海、地中海，每年春出秋归，冬出夏归。学堂所习天文海图，证之于礁沙实境，是否测算合符，所习枪炮阵法，验之于风水疑难，是否施放定准。三年为期，与学堂轮番更换。学业愈熟，人才愈练愈多。同是出洋同习驾驶，用费较减，收效较易。果有胆略非常，人才出众，再赴各国兵船，涉历一年半载，便能得其体用。据提调道员周懋琦禀请前来。臣查驾驶与制造不同。外洋厂多器备，习制造者非亲至厂中不能深窥窾窍[5]。习驾驶者，则无论何国水师，不外严密二字。严则一律整齐，密则不留疏懈。而要在乎熟而已。至临阵对敌，运用在乎一心。但须出洋久练，不必定至外国兵船，始识兵机也。惟管驾练船，不同管驾轮船。管驾轮船，固须熟习船学，管驾练轮，即为各轮船管驾执事水手之教习，必须曾历各国洋面，通晓水师章程，为洋员所素知者，始能胜任。未便轻率派委。船政向延西员，又颇烦费。现拟会商李鸿章，于北洋兵船管驾内，或于水师学堂教习内，拣派管驾[6]，以资得力。

[注释]

①练船：此指用于海战练习、训练之船。

②交绥：交战。《梁书·武帝纪上》：“接距交绥，电激风扫。”杜甫《夔府书怀四十韵》：“南宫载勋业，凡百慎交绥。”

③废弛：废弃懈怠。谓应施行而未施行。《汉书·王莽传上》：“朝政崩坏，纲纪废弛。”范仲淹《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河北备策》：“州郡因循，武事废弛。”

④获咎：获罪。黄六鸿《福惠全书·莅任·查交代》：“当此重累，受之则赔补无从，委之则彼此获咎，是盖遭逢之不幸者矣。”

⑤窾窍：亦作“窾窍”，即法则诀窍。

⑥管驾：清末对水师军官的称呼。

薛福成

薛福成（1838—1894），清江苏无锡人，字叔耘，一字庸庵。同治六年江南乡试副贡生。参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官至湖南按察使。曾上《治平六策》、《海防十议》。旋任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大臣。在外留心考察，力争创设南洋各岛领事，以保商为急务。好为古文辞，对遗闻轶事及海外状况，尤多论列。有《庸庵文编》、《出使英法义比日记》等。《白雷登海口避暑记》选自《庸庵海外文编》卷四。白雷登，今译布赖顿。在伦敦南一百六十四里，为英吉利海峡的海滨胜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作者出使英国，曾到白雷登海口避暑。这篇游记描写了英国伦敦人避寒暑的风俗，以及作者在白雷登海口的所见所感。异域海口的新奇风景，与中国士大夫特有的自得情趣，交织成文，令今人读来，仍饶有兴味。

白雷登海口避暑记*

英伦[①]四面环海，水气和而得中，无严寒亦无盛暑。然邦人士之富贵者，咸以避寒暑远徙。一岁中恒四三月。而避暑必在新凉之后。当夫秋高日晶，天宇澄旷，去邑适野，舍业以游，西人名之曰换气。盖都会之中，人民稠密，居之久，则气浊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节宣[②]之，则气清体健而百病却。此于养生要术，研之颇

---

* 〔清〕薛福成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精，意不专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癸巳七月之杪[3]，余从西俗避暑白雷登海口。海口为巨绅豪商必至之地，以海气养人躯体，尤善于郊坰[4]清气也。白雷登在伦敦西南三百余里，乘火轮车，约熟五斗米顷[5]，即至。邦人士营此胜区，罔[6]惜财力，岁异月新。有穹林以翳炎阳，有幽园以栽名花，有陡入海中之新旧二堤，以待游者涵濡[7]海气。岸高也，则有升车以省纡绕。波平也，则有小舟以恣荡漾。海上中下三层俱罗花木，可步可坐可纳凉焉。余初来此，神气洒然，如鸟脱樊笼而翔云霄之表。所居高楼，俯瞰海澨[8]，夜卧人静，洪涛訇砉[9]，震耳荡胸，涤我尘虑。少焉风止日出，波澜不惊。西望辽夐[10]，想象亚墨利加大洲[11]，如在云烟杳霭中，未尝不觉宇宙之奇宽也。于是携侣扶筇[12]，任意所之。见有驶电气车者，夷然[13]登之。风驰云迈，一瞬千步。制造之功，逾于火轮。数百年后，其将行之我中国乎？俄而下车，步往长堤，听西人奏乐，披襟以当海风。或遥睇水滋，而羡鸥鸟之忘机，或旁眄钓徒，而悯众鱼之贪饵。于斯之际，蠲[14]烦涤嚣，心旷神愉。窃意世间所谓神仙者之乐，不是过也。晷移意倦，浩歌以归。归而倚枕高卧，亦得佳趣。梦中如游邃古之世。既觉，偶睇[15]窗外，海景奇丽，皓曜万重，恍睹金碧世界。盖日将西匿，倒景[16]入海也。无何[17]，暝色已至，秉烛朗诵杜子美[18]诗十余首，以畅余气。如是者旬余始返。其诸所访名迹尚多，不尽记。余自春初期满未归，羁怀侘傺[19]，悄焉寡欢。今而知天与人以自得之趣，随地可以领会，初无遐迩之别也。夫诚默体古君子素位而行之旨[20]，将焉往而不乐哉！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三日记。

[注释]

①英伦：英国。

②节宣：调节，宣泄。

③癸巳七月之杪：癸巳，即光绪十九年（1893 年）。杪，末尾。

④郊坰（jiǒng）：郊野。
⑤约熟五斗米顷：大约煮熟五斗米的时间。
⑥罔：不。
⑦涵濡：滋润；沉浸。元结《大唐中兴颂》：“蠲除袄灾，瑞庆大来，凶徒逆俦，涵濡天休。”苏辙《墨竹赋》：“今夫受命于天，赋形于地，涵濡雨露，振荡风气。”
⑧湍（chún）：水边。《诗·魏风·伐檀》：“坎坎伐轮兮，寘之河之漘兮。”谢灵运《山居赋》：“径南溆以横前，转北崖而掩后。”
⑨訇磕（huī）：訇，大声。磕，水相击声。
⑩夐（xiòng）：远。
⑪亚墨利加大洲：美洲。
⑫筇（qióng）：竹杖。
⑫夷然：愉快的样子。
⑭蠲（juān）：清洁，除去。
⑮睎（xī）：望。《淮南子·泛论训》：“大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高诱注：“睎，望也。”《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鄂州重修北榭记》：“尝试相与凭槛遐睎，则烟沙苍茫，天水无际。”
⑯景：“影”本字。
⑰无何：不久。
⑱杜子美：杜甫。
⑲侘傺：失意而精神恍惚的样子。
⑳诚：如果。默体：领会。素位而行：见《礼·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宋朱熹注：“素，犹现在也。言君子但因现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

张佩纶

张佩纶（1848—1903），清末大臣。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直隶（现河北）丰润人。同治进士。1875年，以编修大考擢升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入李鸿章幕。1882年任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针对法国侵略越南和觊觎中国边疆事，上奏章十余篇，主张抗法。中法战争初起，主战。受命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1884年7月15日，法军舰侵入马尾港后不加戒备，8月23日，法舰发起进攻，福建水师覆灭，马尾船厂被毁。与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被褫职遣戍。1888年获释返京，复入李鸿章幕。1894年迁居南京。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被劾"干预公事"，旨令回原籍。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北上以编修佐办议和。因在对俄态度上与李鸿章意见不合，旋返南京，自此称病不出。著有《涧于集》、《涧于日记》等。《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一文为述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体现了作者加强海防、创建海军的思想意识。

请创设外海兵轮水师疏*

臣维泰西各国所以纵横海上难与争锋者，船坚炮利而已。二十年来，中外既通商定约矣。而各国钢船钢炮，制作日新月异。其鹰跱狼贪[①]，注目垂涎于亚洲之心，固路人所共知也。国家即令大治

---

* 〔清〕张佩纶原著，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水师，犹惧不敌。若复彷徨审顾，不为自强根本之计，诚恐海上之警，殆无已时。查中国海岸，东暨奉锦，南讫琼廉，延袤万有余里。各省海口，多者数十处。本属防不胜防。而俄据海参崴，以睨混同，倭袭琉球，以伺台澎。英取香港，法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以逼粤三路。以为大海之险，与彼共之矣。西洋各国，复辟红海以趋捷径，设海线以达军书。一旦有事，彼航海三万里，而征调应期，馈输不绝，排重溟[2]之险，可以直叩门扃。我惟自扼海口，集陆路以御之。进则有利，退亦无害。客之势转逸，主之势转劳。此固论兵者所深忌，而筹海者所宜知者也。自粤捻既平，中国稍稍治船厂，购机器，以立兵轮水师权舆。饷力之不充，人才之不出，水旱灾疹之不时，内外议论之不一，至今外海师船，未改旧章，各省轮船，未垂定制。无警则南北洋之经费，关关欠解。有警则南北洋之经费，省省截留。仍此不变，而欲沿海水师，足备攻援，足资战守，亦已难矣。同治年间，丁日昌请设三洋水师提督。左宗棠谓洋防一水，可通轮船，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各驻师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击蛇之势。若兼分三洋，转生畛域[3]。李鸿章亦谓沿海口岸林立，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意在以全力扼要害，而尤戒散漫分防。其后沈葆桢乃有轮船聚操上海之奏。臣考之西洋兵制，水师均专设海部，兵柄极重。英人赫德曾在译署献议，亦以请设总海防司为言。深惟二三老成之筹谋，参以五六海国之新制，水师之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利弊亦略可睹矣。然则，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水师政要，约有四端：曰审形势，曰练将才，曰治师船，曰考工用。海防之事，督抚不能不问。而各省既分疆域，即不能尽化町畦[4]。若责成重臣，举沿海口岸，分别要冲次冲，何处可屯铁船，何处可建炮台，何处可修船坞，何处可伏水雷，将帅一家，水陆一气，始能血脉贯注，骨节灵通。虽海口之奢[5]狭，潮汐之往来，泥质之韧软，礁沙之厚薄，断非一耳目所能周，一手足所能举。而备

多用分之弊除，斯集思广益之效著，则相地之任宜专也。陆军宿将，强令巡海，固恐迁地勿良，即向带内江长龙舢板之楚将，不习风涛海径，向带红单艇船之粤将，不习机器测量理法，亦未敢轻于相委。南北洋轮船，近多募用洋员，延以重资，临敌请退，终难收客卿[6]蕃将[7]之益。欲求水师将材，惟出洋学徒，庶几中选。然非帅船时时游弋，时时聚操，则技艺日就荒嬉，心志亦终归骄惰。无能者或以奔竞[8]而猎迁[9]，多艺者或以朴拙[10]而淹滞[11]。陶镕[12]鼓舞，胥赖帅臣，则驭将之任宜专也。海上战守，莫要于帅船。粤省之船，河海两绌，闽厂之船，兵船两绌。即赫德订购之蟫船[13]，机露炮重，底平行迟，长于守港，难于涉海，亦非水师利用。今定远、济远、镇远等铁舰，既未来华，惟北洋超勇两艘，南洋开济五艘，号称新式耳。然而中外条议，或谓艇船仍不可裁，或谓帆船亦不可去，或谓中国安置铁船之口岸甚多，或谓南洋水性过热，海虫水草足为铁船之害，非有深谙军事，熟悉洋情者，详为考核，购船既受其欺，驻船未得其地，皆足启侮损威。至于罗经海线，考查宜精，鱼尾雁行，阵法宜讲，尤非专心一志，不能日起有功，则治船之任宜专也。购外洋军火有年，惟南洋北洋有克虏伯炮及各种精枪，而滇粤各军，求吒啫士得士乃得之枪，尚为奇货可居，则各省之风气未开也。置外洋机器有年，而因陋就简，与规矩不能与巧，至今造船之材料，造枪炮之钢铁，均须购自外洋，则机器之大原未立也。诚得专员，经理南北，采木之法，别其性质，以代洋木。炼铁炼钢之法，宜先探其本，然后轮机配定何式，枪炮择定何种，用不杂而兵精，工不杂而艺精。其它水雷鱼雷，行军需用之器，择地择人，通筹兼顾，军火既免于缺乏，饷需亦免于虚糜[14]，则简器之任宜专也。惟是七省水师，特派重臣经画，创办之始，必须持款千余万，办成之后，必须有经费数百万。统筹国用，亦知财力难胜。然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筹水师一军之用。各督抚通力合作，挹彼注兹[15]，当不致束手坐视。而水军以渐扩充，远或七年，

近或五年，积蓄经营，殚精竭虑，或可有成。夫以中国之大，圣诏之宏，畏天恤民，讲信修睦。苟彼族渐濡德礼，岂不宜诈虞悉泯，怀我好音。乃十年之中，丰大业之案甫定，而日本构兵，马嘉利之案甫弭，而俄人要约。东失中山，而南又挫于交海，何哉？彼以水师火器为长技，挟兵以卫商，挟战以要和，而我犹狃于旧船旧炮，不知改弦更张。徒欲将士以血肉相薄，文臣以口舌相穷，亦常不及之势矣。反复思维，自今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事，在海防为先著。应请专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为兵轮，垂为经制。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度，以专责成。内政作而外御纾，庶几收惩病蓄艾[19]、尝胆卧薪之效乎？应如何筹定饷项，建立衙门，请派大员之处，伏恳敕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户部妥议具奏。

[注释]

①鹰跱狼贪：又作“鹰挚狼食”，比喻凶狠地攫取和吞没。苏轼《和陶〈劝农〉》：“贪夫污吏，鹰挚狼食。”

②重（chóng）溟：指海。《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李善注：“重溟，谓海也。”孙樵《与贾希逸书》：“珊瑚之丛，必茂重溟。”宋濂《进〈元史〉表》：“风波徒沸于重溟，海岳竟归于真主。”

③畛（zhěn）域：界限；范围。《庄子·秋水》：“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成玄英疏：“譬东西南北，旷远无穷，量若虚空，岂有畛界限域也。”韩愈《与崔群书》：“考之言行而无瑕尤，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

④町畦：界域；界限。独孤及《雨晴后陪王员外泛后湖得溪字》：“沿洄任舟楫，欢言无町畦。”元好问《赵闲闲真赞》：“不立崖岸之谓和，不置町畦之谓诚。”

⑤奓（zhà）：开；张开。《庄子·知北游》：“神农隐几阖户昼瞑，妸荷甘日中奓户而入。”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云：“奓，开也。”范成大《秋日杂兴》：“奓户劝之起，怀宝善自珍。”

⑥客卿：秦有客卿之官。请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国做官，其位为卿，而以客

礼待之，故称。后亦泛指在本国做官的外国人。《战国策·秦策三》："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此指燕人蔡泽。郦道元《水经注·济水一》："济水又东径秦相魏冉冢南，冉，秦宣太后弟也，代客卿寿烛为相。"

⑦蕃将：蕃通"番"。周代谓九州岛之外的夷服、镇服、蕃服。后用以泛指域外或外族。蕃将，外国将士。

⑧奔竞：奔走竞争。多指对名利的追求。干宝《晋纪总论》："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⑨猎迁：猎即追求；搜求。迁即升迁。

⑩朴拙：朴实纯厚。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陆游《南唐书·周本传》："（周本）性朴拙，无他才，惟军旅之事若生知者。"

⑪淹滞：拖延；久留。枚乘《七发》："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孟浩然《峴山送张去非游巴东》："去矣勿淹滞，巴东猿夜吟。"

⑫陶镕：亦作"陶熔"。原指陶铸熔炼，比喻培育、造就。此比喻浸润、影响。

⑬蚊（wén）船：蚊同于"蚊"。蚊船即小炮艇。船身极小，故称。

⑭虚糜：犹"虚縻"，白白地损耗、浪费。沈德符《野获编·内阁二·两殿两房中书》："自近年来鬻爵事兴，文华、武英两殿中书舍人，俱许人货直拜，不复考校艺能，人竟以异流目之。且俱虚糜公廪，不从事于濡染。"袁枚《续新齐谐·打破鬼例》："廪有粮，官有俸，皆国家钱粮，不可虚糜。"

⑮挹彼注兹：谓将彼器的液体倾注于此器。《诗·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孔颖达疏："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后亦以喻取一方以补另一方。钱谦益《太仆寺少卿陈大绶授中宪大夫制》："士有试于一命，屯膏不施，而光大于其子，匪独积习名教，有开必先，挹彼注兹，天亦以着廉吏之报焉。"

⑯惩病蓄艾：谓吸取过去教训，以前失为戒。

主要参考文献

许 慎（汉）撰. 段玉裁（清）注. 1981. 说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 1999. 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等. 1979. 辞源. 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华典故大辞典》编委会. 1995. 中华典故大辞典.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1986. 汉语大词典.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1986. 汉语大字典. 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李 晖，于 非. 1984. 历史赋译释.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刘祯祥，李方晨. 1984. 历史辞赋选.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后　记

当2006年10月最后一天的黎明来到之前，这本小书也终于修改完了最后一个字。此刻，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稿正静静地卧在我的来头，面对她，我该说些什么呢……在写作过程中时常冒出来的也是我此刻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代海洋散文——一扇古朴典雅的蔚蓝色的大门在我面前訇然洞开，扑面而来的大潮小浪，简直让我眼花缭乱，简直让我应接不暇，简直让我难以取舍，难以尽兴，难以收手……

不过，现在想来，我当时竟能痛快答应承接这一任务确实够“胆大包天”的了。由于这一课题与我的原研究领域有一定距离，所以这本书的写作于我而言，不说是极其艰辛吧，但说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眼睛都近视好几度，而且因为几乎天天熬夜最近还出现了耳鸣……却是不夸张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这本书把我的生活填满了。我终日享受着考字考词考典故考名句的痛苦与欢乐；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里，我独自一人与这些没有人标点过也没有人注释过的难懂的赋较着劲儿……我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里徜徉……现在，小书终于完成了。在此，我想感谢的人有许多。感谢柳和勇先生和程继红先生给我提供的宝贵信息；感谢尤晨光先生和詹亚园先生在我困难时的出手相帮；感谢张涅先生、韩伟表先

生和杨光熙先生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给予我的大力支持；感谢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关心与鼓励……

题为《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其“散文”实际上是个大散文的概念，编入本书的篇目选择范围是中国古代海洋题材文学作品中除了诗歌、小说之外的作品。本书的写作经过了选择相关篇目、阅读、下注等几个阶段。最初的选择在《四库全书》里进行，后在此范围内再精选了现在的这些篇目。本书的编写特点是：

1. 选择的作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代表性。兼顾赋、游记、笔记、散文、奏疏、史书等各种体裁，并尽量突出时代特色。

2. 作品的排列以时间为顺序。同一个时代的作家以其出生年月为顺序，生卒年月不详的，则按当时搜集的顺序自然排列。

3. 注释中，一般仅引入被注释文之前的材料以资证明该句式或词语的用法。个别已有校注本的作品，则参考名家的注释（见书后之参考文献）。本书中以“□”表示有字无考，是按作者所能找到的传印本标出的。

书完成了，而一种担心却同时油然而升。由于时间有限条件有限更由于自己的本平有限，未能把该领域的所有优秀散文作品搜集进来是肯定的；所谓注释，也只是对于较生僻词语的一些疏通；而选入本书的这些篇目又是否精当呢？注释中是否还存在谬误呢？这些问题现在整日萦绕在我脑际，挥之不去。所以，在此想对尊敬的读者朋友说：请原谅这本小书的稚嫩吧！假如说，她对你了解我国

古代海洋散文、海洋文学、海洋文化产生了一点点作用，那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对于本书的错误，欢迎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徐　波

2006 年 11 月

舟山网上方志馆